沈从文全集

12

沈从文全集

第12卷 ◉ 散 文

SHEN CONGWEN QUANJI

烛虚

七色魇集

友情集

南北风景

我与新文学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1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3-0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77号

责任编辑:谢中一
陈　洋
美术编辑: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44　字数:540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56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纾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凌　宇

沈从文1961年在江西

1975 春节，在北京罐儿胡同中央美院宿舍，和永玉同照。是工作室兼客厅，约一丈长，八尺宽，顶棚上满是鼠啮窟窿，经常有大小砖掉下。

沈从文　题写

1982年黄永玉陪沈从文重访母校

在凤凰县文昌阁小学教室里

1982 年 5 月沈从文乘小船重游家乡的沱江，正在顺流下一个小滩。

10 年后，沿同一段小路，他的骨灰一部分洒入沱江，另一部分埋在此处对岸山腰。

目录

沈从文全集

SHENCONGWEN QUANJI

□ 烛虚 1

第一辑

烛虚 …… 3

潜渊 …… 30

长庚 …… 36

生命 …… 42

第二辑

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 …… 46

白话文问题

——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 …… 53

小说作者和读者 …… 65

文运的重建 …… 80

潜渊(第二节) …… 85

□ 七色魇集 89

水云 …… 91
绿魇 …… 133
白魇 …… 157
黑魇 …… 167
青色魇 …… 179

□ 友情集 191

孙大雨 …… 193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 197
记蔡威廉女士 …… 204
定和是个音乐迷 …… 209
一个传奇的本事 …… 215
附记 …… 233
不毁灭的背影 …… 237
悼靳以 …… 244
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 …… 248
忆翔鹤
——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 …… 252
友情 …… 260

□ 南北风景 265

忆北平 …… 267
怀昆明 …… 273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 279
芷江县的熊公馆 ……………………………………… 287
天安门前 …………………………………………… 297
春游颐和园 ………………………………………… 301
忆星贡和华侨同学 ………………………………… 309
新湘行记
——张八寨二十分钟 ………………………………… 312
管木料场的几个青年
——十三陵水库民工十大队青年尖刀队突击队
先进小组 …………………………………………… 321
让我们友谊长青
——寄海外朋友 ……………………………………… 328
天安门给我们的教育 ……………………………… 331
过节和观灯 ………………………………………… 340
凤凰观景山 ………………………………………… 354

□ 我与新文学 359

我的学习 …………………………………………… 361
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 …………………………… 374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美国圣若望
大学的讲演 ………………………………………… 383
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 392
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 ……………………………… 402

烛虚

烛虚

ZHUXU

《烛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1 年 8 月初版。原目为：第一辑《烛虚》、《潜渊》、《长庚》、《生命》；第二辑《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白话文问题》、《小说作者和读者》、《文运的重建》。作者曾在原书上作过校订。

据经作者校订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文本编入。

另将初版未收的《潜渊》（第二节）编入本集，仍以《烛虚》为集名。

第一辑

烛　虚

一

> 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可以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

女人教育在个人印象上，可以引起三种古怪联想：一是《汉书·艺文志》①小说部门，有本谈胎教的书，名《青史子》，《玉函山房》②辑佚书还保留了一鳞半爪。这部书当秦汉时或者因为篇章完整，不曾被《吕氏春秋》③和《淮南子》④两部杂书引用。因此小说部门多了这样一部书名，俨然特意用它来讽刺近代人，生儿育女事原来是小说戏剧！二是现藏大英博物院，成为世界珍品之一，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⑤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先

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三是帝王时代劝农教民的《耕织图》，用意本在“往民间去”，可是它在皇后妃宫室中的地位，恰如《老鼠嫁女图》在一个平常农民家中的地位，只是有趣而好玩。但到了一些毛子手中时，忽然一变而成中国艺术品，非常重视。这可见一切事物在“时间”下都无固定性。存在的意义，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价值，多与原来情形不合。

现在四十岁左右的读书人，要他称引两部有关女子教育的固有书籍时，他大致会举出三十年前上层妇女必读的《列女传》⑥和普通女子应读的《女儿经》⑦。五四运动谈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学到大学，若问问什么是她们必读的书，必不知从何说起。正因为没有一本书特别为她们写的。即或在普通大学习历史或教育，能有机会把《列女传》看完，且明白它从汉代到晚清社会具有何种价值与意义，一百人中恐不会到五个人。新的没有，旧的不读，这个现象说明一件事情，即大学教育设计中，对于女子教育的无计划。这无计划的现象，实由于缺乏了解不关心而来。在教育设计上俨然只尊重一个空洞名词“男女平等”，从不曾稍稍从身心两方面对社会适应上加以注意“男女有别”。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为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类型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一切都表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在上层社会妇女中，这个表示退化现象的类型尤其显著触目。下面是随手可拾的例子，代表这类型的三种样式。

某太太，是一个欧美留学生，她的出国是因为对妇女解放运动热心“活动”成功的。但为人似乎善忘，回国数年以

后，她学的是什么，不特别人不知道，即她自己也仿佛不知道。她就用“太太”名分在社会上讨生活。依然继续两种方式“活动”，即出外与人谈妇女运动，在家与客人玩麻雀牌。她有几个同志，都是从麻雀牌桌上认识的。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不仅对“国家”与“人”并无多大兴趣，即她自己应当如何就活得更有生趣，她也从不曾思索过。大家都以为她是一个有荣誉、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层妇女，事实上她只配说是一个代表上层阶级莫名其妙活下来的女人。

某名媛，家世教育都很好，无可疵议。战争后尚因事南去北来。她的事也许“经济”关系比“政治”关系密切。为人爱国，至少是她在与银行界中人物玩扑克时，曾努力给人造成一个爱国印象。每到南行时，就千方百计将许多金票放在袜子中、书本中、地图中，以及一切可以瞒过税官眼目的隐蔽处。可是这种对于金钱的癖好，处置这个阿堵物的小心处，若与使用它时的方式两相对照，便反映出这个上流妇女愚而贪得与愚而无知到如何惊人程度。她主要的兴趣在玩牌，她的教育与门阀，却使她作了国选代表。她虽代表妇女向社会要求应有的权利，她的兴趣倒集中在如何从昆明带点洋货过重庆，又如何由重庆带点金子到昆明。

某贵妇人，她的丈夫在社会上素称中坚分子，居领导地位。她毕业于欧洲一个最著名女子学校，嫁后即只作“贵妇”。到昆明来住在用外国钱币计值的上等旅馆，生活方能习惯。应某官僚宴会时，一席值百五十元，一瓶酒值两百元，散席后还照例玩牌到半夜。事后却向熟人说，云南什么都不能吃，玩牌时，输赢不到三千块钱，小气鬼。住云南两个小

孩子的衣食用品，利用丈夫服务机关便利，无不从香港买来。可是依然觉得云南对她实在太不方便，且担心孩子无美国桔子吃，会患贫血病，因此住不久，一家人又乘飞机往香港去了。中国当前是个什么情形，她不明白，她是不是中国人，也似乎不很明白。她只明白她是一个“上等人”，一个“阔人”，如此而已。

这三个上等身分的妇女，在战争期有一个相同人生态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赌博。竟若命运已给她们注定，除玩牌外生命无可娱乐，亦无可作为。这种现象我们如不能说是“命定”，想寻出一个原因，就应当说这是“五四”以来国家当局对于女子教育无计划的表现。学校只教她们读书，并不曾教过她们做人。家庭既不能用何种方式训练她们，学校对她们生活也从不过问，一离开学校，嫁人后，丈夫若是小公务员，两夫妇都有机会成为赌鬼，丈夫成了新贵以后，她们自然很容易变成那样一个类型——软体动物。

“五四”运动在中国读书人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缚，这是人人知道的一件事情。当初争取这种新的人生观时，表现在文字上行为上都很激烈，很兴奋，都觉得世界或社会，既因人而产生，道德和风俗，也因人而存在，“重新做人”的意识极强，“人的文学”于是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可是，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人，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初期白话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多数只反映出两性问题的重新认识，重新建设一个新观念，这新观念就侧重在“平等”，末了可以说，女人已被解

放了。可是表示解放只是大学校可以男女同学，自由恋爱。政治上负责者，俨然应用下面观点轻轻松松对付了这个问题：

“要自由平等吧，如果男女同学你们看来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们意思办。”

于是开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学。正因为等于在无可奈何情形中放弃固有见解，取不干涉主义，因此对于男女同学教育上各问题，便不再过问。就是说在生理上，社会业务习惯上，家庭组织上，为女子设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讨论的各种问题，从不作任何计划。换言之，即是在一种无目的的状况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我们若对过去稍加分析，自然会明白这八年中不仅女子教育如此，整个教育事实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过这八年，正是中国近三十年内政最黑暗糊涂时代。内战不息，军阀割据，贿选卖官，贪赃纳贿，一切都视为极其自然，负责者毫无羞耻感和责任感。北京政府的内政部不发薪，部员就撤卖故宫皇城作生活费用。教育部不发薪，部员就主张将京师图书馆藏书封存抵押。一切国家机关都俨然和官产处取同一态度，凡经手保管的都可自由处理变卖，不受任何限制。因此雍和宫喇嘛就卖法宝，天坛经管人就卖祭器。故宫有一群太监，民国以后留在京中侍候溥仪，因偷卖东西太多，恐被查出，索性一把火烧去大殿两幢灭迹，据估计损失至少值五千万！（后来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的监守自盗，不过说明这个“北京风气”在革命成功后还未去尽罢了。比较起来，是最小一次偷偷摸摸案件，算不得一回事！）当时京畿驻军荒唐跋扈处更不可以想象，驻防颐和园西苑的奉军长官，竟随意把附近小山丘上几千棵合抱古柏和

沿马路上万株风景树一齐砍伐，给北京城里木行作棺木，充劈柴。到后且异想天开，把圆明园废基的大石狮，大石华表，拱形石桥和白石栏杆，甚至于铺辇道的大石条，一律挖抬出卖，给燕京大学盖房子装点风景！大臣卖国，可说是异途同归，目的只在弄几个钱。大家卖来卖去，把屋里摆的，路上砌的，地面长的，地下放的，可卖的无一不卖，北京政府因此也就卖倒了。

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后，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虽定下了一些新章则，并学校，划学区，注意点似乎只重在分配地盘，调整人事，依然不曾注意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大学教育有个什么目的，男女同学同教，在十年试验中有些什么得失将待修正。主持教育的最高当局，至多从统计上知道受高等教育的男女人数比较，此外竟似乎别无兴趣可言。直到战前为止，二十年来的男女同学同教，这一段试验时间不为不长，在社会家庭各方面，已发生了些什么影响？两性问题从生理心理两方面研究认识，其他国家又有了些什么新的发现，可以用作参考？关于教学问题上，课程编排上，以及课外生活训练上，实在事事都需要用一个比较细心客观比较科学的态度来处理。尤其是现在，国内各地正有数百万壮丁参加战争，沿江沿海且有数千万民众向西南西北各省迁移，战时的适应，与战后的适应，对于女子无一不有个空前的变化，也就无一不需要教育负责人，给它一种最大的关心，看出一些问题，重新有个态度，且用极大勇气来试验，来处理。

这个时代像那种既已放弃了好好做人权利的妇人，在她们身分或生活上虽还很尊贵舒适，在历史意义上，实在只是一个废物，一种沉淀，民族新陈代谢工作，已经毫无意义，

不足注意。所谓女子教育的对象，无妨把她们抛开。目前国内各处，至少有五千二十岁年青女子，五万十五岁年青女子，离开了家庭，在学校作学生，十年后必然还要到社会作主妇，作母亲，都需要一些比当前更进步更自重的作人知识，和更美丽更勇敢的人生观。有计划的在受教育时，应用各种训练方法，输入这种知识和人生观，实在是最高教育当局不能避免的责任。

此外凡是对于妇女运动具有热诚的人，也应当承认“改造运动”必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必较“做事运动”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妇女运动，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子，若还有做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不愿意在十年后堕落到社会常见的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妇人类型中去，必对于这个改造与做人运动，感觉同情，热烈拥护。

我们还希望对于中层社会怀有兴趣的作家，能用一个比较新也比较健康的态度，用青年女子作对象，来写几部新式《青史子》或《列女传》。更希望对通俗文学充满信心的作家，以平常妇女为对象，用同样态度来写几部新式女儿经。从去年起始，“民族文学”成为一个应时的口号，若说民族文学有个广泛的含义，主要的是这个民族战胜后要建国，战败后想翻身。那么，这种作品必然成为民族文学最根本的形式或主题。

二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

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作烛虚二。

上星期下午，我过呈贡⑧去看孩子，下车时将近黄昏，骑上了一匹栗色瘦马，向西南田埂走去。见西部天边，日头落处，天云明黄媚人，山色凝翠堆蓝。东部长山尚反照夕阳余光，剩下一片深紫。豆田中微风过处，绿浪翻银，萝卜花和油菜花黄白相间，一切景象庄严而兼华丽，实在令人感动。正在马上凝思时空，生命与自然，历史或文化，种种意义，俨然用当前一片光色作媒触剂，引起了许多奇异感想。忽然有两匹马从身后赶上，超过我马头不远，又依然慢下来了。马上两个二十岁左右大学生模样女子，很快乐的一面咬嚼酸梨，一面谈笑。说的是你吃三个她吃五个一类的话语。末后在前面一个较胖一点的，忽回头把个水淋淋的梨骨猛然向同伴抛去。同伴笑着一闪，那梨骨就不偏不正打在我的身上。两个女学生一声不响，却笑嘻嘻的勒马赶先跑了。那马夫好像嘲笑又好像安慰我，“那是学生”。我知道，这是学生——把眼前自然景物和人事情形两相对照，使我感觉一种极其痛苦的印象，许多日以来不能去掉。一个人天生两只眼睛一张嘴，意思正似乎要我们多看少吃。这些近代女子做的事，竟恰恰像有意在违反自然的恩惠！

××也是一个大学生，年纪二十二岁，在国立大学二年

级。关于读书事，连她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就入了大学英文系。功课还能及格，有一两门学科教员特别认真，就借同学笔记抄抄，写报告时也能勉强及格。家庭经济情况和爱好性情说来，她属于中产阶级的近代型女子。样子还相当好看，衣服又能够追随风气，所以在学校就常有男同学称她为"美人"。用"时代轮子转动了，我们一同飘流到这山国来"一类庸俗句子起始，写一些虽带做作气还不失去青春的热与香的信件。可是学校的书本和同学的殷勤都并不引起她多少兴趣。她需要的只是玩一玩，此外都不大关心。出门时也欢喜穿几件比较好看时新的衣服，打扮得体体面面，虽给人一个漂亮印象，宿舍中衣被可零乱而无秩序。金钱大部分用在吃食，最小部分方用来买书。她也学美术，历史，生物学，这一切知识都似乎只能同考试发生关系，决不能同生活发生关系。也努力学外国文，最大目的，只是能说话同洋人一样，得人赞美，并不想把它当成一个向人类崇高生命追求探索工具。做人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正好像二十年前有人为她们争求解放，已解放了，但事实上她并不知道真正要解放的是什么。因此在年龄相差不多的女同学中，最先解放了一个胃口，随时都需要吃，随处都可以吃。俨若每天任何一时都能够用食物填塞到胃囊中，表示消化力之强。同时象征生命正是需要最少最少的想象，需要最多最多实际事物的年龄。想起她们那个还待解放或已解放的"性"，以及并无机会也好像不大需要解放的"头脑"，使人默然了。若想起这种青年女子，在另一时社会上还称她们为"摩登女郎"，能煽起有教养绅士青春的热，找回童年的梦，会觉得这个社会退化的可怕。

这正是另外一种类型，大凡家中有三五个子侄亲友的，

总可以在其中发现那么一个女孩子。引起感想是这些女人旧知识学不了，新知识说不上。一眼看去还好，可不许人想想好到那里。

从这种类型女子说来，上帝真像有点草率处，使人想要询问，"老天爷，你究竟拿的是个什么主意，你是在有计划故意来试验训练男子？还是在无目的而任性情形中改造女人?"如果我们不宜把这问题牵引到"上帝"方面去，那就得承认这是"现代教育"的特点，只要她们读书，照二十年前习惯读书，读什么书？有什么用？谁都不大明白。作教育部长或大学教授的，作家长的，且似乎也永远不必须对这问题明白，或提出一些明智有益的意见。科学工作方面，我们虽然已经承认了豆类栽培可以发现遗传定律，稻棉可以有用杂交法育种，即在犬与鸽子禽兽身上，也知道采取了一个较新观点，加以训练。对于人的教育，尤其是与民族最有关系的女子教育，却一直到如今还脱不了在因习的自然状态下进行。这并不是人的蠢笨，实在是负责者懒惰与无知的表现！

这种现代教育的特点，如果不能引起当局的关心，有计划的来勇敢改造，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这同许多问题差不多，总得有个办法，方能应付"明天"和"未来"！对妇女本身幸福快乐言，若知道关心明天和未来，也方能够把生命有个更合理更有意思的安排。

现代教育特点事实上应当称为弱点，改造运动必需从修正这个弱点而着手。修正方法消极方面是用礼貌节制她们的"胃部"，积极方面是用书本训练她们的"脑子"。一个"摩登女郎"的新的含义，应当是在饮食方面明白自制，在自然美方面还能够有兴致欣赏。且知道把从书本吸收一切人类广泛

知识，看成是生命存在的特别权利，不仅仅当作学校或爸爸派定义务。扩大母性爱，对人类崇高美丽观念或现象充满敬慕与倾心，对是非好恶反应特别强，对现社会妇女堕落与腐败能认识又能免避，对作人兴趣特别浓厚也特别热诚，换言之，就是她既已从旧社会不良习惯观念中解放了出来，便能为新社会建立一个新的人格的标准。她不再是“自然”物，于人类社会关系上，仅仅在性的注定工作方面尽生育义务，从这种义务上讨取生活，以得人怜爱为已足。她还可以单为作一个“人”，用人的资格，好好处理她的头脑，运用到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与人格，从书本上吸收，同时也就创造，在生活上学习，同时也就享受。

我们是不是可以希望这种新女性，在这个新社会大学校学生群中陆续发现？形成这个五光十色的人生，若决定于人的意志力，也许我们需要的倒是一种“哲学”，一种表现这个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用它来作土壤，培植中国的未来新女性。

三

看看自己用笔写下的一切，总觉得很痛苦。先以为我“为运用文字而生”，现在反觉得“文字占有了我大部分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所有，别无所余”。

重读《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八年前在青岛海边一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

目明爽，因之写成各书。二十三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这时节实无阳光，仅窗口一片细雨，不成烟，不成雾，天已垂暮。

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

上海寄《昆明冬景》一书来，重阅《真俗人与假道学》。此文在《平明》⑨第一期上发表时，熟人多以为被骂，不熟人更多以为被骂。读书人事，大抵如此。思想矜持，情感琐碎，规矩忌讳，多而又多。或有假时髦，恰如"新式傻大姐"，或有新绅士，正与所说绅士情形相同，好事心虚，从一字一句间照见自己面目，自然小小不怿，但亦无可奈何。因如果就普遍社会现象立论，既说及人，总不免有贤慧庸鄙，初无关于二三子言行。然二三子或将文章割裂，不欣赏，只搜索，以为此影射谁，彼影射谁，不怕煞风景，无益费精神，殊令人深觉可悯。正如有乡下人，大清早担柴挑草进城，不明白城市中人起居行动忌讳，就眼睛看到的，心中感觉的，随便

说说，或有人迎面走来，即闷倒在地，以为有意中伤。或有人正拥被睡晏觉，做好梦，猛被这种声音惊醒，事虽由乡下人引起，这乡下人实在亦无可奈何。

莫泊桑⑪说，“平常女子，大多数如有毛萝卜。”平常男子呢，一定还不如有毛萝卜，不过他并不说出。可是这个人，还是得生活在有毛无毛萝卜间数十年，到死为止。生前写了一本书，名叫《水上》，记载他活下来的感想，在有毛无毛萝卜间所见所闻所经验得来的种种感想。那本书恼怒了当时多少衣冠中人，不大明白。但很显然，有些人因此得承认，事实上我们如今还俨然生存在萝卜田地中，附近到处是“生命”，是另外一种也贴近泥土，也吸收雨露阳光，可不大会思索更不容许思索的生命。

因为《水上》，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酉水中部某处一个小小码头边一种痛苦印象。有个老兵，那时害了很重的热病，躺在一只破烂空船中喘气等死。只自言自语说，“我要死的，我要死的。”声音很沉很悲，当时看来极难受，送了他两个橘子。且觉得甚不可解，“为什么一个人要死？是活够了还是活厌了？”过了一晚，天明后再去看看，人果然已经死了。死去后身体显得极瘦小，好像表示不愿意多占活人的空间。下陷的黑脸上有两只麻蝇爬着。橘子尚好好搁在身边。一切静寂，只听到水面微波嚼咬船板细碎声音。这个“过去”竟好好的保留在我印象中，活在我的印象中。

在他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可解，因为我觉得这种寂寞的死，比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热闹的生，倒有意义得多。

死既死不成，还得思活计。

驻防在陕西的朋友×××来信说，“你想来这里，极表欢迎。我已和×将军说过了，来时可以十分自由，看你要看的，写你想写的。”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土窑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一分新的生活，或能够使我从单纯中得到一点新的信心。

四

吴稚晖[11]老先生喜说笑话，以为“人虽由虫豸进化而来，但进化到有灰白色脑髓质三斤十二两后，世界便大不相同。世界由人类处理，人自己也好好处理了自己。”其实这三斤多脑髓在人类中起巨大作用，还只是近百年来事情。至于周口店的猿人，头脑虽已经相当大，驾御物质，征服自然，通说不上。当时日常生活，不过是把石头敲尖磨光，绑在一个木棒上，捉打懦弱笨小一点生物，茹毛饮血过日子罢了。论起求生工具精巧灵便、自由洒脱时，比一只蝴蝶穿得花枝招展，把长长的吸管向花心吮蜜，满足时一飞而去，事实上就差多了。但人之所以为人，也就在此。人类求生并不是容易事，必在能飞、能潜、能啮、能螫、能跑、能跳，能钻入地里，能寄生别的生物身上，在一群大小不一生物中努力竞争，方能支持生命。在各种困苦艰难中训练出了一点能力，把能力扩大延长，才有今日。

这么努力，正好像有点为上天所忌，所以在人类中直到

如今，尚保留了两种本能：一种是好斗本能，一种是懒惰本能。好斗与求生有密切关系。但好斗与愚蠢在情绪上好像又有种稀奇接合，换言之，就是古代斗的方式用于现代，常常不可免成为愚行，因此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这成毁互见，可说是自然恶作剧事例之一。懒惰也似乎与求生不可分，即生命的新陈代谢，需要有个秩序安排，方能平均。有懒惰方可产生淘汰，促进新陈代谢作用。这世界若无一部分人懒惰，进步情形，必大大不同，说不定会使许多生物都不能同时存在。即同属人类，较幼弱者亦恐无机会向上。即属同一种族，优秀而新起的，也不容易抬头。这可说是自然小聪明处另外一面。

好斗本能与愚行容易相混，大约是“工具”与“思想”发展不能同时并进的结果。是一时的现象，将来或可望改变。最大改变即求种族生存，不单纯诉诸武力与武器，另外尚可望发明一种工具，至少与武力武器有平行功效的工具。这工具是抽象的观念，非具体的枪炮。至于懒惰本能，形成它的原因，大致如下：即人虽与虫豸起居生活截然不同，脑子虽比多数生物分量重，花样多，但基本的愿望，多数还是与低级生物相去不多远，要生存，要发展。易言之，即是要满足食与性。所愿不深，容易达到，故易满足，自趋懒惰。一个民族中懒惰分子日多，从生物观点上说，不算是件坏事，从社会进步上说，也就相当可怕。但这种分子若属知识阶级，倒与他们所学“人为生物之一”原则相合。因为多数生物，能饱吃好睡，到性周期时生儿育女不受妨碍，即可得到生存愉快。人类当然需要这种安逸的愉快。不过知识积累，产生

各样书本，包含各种观念，求生存图进步的贪心，因知识越多，问题也就越多。读书人若使用脑子，尽让这些事在脑子中旋转不已，会有多少苦恼，多少麻烦！事情显然明白，多数的读书人，将生命与生活来作各种抽象思索，对于他的脑子是不大相宜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因缘时会，或袭先人之余荫，虽在国内国外，读书一堆，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作人意识上，其实还只是一个单位，一种“生物”。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并无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响到已成习惯的日常生活太多。平时如此，即在战时，自然还是如此。生活下来俨然随时随处都可望安全而自足，为的是生存目的只是目下安全而自足。虽如罗素⑫所说，“远虑”是人类的特点，但其实远虑只是少数又少数人的特点，这种近代教育培养成的知识阶级，大多数是无足语的！

人当然应像个生物。尽手足勤劳贴近土地，使用锄头犁耙作工具以求生，是农民更像一个生物的例子。至于知识分子呢，只好用他们玩牌兴趣嗜好来作说明了。照道理说来，这些人是已因抽象知识的增多，与生物的单纯越离越远的。但这些人却以此为不幸，为痛苦，实在也是不幸痛苦，所以就有人发明麻雀牌和扑克牌，把这些人的有用脑子转移到与人类进步完全不相干的小小得失悲欢上去。这么一来，这些上等人就不至于为知识所苦，生活得很像一个“生物”了。不过话说回来，若有人把这个现象从深处发掘，认为他们这点求娱乐习惯，是发源于与虫豸“本能”一致的要求时，他们却常常会感到受讽刺而不安。只是这不安事实上并不能把玩牌兴趣或需要去掉，亦不过依然是三四个人在牌桌旁发发

牢骚罢了。为的是虫豸在习惯上比人价值低得多，所以有小小不安，玩牌在习惯上已成为上等人一种享乐，所以还是继续玩牌。

对于读书人玩牌的嗜好，我并不像许多老年人看法简单，以为是民族“堕落”问题。我只觉得这是一个“懒惰”现象，而且同时还认为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这些人已能靠工作名分在社会有吃、有穿，作工作事都有个一定时间，只要不误事就不会受淘汰，学的既是普通所说近代教育，思想平凡而自私，根本上又并无什么生活理想，剩余生命的耗费，当然不是用扑克牌就是用麻雀牌。懒惰结果从全个民族精力使用方式上来说，大不经济，但由这些“上等人”个人观点说，却好像是很潇洒而快乐的。由于这么一来，一面他是在享受自由主义承平时代公民的权利；一面他不思不想，可以更像一个生物（于此我们正可见出上帝之巧慧）！

譬如有一人，若超越习惯心与眼，对这种知识分子活在当前情形下，加以权利义务的检视，稍稍对于他们的生活观念与生活习惯感到怀疑和不敬，引起的反应，还是不会好。反应方式是这些人必依然一面玩牌，一面生气。“你说我是虫豸，我倒偏要如此。你不玩牌，做圣人去好了。”于是大家一阵哈哈大笑起来，桃花杏花，皇后王子，换牌洗牌，纠纷一团，时间也就过去了。或者意犹未平，就转述一点马路消息，抵补自己情绪上的损失，说到末了，依然一阵大笑。单纯生气，恼羞成怒，尚可救药。因为究竟有一根看不见的小刺签在这些人的心上，刺虽极小，总得拔去。若只付之一笑，就不免如古人所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且有同好三天三夜不下桌子的事，精神壮旺，可想而知。当然一切还是照旧。

不知何故，这类小事细细想来，也就令人痛苦。我纵把这种懒惰本能解释为自然意思，玩牌又不过是表示人类求愉快之一种现象，还是不免痛苦。正因为我们还知道这个民族目前或将来，想要与其他民族竞争生存，不管战时或承平，总之懒惰不得的。不特有许多事要人去做，其实还有许多事要人去想。而且事情居多是先要人想出一个条理头绪，方能叫人去做。一懒惰就糟糕！目下知识分子中，若能保留罗素所谓人类“远虑”长处多一些，岂不很好？眼见的是这种“人之师”就无什么方法可以将他们的生活观重造，耗费剩余生命最高应用方式还只会玩牌。更年青一点的呢，且有从先生们剪花样造就自己趋势，那就未免太可怕！

我们怎么办？是顺天体道，听其自然，还是不甘灭亡，另作打算？我们似乎还需要一些不能安于目前生活习惯与思想形式又不怕痛苦的年青读书人，或由于“远虑”，或由于“好事”，在一个较新观点上活下来，第一件事是能战胜懒惰。我们对于种族存亡的远虑，若认为至少应当如虫豸对于后嗣处理的谨慎认真，会觉得知识分子把一部分生命交给花骨头和花纸，实在是件可怕和可羞事情。

“怕”与“羞”两个字的意义，在过去时代，或因鬼神迷信与性的禁忌，在年青人情绪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三千年民族生存与之不无关系。目下这两字意义却已大部分失去了。所以使读书人感觉某种行为可怕或可羞，在迷信、禁忌以及法律以外产生这种感觉，实在是一种艰难伟大的工作，要许多有心人共同努力，方有结果。文学艺术，都得由此出发。可是这问题目下说来，正像痴人说梦，正因为所谓有心人的意识上，对许多事也就只是糊糊涂涂，马马虎虎，功利心切，

虚荣心大，不敢向深处思索，俨然唯恐如此一来就会溺死在自己思想中。抄抄撮撮，读书教书。轻松写作之余，还是乐意玩三百分数目以至于如一些军官大老玩玩天九牌，散散心。生命相抵相销，末了等于一个零。

我似乎正在同上帝争斗。我明白许多事不可为，努力终究等于白费，口上沉默，我心并不沉默。我幻想在未来读书人中，还能重新用文学艺术激起他们“怕”和“羞”的情感，因远虑而自觉，把玩牌一事看成为唯有某种无用废人（如像老妓女一类人）方能享受的特有娱乐。因为这些人经营的是性的事业，身体到晚年实在相当可悯，已够令人同情了，这些人生活下来，脑子不必多所思索，尽职之余，总得娱乐散心，玩牌便是他最好散心工具。我那么想，简直是在同人类本来惰性争斗，同上帝争斗。

五

说他人不如说自己。记人事不如记心情，试从《三星在户》杂记中摘抄若干则。作烛虚五。

书本给我的启示极多，我欢喜《新约·哥林多书》记的一段：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

夸口。

——《哥林多书》⑬十二章四〇四页

办事处小楼上隔壁住了个木匠，终日锤子凿子，敲敲打打，声音不息。可是真正吵闹到我不能构思不能休息的，似乎还是些无形的事物，一片颜色，一闪光，在回想中盘旋的一点笑和怨，支吾与矜持，过去与未来。

为了这一切，上帝知道我应当怎么办。

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最好去处是到个庙宇前小河旁边大石头上坐坐，这石头是被阳光和雨露漂白磨光了的。雨季来时上面长了些绿绒似的苔类。雨季一过，苔已干枯了，在一片未干枯苔上正开着小小蓝花白花，有细脚蜘蛛在旁边爬。河水从石罅间漱流，水中石子蚌壳都分分明明。石头旁长了一株大树，枝干苍青，叶已脱尽。我需要在这种地方，一个月或一天。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

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啭，使我感觉悲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习，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的城市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正坐在沅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

二十八，五，五。

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譬喻说，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个人的努力或他人的关心，都无结果。试仔细加以注意，这原野可发现一片水塘泽地，一些瘦小芦苇，一株半枯柽柳，一个死兽的骸骨，一只干田鼠。泽地角隅尚开着一丛丛小小白花紫花（抱春花），原野中唯一的春天。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天空中鸟也不再在这原野上飞过投个影子。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

百年后也许会有一个好事者，从我这个记载加以检举，判案似的说道：“这个人在××年已充分表示厌世精神”。要那么说，就尽管说好了，这于我是不相干的。

事实上我并不厌世。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我得稍稍休息，缓一口气！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词令与华美文字，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想低首表示虔敬。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用嘴唇触地，表示皈依真主，情绪和这种情形正复相同，意思是如此一来，虽不曾接近真主，至少已接近上帝造物。

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

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最简便那个"人"。流星闪电刹那即逝，即从此显示一种美丽的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一个人的手足眉发在此一闪即逝更缥缈的印象中，既无不可以见出造物者手艺之无比精巧。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14]、歌德[15]、曹植[16]、李煜[17]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的比较完整的几个人。这些人写成的作品虽各不相同，所得启示必中外古今如一，即一刹那间被美丽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

"如中毒，如受电，当之者必喑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美之所以为美，恰恰如此。

我好单独，或许正希望从单独中接近印象里未消失那一点美。温习过去，即依然能令人神智清明，灵魂放光，恢复情感中业已失去甚久之哀乐弹性。

五，十。

宇宙实在是个极复杂的东西，大如太空列宿，小至蚍蜉蝼蚁，一切分裂与分解，一切繁殖与死亡，一切活动与变易，俨然都各有秩序，照固定计划向一个目的进行。然而这种目的，却尚在活人思索观念边际以外，难于说明。人心复杂，似有过之无不及。然而目的却显然明白，即求生命永生。永生意义，或为生命分裂而成子嗣延续，或凭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也有人仅仅从抽象产生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中陶醉，于是得到永生快乐的。

我不懂音乐，倒常常想用音乐表现这种境界。正因为这

种境界，似乎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本身极不具体，当然不能用具体之物保存）。如知和声作曲，必可制成比写作十倍深刻完整动人乐章。

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因为大部分所谓“印象动人”，多近于从具体事实感官经验而得到。这印象用文字保存，虽困难尚不十分困难。但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就只有音乐，或宏壮，或柔静，同样在抽象形式中流动，方可望能将它好好保存并加以重现。

试举一例。仿佛某时、某地、某人，微风拂面，山花照眼，河水浑浊而有生气，上浮着菜叶。有小小青蛙在河畔草丛间跳跃，远处母黄牛在豆田阡陌间长声唤子。上游或下游不知谁处有造船人斧斤声，遥度山谷而至。河边有紫花、红花、白花、蓝花，每一种花每一种颜色都包含一种动人的回忆和美丽联想。试摘蓝花一束，抛向河中，让它与菜叶一同逐流而去，再追索这花色香的历史，则长发、清眸、粉脸、素足，都一一于印象中显现。似陌生、似熟习，本来各自分散，不相粘附，这时节忽拼合成一完整形体，美目含睇，手足微动，如闻清歌，似有爱怨。……稍过一时，一切已消失无余，只觉一白鸽在虚空飞翔。在不占据他人视线与其他物质的心的虚空中飞翔，一片白光荡摇不定。无声、无香，只一片白。《法华经》⑱虽有对于这种情绪极美丽形容，尚令人感觉文字大不济事，难于捕捉这种境界。……又稍过一时，明窗绿树，已成陈迹。惟窗前尚有小小红花在印象中鲜艳夺目，如焚如烧。这颗心也同样如焚如烧。……唉，上帝。生命之火燃了又熄了，一点蓝焰，一堆灰。谁看到？谁明白？

谁相信？

我说的是什么？凡能著于文字的事事物物，不过一个人的幻想之糟粕而已。

天气阴雨，对街瓦沟一片苔，因雨而绿，逼近眼边。心之所注，亦如在虚幻中因雨而绿，且开花似碎锦，一片芬芳，温静美好，不可用言语形容。白日既去，黄昏随来，夜已深静，我尚依然坐在桌边，不知何事必须如此有意挫折自己肉体，求得另外一种解脱。解脱不得，自然困缚转加。直到四点，闻鸡叫声，方把灯一扭熄，眼已润湿。看看窗间横格已有微白。如闻一极熟习语音，带着自得其乐的神气说："荷叶田田，露似银珠。"不知何意。但声音十分柔美，因此又如有秀腰白齿，往来于一巨大梧桐树下。桐荚如小船，中有梧子。思接手牵引，既不可及。忽尔一笑，翻成愁苦。

凡此种种，如由莫扎克[19]用音符排组，自然即可望在人间成一惊心动魄佚神荡志乐章。目前我手中所有，不过一枝破笔，一堆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文字而已。用这种文字写出来时，自然好像不免十分陈腐，相当颓废，有些不可解。

六，一。

上帝吝于人者甚多。人若明白这一点，必求其自取自用。求自取自用，以"人"教育"我"是唯一方法。教育"我"的事照例于"人"无损，扩大自我，不过更明白"人"而已。

天之予人经验，厚薄多方，不可一例。耳目口鼻虽同具

一种外形，一种同样能感受吸收外物外事本性，可是生命的深度，人与人实在相去悬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然有浩浩然雍雍然书卷气和豪爽气。然而识万种人，明白万种人事，从其中求同识差，有此一分知识，似乎也不是坏事。知人方足以论世。知人在大千世界中，虽只占一个极平常地位，而且个体生命又甚短促，然而手脑并用，工具与观念堆积日多，人类因之就日有进步，日趋复杂，直到如今情形。所谓知人，并非认识其复杂，只是归纳万汇，把人认为一单纯不过之“生物”而已。极少人能违反生物原则，换言之，便是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义务，“爱”与“死”。人既必死，即应在生存时知所以生。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多数人以为能好好吃喝，生儿育女，即可谓知生。然而尚应当有少数人，知生存意义，不仅仅是吃喝了事！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知道爱的也并不多。

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我”扩大，占有更大的空间，或更长久的时间。

可是目前问题呢，我仿佛正在从各种努力上将自己生命缩小，似乎必如此方能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

可是，这个我的存在，还为的是返照人。正因为一个人的青春是需要装饰的，如不能用智慧来装饰，就用愚骇也无妨。

八，三

《烛虚》之一、二原载于1940年4月1日《战国策》第1期，署名沈从文。之三曾以《时空》为篇名，1939年10月28日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之四原载于1940年7月15日《战国策》第8期，又于1940年8月19日刊于香港《大公报·文艺》；之五原载于1940年9月14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均署名上官碧。

其中，《烛虚》之四初次发表时，有如下一段引言，未收入《烛虚》集内：

> 家住呈贡，黄昏前独自到后山高处，望天末云影，由紫转黑。稍过一时，无云处天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黑。光景异常清寂。远望滇池，一片薄烟。在仙人掌篱笆间小小停顿，看长脚蜘蛛缀网，经营甚力。高大山楂树正开花，香气馥郁，蜂子尚营营嗡嗡，不肯休息。觉人生百年长勤，情形正复相似。捕蚊捉虫，吃吃喝喝，其事至小，然与生存大有关系，亦即十分庄严。但从这些小小生物谋生认真处看来，未免令人对于“人”生悲悯心。因通常人总喜说为“万物灵长”，脑能思索，手能发明，进步至不可思议。殊不知进步中依然处处尚可见出与虫豸完全相同处，即所思所顾，单纯而天真，终不出“果口腹”“育儿女”二事。有些方面且不如虫豸认真，未免可怕。作《烛虚》四。

①《汉书·艺文志》　书名。东汉班固撰。

②《玉函山房》　书名，系一部规模巨大的辑佚书，清道光中马国翰辑。

③《吕氏春秋》　书名，亦称《吕览》，战国时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为杂家代表著作。

④《淮南子》　书名，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著。该书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家思想，一般认为是杂家著作。

⑤顾恺之　东晋画家。《女史箴图》传是其早期摹本，内容绘写西晋张华所撰约束宫廷嫔妃的教诫。

⑥《列女传》　书名，西汉刘安撰，共记105名妇女事迹。

⑦《女儿经》　书名，旧时用作女子教育的通俗读本。

⑧呈贡　县名，位于昆明市东南部，滇池东岸。

⑨平明　指《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

⑩莫泊桑　法国作家。

⑪吴稚晖　江苏人，早期加入同盟会，1912年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1921年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

⑫罗素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曾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

⑬《哥林多书》　见《新约全书》。作者所引文字，见《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⑭但丁　意大利诗人。

⑮歌德　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⑯曹植　三国魏诗人，曹操子。

⑰李煜　五代时南唐国王，世称李后主，多才艺，尤以词著名。

⑱《法华经》　全称《妙法莲华经》，用莲华比喻佛所说教法的清净微妙，故名。为天台宗的主要典籍。

⑲莫扎克　又译作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潜　　渊

一

黄昏极美丽悦人。光景清寂，极静，独坐小蒲团上，望窗口微明，欧战从一日起始，至今天为止，已三十天。此三十天中波兰即已灭亡。一国家养兵至一百万，一月中即告灭亡，何况一人心中所信所守，能有几许力量，抗抵某种势力侵入？一九三九之九月，实一值得记忆的月份。人类用双手一头脑创造出一个惊心动魄文明世界，然此文明不旋踵立即由人手毁去。人之十指，所成所毁，亦已多矣。

九月××

二

读《人与技术》、《红百合》二书各数章。小楼上阳光甚

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已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心中实充满作战雄心，又似觉一切已成过去，生命中仅残余一种幻念，一种陈迹的温习。

心若翻腾，渴想海边，及海边可能见到的一切。沙滩上为浪潮漂白的一些螺蚌残壳，泥路上一朵小小蓝花，天末一片白帆，一片紫。

房中静极。面对窗上三角形夕阳黄光，如有所悟，亦如有所惑。

十月××

三

晴。六时即起。甚愿得在温暖阳光下沉思，使肩背与心同在朝阳炙晒中感到灼热。灼热中回复清凉，生命从疲乏得到新生。久病新瘥一般新生。所思者或为阳光下生长一种造物（精巧而完美，秀与壮并之造物），并非阳光本身。或非造物，仅仅造物所遗留之一种光与影，形与线。

人有为这种光影形线而感兴激动的，世人必称之为“痴汉”。因大多数人都“不痴”，知从“实在”上讨生活，或从“意义”“名分”上讨生活。捕蚊捉虱，玩牌下棋，在小小得失上注意关心，引起哀乐，即可度过一生。生活安适，即已满足。活到末了，倒下完毕。多数人所需要的是“生活”，并非对于“生命”具有何种特殊理解，故亦不必追寻生命如何

使用，方觉更有意思。因此若有一人，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于美特具敏感，自然即被称为痴汉。此痴汉行为，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罪犯，为恶徒，为叛逆。换言之，即一切不吉名词无一不可加诸其身，对此符号，消极意思为“沾惹不得”，积极企图为“与众弃之”。然一切文学美术以及人类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常惟痴汉有分，与多数无涉，事情显明而易见。

十月××

四

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生命所需，惟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因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

我如有意挫折此奔放生命，故从一切造形小物事上发生嗜好，即不能挫折它，亦可望陶冶它，羁縻它，转变它。不知者以为留心细物，所志甚小。见闻不广，无多大价值物事，亦如宝贝，加以重视，未免可笑。这些人所谓价值，自然不离金钱，意即商业价值。

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惟宗教与金钱，或归纳，或消灭。因此令多数人生活下来都庸俗呆笨，了无趣味。某种人情感或被世务所阉割，淡漠如一僵尸，或欲扮道学，充绅士，作君子，深深惧怕被任何一种美所袭击，支撑

不住，必致误事。又或受佛教“不净观”影响，默会《诃欲经》本意，以爱与欲不可分，惶恐逃避，惟恐不及。像这些人，对于“美”，对于一切美物、美行、美事、美观念，无不漠然处之，竟若毫无反应。

不过试从文学史或美术史（以至于人类史）上加以清查，却可得一结论，即伟人巨匠，千载宗师，无一不对于美特具敏锐感触，或取调和态度，融汇之以成为一种思想，如经典制作者对于经典文学符号排比的准确与关心。或听其撼动，如艺术家之与美对面时从不逃避某种光影形线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产生佚智失理之疯狂行为。举凡所谓活下来“四平八稳”人物，生存时自己无所谓，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谓。但有一点应当明白，即“社会”一物，是由这种人支持的。

十月××

五

饭后倦极。至翠湖土堤上一走。木叶微脱，红花萎悴，水清而草乱。猪耳莲尚开淡紫花，静贴水面。阳光照及大地，随阳光所及，举目临眺，但觉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然个人生命，转若甚感单独，无所皈依，亦无附丽。上天下地，粘滞不住。过去生命可追寻处，并非一堆杂著，只是随身记事小册三五本，名为记事，事无可记，即记下亦无可观。惟生命形式，或可于字句间求索得到一二，足供温习。生命随日月交替，而有新陈代谢现象，有变化，有移易。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

止。到必需“温习过去”，则目前情形可想而知。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

十月××

六

在阳光下追思过去，俨然整个生命俱在两种以及无数种力量中支撑抗拒，消磨净尽，所得惟一种知识，即由人之双手所完成之无数泥土陶瓷形象，与由上帝双手抟泥所完成之无数造物灵魂有所会心而已。令人痛苦也就在此。人若欲贴近土地，呼吸空气，感受幸福，则不必有如此一分知识。多数人或具有一种浓厚动物本性，如猪如狗，或虽如猪如狗，惟感情被种种名词所阉割，皆可望从日常生活中感到完美与幸福。譬如说“爱”，这些人爱之基础或完全建筑在一种“情欲”事实上，或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名分上，异途同归，皆可得到安定与快乐。若将它建筑在一抽象的“美”上，结果自然到处见出缺陷和不幸。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

××说：“×××年前死得其所，是其时。”即“人”对

“神”的意见，亦即神性必败一个象征。××实死得其时，因为救了一个“人”，一个贴近地面的人。但××若不死，未尝不可以使另外若干人增加其神性。

有些人梦想生翅膀一双，以为若生翅翼，必可轻举，向日飞去。事实上即背上生出翅膀，亦不宜高飞。如×××。有些人从不梦想。惟时时从地面踊跃升腾，作飞起势，飞起计。虽腾空不过三尺，旋即堕地。依然永不断念，信心特坚。如×××。前者是艺术家，后者是革命家。但一个文学作家，似乎必需兼有两种性格。

十月××

十月十六日摘抄

本篇原载报刊不详，收1941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烛虚》。

长　　庚

一

久不出门，天雨闷人，上街去买点书，买点杂用事物，同时也想看看人，从“无言之教”得到一点启发。街上人多如蛆，杂声嚣闹。尤以带女性的男子话语到处可闻，很觉得古怪。心想：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雄身而雌声的人特别多，不祥之至。人既雄身而雌声，因此国事与家事便常相混淆，不可分别。“亲戚”不仅在政治上是个有势力有实力的名词，经济，教育，文学，任何一方面事业，也与“亲戚”关系特别深。“外戚”“宦官”虽已成为历史上名词，事实上我们三千年的历史一面固可夸耀，一面也就不知不觉支配到这个民族，困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如今有多少人作事，不是因“亲戚”面子得来！有多少从政者，不是用一个阉宦风格，取悦逢迎，巩固他的大小地位！这也就名为“政治”。走来走去，看到这种政治人物不少，心转悲戚。活在这种人群中，

俨若生存只是一种嘲讽。

晚上到承华圃送个朋友到医院去，闻几个"知识阶级"玩牌争吵声，油然生悲悯心。觉人生长勤，各有其分。正如陈思王①佚诗，"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在争让中就可见出所谓人生两极。这两极分野，并不以教育身分为标准。换言之，就是不以识字多少或社会地位大小为标准。同为圆颅方踵，不识字身分低的人，三年战争的种种表现，尽人皆知。至于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在外表上称绅士淑女的，事实上这种人的生活兴趣，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这种人在滚爬中也居然搀杂泪和笑，活下来，就活在这种小小得失恩怨中，死去了，世界上少了一个"知识阶级"，如此而已。这种人照例永远还是社会中的"多数"。历史虽变，人性不变，所以屈原两千年前就有哺糟啜醨以谐俗的愤激话。这个感情丰富作人认真的楚国贤臣，虽装做世故，势不可能，众醉独醒，作人不易，到末了还是自沉清流，一死了事。人虽死了，事还是不了的。两千年后的考据家，便很肯定的说："屈原是个疯子。政治上不得意，所以发疯自杀。"这几句话倒说明了另外一件事实，近代中国从政者自杀之少，原来政治家不得于此者还可望得意于彼，所以不会疯，也从不闻自杀。可是任何时代一个人脑子若从人事上作较深思索，理想同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再不然，他这种思索的方式，也会被人当作疯子，或被人杀头的。庄子既不肯自杀，也不愿被杀，所以宁曳尾泥涂以乐天年。同样近于自沉，即将生命沉于一个对人生轻嘲与鄙视的态度中。这态度稳定了他，救活了一条老命，多活几年，看尽了政治上得意成功人的种种，也骂尽了这种得意成功人的丑态，死去时，却得到一个"聪明人"称呼，作

品且为后来道家一部重要经典。其实两个人对于他们所熟习的中层分子,是同样感到完全绝望的。虽然两千年来两人的作品,还靠的是这种中层分子来捧场,来欣赏,来研究。

九号。

二

在乡下住,黄昏时独自到后山高处去,望天空云影,由紫转黑,天空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色,夜尚未来。远望滇池,一片薄烟,令人十分感动。在仙人掌作成的篱笆间,看长脚蜘蛛缀网,经营甚力,忽若有契子心。人生百年长勤,大都如是!捕蚊捉虫,其事虽小,然与生存大有关系,便自然会有意义。世界上有不少人所思所愿、脑子中转来运去,恐怕总逃不出"果口腹"打算。所愿不多,故易满足。既能满足,即趋懒惰。读书人对学问不进步处,对人事是非好坏麻木处,对生活无可不可处,无不是这种人得到满足以后的反应。若不明白近年来中层阶级的不振作,从此可以得到贴近事实的解释。然人能贴近生活,即俨然接近自然,成为生物之一种,从"万物之灵"回到"脊椎动物",也可谓上帝一种巧妙安排。上帝知道,世人所谓得失哀乐,离我多远!

住小楼上,半夜闻山中狼嗥。在窗口见一星子,光弱而美,如有所顾盼。耳目所接,却俨然比若干被人称为伟人功名巨匠作品留给我的印象,清楚深刻得多。

十七号。

三

得××来信说："从最近文章看来，你近来生活似乎十分消沉，值得同情。"回信告她说："不用同情"。我人并没有衰老，何尝消沉？惟沉默已久，分析一番，也只是人太年青一点必然现象。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沉默正是这战争的发展。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年龄恰恰在两者之间。一年来战争的结果，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

从"五四"到如今，廿年来由于这个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在士大夫新陈代谢情形中，进步和退化现象，都明明白白看得出。其属于精神堕落处，正由于工具误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中，就不知不觉培养成一种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以阿谀作政术，相互竞争。这相互竞争的结果，在个人功名事业为上升，在整个民族向上发展即受妨碍。同时在专家或教育界知识分子中，则造成一种麻木风气。任何人都知道这

么拖下去不成，可是任何人还是一事不作，坐以待毙。麻木风气表现于个人性格上，大家都只图在窄小人圈子里独善其身，把所学一切只当成换吃换喝工具，别的毫无意义。这些人生存的意义既只是养家活口，因此凡一切进步理想，都不能引起何等良好作用，只要同他们当前生活略为冲突时，还总不免要想方设法加以抵制。观念的凝固，无形中即助长恶势力的伸张，与投机小人的行险侥幸。我因此感到，工具使用的方式，实在是一件大事，值得庄严谨慎来检校一番。

其次，看看二十年来用文字作工具，使这个民族自信心的生长，有了多少成就。从成就上说，便使我相信，经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经典的重造，在体裁上更觉得用小说形式为便利。这种新经典的产生，还待多数从各方面来努力。这努力的起始，是有识者将写作的专利，从少数"职业作家"独占情形下解放，另外从一个更宽广的社会中去发现作家，鼓励作家，培养作家。

又其次是新经典的原则，当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尤其是属于做人的无形观念重要。勇敢与健康，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为追求理想，牺牲心的激发……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

从"五四"到今年正好二十周年。一个人刚刚成熟的年龄。修正这个运动的弱点，发展这个运动长处，再来个二十

年努力，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两年来的沉默，得到那么一个结论。屈原的愤世，庄周的玩世，现在是不成了。理性在活生生的人事中培养了两千年，应当有了些进步。生命的"意义"，若同样是与愚迷战争，它使用的工具仍离不了文字，这工具的使用方法，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索思索。

廿二号。

本篇原载出处不详，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1 年 8 月初版《烛虚》。

① 陈思王　即曹植。陈为封地，思为谥。

生　　命

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

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我说的是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这样事情，活人中就很少那么作。因为这么作不是一个哲人，便是一个傻子了。“哲人”不是生物中的人的本性，与生物本性那点兽性离得太远了，数目稀少正见出自然的巧妙与庄严。因为自然需要的是人不离动物，方能传种。虽有苦乐，多由生活小小得失而来，也可望从小小得失得到补偿与调整。一个人若尽向抽象追究，结果纵不至于违反自然，亦不可免疏忽自然，观念将痛苦自己，混乱社会。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思想家、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

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

有什么人能用绿竹作弓矢，射入云空，永不落下？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注，在碧蓝而明静之广大虚空。

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读示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

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翣①，如羽葆②，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即喑哑。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

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③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

夜梦极可怪。见一淡绿百合花，颈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地方好像有极熟习的声音在招呼：

“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

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怯。亦复微笑，如有所恃。因轻轻摇触那个花柄，花蒂，花瓣。近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

如闻叹息，低而分明。

…………

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

起身时因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一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

一般人喜用教育身分，来测量这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正复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以尊敬，如阉寺。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与无性感的女子眼目所污渎。

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尤静。

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弱颈长蒂，无语如语，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珰。

法郎士[④]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

形式表现意象。

本篇前三个自然段曾于1940年8月17日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05期发表。署名雍羽。

1941年8月以全文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烛虚》集。

① 翠翣　古代仪仗中用的大掌扇，因皆编次雉羽或尾为之。

② 羽葆　即羽盖，古时用鸟羽装饰的车盖。

③ 阉寺　即宦官。宦官一称寺人，又称阉人。

④ 法郎士　法国小说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辑

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

世界在变动中，一切都必然得变，政治或社会，法律与道德似乎都值得有心人给予一种新的看法，至少是比较上新些的看法。文学自然不在例外，也需要一种较新的看法。文学运动要有个较好的“明口”，得从“过去”和“当前”知道些问题。这些问题平时照例是为一般人忽略过了的。

谈及文学运动分析它的得失时，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同上海商业结了缘，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民国十八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若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实在值得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远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傅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作品成为商品之一种，用同一意义分布，投资者当然即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以为意。

"五四"谈男女解放，所以过去一时南方就有张资平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出现，北方就有章衣萍《情书一束》出现，同时在国内都得到广大的销路。变本加厉，因此过不久张竞生所提倡性生活亦成为一时风气。①……过不久，因北伐清党时代多禁忌，说话不易讨好，林语堂便办了一个《论语》②，提倡"幽默"，又以一个谐趣通俗风格，得到多数读者。读者越多，影响也就越不好。这事情并不出奇，既然是商品，不管是百龄机，鹿茸精，只要宣传得法，推销合理，当然各有主顾。可是话说回来，作品变成商品，也未尝无好处。正因为既具有商品意义，即产生经济学上的价值作用。生产者可以借此为生，于是方有"职业作家"。其次是作品既以商品方式分布国内，作者固龙蛇不一，有好有坏，读者亦嗜好酸咸，各有兴趣。读者中比较少数，自然也盼望比较好的文学作品，能欣赏这类作品。作品中制作俗滥之物，固然在短时期中即可得到多数读者，作品中制作精工不苟且的，文字有风格性格的，慢慢的从纵的方面说，依然还有许多读者！既有读者，因此职业作家中少壮分子，便有不少对文学创作抱了一个比较远大理想，心怀宏愿与坚信，在寂寞中来努力的。非职业作家，且有不少人已近中年，尚有兴趣在个人所信所守一个观点上，继续试验他的工作的。前者举例如丁玲、茅盾、巴金、曹禺……后者举例如鲁迅、徐志摩、丁西林……这些人眼光当然不在制作商品，可是却恰好因作品可以用商品方式分布推广，引起各方面读者关心，方有许多优秀示范作品继续产生。

至于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很明显的变动是：表面上作品能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事

实上不过是政客从此可以畜养作家，来作打手，这种打手产生的文学作品，可作政治点缀物罢了。作品由"表现真理"转成"解释政策"、"宣传政策"，便宜了一群投机者与莫名其妙的作家。政策是易变的，所以这些人也尽在变，目前社会上就很有几个作家，如此永远在政客调排下领导文学运动。虽作品前后矛盾，个人看来竟无所谓。只要在位，就已够了。"事实"照例是乏味的，所以一提及这点事实时，有些人便不免面赤颈胀，恼羞成怒，或貌若平常，心怀愤恨。这些人一部分照例还是无作品的作家。特点是虽无作品，还称作家。时而左，时而右。或因在官从政，或因列名某籍，在国内各处用"文化人"身分参加各种组织，出席开会，有什么事发生需要有所表示时，即在通电上列一大名。在什么集会中有贵宾要人莅临时，大家也凑和一场，胡乱畅谈文学艺术，或照老文人方式，唱唱京戏作为余兴，或即席赋诗相赠。再若遇着什么有势力者做做诗，写写戏，于是不问好坏，一例望风承旨，极力捧场。精神风度，完全如《金瓶梅》中之应白爵、谢希大一流人物，本色是凑趣帮闲，从中捞点小油水。所不同处只是表面上这些人或留法留英，并非白丁。这种人进身照例是因缘时会，各以"思想"自见。思想或相反，或相承，都无妨碍。彼此之间过去一时虽常常相争相吵，俨然为真理而奋斗，十分认真，其实倒无所谓，只要"上头"政策一变，他们也就即刻会变。这些人平时尽管主张激烈，也不用担心，只要等到政治组织上需要天下一家同流并进时，他们就把"真理"搁下不提，携手合作，同处一堂，再也不会因为思想不同，便不肯吃同样点心了！这种人中还可分黠诡与老实两种：老实的只是好好先生，遇事不大思索。黠诡

的却具家犬姿态，有权据势，因能支配风气，所以对下级骄，既用清客风度侍候贵人，所以对上又极谄；把文学运动真正极庄严的那一点思想问题完全谐谑化，漫画化。然而他们依然还是要口口声声谈“思想”，而且谈一切。其实什么都不必谈，只是做文人好了。这种人本来目的也就只是做文人。做文人的意义，是满足一个动物基本欲望，食与性。别无更多幻想与贪心，倒像是个很知足的动物。

文学运行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分割，尤其是政治引诱性大，作家为趋时讨功，多“朝秦暮楚”③现象，与“东食西宿”现象。因此一来，把这些人都普遍谐谑化与漫画化。所以到后来便有那么一种状况：真在那里写“作品”是一群人，装模作样在做“作家”又是一群人。写作品的照例沉默而诚恳，生活相当艰苦，一切还保留些书生气，除作品外社会上似乎很少他的露面机会。做作家的却必然活活跳跳，或如政客，或如丑角，成天到处奔走活动。这风气到民二十左右即见出端倪，民二十四以后，情形更加分明，民二十六以后，且有人什么事也不作，却以“文化人”身分到处招摇活动的。只要从报纸杂志上看看，我们便可发现，日常发表文学作品的，个人对读者都好像十分生疏，另外一群姓名在报纸上熟习的，有些人竟从无一个像样作品问世。这件事由外人看来，会觉得十分奇异，凡明白中国近十年文学运动，如何成为商业与政策附属物的人，应当不会如何奇异的！

就现象说来，实在可悲可悯而且可怕。虽然如此，说不定还有人正以为是种好现象，因为这些商业化的或清客化的作家论客，既不能独自为战，使作品与社会对面，自卑情绪和平庸愿望，都恰恰如应白爵一流破落子弟与西门庆拜把兄

弟后情形，以得与新贵人平起平坐，称哥唤弟，就认为是社会进步，感到满足，再不想到别的问题。这些人本来能力有限，发展有限。国家进步如果是多数的愿望，这些空空洞洞人物，既无能力从作品中有何建树，想依赖政治力量，从新的社会取得多数的信仰，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些人都“在位”，倚势有权，而且善于诪张为幻④。问题也就在此，既一日在位，昨日与今日所有可悲可笑而且可怕现象，当然即一日存在。在新陈代谢方式下，这些人虽会受时间陶冶，完全失去意义，但促进这种新陈代谢的作用，却还需要一种新的文学运动，输入一个新的文学观，事极显明。

个人觉得可关心的，还不是作家中的混混盘踞要津，结纳权贵，来控制文运。倒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用什么一个方式，方能建设一个新的文学运动，给准备执笔者一个新的文学观？这新的文运新的文学观，从消极言，是作者一反当前附庸依赖精神，不甘心成为贪财商人的流行货，与狡滑政客的装饰品。从积极言，一定要在作品中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人物性格必对做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与信念，“有所为有所不为”，取予之际异常谨严认真。他必热爱人生，坚实朴厚，坦白诚实，勇于牺牲。作品中人格与作者人格，且必然有相通处。作品制作不搞搞于过去所谓思想左右的落伍机械观，也不关心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失败。他要做人，表现的是做个新中国的国民，应具有一种什么风度和气派！除自尊自重之外，还要如何加强自信！相信个人是国家一个单位，生命虽然渺小而脆弱，与蝼蚁糠粃，不相上下。然而纵如蝼蚁糠粃，只要不缺少向上信心，却可以完成许多大事！

如说过去的文学观，是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混合物，浪

漫情绪的成因，又与中国道德成分中的性禁忌或英雄崇拜迷信有关，因此一般人颓废悲观成分，纵极力抑制不在作品本身上抬头，也会在作家生活中表现。新的文学观，就值得奠基于一个新的生物两性观上，如何去掉那些不良气分，多注入一分健康有益的原素！

世界在变动中，在坚硬的钢铁与顽固的人心相互摧毁的变动中，国家民族忧患加深，个人责任即加重。尤其是中产阶级分子中责任的加重。过去一时文学有“抢群众”趋势，结果群众实未得到，却失去了其真正领导社会改进民族团结功用。（抗战后的中国，且证明用文学教育群众，远不如运用法规教育群众，又简便又能得用。）新的文学观，毫无可疑，它应当在启迪征服社会中层分子着眼。伟大文学作品具有无言之教的功用，既系一件事实，目前若干作品如只能娱乐二十岁以下的中学生，将来的文学，还需要它能教育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我们应当承认，如果四十岁左右的中层分子，实在还需要好好施以“人”的教育，是只有文学作品有此能力，别的工具绝不济事的。

文学观既离不了读书人，所以文学运动的重建，一定还得重新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把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教育”携手，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一面且可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这退化腐败现象，目前是到处可见的）。我们还得认识清楚，一个作家在写作观念上，能得到应有的自由，作品中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评态度，方可望将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能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

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这种作家与作品，从表面言来，也许与某一时某一种政治真理相去甚远，事实上不过是与一小部分政客政策稍稍不同罢了。也许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好像大不利于目前抗战，事实上我们要建国，便必需从这种作品中注意，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

本篇发表于1940年8月《战国策》第9期，署名沈从文。

① 张资平　现代作家，曾为创造社成员。　章衣萍　现代作家。张竞生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开设美的书店，宣传色情文化。

② 林语堂　现代作家。　《论语》　文艺性半月刊，1932年在上海创刊，林语堂等编。

③ 朝秦暮楚　成语。战国时秦楚对立，其他国家迫于利害，时而助秦，时而助楚，一般游说之士亦如是。后用来比喻言行的反复无常。

④ 诪张为幻　诪张，欺诳之意。诪张为幻即欺诳作假之意。

白话文问题

——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

从民八起到现在止，整整有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来社会的变迁进步，从任何一方面都可以看得出。尤以近十年来各方面的进步，情形十分显明。北伐成功是中国一个转机。北伐成功，固然靠得是几十万武装同志，因信心和幻想推之向前，不顾一切牺牲，与军阀决战，得到胜利。但如何在百万国民中产生这点革命可以成功的信心，以及军阀必然崩溃的幻想？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从“五四”起始，由于几个前进者谈文学革命，充满信心和幻想，将“语体文”认定当成一个社会改造民族解放的工具，从各方面来运用这个工具，产生了作用，在国民多数中培养了“信心”和“幻想”，因此推动革命，北伐方能成功的。我们如知道当时革命军实力如何薄弱，然而两湖、河南江西数省万千民众，对于革命军又如何欢迎帮助，就会明白从民八起，到民十六止那八个年头，文字力量如何深而普遍影响到北伐，如何有助于北伐成功。

提起“五四”使我们想起最近逝世的蔡老先生①，“五四”的领导者，是北平各大学师生，就中以北大师生最兴奋

热烈。蔡老先生当时是北大的校长。就职以后他就把“学术自由”实行应用到北大一方面。在学术自由空气中，便酝酿培养了社会改造民族解放种子。因学术自由，语体文运动抬了头，使中国文学从因袭、空洞、虚饰、陈腐俗套中，得到一个面目一新的机会，且变成廿年来这个民族向上挣扎的主力。蔡先生不幸刚好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便因病死去了。死后的哀荣，并不足表现这个博大而有远见的人格。正因为此后凡用语体文制作的一切优秀作品，就中便无不有蔡先生人格的光辉照耀。作品之所以优秀特出，必然是作者能深知“五四”文学革命对于工具的“庄严运用”意见而来。蔡老先生虽死了，他的精神应当在此后各种新文学作品中永生。他的名字是中国新文学作者与读者永远值得尊敬的一个名字。

但是看看当前社会另一方面，便使我们感觉到蔡老先生死得似乎太早了一点，实在令人痛苦。只看看老先生死后，公私团体个人所作的四六唁电祭文，如何空洞陈腐，毫无感情，带做作气，想起这一本荣哀录给的却是一个文学革命的先驱，且在他主张语体文二十年以后，等于社会给他那么一个讽刺，不能不使人感到痛苦。如果说语体文的应用，与作委员的，做校长的，办文墨的，制挽联的完全不生关系，还是青年人的特有权利，我们就应当明白为纪念蔡老先生，还需要如何好好运用这个工具，到社会各方面去。这也可说便是一种战争，继续“五四”精神而应有的战争。一切“生存”都代表一种势力，蔡老先生在二十年前，就认定半通不通的死文字，实为社会一种愚昧与顽固，虚伪与陈腐的混和物。社会的进步，不可免会受这种死文字掣肘，有时且引起退化

与复古现象。看看这个文字国家，有多少事还只是由军阀官僚时代办文案人物思想继续的传统，我们会知道用近代活文字作工具，向愚昧、顽固、虚伪、陈腐而战，还值得多少人如何勇敢谨慎来从事这个工作。

代表社会一面既如此无知，另一方面是新文学运动，自从民十四起始，到上海与商业资本结合后，文学作品产生了商品价值，或成为商品之一种，既具了商品的意义，自然就被用商品方式向国内各处推销。文学刊物书籍因此多而滥，到处流行。由于这个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在国民思想改造上，虽有良好影响，也不免有恶劣影响。由于政府对这问题的不关心与无识，消极的既不知如何控制它；积极的也不知如何使用它。从民十六以后到廿八年为止，国内由思想问题而引起的战争，壮丁大规模的死亡，优秀青年大规模的死亡，以及物质方面无可计量的耗损，分析起来，就无一不是工具误用与滥用的结果。表现当局对这个问题的不关心与无知，从近几年教育方面即可看出。文字教育虽有目标而无计划。有目标，认为中学生应当养成运用语体文的能力，因此十年前中学教育规程里，就制定各级中学校国文教本，语体文有一定分量，不能减少。初中一年级比例语体文且占百分之七十，不可谓不注重。少计划，因此大学或师范学院国文系或教育系课程表中，就从不曾有关于语体文的课程，俨然一切都得学，方能教，惟语体文可不学而能教。直到如今为止，还有许多大学（浙江大学是其中一个），不许学生作语体文，更无机会学语体文，这种学生将来有大部分让他到中学校去教国文，教那种有一半是语体文的课本，结果情形可想而知。凡对大一国文教学有经验和兴趣的朋友，总感觉到中学毕业生

国文程度，实在比应有的程度差。不仅古文知识不高明，语体文知识也不够用；不仅语体文写作能力差，即欣赏能力也不好。这件事正说明教育上对这问题疏忽的必然现象。一部分学生比较好，其所以好，还是在教育以外得了点看杂书的益处。但流行杂书既好坏不一，学生少选择，影响也就有好有坏。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若注意到流行小册子内容如何空疏浅薄，就会承认这种小册子的普遍流行，对于青年实在害多利少。正因为它已经成为商品之一种，近年来任何重要问题，专科知识，都有一知半解的妄人或好事者，用辗转稗贩[②]方法，东抄西撮，笼统草率，写成五十页一百页的小册子，大规模分配到各地方去。只因为价钱贱，分布力又广，许多无价值作品，便成为流行读物。社会上许多问题，亦无不由此而起。

用语体文作工具，直接教育既无计划进行，间接教育可以引起不良结果的小册子，却因为它的流行，且常被人利用成为破坏国家团结的工具，以及人民真正进步的绊脚石。商人、作者虽各有所得，国民思想却陷入到对一切知识不求甚解或曲解情形中。这些读读小册子即可满足的青年，以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学、科学，表示社会文化与文明的，不过如此如此，因此又照样东抄西撮，称引发挥，来写小册子。(有个某先生，前不久还同我商量，说要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唯物论”、“唯心论”、“理学”、“玄学”都要重新给它一个解释。我问他看了些什么书，预备用什么材料。才知道他不仅宋元学案没看过，就是几个近人写的哲学史也不曾看过。原来他的雄心与大志，全是从看小册子得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小朋友，大家都称他为“哲学家”，事实上什么书还都看不

懂，写语体文就错字连篇，材料全是抄来的，因为无知识，书名人名同引用材料，凡是他人著作印错的地方，无不全部好好保留那种错误。商人却因为他写过两本小册子，称他为“青年哲学家”，他自己也就以为是青年哲学家。这两个例正说明“学术”或“文化”两个名词，近十年来到商人手中应用时，能够产生多少可笑可悯的现象。）为补救小册子的弱点，如何找一群有专门知识同时又不缺少流畅文笔的人，写些比较像样的小册子，使一般流行读物，从新陈代谢作用上，减少一点恶影响，增加一点好影响，这是真正可以称为文化机关的中央研究院、国立编译馆等等机关应作的事。这种事若能够得到英美法各国庚款委员会合作，有相当经济补助，事情作来并不如何困难。至于文字教育问题，是另外一件事。

教育当局应当承认，近二十年有个“文学革命”，它是件事实。本来“文学革命”虽起始仅仅是个口号，可是在这个口号下已产生过许多作家，无数作品，这些作品一部分，不特影响到青年人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主力之一种。在这个口号下二十年来的活动，虽得失互见，对未来社会变动，无疑的还是一种巨大力量。语体文既已得政府认可，中等学校必需要学生习语体文，可是这个课目谁来教？如何教？大学校的国文系，照习惯课程安排多偏向于古典研究（如老庄文选研究），以及为研究古典而有的准备（如音韵训诂），不仅涉及近二十年来与社会发展不可分的语体文问题，从无人注意到，即与语体文有关，在古典文学中相当重要的戏曲史和小说史，也同样不见于课程表上。我们可以从英文系发现“欧洲小说史”或“十九世纪英国小说”这类题目，却极难见到国文系有“中国小说”这么一个题目。难道从《山海

经》[3]、《穆天子传》[4]以下，到清末《官场现形记》[5]为止，这两三千年来中国就没有小说值得作学术研究？难道那么一大堆作品，就不必研究也能了解？大学校或师范学院国文系，既仅就教授便利和课程传统习惯，不给中国小说戏剧一个位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更不注意，中学课本语体文却占有一个相当分量，一涉及语体文时，既不曾好好的学，当然就只好马虎的教。我们若还记得语体文在国文教科书中所占的比例，自会明白这个“马虎”的结果，会有多大损害和不良影响！这问题我特别提出来，盼望高等教育主持者想一想看。

我们若承认这是教育上一个缺点，想补救它，实需要负责者给它一种较新的看法。个人以为这问题可分三点来处理：

一、从师资上作准备，大学校文史系和师范学院文史系，必需为“现代中国文学”开一门课程，作二三年级必修课。这课程每周至少有四小时，用两小时讲述近三十年来新文学运动各部门作品和作家，在试验中有了多少较好作品，某人代表某种倾向。用两小时讨论习作各问题，并作写作训练。如运用文学遗产先得认识遗产，还应当把“中国小说”作一门选修课，每星期至少有两小时，将属于小说各部门古典作品，作系统的认识。（如系师范学院课，并无妨注明：本课注重在欣赏，以能引起学生知欣赏这部门作品为目的，不必侧重版本章回考订。）

二、从学生看书作文上加以限制，不良小册子必须取缔，且应禁止教师不得强迫十五岁左右学生写论文。作文目的如在训练学生语体文工具的自由运用，应注重抒情叙事，不必勉强说理。高中作文说理亦以限于应用范围，不必谈国际，谈宪法，或与这类差不多空泛博大题目。（这类题目中学生作

来，正与过去时代作《汉高祖斩丁公论》一样，对年青学生毫无意义。）写作目的应指明以能自由运用文字，处理与年龄相称各种问题为目的。说理能达意，叙事知亲切，抒情可以从文字上见出素朴的美丽，就很不错了。

三、从目前教员方面注点意，教育部应当由国立编译馆或请托专家，编纂一有关语体文作品和作家的特种参考书，来教育这种中学教员，使他们从这本书上，得到属于语体文应得的知识。教员且必须同时自己教育自己，对于近二十年几个成绩好影响大的作家和作品（本人在学生中起偶像作用、作品在学生中起经典作用的），特别用一点心，来好好研究一番。明白从文字思想形式上表现的优点和特点，加以比较，分别得失。尤其是明白这个人的作品，在当前民族需要与学术意义上的得失。知道取舍选择，分析讨论，再来教育学生。对于文学传统各部门知识，尤其是几个影响大的明清章回小说，至少得从艺术和历史两方面判别它的价值，方不至于表面上在教语体文，事实上却毫无所知，教书近于自欺而误人。

第一点属根本的办法，第二点近于修正过去教学上的错误，第三点似乎在为现任中学教员谋补救。这三件事都极容易办，我们却正想从这件小事上，测验一下纪念蔡老先生的最高教育当局，对于蔡老先生极关心的“文学运动”，是有诚意加以扶助，还是用马虎给它撤台？若一切还是同过去一样，上下都不求甚解，拖拖混混，那这个“五四”运动，也许还得后来者继续努力二十年，方可望有个基础。也许还得用一种更泼辣作风努力二十年，方不至于使文学革命失去原来的意义，在政治或教育上，仅仅成为一个装饰品。

还有对于纪念“五四”运动和蔡老先生，在作家方面，似乎值得从工具使用方式上检讨一番。“五四”运动到今为止已二十年，正如一个生命成熟的年龄。二十年来许多前辈先生在疾病中死去了，许多人又功成名就成为社会各种事业的统治者与负责者，同时也还有人因年长力衰，神经不大健全，居然成为国家的叛徒，敌人的傀儡，用与“五四”精神完全相反的风格，活到这个世界上的！总之因日月交替，不免有新陈代谢，并不稀奇。可是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即中国人的易老性与善忘性。这个运动虽仅仅到达一个人成熟的年龄，参加这个运动的作家，却死去了一大半，另一小半也几几乎因衰老忘掉了他曾经对于自己手中那枝笔抱有幻想和信心，要产生伟大作品这么一件事。纵或有人提起，或且反而感到异常害羞，虽不善忘，也只希望极力装作善忘神气，避开问题不谈。就由于易老与善忘，所以这个运动直到今天，还不免在国家复兴设计上，成为一个极不重要的一部门。尽管上层负责者自己，是个“五四”人物，目下对于文学运动的观念，以及所谓“五四精神”，便不免看得十分儿戏，不知尊重。既为人善忘，有许多作为，就不知不觉恰恰向相反方面走去，腐化与市侩化，使人感到时间在这些人生命上所产生的变化实在可怕。从他们易老与善忘表现上，依稀看出这个民族命定的悲剧。我们值得向过去清算清算，或可给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对这问题得到一种较新的认识，较大的勇气，和较深的信心。

“五四”运动虽是普遍的解放与改造运动，要求的方面多，其中最有关系一项，却是工具的改造运动。也就是文学

改良运动。这个改良主张当时最引起社会注意的是胡适之先生那篇《文学改良刍议》⑥，提出了八个口号，到后又归纳成四项：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模仿古人，言之有物。口号并不新奇，结论却很有意思。他以为从历史进化眼光去看，白话文学必然成为文学正宗。文体有新陈代谢，语体文在明日必然占一特别重要位置。他很肯定那么说出这种伟大的预言，这预言在当时可谓十分荒唐，到如今，却成为文学史一种事实了。说起这预言的实现，自然得归功于第一期对语体文抱有美丽幻想与坚固信心的几个作家。其中最主要的是胡适之、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沈玄庐、叶绍钧、谢冰心、朱自清、俞平伯，……⑦那种勇于尝试的进取精神，以及狂热诚实的工作态度，特别值得敬重。他们或从尝试中有所建设，作品成为二十年来的模范。或从尝试得到失败的经验，给后来者在方法上有修正机会。如就散文说，胡适之先生用明白如话的文字说理论事，周氏兄弟⑧用带抒情方式谈述人事，冰心、徐志摩、朱自清抒情叙事，文字或华丽，或清新，或素朴亲切，无不各有成就。就新诗说，因为有胡适之、沈尹默、谢冰心、俞平伯、康白情等想极力抛弃传统的求新，得到了失败的经验，方给后来者如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朱湘等人一种从传统学习，不拒绝词藻的成就。戏剧也正有近似情形，初期作者蒲伯英、陈大悲，由于太注重问题，写作上受了说教限制，方有田汉、丁西林继起，用抒情方式表现问题。小说则因为执笔人多，叶绍钧、王统照、冰心、鲁迅，一批作者在试验中得失互见，因得失互见，给予后来者一种“自由竞

争”便利。各自为战，人材辈出，成绩也就特别好。加之因清末以来风气，小说最先产生商业价值，用商品方式分布，所以造成近十年来新出版业的新局面。新出版业既由小说来支持，来扩大，小说作家于是便成为一个特别名词，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兼有艺员与思想家两种身分，在学生中具有“娱乐”与“领导”两种意义。在中学校学生群中（尤其是内地学生），剩余精力的耗费，竟渐渐的全分配给一堆新文学作品中。鲁迅、冰心、茅盾、丁玲、巴金、老舍几个人的名字，竟成为青年学生极熟习的名字。但问题也就由此而起。作品既成为商品，职业作家越来越多，作品便不免流于滥。作者既有艺员与思想家两种身分，作家中便有政客。另外还有人看准了这方面实利与效果，近于鱼与熊掌，又不能写出何种惊人作品，于是来办刊物，开书店，作文学运动，制作动人口号，编小册子，总之，就是凡可以得到实利或产生效果的事，便有人作。军阀时代有这种文学票友与文学政客，北伐成功以后还依然有这种人，直到抗战以后还是有这种人。文学运动也就在商人、作家、票友、贩子、革命者、投机者以及打哈哈者共同支撑下，发展成像如今情形。就中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属于“作家”对于写作观念上必须修正。作品受“商品”或政策“工具”的利诱威胁，对个人言有所得，对国家言必有所失。从商品与政策推挽中，伟大作品不易产生，写作的动力，还有待于作者从两者以外选一条新路，即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因所见甚广，所知甚多，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得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活一

世，写一世，到应当死去时，倒下完事；工作的报酬，就是那工作本身；工作的意义，就是他如历史上一切伟大作者同样，用文字故事来给人生作一种说明，说明中表现人类向崇高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努力中必然遭遇的挫折。虽荆棘载途，横梗在生活中是庸众极端的愚蠢、迷信、小气、虚伪、懒散、自私……他却凭韧性与牺牲，慢慢接近那个幻想。到接近幻想时，他谅已精尽力竭，快要完了。他本身一生实应当如一篇宏大庄严然而同时又极精美的诗歌。我们的明日文学运动，在盼望作品以前，应当先盼望有这么一群作家。所以具有远见的理论家，对于明日文运的意见，不在指示人如何执笔，必然是努力鼓吹应当如何做人。易老善忘是老作家的必然悲剧，悲剧的形成，就因为初期文学理论中，疏忽了给作家一个坚强与持久的人生观。让我们来重新起始，在精神上一面保留“五四”运动初期作家那点天真和勇敢，在阅历上加上这二十年来从社会变动文运得失讨得的经验，再好好来个二十年工作，看看这个民族的感情中，是不是还能撒播向上的种子，发芽或发酵，有个进步的明日。

据个人私见，我们纪念“五四”和蔡老先生，最有意义的方式，便是在沉默中战胜“易老善忘”的弱点。能够这么办，想起这个民族近百年来的忧患，特别是近三年来的忧患，以及从忧患中的挣扎，并记得二十年来新文学在国家进步上所作的种种贡献，我们就不会堕落到甘心为仇敌作傀儡，也不至糊涂到醉生梦死消沉颓丧只盼望讲和回老家了。我们若生活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总永远不气馁，且在各种方式下，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

这个国家，总会从急风猛雨中，慢慢的站起来，向幻想迈进，任何恶邻想用战争方式或怀柔政策来妨碍我们的发展，是办不到的。要消灭我们，更是不可能的！

本篇发表于1940年4月《战国策》第2期，署名沈从文。

① 蔡老先生　即蔡元培。

② 稗贩　不设店肆的小商贩。

③《山海经》　书名。内容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其中保留了不少远古神话传说。

④《穆天子传》　晋代从战国时魏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之一。前5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故事。

⑤《官场现形记》　清末李嘉宝作长篇小说，以谴责晚清官场黑暗为主题。

⑥ 胡适之　即胡适，现代作家、学者，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文学改良刍议》　新文化运动的著名论文，刊载于1917年《新青年》杂志。

⑦ 所列诸人均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著名人物。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于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倡导；叶绍钧、鲁迅、冰心等于小说创作；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俞平伯等于散文创作；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沈玄庐、谢冰心等于新诗创作，均作出了贡献。

⑧ 周氏兄弟　即鲁迅、周作人兄弟。

小说作者和读者

我们想给小说下一个简单而明白的定义，似乎不大容易。但目下情形，“小说”这两个字似乎已被人解释得太复杂太多方面，反而把许多人弄糊涂了，倒需要把它范围在一个比较素朴的说明里。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这定义说它简单也并不十分简单。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不大够，它太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也不够，它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需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望成为一个小说。

我并不说小说须很“美丽”的来处理一切，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说小说需要很“经济”的来处理一切，即或是一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的量与质上，就容许不必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

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发展呢，无所谓“真”，也无所谓“伪”，要的只是恰当。全篇分配要恰当，描写分析要恰当，甚至于一句话一个字，也要它在可能情形下用得不多不少，妥贴恰当。文字作品上的真美善条件，便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

我们得承认，一个好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名词的意义，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为止。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庸俗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然而有许多简单而便利的方法和工具可以应用，且在那个多数方面极容易产生效果，似乎不必要文学中小说来作这件事。小说可作的事远比这个大。若勉强运用它作工具来处理，实在费力而不大讨好。（只看看历史上绝大多数说教作品的失败，即可明白把作品有意装入一种教义，永远是一种动人理论，见诸实行并不成功。）至于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需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肉体基本的欲望，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而且说得夸大一点，到近代，

这件事别的工具都已办不了时，惟有小说还能担当。原因简明，小说既以人事作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都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印刷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进步，又可以把这些作品极便利的分布到使用同一文字的任何一处读者面前去。托尔斯太或曹雪芹过去的成就，显然就不是用别的工具可以如此简便完成的！二十世纪虽和十八九世纪情形大不相同，最大不同是都市文明的进步，人口集中，剥夺了多数人的闲暇，从从容容来阅读小说的人已经不怎么多，从小说中来接受人生教育的更不会多了。可是在中国，一个小说作品若具有一种崇高人生理想，希望这理想在读者生命中保留一种势力，依然并不十分困难。中国人究竟还有闲，尤其是比较年青的读书人，在习惯上用文学作品来耗费他个人的剩余生命，是件已成习惯的时髦事情。若文学运动能在一个良好影响上推动，还可望造成另外一种人的习惯，即人近中年，当前只能用玩牌博弈耗费剩余生命的中层分子，转而来阅读小说。

可是什么作品可称为恰当？说到这一点，若想举一个例来作说明时，倒相当困难了。因为好作品多，都只能在某一点上得到成功。譬如用男女爱情作为题材，同样称为优秀作品的作品，好处就无不有个限制。从中国旧小说看来，我们就知道《世说新语》①的好处，在能用素朴文字保存魏晋间人物行为言语的风格或风度，相当成功，不像唐人小说。至于唐人小说的好处，又是处理故事时，或用男女爱憎恩怨作为题材（如《霍小玉传》、《李娃传》②），或用人与鬼神灵怪恋爱作为题材（如《虬髯客传》、《柳毅传》③），无不贴近人情。可是即以贴近人情言，唐人短篇小说与明代长篇小说《金瓶

梅》又大不相同。《金瓶梅》的好处，却在刻画市井人物性情，从语言运用上见出卓越技巧。然而同是从语言控制表现技巧，《金瓶梅》与清代小说《红楼梦》面目又大异。《红楼梦》的长处，在处理过去一时代儿女纤细感情，恰如极好宋人画本，一面是异常逼真，一面是神韵天成。……不过就此说来，倒可得到另外一种证明，即一个作品其所以成功，安排恰当是个重要条件。只要恰当，写的是千年前活人生活，固然可给读者一种深刻印象，即写的是千年前活人梦境或驾空幻想，也同样能够真切感人。《三国演义》在历史上是不真的，毫无关系，《西游记》在人事上也不会是真的，同样毫无关系。它的成功还是“恰当”，能恰当给人印象便真。那么，这个恰当究竟应当侧重在某一点上？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一个作家能了解它较多，且能好好运用文字来表现它，便可望得到成功，一个作家对于这一点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败。所以说到恰当问题求其所以恰当时，我们好像就必然要归纳成为两个条件：一是作者对于语言文字的性能，必需具敏锐的感受性，且有高强手腕来表现它。二是作者对于人的情感反应的同差性，必需有深切的理解力，且对人的特殊与类型能明白刻画。

换句话说，小说固然离不了讨论人表现人的活动事情，但作者在他那个作品的制作中，却俨然是一个“上帝”，（这自然是一种比喻。）我意思是他应当有上帝的专制和残忍，细心与耐性，透明的认识一切，再来处理安排一切，作品方可望给人一个深刻而完整的印象。一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天

才”与“热情”，常常都不可免成为毫无意义的名词。所有的只是对人事严密的思索，对文字保持精微的敏感，追求的只是那个“恰当”。

关于文字的技巧与人事理解，在过去，这两点对于一个小说作家，本来不应当成为问题。可是到近来却成为一个问题。这有一种特别原因，即近二十年中国的社会发展，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不可分，因此一来小说作家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位。这地位也有利也有害，也帮助推进新文学的发展，也妨碍伟大作品产生。新作品在民十五左右已有了商品价值，在民十八又有了政治意义，风气习惯影响到作家后，作家的写作意识，不知不觉从“表现自我”成为“获得群众”。于是留心多数，再想方法争夺那个多数，成为一种普遍流行文学观。“多数”既代表一种权力的符号，得到它即可得到“利益”，得到利益自然也就象征“成功”。跟随这种习惯观念，不可免产生一种现象，即作家的市侩工具化与官僚同流化。尤其是受中国的政治习惯影响，伪民主精神的应用，与政治上的小帮闲精神上相通，到时代许可竞卖竞选时，这些人就常常学习谄谀群众来争夺群众，到时代需要政治集权时，又常常用捧场凑趣方式来讨主子欢心。写成作品具宣传味，且用商品方式推销，作家努力用心都不免用在作品以外。长于此者拙于彼，因此一来，作者的文字技巧与人事知识，当然都成为问题了。这只要我们看看当前若干作家如何把作品风格之获得有意轻视，在他们作品中，又如何对于普通人情的极端疏忽，就可明白近十年来的文学观，对于新文学作品上有多大意义，新的文学写作观，把“知识”重新提出又具有何等意义了。作品在文体上无风格无性格可言，这也就是大

家口头上喜说的“时代”意义。文学在这种时代下，与政治大同小异，就是多数庸俗分子的抬头和成功。这种人的成功，一部分文学作品便重新回到“礼拜六”派旧作用上去。成为杂耍，成为消遣品。若干作家表面上在为人生争斗，貌作庄严，全不儿戏，其实虚伪处竟至不可想象。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上的政策变动性既特别大，这些人求全讨好心切，忽而彼忽而此的跳猴儿戏情形，更是到处可见。因此若干活动作家写成的作品，即以消遣品而论，也很少有能保存到五年以上，受时间陶冶，还不失去其消遣意义的。提及这一点时，对于这类曾经一时得到多数的作家与作品，我无意作何等嘲讽。不过说明这种现象为什么而来，必然有些什么影响而已。这影响自然很不好，但不宜派到某一个作家来负责。这是“时代”！

想得到读者本不是件坏事。一个作者拿笔有所写作，自然需要读者。需要多数读者更是人之常情。因为写作动机之一种，而且可说是最重要的一种，超越功利思想以上，从心理学家说来，即作品需要多数的重视，方可抵补作者人格上的自卑情绪，增加他的自高情绪。抵补或增加，总之都重在使作者个人生命得到稳定，觉得“活下来，有意义”。若得到多数不止抽象的可以稳定生命，还可望从收入增多上具体的稳定生活，那么，一个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也可以说不仅是违反流行习惯，还近于违反动物原则了。因为动物对于生命的感觉，有一个共通点，即思索的运用，本来为满足食与性而有，即不能与这两种本能分开。多数动物只要能繁殖，能吃喝，加上疲乏时那点睡眠，即可得到生命的快乐。人既然是动物之一，思想愿望贴近地面，不离泥土，集

中于满足“食”与“性”，得到它就俨然得到一切，当然并不出奇，近于常态。

可是这对于一般人，话说得过去。对于一个作家，又好像不大说得过去。为什么？为的是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一个人对人生能作较深的思索，是非爱憎取予之际，必然会与普通人不大相同。这不同不特要表现到作品上，还会表现到个人行为态度上！

所以把写作看作本来就是一种违反动物原则的行为，又像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情。为的是他的写作，实在还被另外一种比食和性本能更强烈的永生愿望所压迫，所苦恼。他的创作动力，可说是从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种想象的贪心而成的。比生孩子还更进一步，即将生命的理想从肉体分离，用一种更坚固材料和一种更完美形式保留下来。生命个体虽不免死亡，保留下来的东西却可望百年长青（这永生愿望，本不是文学作家所独具，一切伟大艺术品就无不由同一动力而产生）。愿望既如此深切，永生意义，当然也就不必需普通读者来证实了！他的不断写作，且俨然非写不可，就为的是从工作的完成中就已得到生命重造的快乐。

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抽象的永生愿望？这大约是我们人类知识到达某种程度时，能够稍稍离开日常生活中的哀乐得失而单独构思，就必然会觉得生命受自然限制，生活受社会限制，理想受肉体限制，我们想否认，想反抗，尽一切努力，到结果终必败北。这败北意思，就是活下来总不能如人意。即这种不如意的生活，时间也甚短促，不久即受生物学的新

陈代谢律所拘束，含恨赍志而死。帝王蝼蚁，华屋山丘，一刹那间即不免同归消灭于乌有之乡。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冲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无情事实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把他弄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与人相挨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醨，已感觉够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的平庸生活，也变成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一个作者触着这类问题时，自然是很痛苦的！然而活下来是一种事实，不能否认。自杀又违反生物的原则，除非神经衰弱到极端，照例不易见诸实行。人既得怪寂寞痛苦的勉强活下来，综合要娱乐要表现的两种意识，与性本能结合为一，所以说，写作是一种永生愿望。试从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不朽文学作家遗留下的作品加以检查，就可明白《离骚》或《史记》，杜工部④诗或曹雪芹小说，这些作品的产生，情形大都相去不远。我们若透过这些作品的表面形式，从更深处加以注意，便自然会理解作者那点为人生而痛苦的情形。这痛苦可说是惟有写作，方能消除。写作成后，愿望已足，这人不久也就精尽力疲，肉体方面生命之火已告熄灭，人便死了，人虽死去，然而作品永生，却无多大问题。

这个“永生”，我指的不是读者数量上问题，因为一个伟大作家的经验和梦想，既已超越世俗甚远，经验和梦想所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与普通人所谓“天堂”和“地狱”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间”，虽代表“人间”，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读者对于这种作品的欣赏，决不会有许多人。

世界上伟大作品能在人的社会中长久存在，且在各种崇拜，赞美，研究，爱好，以及其他动人方式中存在，其实也便是一种悲剧。正如《红楼梦》题词所载：

“满纸荒唐言，一把酸辛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⑤？”

从作品了解作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一个诚实的作者若需要读者，需要的或许倒是那种少数解味的读者。作者感情观念的永生，便靠的是那在各个时代中少数读者的存在，实证那个永生的可能的梦。对于在商业习惯与流行风气下所能获得的多数读者，有心疏忽或不大关心，都势不可免。

另外还有一种作家，写作动力也可说是为痛苦，为寂寞，要娱乐，要表现。但情绪生活相当稳定，对文学写作看法只把它当作一种中和情感的方式。平时用于应世的聪明才智，到写作时即变成取悦读者的关心，以及作品文字风格的注意。作品思想形式自然能追随风气，容易为比较多数读者接受。因此一来，作品在社会上有时也会被称为“伟大”，只因为它在流行时产生功利作用相当大。这种作家在数量上必相当多，作品分布必比较广，也能产生好影响，即使多数读者知稍稍向上。也能产生不好影响，即使作者容易摹仿，成为一时风气，限制各方面有独创性的发展。文学史上遗留下最多的篇章，便是这种作家的作品。

另外又还有一种作家，可称为“新时代”产物。这种作家或受了点普通教育，为人小有才技，或办党从政，出路不佳，本不适宜于与文字为缘，又并无什么被压抑情感愿望迫切需要表现，只因为明白近二十年有了个文学运动，在习惯

上文学作家又有了个特殊地位，一个人若能揣摩风气，选定一种流行题目，抄抄撮撮，从事写作，就可很容易的满足那种动物基本欲望。于是这种人就来作文学运动，来充作家。写作心理状态，完全如科举时代的应制⑥，毫无个人的热诚和兴趣在内。然而一个作家既兼具思想领导者与杂耍技艺人两种身分，作品又被商人看成商品，政客承认为政治场面点缀品，从事于此的数量之多，可以想象得出。人数既多，龙蛇不一，当然也会偶然有些像样作品产生，不过大多数实无可望。然而要说到"热闹"或"成功"时，这些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比上述两种作家的作品还容易热闹成功的。只是一个人生命若没有深度，思想上无深度可言，虽能捉住题目，应制似的产生作品，因缘时会，作伪售巧，一时之间得到多数读者，这种人的成就，是会受时间来清算，不可免要随生随灭的。

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与通常所谓"学问"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所以一个文学博士或一个文学教授，不仅不能产生什么好文学作品，且未必即能欣赏好文学作品。普通大学教育虽有个习文学的文学系，亦无助于好作品的读者增多或了解加深。不良作品在任何时代都特别流行，正反映一种事实，即社会上有种种原因，养成多数人生下来莫名其妙，活下来实无所谓，上帝虽俨然给了他一个脑子，许他来单独使用这个脑子有所思索，总似乎不必要，不习惯。这种人在学校也热诚的读莎士比亚或曹子建诗，可是在另外一时，却用更大热诚去看报纸上刊载的美人蟹和三脚蟾。提到这一点时，我们实应

当对人生感到悲悯。因为这也正是“人生”。这不思不想的动物性，是本来的。普通大学教育虽在四年中排定了五十门课目，要他们一一习读，可并无能力把这点动物性完全去掉。不过作者既有感于生命重造的宏愿和坚信，来有所写作，读者自然也有想从作品中看出一点什么更深邃的东西，来从事阅读。这种读者一定明白人之所以为人，为的是脑子发达已超过了普通动物甚远，它已能单独构思，从食与性两种基本愿望以外玩味人生，理解人生。他生活下来一种享受，即是这种玩味人生，理解人生。或思索生命什么是更深的意义，或追究生命存在是否还可能产生一点意义。如此或如彼，于是人方渐渐远离动物的单纯，或用推理归纳方式，或单凭梦幻想象，创造出若干抽象原则和意义。我们一代复一代便生存在这种种原则意义中，或因这种种原则意义产生的“现象”中。罗素称人与动物不同处，为有“远虑”，这自然指的是人类这种精神向上部分而言。事实上多数人与别的动物不同处，或许就不过是生活在因思索产生的许多观念和工具中罢了。近百年来这种观念和工具发达不能一致，属于物质的工具日有变迁，属于精神的观念容易凝固，因此发生种种的冲突，也就发生各式各样的悲剧。这冲突的悲剧中最大的一种，即每个民族都知道学习理解自然，征服自然，运用自然，即可得到进步，增加幸福。这求进步幸福的工具，虽日益新奇，但涉及人与人的问题时，思想观念就依然不能把战争除外，而且居然还把战争当作竞争生存唯一手段。在共同生活方面，集群的盲目屠杀，因工具便利且越来越猛烈。一个文学作家如果同时必然还是一个思想家，他一定就会在这种现象上看出更深的意义。若明白战争的远因实出于“工具进步”与

“观念凝固”的不能两相调整，就必然会相信人类还可望在抽象观念上建设一种新原则，使进步与幸福在明日还可望从屠杀方式外获得。他不会否认也不反对当前的战争，说不定还是特别鼓吹持久战争的一分子，可是他也许在作品中，却说明白了这战争的意义，给人类一种较高教育！一个特殊的读者，他是乐意而且盼望从什么人作品中，领受这种人生教育的。

若把这种特殊读者除外不计，试将普通读者来分一分类时，大致也有不同的三种：一是个人多闻强记，读的书相当渊博，自有别的专业，惟已养成习惯，以阅读文学作品来耗费剩余生命的。这种人能有兴趣来阅读现代小说的，当然并不怎么多。二是受了点普通教育，或尚在学校读书，或已服务社会，生来本无所谓，也有点剩余生命要耗费，照流行习惯来读书的。既照流行习惯读书，必不可免受流行风气趣味控制，对于一个作品无辨别能力，也不需要这种能力。这种读者因普通教育发达，比例上必占了一个次多数。三是正在中学或大学读书，年纪青，幻想多（尤其是政治幻想与男女幻想特别多），因小说总不外革命恋爱两件事，于是接受一个新的文学观，以为文学作品可以教育他，需要文学作品教育他（事实上倒是文学作品可以娱乐他满足他青年期某种不安定情绪），这种读者情感富余而兴趣实在不高，然而在数量上倒顶多。若以当前读者年龄来分类，年纪过了三十五，还带着研究兴趣或欣赏热诚的读者，实在并不多。年纪过了二十五，在习惯上把文学作品当成教育兼娱乐的工具来阅读的，数目还是不甚多。唯有年龄自十五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把新文学作家看成思想家，社会改革者，艺员明星，三种人格的

混合物，充满热诚和兴趣，来与新作品对面的，实在是个最多数。这种多数读者的好处，是能够接受一切作品，消化一切作品。坏处是因年龄限制，照例不可免在市侩与小政客相互控制的文学运动情形中，兴趣易集中于虽流行却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

若讨论到近二十年新文学运动的过去以及将来发展时，我们还值得把这部分读者看得重要一些。因为他们其实都在有形无形帮助近二十年新出版业的发达，使它成为社会改革工具之一种，同时还支持了作家在社会上那个特殊地位。作家在这个地位上，很容易接受多数青年的敬重和爱慕，也可以升官发财，也可以犯罪致死，一切全看这个人使用工具的方法态度而定。所以如从一个文学运动理论家观点看来，好作家有意抛弃这个多数读者，对读者可说是一种损失，对作家也同样是一种损失。这种读者少不了新文学作品，新文学作品也少不了他们。一个好作品在他们生活中以及此后生命发展中，如用的得法，所能引起巨大的作用，显然比起别的方面工具来，实在大得多大得多。然而怎么一来，方可望使这种作家对于这种多数读者多有一分关心？这种读者且能提高他的欣赏兴趣，从大作品接受那种较深刻的观念？在目前，文学运动理论家，似乎还无什么确定有力的意见提出。尤其是想调和功利思想与美丽印象于一个目的，理论不是支离破碎，就是大而无当，难望有如何效果。

我们也可以那么说，关于有意教育对象而写作这件事，期之于第一种作家，势无可望。至于第二种作家呢，希望倒比较多。至于第三种作家呢，我们却已觉得他们似乎过分关心读者，许多本来还有点成就的作者，都因此毁了。我们只

能用善意盼望他们肯在作品上多努点力，把工作看得庄严一点，弄出一些成绩。怕的是他们只顾教育他人，忘了教育自己，末了还是用官派作家或委员董事资格和读者对面，个人虽俨然得到了许多读者，文学运动倒把这一群读者失去了。

一面是少数始终对读者不能发生如何兴趣，一面是多数照老办法以争夺群众为目的；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实触着了一个明日文学运动的问题。我们若相信这件事还可以容许一个作家对于理论者表示一点意见，留下一些希望，应当从某一方面来注意？个人以为理论家先得承认对第一种作家，主张领导奖励是末节小事，实不必需。这种作家需要的是“自由”，政治上负责人莫过分好事来管制它，更莫在想运用它失败以后就存心摧残它，只要能用较大的宽容听其自由发展，就很好了。至于第三种作家呢，如政治上要装幌子，以为既奖励就可领导，他们也乐于如此“官民合作”，那就听他们去热闹好了。这些人有时虽缺少一点诚实，善于诗张为幻，捧场凑趣，因此在社会也一时仿佛有很大影响。不过比起社会上别的事情来，决不会有更了不得的恶影响的。这些人的作品虽无永久性，一时之间流行亦未尝不可给当前社会问题增加一种忍受能力与选择能力。但有一点得想办法，即对于第二种不好不坏可好可坏的作家，如何来提出一种客观而切实意见，鼓励他们意识向上，把写作对于人类可能的贡献，重新有一个看法。在他们工作上，建立起比“应付目前”还稍微崇高一些的理想。理论者的成就如何，我们从他个人气质上大约也可以决定：凡带政客或文学教授口吻的，理论虽好像具体，其实却极不切题，恐无何等成就。具哲学与诗人情绪的，意见虽有时不免抽象凿空，却可望有较新较深影响。

这问题与我题目似乎相去一间，说下去恐与本题将离远了。所以即此为止。

一个作家对于文学运动的看法，或不免以为除了文学作品本身成就，可以使作品社会意义提高，并刺激其他优秀作品产生，单纯的理论实在作不了什么事。但他不一定轻视具有诚实良好见解的理论，这一点应当弄明白。目下有一件事实，即理论者多数是读书多，见事少，提出来的问题，譬如说“小说”这么一个问题吧，问题由一个有经验的作家看来，就总觉得他说的多不大接头。所以关于这类意见，说不定一个作家可能尽的力，有时反而比理论者多。

八月三日在联合大学师院国文学会讲稿。

本篇发表于1940年8月15日《战国策》第10期。署名沈从文。

①《世说新语》　笔记小说，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

②《霍小玉传》　唐传奇篇名，唐蒋昉作。　《李娃传》　唐传奇篇名，唐白行简作。

③《虬髯客传》　唐传奇篇名，唐末五代人杜光庭作。　《柳毅传》　唐传奇篇名，唐李朝威作。

④《离骚》　《楚辞》篇名，战国楚屈原作。　《史记》　记传体史书，西汉司马迁著。　杜工部　即杜甫。因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有此称。

⑤原文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引文略有误。

⑥应制　奉皇帝命而写作。

文运的重建

从民八起始，近二十年中国变化太大了。向这个二十年短短历史追究变化的原因，我们必承认五四实在是中国大转变一个枢纽，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理性方能抬头，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与否认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文学革命把这种精神与愿望加以表现，由于真诚，引起了普遍影响，方有五卅，方有三一八，方有北伐，方有统一，方有抗战。可是我们若从另外一个观点看看文运本身，就会觉得它虽推动发展了这个社会的变，却同时也不由自主，遭受了这易变社会的摧残，越来越失去原有意义。比较起来社会固有了进步，文运实已堕落了。

堕落的原因，一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而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从表面看，是大大发展，事实说来，它必然受损害。一为民十八以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

为一。从表面看,越有前途,事实说来,只会更糟。因此从民十五以后,虽很产生了不少在商业上成功的作品,民十八以后,到民廿六为止,却并不曾产生过多少对国家有建设性的大作品。“普罗文学”和“民族文学”①两个名辞,是近十年人所习闻的名辞,可并无什么作品附于这两个政治意识名词下得到成功。好作品虽有一些,这些作品照例是在两个名词势力范围以外产生的。

文运与上海商场和各地官场有了因缘,作家忽然多起来了,书店多起来了,社团多起来了,争夺也多起来了。一切都好像在发展,在膨胀,只是那点五四运动,却在慢慢的萎缩,从作者与读者两方面萎缩,末后只剩余一个零。

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言,即大无畏的高谈革命之外,还用天真和勇敢的热情去尝试。幼稚,无妨,受攻袭,也无妨,失败,更不在乎。大家真有信心,鼓励他们信心的是求真,毫无个人功利思想夹杂其间。要出路要的是真理抬头,要解放,要的是将社会的愚与迷去掉!改革的对象虽抽象,实具体。热情为物是具有传染性的,领导的既由大学师生,所以对学生分子影响特别大。这影响直接虽限于学校,间接实普及全中国。文运支持者一离开了学校,便渐渐离开了真诚,离开了热情,变成为世故,为阿谀。由于商业性与政治性,举凡能引起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的“问题”多,“作品”少。作者的创造力,有一半得迎合商人,另一半得傅会政策,尤其重要的是一与学校离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到民十六以后,就只好放弃了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进取精神,把师生精力向音韵训诂小学考据方面去发展。这结果在学术上当然占了

一个位置，即"老古董"位置。五四主持者与美育代宗教的提倡者蔡老先生，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科学方面一切都学新，历史语言只向越旧越古一方面跑，近代文学美术连一个小小位置都没有。这么一来，到民国二十八年，国内许多著名大学，浙江、中山、武大等校，做国文不许用语体文，并不出奇，实在十分自然！文运与大学一脱离，就与教育脱离，萎靡、堕落、无生气，都是应有的结果。学校一与文运分离，也不免难得保守、退化、无生气、无朝气。

文运经过"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分割后，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完全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油滑与狡诈习气。信仰真理爱护真理的五四精神，一变而为发财升官的功利思想；与商人合作或合股，用一个"听候调遣"的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发财。为某种政策帮忙凑趣，用一个阿谀逢迎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做官。发财做官的功利思想既变成作家创作活力，表面上尽管十分热闹，事实上已无文运可言。商人官家不仅成为文运发扬者，保护者，同时且是支配者，统治者。作家成名的便成"御用物"，新起的便求为"御用物"，照流行语说来，这种情形名为"有思想"。不能随波逐流的，就名为"无思想"。更可怕的现象，是商人官家见猎心喜，不甘寂寞。或受小伙计怂恿，齐来从事写作。这种作品本不像个东西，但因种种便利，分布推销，得到各方面捧场，作品于是成为一时标准。个人成功恰好糟蹋了整个文运。其中自爱自重的，看看这玩意儿越来越不成事，于是同政治方面有心人具同一情绪，"放手吧，还是让二三子来玩，来热闹活动吧，"不合作，大家搁笔。有希望的作家不肯哺糟啜醨而搁笔，第三流或根本上不是个作家也不能写出什么像样作品

的,倒因缘时会,成为文坛中活跃人物。

文运与教育离开,反与官场携手,所以在文抗会我们看到陈铭枢、冯玉祥[②]二先生出席的纪录,许多大学国文系却反而不许作白话文,也从不教白话文,把这两件事相互对照,文运的现状和前途看来,不免令人苦笑。这现象不仅仅可笑,实在可悲!可是我们当前一大堆理论家,谁曾注意到这个可笑现象,谁敢来说起这个可悲现象?

所以纪念五四,我们倒值得知道知道这个过去当前的情形。这么拖下去是不成的,绝对不成的!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我们必需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使作者从"商场"与"官场"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作品不当作商品与官场的点缀品,所谓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方有机会表现。而且这种作品中所浸透的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的批评精神,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在学校圈里或在社会各方面的作家,若知道五四初期文运的建设性,以及对于中国社会解放改造有过多大贡献,就决不会再自轻自弃,将那点本来可以独立发展的精神,变成为商人与官僚政客的附属物。我们要读者,也得明白读者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应当把文运同"教育""学术"联系在一处,不能分开,争取应有的自由与应有的尊重,希望它在明日有个更大的发展!对于这问题成名的作家不用说,还有更年青的准备从事这个工作十年二十年的,似乎不能不多想一想,来决定他的方向,怀疑否认的精神,修正改进的愿望,在文运上得好好保留它,使用它。天真和勇敢,尤其是不能缺少。五四已有

了二十年历史，我们还需要再来个二十年继续努力！

廿九年五月一日。

本篇发表于1940年5月4日昆明《中央日报》。署名沈从文。

① 普罗文学　即无产阶级文学。　民族文学　指民族主义文学。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倡导的一种文学运动。

② 陈铭枢、冯玉祥　两人均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战时期，冯玉祥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潜　　渊

(第二节)

——油在水面，就失去了粘腻性质，转成一片虹彩，美丽悦目。人的意象，有时也可以敷布于时间上，作成虹彩共有七色，且多变化，可以感觉，不易捉摸。

……一月已开始。雨季已成过去，阳光甚好。气候温暖如春天。然而景物清流。想在散步处地面发现一二种小小虫蚁，具有某种不同意志，表现到它本身奇怪造形上，斑驳色彩上。搜索甚久，毫无结果。人倒很多。到处可以碰头。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俨然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部各种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在这种人群中散步，我总不免要胡思乱想，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些人都多有一点生存兴趣哭起来笑起来？似乎需要一个“神”，一种“神话”。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本地菩萨虽多，都是铜铸的，实缺少神性。作法又不新不旧，毫无美感。也许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家，文学作家，来创造神与神话。天云少变化，地面少虫蚁，人的幻想难展开，神与神话产生亦不容易。

似乎还有□三有心人，想用钢铁作材料，排比堆积，建筑若干美丽观念，从此观念上产生一点“信心”。好好的活与更好的活的信心。（在某一意义上说，这个信心又应当名为“野心”。）中国人好像又都需要它。

静中如闻呼唤声。读沙宁一章。心甚跌宕，俨若对生存无所自主，但思依傍一物，方能免于人渊陷泥。然当前所依傍的本身，也就正像一个往“不可知”深渊中陷溺之物体。虽荇藻纠缠下沉极缓，明明白白，生命却在下沉中。渊深无底，不易着脚。下陷越深，压力越大，因此视听诸官觉，逐渐失去灵明敏锐感□门终于胡涂，与木石同（人各被称为“信天翁”的，幸福处就在一切自然限制，从不引起他的恐惧。生命欲望，从不归纳成为一个目的）。

然人到明知明天此种不可免情形时，转觉镇静。水中荇藻鱼鳖，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即小“水猛子”虫，在水草间弹来弹去的虾米，如何活动，如何生长，如何发展，又如何新陈代谢，总之无不为个印象。所见既多，转觉人生可悯。庄周两千年前用文字建设一种“明智”与“解脱”观念，就正是因为生命粘住在“事实”上，生悲悯心，强为诠释，用以自慰罢了。

晚月已上，清光照大地，如敷银灰。树木房屋，无不各具一种奇异光影，带有魔性和神性。在月下排组过去当前人事，俨然从此即可见出一个“未来”。从人家暗下走过时，正见一片月光上窗，从容而自在，如万千年前即已如此，一切俱不足惊讶。自视这颗心，为一切人生景象狂跳了三十六年，直到如今还依然在一切问题上一切现象上感动到不可想象。

生存即永远如在风雨中。所谓“乡下人”，特点或弱点也正在此。见事少，反应强。孩心与稚气与沉默自然对面时，如从自然领受许多无言的教训，调整到生命，不知不觉化成自然一部分。若在人事光影中辗转，即永远迷路，不辨东西南北，轻重得失。既不相信具有导路碑意义的一切典籍，也很惑疑活人所以活下来应付生存的种种观念与意见，俨若百货店窗边望望，十字街口站站，到城市十五年即成过去，目的与理想都是孩心与稚气向天上的花云与地面的水潦想象建筑起来的一□不切实际□□□□特点，也形成□□弱点。

黄昏微风动草，远处人家房瓦上有一面旗帜翻飞。日光普照百物，无物不□有温暖感觉。湖水虽若异常清冷，惟鱼类似即仅因光明，就显得活泼好动。日落后，见浅白天空中忽现一星，光弱而美，令人起奇异幻觉。如七月天在草原上一株孤树下仰天躺卧外，与一条曲虹相对时情景。似宗教情绪与情想意识合而为一，引起轻微骚乱，骚乱中交织悦乐与惆怅，两者如此分明可如此模糊。我见到的是一种什么事物？我感到的又是一种什么人生？这一切如何空虚，又如何具体！

试摘采路旁一小小红花，另外一时温习此“当前”光景时，或可用它作记忆之舟楫。但这小花一到手中就谢落了。水塘中苇子，向天直矗如枪，拔颖如旌旗，带银光有毛长穗在轻风中微微摇荡，甚美丽动人，与抽象心情相称，不可攀折。

天阴有云，不见阳光。默坐窗前，睇视窗上紫纱如一个摇网，（似动实静）兜来兜去，网住了我一切幻想，无从挣

扎。试想凭一种莫扎克乐曲中或可得到救助，将生命从得失哀乐中拉开上升。上升到一个超越利害，是非，爱怨境界中，惟与某种造形所赋“意象”同在并存。一切静寂只有一组声音在动，表现生命纯粹。然而势不可能。音乐在过去虽能使无分量无体积的心智或灵魂受浣濯后，转成明莹光洁，在当前实在毫无意义。

本篇发表于1940年2月17日昆明《中央日报·平明》第172期。署名上官碧。是作者以《潜渊》为篇名的作品之一，与1941年8月编入《烛虚》内“第一辑”的《潜渊》不同。

据《中央日报·平明》编入。

七色魇集

七色魇集

QISEYANJI

1949年初，作者曾以《七色魇集》为书名，编成一作品集，未曾付印。其中包括《水云》及作者以"魇"为题的6篇作品，即《绿魇》、《黑魇》、《白魇》、《赤魇》、《青色魇》与《橙魇》等。由于《赤魇》与《橙魇》分别为中篇小说《雪晴》与《凤子》之一章，故收入《雪晴》与《凤子》集。本集仅留《水云》及另4篇以"魇"为题的作品，仍以"七色魇集"为集名。

水　　云

第　一　节

青岛的五月，是个稀奇古怪的时节。自二月起从海上吹来的季候风，饱吹了一季，忽然一息后，阳光热力到达了地面，天气即刻暖和起来。山脚树林深处，便开始有啄木鸟的踪迹和黄鸟的鸣声。公园中分区栽种梅花、桃花、玉兰、郁李、棠棣、海棠和樱花，正像约好日子，都一齐开放了花朵。到处各聚集了些游人，穿起初上身的称身春服，携带酒食和糖果，坐在花木下的草地上赏花取乐。就中还有些从南北大都市官场或商场抽空走出，坐了路局的特别列车，来看樱花作短期旅行的，从外表上一望也可明白。这些人为表示当前被自然解放后的从容和快乐，多仰卧在软草地上，用手枕着头，给天上云影压枝繁花弄得发迷，口中还轻轻吹嘘嘐哨，学林中鸣禽唤春。女人多站在草地上和花树前，忙着帮孩子们照相，不受羁勒的孩子们，却在花树间各处乱跑。

就在这种阳春烟景中，我偶然看到一本小书，书上有那

么一段话——“地上一切花叶都从阳光摄取生命的芳馥，人在自然秩序中，也只是一种生物，还待从阳光中取得营养和教育。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生命也不能在风光中静止，值得留心！”俨若有会于心，因此常常欢喜孤独伶俜的我，带了几个硬绿苹果，带了两本书，向阳光较多无人注意的海边走去。照习惯我实对准日出方向，沿海岸往东走。夸父追日①我却迎赶日头，不担心半道会渴死。我的目的正是让不能静止的生命，从风光中找寻那个不能静止的美。我得寻觅，得发现，得受它的影响或征服，从忘我中重新得到我，证实我。走过了惠泉浴场，走过了炮台，走过了建筑在海湾石岨上俄国什么公爵用黄麻石堆就的堡垒形大房子，一片待开辟的荒地，……一直到太平角凸出海中那个黛色大石堆上，方不再向前进。这个地方前面已是一片碧绿大海，远远可看见多蛇水灵山岛的灰色圆影，和海上船只驶过时在浅紫色天末留下那一缕淡烟。我身背后是一片马尾松林，好像一个一个翠绿扫帚，倒转竖起扫拂天云。矮矮的疏疏的马尾松下，到处有一丛丛淡蓝色和黄白间杂野花正任意开放，花丛里还常常可看到一对对小而伶俐麻褐色野兔，神气天真烂漫，在那里追逐游戏。这地方原有一部分已划作新住宅区，还无一座房子，游人又极稀少，本来应该算是这些小小生物的特别区。所以当它们与陌生人互相发现时，必不免抱有三分好奇，眼珠子骨碌碌的对人望定。望了好一会，似乎从神情间看出了点危险，或猜想到“人”是什么，方憬然惊悟，猛回头于草树间奔窜。逃走时恰恰如一个毛团弹子一样迅速，也如一个弹子那么忽然触着树身而转折，更换一个方向继续奔窜。这聪敏活泼小生物，终于在绿色马尾松和杂花乱草间消失了。我于是好像

有点抱歉，来估想它受惊以后跑回窝中的情形。它们照例是用山道间埋在地下的引水陶筩作窝的，因为里面四通八达，合乎传说上的三窟意义。逃进去后，必互相挤得紧紧的，为求安全准备第二次逃奔。（因为有时很可能是被一匹顽皮的小狗所追逐，这小狗却用一种好奇好事心情，徘徊在水道口。）过一会儿心定了些，才小心谨慎从水道口露出那两个毛茸茸的耳朵和光头，听听远近风声，明白天下太平后，才重新出到草丛树根间来游戏。

我坐的地方八尺以外，便是一道陡峻的悬崖，向下直插深入海中，若想自杀，只要稍稍用力向前一跃，就可堕崖而下，掉进海水里喂鱼吃。海水有时平静不波，如一片光滑的玻璃，在阳光下时时刻刻变换颜色。有时又可看到两三丈高的大浪头，戴着绉折的白帽子，排列成行成队，直向岩石下扑撞，结果这浪头即变成一片银白色的水沫，一阵带咸味的雾雨。我一面让和暖阳光烘炙肩背手足，取得生命所需要的热力，一面即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我虽寂寞却并不悲伤。因为从默会遐想中，体会到生命中所孕育的智慧和力量。心脏跳跃节奏中，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而充满青春狂想的音乐。

“名誉、金钱，或爱情，什么都没有，那不算什么。我有一颗能为一切现世光影而跳跃的心，就很够了。这颗心不仅能够梦想一切，还可以完全实现它。一切花草既都能从阳光下得到生机，各自于阳春烟景中芳菲一时，我的生命也待发展，待开放，必然有惊人的美丽与芳香！”

我仰卧时那么打量，一起身有另外一种回答出自中心深处。这正是想象碰着边际时所引起的一种回音。回音中杂有一点世故，一点冷嘲，一种受社会长期挫折蹂躏过的记号。

“一个人心情骄傲，性格孤僻，未必就能够作战士！应当时时刻刻记住，得谨慎小心，你到的原是个深海边。身体从不至于掉进海里去，一颗心若掉到梦想荒唐幻异境界中去，也相当危险，挣扎出时并不容易！”

这点世故对于当时环境中的我当然不需要，因此重新躺下去。俨若表示业已心甘情愿受我选定的生活选定的人事所征服。我正等待这种征服。

“为什么要挣扎？倘若那正是我要到的去处，用不着使力挣扎的。我一定放弃任何抵抗愿望，一直向下沉。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这种思想算是什么？不过是少年时男女欲望受压抑，中年时权势欲望受打击，老年时体力活动受限制，因之用这个来弥补自己并向人们复仇的人病态的行为罢了。这种人照例先是显得极端别扭表示深刻，到后又显得极端和平表示纯粹，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这种人从来就是不健康的，那能够希望有个健康人生观。一般社会把这种人叫作思想家，只因为一般人都不习惯思想，不惯检讨思想家的思想。一般人都乐意用校

医室的磅秤称身体和灵魂。更省事是只称一次。”

“好。你不妨试试看，能不能用你自己那个尺和秤，来到这个广大繁复的人间，量度此后人我的关系。”

“你难道不相信吗?”

“人应当自己有自信，不必担心别人不相信。一个人常常因为对自己缺少自信，总要从别人相信中得到证明。政治上纠纠纷纷，以及在这种纠纷中的广大牺牲，使百万人在面前流血，流血的意义，真正说来，也不过就为的是可增加某种少数人自己那点自信！在普通人事关系上，因有人自信不过，又无从用牺牲他人得到证明，所以一失了恋就自杀的。这种人做了一件其蠢无以复加的行为，还以为是追求生命最高的意义，而且得到了它。”

“我是如你所谓灵魂上的骄傲，也要始终保留那点自信的!”

“那自然极好。因为凡真有自信的人，不问他的自信是从官能健康或观念顽固而来，都可望能够赢得他人相信的。不过你要注意，风不常向一定方向吹。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决定后天的命运。”

“我自信能得到我所要的，也能拒绝我不要的。”

“这只限于选购牙刷一类小事情。另外一件小事情，就会发现势不可能。至于在人事上，你不能有意得到那个偶然的凑巧，也无从拒绝那个附于情感上的弱点，由偶然凑巧而作成的碰头。”

辩论到这个时候，仿佛自尊心起始受了点损害，躺卧向

天那个我，于是沉默了，坐着望海那个我，因此也沉默了。

试看看面前的大海，海水明蓝而静寂，温厚而蕴藉。虽明知中途必有若干岛屿，可作候鸟迁移时的栖息，鸟类一代接续一代而从不把它的位置记错。且一直向前，终可达到一个绿蕪照眼的彼岸，有一切活泼自由生命存在。但缺少航海经验的人，是无从用想象去证实的。这也正与一个人的生命相似，未来一切无从由他人经验取证，亦无从由书本取证。再试抬头看看天空云影，并温习另外一时同样天空的云影，我便俨若重新有会于心。因为海上的云彩实在华丽异常。有时五色相渲，千变万化，天空如张开一铺活动锦毯。有时又素净纯洁，天空但见一片明莹绿玉，别无它物。这地方一年中有大半年天空中竟完全是一幅神奇的图画，充满青春的嘘息，煽起人狂想和梦想，看来令人起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情欲感。海市蜃楼就在这种天空中显现，它虽不常在人眼底，却永远在人心中。秦皇汉武的事业，同样结束在一个长生不死青春常驻的梦境里，不是毫无道理的。然而这应当是偶然和情感乘除，此外是不是还有点别的什么？

我不羡慕神仙，因为我是个从乡下来的凡人。我偶然厌倦了军队中平板生活，撞入都市，因之便来到一个大学教书。在实生活中我还不曾受过任何女人关心，也不曾怎样关心过别的女人。我在缓缓移动云影下，做了些青年人所能做的梦，我明白我这颗心在情分取予得失上，受得住人的冷淡糟蹋，也载得起从人取来的忘我狂欢。我试从新询问我自己：

“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记忆中永远忘不了？世界上应当有那么一个人。”

“怎么这样谦虚得小气？这种人并不止一个，行将就要陆

续侵入你的生命中，各自保有一点虽脆弱实顽固的势力。这些人名字都叫做‘偶然’。名字虽有点俗气，但你并不讨厌它，因这它比虹和星还无固定性，还无再现性。它过身，留下一点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它消失，当真就消失了。除留在你心上那个痕迹，说不定从此就永远消失了。这消失也不使人悲观，为的是它曾经活在你或他人心上过。凡曾经一度在你心上活过来的，当你的心还能跳跃时，另外那一个人生命也就依然有他本来的光彩，并未消失。那些偶然的颦笑，明亮的眼目，纤秀的手足，有式样的颈肩，谦退的性格，以及常常附于美丽自觉而来的彼此轻微妒嫉，既侵入你的生命，也即反应在你人格中，文字中，并未消失。世界虽如此广大，这个人的心和那个人的心却容易撞触。况且人间到处是偶然。”

“我是不是也能够在另外一个生命中同样保留一种势力？”

“这应当看你的情感。”

“难道我和人对于自己，都不能照一种预定计划去作一点安排？”

“唉，得了。什么叫做计划？你意思是不是说那个理性可以为你决定一件事情，而这事情又恰恰是上帝从不曾交把任何一个人的？你试想想看：能不能决定三点钟以后，从海边回到你那个住处去，半路上会有些什么事情等待你？这些事影响到一年两年后的生活，又可能有多大？若这一点你猜测失败了，那其他的事情，显然就超过你智力和能力以外更远了。这种测验对于你也不是件坏事情，因为可让你明白偶然和情感将来在你生命中的种种势力，说不定还可以增加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和饮浊含清的适应力——也就是新的

道家思想，在某一点某一事上，你得保留一种信天委命的达观，方不至于……”

我于是靠在一株马尾松旁边，一面随手采摘那些杂色不知名野花，一面试去想象下午回住处时半路上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我知道自然会有些事情。

第 二 节

到下午四点钟左右，我预备回家了。在惠泉浴场潮水退落后的海滩沙地上，看见一把被海水漂成白色和粉红色的小螺蚌，散乱的在地面返漾着珍珠光泽。从螺蚌形色可推测得出这是一个细心人的成绩。我猜想这也许是个小女孩子作的事情，随同家人到海滩上来游玩，用两只小而美丽的手，精心细意把它从砂砾中选出，玩过一阵以后，手中有一点湿汗，怪不受用，又还舍不得抛弃，恰好见家中人在前面休息处从藤提篮里取出苹果，得到理由要把手弄干净一点，就将它塞在随身保姆肥暖暖的掌心里，不再关心这个东西了。保姆把这些螺蚌残骸捏在大手里一会儿，又为另外一个原因，把它随意丢在这里了。因为湿地上一列极长的足印，就中有个是小女孩留下的，我为追踪这个足印，方发现了它。这足印到此为止，随后即斜斜的向可供休息的一个大磐石走去，步法已较宽，可知是跑去的。并且石头上还有些苹果香蕉皮屑。我于是把那些美丽螺蚌一一捡拾到手中，因为这些过去生命，实保留了些别的生命的美丽愿望，活在我当时的想象中，且可能活在我明日的命运中。

再走过去一点，我又追踪另外两个脚迹走去，从形式大

小上可看出这是一对青年伴侣留下的。到一个最适宜于看海上风帆的地点，两个脚迹稍深了点，乱了点，似乎曾经停留了一会儿。从男人手杖尖端划在砂上的几条无意义的曲线，和一些三角形与圆圈，和一小个装相片的黄纸盒，推测得出这对年青侣伴，很可能是到了这里，恰好看见海上一片三角形白帆驶过，因为欣赏景致停顿了一会儿，还照了个相。照相的大致是女人，手杖在砂上画的曲线和其他，就代表男子闲适与等待中的厌烦。又可知是一对外来游人，照规矩本地人不会在这个地方照相的。

再走过去一点。近海滩尽头时，我碰到一个趁退潮敲拾牡蛎的穷女孩，竹篮中装了一些牡蛎和一把鲜明照眼的黄花，给我印象特别好。

于是我回转到住处，上楼梯时照样轧轧的响，响声中就可知并无什么意外事发生。从一个同事半开房门间，可看到墙壁上那张有香烟广告的美人画，另外一个同事窗台上，还依然有个鱼肝油空瓶。一切都照样，尤其是楼下厨房中大师傅，在调羹和味时有意将那些碗盏碰撞出的声音，以及那点从楼口上溢的菜蔬扑鼻香味，更增加凡事照常的感觉。我不免对于在海边那个宿命论与不可知论的我，觉得有点相信不过。其时尚未黄昏，住处小院子中十分清寂，远在三里外的海上细浪啮岸声音，也听得很清楚。院子内花坛中一大丛真珠梅，脆弱枝条上繁花如雪。我独自在院中划有方格的水泥道上来回散步，一面走，一面思索些抽象问题，恰恰如歌德传记中说他二十多岁时在一个钟楼上看村景心情，身边手边除了本诗集什么都没有，可是世界俨然为他而存在。用一颗心去为一切光色声音气味而跳跃，比用两条强壮手臂对于一

个女人所能作的还更多。可是多多少少却有一点儿难受。好像在有所等待，可不知要来的是什么。

远远的忽然听到一阵女人清朗笑语声，抬头看看，就发现开满攀枝蔷薇短墙外，拉斜下去的山路旁，那一片加拿大的白杨林边，正有个年事极轻身材秀美的女子，穿着件式样称身的黄绸袍子，走过草坪去追赶一个女伴。另外一处却有个“上海人”模样穿旅行装的二号胖子，携带两个孩子，在招呼他们。我心想，怕是什么银行中人来看樱花吧。这些人照例住“第一宾馆”的头等房间。上馆子时必叫“甲鲫鱼”，还要到炮台边去照几个相，一切行为都反应他钱袋的饱满和兴趣的通俗。女的很可能因为从“上海”来的，衣服虽极时髦，头脑却很空洞，除了从电影上追求摹仿女角的头发式样，算是生命中至高的悦乐，此外竟毫无所知。然而这究竟是个美丽生物，那个发育完美的青春肉体，大六月天展览到用碧绿海水作背景的沙滩阳光下时，实在并不使人眼目厌嫌！

过不久，同住的几个专家学者陆续从学校回来了。于是照例开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坐满了一桌子。再加上一位陌生女客，一个受过北平高等学校教育上海高等时髦教育的女人。照表面看，这个女人可说是完美无疵，大学教授理想的太太，照言谈看，这个女人并且对于文学艺术竟像是无不当行，若仅仅放在“太太客厅”中，还不免有点委屈，真是兼有了浪子官能上帝与君子灵魂上帝的长处的一种杰作。不凑巧平时吃保肾丸的教授乙，饭后拿了个手卷人物画来欣赏时，这个漂亮女客却特别注意画上的人物数目，反复数了三次。这一来，我就明白女客外表虽很好，精神上还是大观园拿花荷包的人物了。这点发现原本在情理中，实对于我像是种小

小嘲弄。因为我这个乡下人总以为一个美观的肉体，应当收容一个透明的灵魂。

到了晚上，我想起“偶然”和“情感”两个名词，不免重新有点不平，好像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外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居然战败了，虽战败还不服输，所以总得想方法来证实一下。当时唯一可证实我是能够有理想，照理想活下去的事，即是用手上一支笔写写什么。先是为一个远在南方千里外女孩子写了些信，预备把白天海滩上无意中拾得螺蚌附在信里寄去。因为叙述这些螺蚌的来源，我便将海上光景仔细描绘一番。信写成后，使我不免难过起来，心俨然沉到一种绝望的泥潭里了。因为这种信照例是无下落的。且仿佛写得太真实动人，所以失去了本来意义的。为自救自解计，才另外来写个故事。我以为由我自己把命运安排得十分美丽，若不可能，由手中一支笔来安排一个小小故事，应当不太困难。我想试试看能不能用我这枝笔，在空中建造一个式样新奇的楼阁。于是无中生有，就日中所见、所感、所想象种种，从新拼合写下去。我要创造一种可能在世界上存在并未和我碰头的爱情。我应当承认在写到故事一小部分时，情感即已抬了头。我一直写到天明，还不曾离开桌边，且经过二十三点钟，只吃过三个硬苹果。写到一半时，我方在前面加个题目，《八骏图》。第五天后，故事居然写成功了。第二十七天后，故事便在上海一个刊物上发表了。刊物从上海寄到青岛时，同住几个专家学者，都自以为即故事上甲乙丙丁，觉得被我讥讽了一下，感到愤愤不平。完全不想到我写它的用意，只是在组织一个梦境，至于用来表现“人”在各种限制下所见出的性心理错综情感，我从中

抽出式样不同的几种人，用言语、行为、联想、比喻以及其他方式来描写它。八个人用八种不同方式从八个角度来摄取断面影像。这些人照样活一世，或者更平凡猥琐的活一世，并不以为难受，到被别人如此艺术的处理时，看来反而难受，在我当时实觉得大不可解。这故事虽得来些不必要烦琐，且影响到我后来放弃教书的理想，可是一般读者却因故事和题目巧合，表现方法相当新，处理情感相当美，留下个异常新鲜印象，且以为一定真有那么一回事，那么几个人，因此按照当时上海文坛风气，在报纸副刊上为我故事来作索引，就中男男女女都有名有姓。这种索引自然是不可信的。尤其是说到作品中那个女人，完全近于猜谜。这种猜谜既无关宏旨，所以我只用微笑和沉默作为答复。

夏天来了，长住青岛伴同外来避暑的人，大家都向海边跑，终日泡在咸水中取乐。我却留在山上。有一天，独自在学校旁一列梧桐树下散步，太阳光从梧桐大叶空隙间滤过，光影铺在地面上，纵横交错。脚步踏到那些荡漾不定日影时，忽若有所契，有所悟，只觉得生命和一切都交互溶解在这个绿色迷离光影中，不可分别。超过了简文帝说的鱼鸟亲人境界，感觉到我只是自然一部分。这时节，我又照例成为两种对立的人格。

我稍稍有点自骄，有点兴奋，"什么是偶然和情感？我要做的事，就可以做。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我试验过了，还要从别人一方面作试验。"

那个回音依然是冷冷的，"这不是最好的例。若用前事作

例，倒恰好证明前次说的偶然和情感实决定你这个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你偶然遇到几件琐碎事情，在情感兴奋中粘合贯串了这些事情，末了就写成那么一个故事。你再写写看，就知道你单是‘要写’，并不成功了。文字虽能建筑想象宫殿和城堡，可是那个图样却是另外一时的偶然和情感决定的。这其中虽有你，可不完全是你的创造。一个人从无相同的两天生命，因此也就从无两回相同的事情。”

“这是一种诡辩。时间将为证明，我要作什么，必能作什么。”

“别说你‘能’作什么，你不知道，就是你‘要’作什么，难道还不是由偶然和情感乘除来决定？人应当有自信，但不许超越那个限度。而且得分别清楚，自信与偶然或情感是两条河水，一同到海，但分开流到海，并且从发源到终点，永不相混。”

“情感难道不属于我？不由我控制？”

“它属于你，可并不如由知识经验堆积而来的理性，能供你使唤。只能说你属于它。它又属于生理上无固定性的‘性’，性又属于天时阴晴所生的变化，与人事机缘上的那个偶然。总之是外来力量，外来影响。它能使你生命如有光辉，就是它恰恰如一个星体为阳光照及时反映出那点光辉。你能不能知道阳光在地面上产生了多少生命，具有多少不同形式？你能不能知道有多少生命，长得脆弱而美丽，慧敏而善怀，名字应当叫做女人，在什么情形下就使你生命放光，情感发炎？你能不能估计有什么在阳光下生长中的这种脆弱美丽生命，到某一时恰恰会来支配你，成就你，或者毁灭你？这一切你全不知道！”

这似乎太空虚了点，正像一个人在抽象中游泳，这样游来游去，自然不会到达那个理想或事实边际的。如果是海水，还可推测得出本身浮沉和位置。如今只是抽象，一切都超越常识感觉以上。因此我不免有点恐怖起来。我赶忙离开了树下日影，向人群集中处走去，到了熙来攘往的大街上。这一来，两个我照例都消失了。只见陌生人林林总总，在为一切事务而忙。商店和银行，饭馆和理发馆，到处有人的洪流灌注，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到处有人在得失上爱憎，在得失上笑骂，在得失上作伪誓和伪证人。离开了大街，转到市政府和教堂时，就可使人想起这是历史上这种得失竞争的象征。或者或用文字制作庄严堂皇的经典，或用木石造作虽庞大却不雅观的建筑物，共同支撑一部分前人的意见，而照例更支撑了多数后人的衣禄。政治或宗教，二而一，庄严背后都包含了一种私心，无补于过去而有利于当前的……不知如何一来，一切人事在我眼前忽然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而且还将反复继续下去，不知道何时为止，但觉人类一切在进步中，人与人关系实永远停顿在某一点上。人生百年是勤，所得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

我俨然就休息到这种对人事的感慨上，虽累还不十分疲倦。

回来时，我想除去那些漫画印象，和不必要的人事感慨，就用碛砂藏中诸经作根据，来把佛经中小故事放大翻新，注人我生命中属于抑压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我认为人生因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与生活。我认为人生至少还容许用文字来重新安排一次。

就那么试来用一支笔重作安排，因此又写成一本《月下小景》。

第　三　节

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单独中那种情绪生活。两年前偶然写成的一个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学者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偶然拾起的一些螺蚌，连同一个短信，寄到南方某地时，却装饰了一个女孩子的青春生命。那个人把他放在小小保险箱里，带过杭州六合塔边一个学校中，沉默而愉快的度了一个暑期。我幻想已证实了一部分，原来我和这个素朴而沉默的女孩子，相互间在生命中都保留一种势力，无从去掉了。可是也许是偶然，我不过南方却到了北平。

有一天，我走入北京城一个人家的阔大华贵客厅里，猩红丝绒垂地的窗帘，猩红丝绒四丈见方的地毯，把我愣住了。我就在一套猩红丝绒旧式大沙发中间，选定靠近屋角一张沙发坐下来。观看对面高大墙壁上的巨幅字画，莫友芝②斗大的分隶屏条，赵㧑叔③斗大的红桃立轴，事事物物竟像是特意为配合客厅而准备，并且还像是特意为压迫客人而准备。原来这个客厅在十五年前，实接待了中国所有政府要人和大小军阀，因政治上人事上的新陈代谢，成为一个空洞客厅又有了数年。一切都那么壮大，我于是似乎缩得很小了。

来到这地方是替一个亲戚带了份小礼物，应当面把礼物交给女主人的。等了一会儿，女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

却出了个“偶然”。问问才知道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和青岛托带礼物的亲戚相熟，和我好些朋友都相熟。虽不曾见过我，实读过我作的许多故事。因为那女主人出了门，等等方能回来，所以用电话要她先和我谈谈。我们于是谈青岛的四季，才知道两年前她还到青岛看樱花，以为樱花和别的花都并不比北平的花木好，倒是那个海有意思。曾和几个小孩子在沙滩上拾了许多螺蚌，坐在海潮不及的岩石上看海浪扑打岩石。说不定我得到的那些小蚌壳，就是这一位偶然抛弃的！正当我们谈起海边一切，和那个本来俨然海边主人的麻兔时，女主人回来了。我们又谈了些别的事方告辞。偶然给我一个幽雅而脆柔的印象：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当发后的压发翠花跌落到猩红地毯上，躬身下去寻找时，从净白颈肩间与脆弱腰肢作成的曲度上，我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虹霓失去了彩色，究竟还有什么，我并不知道。总之“偶然”已给我保留一种离奇印象。我却只给了“偶然”一本小书，书上第一篇故事，就是两年前为抵抗偶然而写成的。

一个月以后，我又在一个素朴而美丽的小客厅中，重新见到了“偶然”。她说一点钟前还看过我写的故事，一面说一面微笑。且把一个发光万鉴的头略偏，一双清明无邪眼中带点羞怯之光，想有所探询，可不便启齿。

仿佛有斑鸠唤雨声音，从高墙外远处传来。小庭院一树玉兰正盛开，高摇摇的树枝探出墙头。我们从花鸟上说了些闲话，到后“偶然”方嗫嗫嚅嚅的问我：“你写的可是真事情？”

我说：“什么叫作真？我倒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

区别，也不能分辩它在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不能说真和不真，道德的成见，更无从羼杂其间。精卫衔石④，杜鹃啼血，情真事不真，并不妨事。你觉得对不对？我的意思自然不是为我故事拙劣要作辩护，只是……”

“我看你写的小说，觉得很美，当真很美。但是，事情怕不真！”

这种大胆惑疑似乎已超过了文学作品的欣赏，所要理解的是作者的人生态度。

我稍稍停了一会儿：“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总不能令人愉快。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和伪君子，理发匠和成衣师傅，种族的自大与无止的贪私，共同弄得到处够丑陋！可是人生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和艺术上创造那个标准。因为不管别的如何，美丽当永远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就是追求善的象征！”

正像是这几句空话说中了“偶然”另外某种嗜好，有会于心，“偶然”轻轻的叹了一口气。“美的有时也令人不愉快！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不凑巧又……战争。我觉得这对于读者，也就近乎残忍！”

我为中和那点人我之间的不必要紧张，所以忙带笑说：“是的，我知道了。你看了我写的故事，一定难过起来了。不要难受！我不仅写到订婚又离婚，还写过恋爱就死亡。美丽总使人忧愁，可是还受用。那是我在海上受水云教育产生的一些幻影，并非真有其事。我为的是使人分享我在海上云影阳光中得来的愉快，得来的感应，以及得来的对人生平凡否认和否定的精神，我方写下那个故事。可并不存心虐待读

者！”

“偶然”于是笑了。因为心被故事早浸柔软，忽然明白这为古人担忧弱点已给客人发现，自然觉得不大好意思。因此不再说什么，把一双纤而柔的白手拉拉衣角，裹紧了膝头。那天穿的衣服，恰好是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也许自己想起这种事，只是不经意的和我那故事巧合。也许又以为客人并不认为这是不经意，且可能已疑心到是成心。“偶然”在应对间不免用较多微笑作为礼貌的装饰，与不安定情绪的盖覆，结果另外又给了我一种印象。我呢，我知道，上次那本小书，给人甘美的忧愁已够多了。我什么都没有给“偶然”。

离开那个素朴小客厅时，我似乎遗失了一点东西。在开满了马樱花和刺槐的长安街大路上，试搜寻每个衣袋，不曾发现失去的是什么。后来转入总统府中南海公园，在柳堤上绕了一个大圈子，看见水中的游移云影，方憬然觉悟，失去的只是三年前独自在青岛大海边向虚空凝眸，作种种辩论时那一点孩子气主张。这点自信主张，若不是遗忘到一堆时间后边，就是前不久不谨慎掉落在那个小客厅中了。

我坐在一株老柳树下休息，想起“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当这点秘密被我发现时，“偶然”所表示的那种轻微不安，是种什么分量，我想起向“偶然”说的话，这些话在“偶然”生命中，可能发生的那点意义，又是什么分量，我都清清楚楚，我的心似乎稍稍有点搅乱，跳得不大正常。“美丽总使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一个小小金甲虫落在我的手背上，捉住了它看看时，只见六只小脚全缩敛到带金属光泽的甲壳上面，从这小虫生命

完整处，见出自然的巧慧，和生命形式的多方。手轻轻一扬，金甲虫即振翅飞起，消失到广阔的湖面莲叶间去了。我同样保留了一点印象在记忆里。我的心尚空阔得很，为的是过去曾经装过各式各样的梦，把梦腾挪开时，还装得上许多事事物物。然而我想这一个泛神倾向用之与自然对面，很可给我对现世光色声味有更多理解机会，若用之于和人事对面，或不免即成为我一种被征服的弱点。尤其是在当前的情形下，决不能容许这个弱点抬头。

因此有意从“偶然”给我的印象中，搜寻出一些属于生活习惯上的缺点，用作保护我性情上的弱点。

> 生活在一种不易想象的社会中，日子过得充满脂粉气，这脂粉气既成为生活一部门，积久也就会成为生命中不可少的一分。爱好装饰处，原只重在增加对人的效果，毫无自发的较深远的理想。性情上的温雅，和文学爱好，也可说是足为装饰之一种。但脂粉气邻于庸俗，知识也不免邻于虚伪。一切不外乎时髦，然而时髦得多浅多俗气……

我于是觉得安全了，倘若没有在别的时间下发生的事情，我应当说实在是十分安全的。因为我所体会到的“偶然”生活情性上的缺点，一直都还保护着我，任何情形下尚有作用。不过保护得我更周到的，还是另外一种事实，即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我正准备去接受它，证实它。这也可说是种偶然，由于两三年前在海上拾来那点泛白闪光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到的结果。然而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

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从我个人看来，却产生完成于一种人为计划中。

第　四　节

时间流过去了，带来了梅花，丁香，芍药，和辛夷，玉兰，一切北方色香悦人的花朵，在冰冻渐渐融解风光中逐次开放。另外一种温柔的幻影，则已成为实际生活。我结了婚，一个小小院落中一株槐树和一株枣树，遮蔽了半个长而狭的院子。从细碎树叶间筛下细碎的日影，铺在方砖地上，映照在明净纸窗间，无不给我对于生命或生活一种新的启示。更重要的是一个由异常陌生到完全熟习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新的习惯，新的适应。当前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只是还像尚未把一些过去账目完全结清，我心想：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蚀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这种平衡，正是新的家庭所不可少的！"

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个红木八条腿小小方桌

上，放下一叠白纸，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浸透了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静与寂寞。这一切其所以能转移到纸上，依然可说全是从两年间海上阳光得来的能力。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主妇噙着眼泪读下去，从故事发展中也依稀照见一点自己影子。

一面写，一面总仿佛有个生活上陌生，情感上相当熟习的声音，在轻轻的招呼我：

“××，这算什么？你这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努力全是枉然。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向‘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真正在等待你的却是‘未来’。你敢不敢向更深处想一想，笔下如此温柔的原因？你敢不敢仔仔细细认识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个能够在小小得失悲欢传奇故事上满足的人？你敢不敢想你这是在打量逃避一种命定……”

“我用不着作这种分析和追究！我目前的生活很幸福，这就够了。”

“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你尊重过去，你以为当前生活是照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或用他人缺点保护，或用自己的幸福幻影保护，

二而一，都可作为你害怕‘偶然’侵入生命中时所能发生的变故。因为‘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你怕事实，所以自觉宜于用笔捕捉抽象。”

“我怕事实？什么事实使我害怕？杀人放火我看厌了，临到生活中一分我就从不害怕！”

“是的，你害怕明天的事实。你比谁都胆小。或者你厌恶一切影响你目前生活的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

我好像被说中了，无从继续申辩。我希望从别的事情上找寻找寻我那点业已失去的自信。我支持自信的观念，没有得到，却得到许多容易破碎的古陶旧瓷。由于耐心和爱好换来的经验，使我从一些盘盘碗碗形体和花纹上，认识了这些艺术品的性格和美术上特点，都恰恰如一个老浪子来自各样女人关系上所得的知识一般。久而久之，对于清代瓷器的盘碗，我几几乎闭目用手指去摸抚它底足边缘的曲度，就可判断出作品的时代了。我且预备在这类无商业价值有美术价值的瓷器中，收集到两三千件时，来写一本小书，讨论讨论清瓷中串枝莲青花发展的格式。然而这种新的嗜好，只能增加我耳边另外一种声音的调讽，是很显明的。

“××，你打量用这些容易破碎的东西，稳定平衡你奔放的生命，到头还是无结果的。这消磨不了你三十年从寂寞中孕育的幻想堆积。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作，即从一种更直接有效的方式上，发现你自己，也发现人。什么地方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你，收容你的幻想，这个你明明白白。为的是你谨慎怕事，你于是名字叫作好人。”

只因为这些声音似乎从各方面传来，试去搜寻在我生活

上经过的人事时，才发现原来这个那个“偶然”都好像在支配我。因此从新在所有偶然给我的印象下，找出每个偶然的缺点，保护到我自己的弱点。

我的新书《边城》是出了版。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⑤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正惟其如此，这个作品在个人抽象感觉上，我却得到一种近乎严厉而讽刺的责备。

“这是一个胆子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证实生命的意义。可是生命真正意义是什么？是节制还是奔放？是矜持还是疯狂？是一个故事还是一堆人事？……”

“这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他人也不能强迫我答复。”

不过这件事在我生命中究竟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庭院中枣子成熟时，眼看到缀系在细碎枝叶间被太阳晒得透红的小小果实，心中不免有一丝儿对时序迁移的悲伤。一切生命都有个秋天，来到我身边首先却是那个“秋天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使一个浪子缩手皈心，也可使一个君子胡涂堕落，为的是衰落感或刺激了他，或恼怒了他。

天气渐渐冷了，我已不能再在院中阳光下写什么。且似乎也并无什么故事可写了。心手两闲的结果，使我起始堕人故事里乡下女孩子那种纷乱情感中。我需要什么？不大明白，又正像不敢去认真思索明白。总之情感在生命中已抬了头。

这比我真正去接近某个“偶然”时还觉得害怕。因为他虽不至于损害人，事实上却必然破坏我——我的工作理想和一点自信心，都将为此而毁去。最不妥当处是我还有些预定的计划，这些事与我习惯性情虽不甚相合，对我家庭生活却近于必需。弱点对我若抬了头，让一群偶然听其自由浸入我生命中，各自占据一个位置，就什么都完事了。当时若能写个长篇小说，照《边城》题记中所说，写崩溃了的乡村一切，来消耗它，归纳它，调整它，转移它，也许此后可以去掉许多麻烦困难。但这种题目和当时心境可不相合。我只重新逃避到字帖赏玩中去。我想把写字当成一种工作，这工作俨然如一束草，一片破碎的船板，用它为我在人事纠纷中下沉时有所准备。我要和生命中那种无固定的性能力继续挣扎。尽可能去努力转移自己到一种无碍于人我的生活方式上去。

不过我虽能将生命逃避到艺术中，可无从离开那个生活环境。环境里到处是年青生命，即到处是偶然，而且有些还出奇的勇敢。也许有些是相互逃避于某种问题上，有些又相互逃避到礼貌中，更有些说不定还近于浥彼注此，……因之各人都可得到种安全感。可是这对于我，自然是不相宜的。我的需要在压抑中，更容易见出它的不自然处。在文字运用中，一支笔见出透明和灵秀处，在人事应对中，却相当拙呆，且若于拙呆上给偶然一个容易俘掳的印象。岁暮年末时，因之偶然中较老实的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种更离奇的印象。依然那么脆弱而羞怯，用少量言语多量微笑或纯粹沉默来装饰我们的晤面。其时向日的阳光虽然稀薄，寒气冻结了空气。可是房中炉火照例极其温暖，火炉边柔和灯光下，是容易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情感”或“爱情”的

东西。可是防止附于这个名词的纠纷性和是非性，我们却把它叫作“友谊”。总之，偶然之一和我友谊越来越不同了。一年余以来努力的趋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偶然的缺点依旧尚保留在我印象中，而且更加确定，然而这些缺点的印象，却不能保护我什么了。

我于是重新进入到一个激烈战争里，即理性和情感的取舍。但是事极显明，其中那个理性的我终于败北了。当我第一次向“偶然”作一种败北以后的说明时，一定使“偶然”惊喜交集，且不知如何来应付这种新的发展。因为这件事若出于另一偶然，则或者已有相当准备，恐不过是“我早知如此”轻轻的回答，接着也不过是由此必然而来的一些取和予。然而这事情却临到一个无经验无准备的“偶然”手中。在她的年龄和生活上，实都无从处理这个难题，更毫无准备应付这种问题技术的。因此当她感觉到我的命运仿佛在她那双小小白手中时，一时虽惊喜交并，终于不免茫然失措，不知是放下好还是握紧好。

我呢，实在说来，俨然只是在用人教育我。我知道这恰是我生命的两面，用之于编排故事，见出被压抑热情的美丽处，用之于处理人事，即不免见出性情上的劣点，不特苦恼自己，同时也困惑人。我当真好像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十年后温习到这种“过去”时，恰恰像在读一本属于病理学的书籍，这本书名实应当题作：

《情感发炎及其治疗》

作者近乎一个疯子，同时又是一个诗人。书中毫无故事，惟有近乎抽象的一堆印象拼合。到小客厅中红梅白梅全已谢

落时，偶然的微笑已成为苦笑。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和个人理想的证实，带着一点儿好景不常的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好像很谦虚的说，"我得到的已够多了"，就借故走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上的纷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不同处只是所要去的方向而已。

至于家中那一个呢……

我于是重新得到了用笔的机会。可是我不再写什么传奇故事了。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传奇。我读过一大堆书，再无什么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乐得失经验更加离奇动人。我读过许多故事，好些故事到末后，都结束于"死亡"和一个"走"字上，我却估想这不是我这个故事应有的结局。

第二个偶然因之在我生命里用另外一种形式存在。我用另外一种心情读过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正如出自一个极端谨慎的作者，中间从无一个不端重的句子，从无一段使他人读来受刺激的描写，而且从无离奇的变故与难解纠纷。然而却真是一种传奇。为的是在这故事背后保留了一切故事所必需的回目。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是不必要的对话，与前一个故事微笑继续沉默完全相反。故事中无休止的对话与独白，却为的是若一沉默即会将故事组织完全破坏而起。从独白中更可见出这个偶然生命取予的形式。因为预防，相互都明白一沉默即将思索，一思索即将究寻名词，一究寻名词即可能将"友谊"和"爱情"分别其意义。这一来，情形即必然立刻发生变化，不窘人的亦将不免自窘。因此这故事就由对话起始，由独白暂时结束。书中人物俨然是在一种战争中维持了十年友谊，形式上都得到了胜利，事实上也可说都完全败

北，因为都明白装饰过去青春的生命，本容许有一点妩媚和爱娇，以及少许有节制的疯狂，目下说来或不甚合理，在十年八年时间中，却将醇化成为一种温柔的记念。但在这个故事中，却用对话或独白代替了。这是一本纯洁故事，可是也是一本使人读来惆怅的故事。

第三个偶然浸入我生命中时，起初即给我一点启示，是上海成衣匠和理发匠等等，在一个年青肉体上所表现的优美技巧。这种技巧在当时是得到许多人赞叹的。我却以为只合给第二等人增加一点风情上的效果，对于偶然实不必要。因此我在极其谨慎情形中，为除去了这些人为的技巧，看出自然所给予一个年青肉体完美处和精细处。最奇异的是这里并没有情欲。竟可说毫无情欲，只有艺术。我所处的地位，完全是一个艺术鉴赏家的地位。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我从一个人的肉体上认识了神。且即此为止，除了在《看虹录》一个短短故事上作小小叙述，我并不曾用任何其它方式破坏这种神的印象。正可说是一本完全图画的传奇，色彩单纯而温雅，线条明净而高贵，就中且无一个文字。唯其如此，这个传奇也庄严到使我无从用普通文字来叙述。唯一可重现人我这种崇高美丽情感，应当是第一等音乐。但是这之间一个轻微的叹息，一种月光莹然如湿的凝注，一点混合爱与怨的谦退，或感谢与皈依的轻微接近，一点象征道德极致的白，一种表示惊讶倾倒的呆，音乐到此亦不免完全失去了意义。这个传奇是结束于偶然回返到上海去作时装表演为止的。若说故事离奇而华美，比我记忆中世界上任何作品还温雅动人多了。

第四个是……说及时，或许会使一些人因妒嫉而疯狂，

不提它也好。

我真近于在用人教育我，陆续读了些人类荒唐艳丽传奇。这点因缘大多数却由我先前所写的一堆故事而来的。正好像在故事上我留给人的印象是诚实而细心，且奇特的能辨别人生理解人心，更知道情感上庄严和粗俗的细微分量，不至于错用或滥用，这些偶然为证明这些长处的是否真实，稍稍带点好奇来发现我，我因之能翻阅这些奇书的。

不过这一切自然用的是我从乡下来随身带来的尺和秤作度量。若由一般社会所习惯的权衡来度量我的弱点和我的坦白，则我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早已完全失去了。我也许在偶然中还翻阅了些不应道及的篇章，留下些不大宜于重述的印象，然而我知道，这对于“偶然”，是大都以能够将灵魂展览于我这个精细读者面前，为无疚于心，到二十年后生命失去青春光泽时，且会觉得未将那个比灵魂更具体一些的东西在我面前展览为失计的。

正因为弱点和坦白共同在性格或人格上表现，如此单纯而显明，使我在婚姻上便见出了奇迹。在连续而来的挫折中，作主妇的情感经验，比《边城》中的翠翠困难复杂多了。然而始终能保留那个幸福的幻影，而且还从生活其他方式上去证实，这种事由别人看来，将为不可解，恰恰如我为这个问题写个短篇所描写到的情形。或出于一种伟大容忍，或出于一种明知原谅，当两人在熟人面前被人称为“佳偶”时，就用微笑表示“也像冤家”的意思，又或从熟人神气间被目为“冤家”时，仍用微笑表示“实是佳偶”的意思。由主妇自己说来，这情形也极自然。我的行为端谨和想象放荡恰恰形成生命的两极。只因为理解到“长处”和“弱点”原是生命使

用方式上的不同，情形必然就会如此。

第　五　节

再过了四年，战争把世界地图和人类历史全改变了过来。同时从极小处，也重造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这个人在那个人心上的位置。

一些偶然又继续在我生命中保存了一点势力。但今昔情形已稍稍不同。

一个聪明善怀的女孩子，年纪大了点时，到了二十五岁以后，不问已婚未婚，或婚后家庭生活幸或不幸，自然都乐意得到一些朋友的信任，更乐意从一两个体己朋友得来一点有分际的关心，混合忧郁和热忱所表示的轻微烦乱，用作当前剩余青春的点缀，以及明日青春消逝温习的凭证。如果过去一时，对某一朋友保留过些美好印象，印象的重现，使人在新的取予上，都不能不变更一种方式，见出在某些情形上的宽容为必然，在某些情形上的禁忌为不必要。无形中会放弃了过去一时那点警惧心和防卫心。因此一来虹和星都若在望中，我俨若可以任意伸手摘取。可是一切既在时间有了变化，我也免不了受一分影响，我所注意摘取的，应当说却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一种形式。我可说常在一种精细而稳重与盲目而任性的交替中，过了许多离奇日子，得到许多离奇经验。我只希望如何来保留这种有传染性的热忱到文字中，对于爱情或友谊本身，已不至于如何惊心动魄来接近它了。我懂得人多了一些，懂得自己也多了些。在偶然之一过去所以自处的“安全”方式上，我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在另

外一个偶然目前所以自见的“忘我”方式上，我又发现了忠诚的美丽。在三个偶然所希望于未来“谨慎”方式上，我还发现了谦退中包含勇气与明智的美丽。在第四……由于生命取舍的多方，因之我不免有点“老去方知读书少”的知觉。我还需要学习，从更多陌生的书以及少数熟习的人，好好学习点“人生”。

因此一来，“我”就重新又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字言，因为很快即完全消失到一切偶然的颦笑中，和这类颦笑权衡取舍中了。

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人”，体会到“神”，以及人心的曲折，神性的单纯。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看见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对于我，却因为常常和某一个偶然某一时的生命同时嵌入我印象中，它们的光辉和色泽，就都若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了。不仅这些与偶然同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各有其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的素朴，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彼此生命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花木为防卫侵犯生长的小刺，为诱惑关心而具有的甜香，我似乎都因此领悟到它的因果。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因之一部分生命，就完全消失在对于一些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由复杂转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文化所不能少的，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即可产生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对于我呢，我实在什么也不写，亦不说。我的一切官能都在一种崭新教育中，经验了些极纤细微妙的

感觉。

我不惧怕事实，却需要逃避抽象，因为事实只是一团纠纷，而抽象却为排列得极有秩序的无可奈何苦闷。于是用这种“从深处认识”的情感来写战事，因之产生《长河》，产生《芸庐纪事》，两个作品到后终于被扣留无从出版，不是偶然事件。因为从当前普遍社会要求说来，对战事描写，是不必要如此向人性深处掘发的。其实我那时最宜写的是忠忠实实记述那些偶然行为如何形成一种抽象意象的过程。若能够用文字好好保留下来，毫无可疑，将是一个有光辉的笔录。

我住在一个乡下，因为某种工作，得常常离开了一切人，单独从个宽约八里的广大田坪通过。若跟随引水道曲折走去，可见到长年活鲜鲜的潺湲流水中，有无数小鱼小虾，随流追逐，悠然自得，各尽其性命之理。水流处多生长一簇簇野生慈姑，三箭形叶片虽比田中培育的较小，开的小白花却很有生气。花朵如水仙，白瓣黄蕊连缀成一小串，抽苔从中心挺起。路旁尚有一丛丛刺蓟属野草，开放出翠蓝色小花，比毋忘我草⑥颜色形体尚清雅脱俗，使人眼目明爽，如对无云碧空，花谢后还结成无数小小刺球果子，便于借重野兽和家犬携带繁殖到另一处。若从其他几条较小路上走去，蚕豆麦田沟坎中，照例到处生长浅紫色樱草，花朵细碎而妩媚，还涂上许多白粉。采摘来时不过半小时即已枯萎，正因为生命如此美丽而脆弱，更令人感觉生物中求生存与繁殖的神性。在那两面铺满彩色绚丽花朵细小的田塍上，且随时可看到成对成双躯体异常清洁的鹡鸰，羽毛黑白分明，见人时微带惊诧，一面飞起下面摇颠着小小长尾，在豆麦田中一起一伏，充满了生命自得的快乐。还有那个顶戴大绒冠的戴胜鸟，已过了

蹲扰人家茅屋顶上呼朋唤侣的求爱期，披负一身杂毛，睁着一对小眼睛骨碌碌的对人痴看，直到人来近身时，方匆促展翅飞去。本地秧田照习惯不作他用，除三月时种秧，此外长年都浸在一片浅水里。另外几方小田种上慈姑莲藕的，也常是一片水。不问晴雨田中照例有两三只缩肩秃尾白鹭鸶，神情清癯而寂寞，在泥沼中有所等待，有所寻觅。又有种鸥形水鸟，在水田中走动时，肩背羽毛全是一片美丽桃灰色，光滑而带丝绸光泽，有时数百成群在明朗阳光中翻飞游戏，因翅翼下各有一片白，便如一阵光明的星点，在蓝空下动荡。小村子有一道长流水穿过，水面人家土墙边，都用带刺木香花作篱笆，带雨含露成簇成串香味郁馥的小白花，常低垂到人头上，得用手撩拨，方能通过。树下小河沟中，常有小孩子捉鳅拾蚌，或精赤身子相互浇水取乐。村子中老妇人坐在满是土蜂窠的向阳土墙边取暖，屋角隅听到有人用大石杵缓缓的捣米声。将这些景物人事相对照，恰成一希奇动人景象。过小村落后又是一片平田，菜花开时，眼中一片明黄，鼻底一片温馨。土路并不十分宽绰，驮麦粉的小马，和驮烧酒的小马，与迎面来人擦身而过时，赶马押运货物的，远远的在马后喊“让马”，从不在马前拢马以让人，因此人必照规矩下到田里去，等待马走过时再上路。菜花一片黄的平田中，还可见到整齐成行的细枝胡麻，竟像是完全用为装饰田亩，一行一行栽在中间。在瘦小而脆弱的本端，开放一朵朵翠蓝色小花，花头略略向下低垂，张着小嘴如铃兰样子，风姿娟秀而明媚，在阳光下如同向小蜂小虫微笑招手，“来吻我，这里有蜜！”

耳目所及都若有神迹存乎其间，且从这一切都可发现有

"偶然"友谊的笑语和爱情芬芳。这在另一方面说来，人事上彼此之间自然也就生长了些看不见的轻微的妒嫉，无端的忧虑，有意的间隔，和那种无边无岸累人而又闷人的白日梦。尤其是一点眼泪，来自爱怨交缚的一方，一点传说，来自得失未明的一方，就在这种人与人，偶然与偶然的取舍分际上，我似乎重新接受了一种人生教育。韩非子说，矢来有向，作铁函以当之，言有所防卫也。在我问题上的种种，矢来有向或矢来无向，我却一例听之直中所欲中心上某点，不逃避，不掩护。我活在一种极端复杂矛盾情形中，然而到用自己那个权量来测检时，却感觉生命实单纯而庄严。尤其是从某个偶然的在眩目景象中离开，走到平静自然下见到一切时，生命的庄严处有时竟全然如一个极诚虔的教士。谁也想象不到我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即以这个那个偶然而言，所知道的似乎也就只是一些片段；不完全的一体。

我写了无数篇章，叙述这种感觉或印象，结果却不曾留下。正因为在各种试验下都证明它无从用充满历史霉斑的文字保存，或只合保存在生命中。且即同一回事，在人我生命中，意义上亦将完全不同。

我这点只用自己尺寸度量人事得失的方式，不可免要反应到对偶然的缺点辨别上。这种细微感觉，在普通人我关系间，决体会不到，在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形下时，便自然会发生变化。这恰恰如甲状腺在清水中，分量即或极稀少，依然可以测出。在这个问题上，我明白我泛神的思想，即会损害到这个或那个"偶然"的幽微感觉，是种什么情形。我明知语言行为都无补于事实，便用沉默应付了一些困难，尤其是应付一个偶然轻微的妒嫉，以及伴同那个人类弱点而来的一

点怨艾，一点责难，一点不必要的设计。我全当作不知道。我自觉已尽了一个朋友所能尽的力，来在友谊上用最纤细感觉接受纤细反应。对于偶然，我永远是诚实的，专一的。然而专一略转而成为偶然一种责任感时，这个偶然便不免要感到轻微恐惧和烦乱。而且在诚实外还那么谨慎小心，从不曾将“乡下人”实证生命的方式，派给一个城中有教养的朋友。一切有分际的限制，即所以保护到人我情感上和生活上的安全。然而问题也许就正在此：“你口口声声说是一个乡下人，从不用乡下人的坦白来说明友谊，却装作一个绅士，拘谨到令人以为是世故，矜持到近乎虚伪。然而在另外一个人面前，我却猜想得出，你可能又会完全如一个乡下人。”我就用沉默将这种询问所应有的回声，逼回到那个“偶然”耳中去，使她从自己回音中听出“对于你，我不愿用轻微损害取得快乐，对于人，我不能作丝毫计较保护安全。这是热情的两种形式，只为的你们原是两种人，两种爱，两种取和予。”于是这个“偶然”走去了。我还必需继续沉默下去，虽然在沉默中，无从将我为保护她的那点好意弄明白。

其次是正在把生活上缺点从习惯中扩大的“偶然”，当这种缺点反应在我感觉上时，她一面即意识到在过去一时某些稍稍过分行为中，失去了些骄傲，无从收回，一面即经验到必需从另外一种信托上，方能收回那点自尊心。或换一个生活方式，始可望产生一点自信心。因为热情原本也是一种教育，既能使人疯狂糊涂，也能使人明澈深思。热情使我对于“偶然”感到惊讶，无物不“神”，却使“偶然”明白自己只是一个“人”，乐意从人的生活上实现个人的理想与个人的梦。到“偶然”思索及一个人的应得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

然就有了痛苦。因为发觉自己所得到，虽近于生命中极纯粹的诗，然而个人所期待所需要的，还只是一种较复杂又较具体生活。纯粹的诗虽华美而又有光辉，能作一个女孩子青春的装饰，然而并不能够稳定生命，满足生命。再经过一些时间的澄滤，“偶然”便得到如下的结论：“若想在他人生命中保有‘神’的势力，即得牺牲自己一切‘人’的理想。若希望证实人的理想，即必需放弃当前惟神方能得到的一切。”热情能给人兴奋，也给人一种无可形容的疲倦。尤其是在“纯粹的诗”和“活鲜鲜的人”愿望取舍上，更加累人。“偶然”就如数年前一样，用着无可奈何的微笑，掩盖到心中小小受伤处，离开了我，临走时一句话不说，我却从她沉默中，听到了一种无言申诉：

“我想去想来，终究是个人，并非神，所以我走了。若以为这是我一点私心，这种猜测也不算错误。因为我还有我做一个人的平庸希望。并且我明白离开你后，在你生命中保有个什么印象。若尽那么下去，不说别的，即这种印象在习惯方式上逐渐毁灭，对于我也受不了。若不走，留到这里算什么？在时间交替中，我能得到些什么？我不能尽用诗歌生存下去，恰恰如你说的一个人不能用好空气和好风景活下去一样。我本是个并不十分聪明的女人，不比那个聪敏绝顶的××，这也许正是使我把一首抒情诗当作散文去诵读的真正原因。我当真得走了。我的行为并不求你原谅，因为给予的和得到的已够多。不需用这种泛泛名辞来表示了。说真话，这一走，结论对于你也不十分坏；你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有一个——应当说有许多的‘偶然’，各在你过去生活中保留一些动人印象。你得到所能得到的，也给予所能给予的，

尤其是在给予一切后，你生命反而更丰富更充实的存在！”

于是“偶然”留下一排插在发上的玉簪花，摇摇头，轻轻的开了门，当真就走去了。其时天上落了点微雨，雨后有断虹如杵，悬垂天际。

我并不如一般故事上所说的身心崩毁，反而变得非常沉静。因为失去了“偶然”，我即得回了理性，我试向虹悬处方向走去，到了一个小小山顶上。过一会儿，残虹消失到虚空里去了，而剩余一片在变化明灭中的云影。那条素色的虹霓，若干年来在我心上的形式，重新明明朗朗在我眼前现出。我不由得不为“人”的弱点，和对于这种弱点挣扎的努力，以及重得自由的不习惯，感到痛苦和悲怆。

“偶然，你们全走了，很好，或为了你们的自觉，或为了你们的自负，又或不过只是为了生活上的必然。既以为一走即可得到一种解放，一些新生的机缘，且可从另外人事关系，收回过去一时在我面前损失的尊严和骄傲，尤其是生命的平衡感和安全感的获得，在你们为必需时，不拘用什么方式走出我生命以外，我觉得都是不可免的。可是时间带走了一切，也带走了生命中光辉的青春，和附于青春间存在的羞怯的笑，优雅的礼貌，微带矜持的应对，有弹性极敏感的情分取予，以及属于官能方面的完整形式，华美色泽，和无比芳香。消失的即完全消失到不可知的‘过去’里了。然而却有一个朋友，能在印象中好好保留它，能在文字中好好重现它……你如想寻觅失去的生命，是只有从这两方面得到，此外别无方法。你也许以为离开了我，即可望得到‘明天’，但不知生命中真正失去了我时，失去了‘昨天’，活下来对于你是种多大的损失！”

第 六 节

自从几个“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我只有云可看了。黄昏薄暮时节，天上照例有一抹黑云，那种黑而秀的光景，不免使我想起过去海上的白帆和草地上的黄花，想起种种虹彩和淡色星光，想起灯光下的沉默继续沉默，想起墙上慢慢的移动那一方斜阳，想起瓦沟中的绿苔和细雨微风中轻轻摇头的狗尾草……想起一堆希望和一点疯狂，终于如何于刹那间又变成一片蓝色的火焰，一撮白灰。这一切如何教育我，认识生命最离奇的遇合，与最高尚的意义。

当前在云影中恰恰如过去在海岸边，我获得了我精神上的单独，那个失去了十年的理性，完全回到我身边来了。

“你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来到城市中用人教育我，所得经验已经差不多了。你比十年前稳定得多也进步得多了。正好准备你的事业，即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挥霍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你知道你的长处，即如何好好的善用长处，成功在等待你，嘲笑也在等待你，但这两件事对于你都无多大关系。你只要想到你要处理的也是一种历史，属于受时代带走行将消灭的一种人我关系的情绪历史，你就不至于迟疑了。”

“成功与幸福，不是伟人的目的，就是俗人的期望，这与我全不相干。值得歌颂的是青春，以及象征青春的狂热，寄托狂热的脆弱中见神性的笑语与沉思，真正等待我的只有死亡，在死亡未临以前，我也许还可以作点小事，即保留这些

'偶然'势力各以不同方式陆续浸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冲突与和谐程序。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我的妄想在生活中就见得与社会倾向隔阂，在写作上自然更容易与社会需要脱节。不过我还年青！世故虽能给我安全和幸福，一时还似乎不必来到我身边。我已承认你十年前的意见，即将一切交给偶然和情感为得计，我好像还要受另外一种'偶然'所控制，接近她时，我能从她的微笑和皱眉中发现神，离开她时，又能从一切自然形式色香中发现她。这也许正因为如你所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这应当是我一生的弱点。但想想附于这个弱点下的坦白与诚实，以及对于人性幽微感觉理解的深至，以及表现这一切文字如何在我手中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我知道，你是第一个就首先对于我这个弱点加以宽容了。我还需要回到海边去，回到'过去'那个海边。至于偶然呢，我知道她们需要的倒应当是一个'抽象'的海边。两个海边景物的明丽处相差不多，不同处其一或是一颗孤独的心的归宿上，其一却是热情与梦结合而为一，使偶然由神变人的家。其一是用孤独心情为自己去找寻那些蚌壳，由蚌壳产生想象，其一是带了几个孩子去为孩子找寻那些原来式样的蚌壳，让孩子们把这些小小蚌壳和稚弱情感连接起来。……"

"唉，我的浮士德⑦，你说得很美，或许也说得很对。你还年青，至少当你某一时，被某种黯黄黄灯光所诱惑时，就显得相当年青。我还相信这个广大的世界，尚有许多形体、颜色、声音、气味，都可以刺激你过去灵敏的感觉，使你变

得真正十分年青。不过这是不中用的，因为时代过去了。在前一时代，能激你发狂引你入梦的生物，都在时间漂洗中消失了匀称和丰腴，典雅与清芬。能教育你的正是从过去时代培养成功的各式典型。时间在成毁一切，从这种新陈代谢中，凡属于你同一时代中的生物，因为脆弱，都行将消灭了。代替而来的将是在无计划无选择随同海上时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种简单范本。新的时代在进展中，不拘如何总之在进展，你是个不必要的人物。你的心即或强健而韧性，也只合为过去跳跃，不宜于用在当前景象上了。你需要休息休息了，因为在这问题上徘徊实在太累。你还有许多事情可作，纵不乐成也得守常，有些责任，即与他人或人类相关的责任。你读过一本题名《情感发炎及其治疗》的奇书，还值得写成这样一本书，且不说别的，即你这种文字的格式，这种处理感觉和联想方法，也行将成为过去，和当前体例不合了！当前是全个人类的命运都交给‘伟人’与‘宿命’的古怪时代，是个爵士音乐流行的时代，是个美丑换题时代，是个用简单空洞口号支配一切的时代，思想家不是袖手缄口，就是在为伟人贡谀，替宿命辩护。你不济事了！”

“是不是说我当真已经老了？”

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天气冷了些，我一个人坐在桌前，清油灯加了个灯头，两个灯头燃起两朵青色小小火焰，好像还不大亮。灯火还是不大稳定，正如一张怯弱发抖的嘴唇，代替过去生命吻在桌前一张白纸。十年前写《边城》时，从槐树和枣树枝叶间滤过的阳光，如何照在白纸上，恍惚如在目前。灯光照及油瓶，茶杯，书籍，桌面遗留的一小滴清油时，曲度相当处都微微

返着一点青光。我心上也依稀返着一点光影，映照过去，又像是为过去所照澈。

我应当在这一张白纸上写点什么？一个月来因为写“人”，已第三回被人责难，证明我对于人事的寻思，文字体例显然当真已与时代不大相合。因此试向“时间”追求，就见到那个过去。然而有些事，温习起来已多少有点不同了。

“时间带走了一切，天上的，或人间的，或失去了颜色，或改变了式样，即或你还自以为有许多事，好好保留在心上，可是，那个时间在你不大注意时，却把你的一颗能感受善跳跃的心变硬了，变钝了，变得连你自己也不大认识自己了。时间在改造一切，重造一切。太空星宿的运行，地面昆虫的触角，你和人，同样都会在时间下慢慢失去了固有位置和形体，真正如诗人所说：‘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人生究竟可悯！这就是人生！”

“若能温习过去，变硬了的心也会柔软的！到处地方都有个秋风吹上人心的时候，有个灯光不大亮时候，有个想从‘过去’伸手，若有所攀援，希望因此得到一点助力，似乎方能够生活得下去时候。我或那些偶然，难道不需要向过去伸手……”

“这就更加可悯！因为印象温习，会追究到生活之为物，不过是一种连续的负心。过去的分量若太重，心子是载不住它的，凡事无不说明忘掉比记住好。在过去当前印象和事实取舍上，也正是一种战争。你曾经战争过来，你还得继续战争。”

是的，这的确也是一种战争。我始终对桌前那两个小小火焰望着，灯头不知何时开了花，“在火焰中开放的花，油尽

灯熄时，才会谢落的。”

“你比拟得好。可是人不能在美丽比喻中生活下去。热情本来并不是象征，虽抽象，也具体，它燃烧了自己生命时，即可能燃烧别人的生命。到这种情形下，只有一件事可作，即听它燃烧，从燃烧中将有更新生命产生（或为一个孩子，或为一个作品）。那个更新生命方足象征热情。人若思索到这一点，为这一点而痛苦，痛苦到超过忍受能力时，自然就会用手剔剔你所谓要在油尽灯熄时方谢落的灯花，这么一来，灯花就被剔落了。多少女人即如此战胜了自己的弱点，虽若在谦退中救出了自己，也正可见出爱情上的坚贞。因为不是件容易事，虽损失够多，作成功后还将感谢上帝赐给她的那点勇气和决心！至于男子呢，照例是把弱点当成最小的儿子，最长的女儿，特别偏爱。”

“不过，也许在另外一时，还应当感谢上帝，给了另外一些人的弱点，即凭灯光引带他向过去那个弱点。因为在这种弱点上，一切生命即重新得到意义。”

“既然自承是弱点，你自己到某一时，为了安全，省事，或又为了别的理由，也会把灯花剔落的！”

我当真就把灯花剔落了。可是重新添了两个灯头，灯光立刻亮了许多。我要试试看，能否有四朵灯花，在这深夜中偶然同时开放。

灯油慢慢的燃尽时，我手足都如结了冰，还没有离开桌边。灯光却渐渐微弱，还可以照我认识走向过去，并辨识路上所有和所遭遇的一切。情感重新抬了头，我当真变得好像很年青了。不过我知道，这只是那个“过去”发炎的反应，不久就会平复的。

屋角风声渐大时，我担心院中那株在小阳春十月中开放的杏花，会被冷风冻坏。“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等待问答，没有回答。

灯光熄灭时，我的心反而明亮了起来。

一切都沉默了，远处有风吹掠树枝声音轻而柔，仿佛有所询问：“××，你写的可是真事情？”

我答非所问：“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三十五年五月
昆明重校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校正

本篇曾发表于1943年1月《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和1943年2月《文学创作》第1卷第5期，署名沈从文。1947年，作者将其收入拟交开明书店印行的《王谢子弟》集，对文章重作校订。此次所收，为1947年8月校定稿。

① 夸父追日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传夸父立志追赶太阳，赶到太阳入口处时，终于焦渴而死。

② 莫友芝　清代学者、诗人，善书法，为晚清宋诗派作家。

③ 赵㧑叔　即赵之谦，清代篆刻家、书画家。

④ 精卫衔石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传炎帝女名女娃，因游东海淹死，遂化为精卫鸟，持久不断地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

⑤ 刘西渭　即李健吾，中国现代剧作家、文学批评家。

⑥ 勿忘我草　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浅蓝色，可供观赏。

⑦ 浮士德　歌德诗剧《浮士德》主人公。

绿　　魇

一　绿

我躺在--个小小山地上，四围是草木蒙茸枝叶交错的绿荫，强烈阳光从枝叶间滤过，洒在我手上和身前一片带白色的枯草间。松树和柏树作成--朵朵墨绿色，在十丈远近河堤边排成长长的行列。同--方向距离稍近些，枝柯疏朗的柿子树，正挂着无数玩具一样明黄照眼的果实。在左边，更远一些公路上，和较近人家屋后，尤加利树摇摇的树身，向天直矗，狭长叶片扬条鱼一般在微风中泛闪银光。近身园地中那个石榴树丛，每丛相去丈许各自在阳光下立定，叶子细碎绿中还夹杂些鲜黄，阳光照及各处都若纯粹透明。仙人掌的堆积物，在园坎边--直向前延展，若不受小河限制，俨然即可延展到天际，肥大叶片绿得异常哑静，对于阳光竟若特有情感，吸收极多，生命力因之亦异常饱满。最动人的还是身后高地那一片待收获下的高粱，枝叶在阳光雨露中已由青泛黄，各顶着一丛丛紫色颗粒，在微风中特有萧瑟感。同时也可从成熟状态中看出这一年来人的劳力与希望结合的庄严。从松

柏树的行列罅隙间，还可看到远处浅淡的绿原，和那些刚由闪光锄头翻过褐色的田亩，相互交错，以及镶在这个背景中的村落，村落尽头那一线银色湖光。在我手脚可及处，却可从银白光泽的狗尾草细长枯干和黄茸茸杂草间，发现各式各样绿得等级完全不同的小草。

我努力想来捉捕这个绿芜照眼的光景，和在这个清洁明朗空气相衬，从平田间传来的锄地声，从村落中传来的舂米声，从山坡下一角传来的连枷扑击声，从空中传来的虫鸟搏翅声；以及由于这些声音共同形成的特殊静境，手中一支笔，竟若丝毫无可为力。只觉得这一片绿色，一组声音，一点无可形容的气味，综合所作成的境界，使我视听诸官觉沉浸到这个境界中后，已转成单纯到不可思议。企图用充满历史霉斑的文字来写它时，竟是完全的徒劳。

地方对于我虽并不完全陌生，可是这个时节耳目所接触，却是个比梦境更荒唐的实在。

强烈的午后阳光，在云上、在树上、在草上、在每个山头黑石和黄土上，在一枚爬着的飞动的虫蚁触角和小脚上，在我手足颈肩上，都恰像一双温暖的大手，到处给以同样充满温情的抚摩。但想到这只手却是从千万里外向所有生命伸来的时候，想象便若消失在天地边际，使我觉得生命在阳光下，已完全失去了旧有意义了。

其时松树顶梢有白云驰逐，正若自然无目的游戏。阳光返照中，天上云影聚拢复散开，那些大小不等云彩的阴影，便若匆匆忙忙的如奔如赴从那些刚过割期不久的远近田地上一一掠过，引起我一点新的注意。我方从那些灰白色残余禾株间，发现了银绿色点子。原来十天半月前，庄稼人趁收割

时嵌在禾株间的每一粒蚕豆种子，在润湿泥土与暖和阳光中，已普遍从薄而韧的壳层里，解放了生命，茁起了小小芽梗，有些下种较早的，且已变成绿芜一片。小溪上这里那里到处有白色蜉蝣蚊蠓，在阳光下旋成一个柱子，队形忽上忽下，表示对于暂短生命的悦乐。阳光下还有些红黑对照色彩鲜明的瓢虫，各自从枯草间找寻可攀高的白草，本意俨若就只是玩玩，到了尽头时，便常常从草端从容堕下，毫不在意，使人对于这个小小生命所具有的完整性，感到无限惊奇。忽然间，有个细腰大头黑蚂蚁，爬上了我的手背仿佛有所搜索，随后便停顿在中指关节间，偏着个头，缓慢舞动两个小小触须，好像带点怀疑神气，向阳光提出询问：

“这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

我于是试在这个纸上，开始写出我的回答：

古怪东西名叫手爪，和这个动物的生存发展大有关系。最先它和猴子不同处，就是这东西除攀树走路以外，偶然发现了些别的用途。其次是服从那个名叫脑子的妄想，试作种种活动，把石头敲成武器，用木头磨擦生火，因此这类动物中慢慢的就有了文化和文明，以及代表文化文明的一切事事物物。这一处动物和那一处动物，既生存在气候不同物产不同迷信不同环境中，脑子的妄想以及由于妄想所产生的一切，发展当然就不大一致，到两方面失去平衡时，因此就有了战争。战争的意义，简单一点说来，便是这类动物的手爪，暂时各自返回原始的用途，用它来撕碎身边真实或假想的仇敌，并用若干年来手爪和脑子相结合产生的精巧工具，在一种多少有点疯狂恐怖情绪中，毁灭那个妄想与勤劳的堆积物，以及一部分年青生命。必需重新得到平衡后，这个手爪方有机会重新转用到有意义方面

去。那就是说生命的本来，除战争外有助于人类高尚情操的种种发展。战争的好处，凡是这类动物都异常清楚，我向你可说的也许是另外一件事，是因动物所住区域和皮肤色泽产生的成见，与各种历史上的荒谬迷信，可能会因之而消失，代替来的虽尤从完全合理，总希望可能比较合理。正因为战争像是永远去不掉的一种活动，所以这些动物中具妄想天赋也常常阿谀势力号称"哲人"的，还有对于你们中群的组织，加以特别赞美，认为这个动物的明日，会从你们组织中取法，来作一切法规和社会设计的。关于这一点你也许不会相信。可是凡是属于这个动物的问题，照例有许多事，他们自己也就不会相信！他们的心和手结合为一形成的知识，已能够驾驭物质，征服自然，用来测量在太空中飞转星球的重量，好像都十分有把握，可始终就不大能够处理名为"情感"这个名词，以及属于这个名词所产生的种种悲剧。大至于人类大规模的屠杀，小至于个人家庭纠纠纷纷，一切"哲人"和这个问题碰头时，理性的光辉都不免失去，乐意转而将它交给"伟人"或"宿命"来处理。这也就是这个动物无可奈何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缺少一种哲人，有勇气敢将这个问题放到脑子中向深处追究。也有人无章次的梦想，对伟人宿命所能成就的事功怀疑，可惜使用的工具却已太旧，因之名为"诗人"，同时还有个更相宜的名称，就是"疯子"。

那只蚂蚁似乎并未完全相信我的种种胡说，重新在我手指间慢慢爬行，忽若有所悟，又若深怕触犯忌讳，急匆匆的向枯草间奔去，即刻消失了。它行为使我想起十多年前一个同船上路的大学生，当我把脑子想到的一小部分事情向他道及时，他那种带着谨慎怕事惶恐逃走的神情，正若向我表示："一个人思索太荒谬不近人情。我是个规矩公民，要的是分可

靠工作，有了它我可以养家活口。我的理想只是无事时玩玩牌，说点笑话，买个储蓄奖券。这世界一切都是假的，相信不得，尤其关于人类向上书呆子的理想。我只见到这种理想和那分理想冲突时的纠纷混乱，把我做公民的信仰动摇，把我找出路的计划妨碍。我在大学读过四年书，所得的好结论，就是绝对不做书呆子，也不受任何好书本影响！”快二十年了，这个公民微带嘶哑充满自信的声音，还在我耳际萦回。这个朋友和许多知分定的知识阶级一样，这时节说不定已作了委员厅长主任。在世界上也活得好像很尊严，很幸福。一双灰色斑鸠从头上飞过，消失到我身后斜坡上那片高粱林中去了，我于是继续写下去，试来询问我自己：

我这个手爪，这时节有些什么用处？将来还能够作些什么用处？是顺水浮船，放乎江潭？是哺糟啜醨，拖拖混混？是打拱作揖，找寻出路？是卜课拈卦，遣有涯生？

自然是无结论可得。一片绿色早把我征服了。我的心这个时节就毫无用处，没有取予，缺少爱憎，失去应有的意义。在阳光变化中，我竟有点怀疑，我比其他绿色生物，究竟是否还有什么不同处。很显明，即有点分别，也不会比那生着桃灰色翅膀，颈臂上围条花带子的斑鸠，与树木区别还来得大。我仿佛触着了生命的本体。在阳光下包围于我身边的绿色，也正可用来象征人生。虽同一是个绿色，却有各种层次。绿与绿的重叠，分量比例略微不同时，便产生各式差异。这片绿色既在阳光下不断流动，因此恰如一个伟大乐曲的章节，在时间交替下进行，比乐律更精微处，是它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引起人对于生命的痛苦与悦乐，也不表现出人生的绝望和希望，它有的只是一种境界，在这个境界中时，似乎人与

自然完全趋于谐和，在谐和中又若还具有一分突出自然的明悟。必需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音乐所扇起的情绪相邻，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诗歌所传递的的感觉相邻。然而这个层次的降落原只是一种比拟，因为阳光转斜时，空气已更加温柔，那片绿原中渐渐染上一层薄薄灰雾，远处山头有由绿色变成黄色的，也有由淡紫色变成深蓝色的。正若一个人从壮年移渡到中年，由中年复转成老年，先是鬓毛微斑，随即满头如雪，生命虽日趋衰老，一时可不曾见出齿牙摇落的日暮景象，其时生命中杂念与妄想，为岁月漂洗而去尽，一种清净纯粹之气，却形于眉宇神情间。人到这个状况下时，自然比诗歌和音乐更见得素朴而完整。

我需要一点欲念，因为欲念若与那个社会限制发生冲突，将使我因此而痛苦。我需要一点狂妄，因为若扩大它的作用，即可使我从这个现实光景中感到孤单，不拘痛苦或孤单，都可将我重新带进这个乱糟糟的人间，让固执的爱与热烈的恨，抽象或具体的交替来折磨我这颗心，于是我会从这个绿色次第与变化中，发现象征生命所表现的种种意志。如何形成一个小小花蕊，创造出一根刺，以及那个在微风摇荡凭藉草木银白色茸毛飞扬旅行的种子，成熟时自然轻轻爆裂弹出种子的豆荚，这里那里还无不可发现一切有生为生存与繁殖所具有的不同德性。这种种德性，又无不本源于一种坚强而韧性的试验，在长时期挫折与选择中方能形成。我将大声叫嚷："这不成！这不成！我们人类的意志是个什么形式？在长期试验中有了些什么变化？它存在，究在何处？它消失，究竟为什么而消失？一个民族或一种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情形下即无可挽救？会不会只是偶然事

实，还可能用一种观念一种态度而将它重造？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对于自然美的热烈赞诵，传统世故的极端轻蔑，是否即可从更年青一代见出新的希望？”

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却被这个离奇想象弄得迷蒙潮润了。

我的心，从这个绿荫四合所作成的奇迹中，和斑鸠一样，向绿荫边际飞去，消失在黄昏来临以前一片灰白雾气中，不见了。

……一切生命无不出自绿色，无不取给于绿色，最终亦无不被绿色所困惑。头上一片光明的蔚蓝，若无助于解脱时，试从黑处去搜寻，或者还会有些不同的景象；一点淡绿色的磷光，照及范围极小的区域，一点单纯的人性，在得失哀乐间形成奇异的式样。由于它的复杂或单纯，将证明生命于绿色以外，依然能存在，能发展。

二 黑

同样是强烈阳光中，长大院坪里正晒了一堆堆黑色的高粱，几只白母鸡在旁边啄食。一切寂静，院子一端草垛后的侧屋中，有木工的斧斤削砍声，和低沉人语声，更增加这个乡村大宅的静境。

当我第一次用“城里人”身分，进到这个乡户人家广阔院中，站在高粱堆垛间，为迎面长廊承尘梁柱间的繁复眩目金漆彩绘呆住时，引路的马夫，便在院中用他那个为烟草所

毁发沙带哑的嗓子嚷叫起来：

“二奶奶，二奶奶，有人来看你房子！”

那几只白母鸡起始带点惊惶神气，奔窜到长廊上去。二奶奶于是从大院左侧断续斧斤声中厢屋走了出来。六十岁左右，一身的穿戴，一切都是三十年前老辈式样，额间玄青缎勒正中镶上一片绿玉，耳边两个玉镶大金镮，阔边的袖口和衣襟，脸上手上象征勤劳的色泽和粗线条皱纹，端正的鼻梁，微带忧郁的温和眼神，以及从相貌中即可发现一颗厚道单纯的心，我心想：

“房子好，环境好，更难得的也许还是这个主人，一个本世纪行将消失，前一世纪的正直农民范本。”

我稍微有点担心，即这房子未必有希望来由我处分。可是一分钟后，我就明白这点忧虑为不必要了。

于是照一般习惯，我开始随同这个肩背微偻的老太太，各处慢慢走去。从那个充满繁复雕饰涂金绘彩的长廊，走进靠右的院落。在门廊间小小停顿时，我不由得不带着诚实赞美口气说：“老太太，你这房子真好！木材多整齐，工夫多讲究！”

正像这种赞美是必然的，二奶奶便带着客气的微笑，指点第一间空房给我看，一面说：“不好，不好，好那样！城里好房子多也多！”

我们在雕花扇槅间，在镂空贴金拼嵌福寿字样的过道窗口下，在厅子里，在楼梯边，在一切分量沉重式样古拙朱漆烂然的家具旁，在连两院低如船厅的长方形客厅中，在宽阔楼梯上，在后楼套房小小窗口那一缕阳光前，在供神木座一堆黝黑放光的铜像左右，到处都停顿了一会儿。这其间，或是二奶奶听我对于这个房子所作的颂扬，或是我听二奶奶对

于这个房子种种说明。最后终于从靠右一个院落走出，回到前面大院子中，在那个六方边沿满是浮雕故事的青石水缸旁站定，一面看木工拼合寿材，一面讨论房子问题。

“先生看可好？好就搬来住！楼上、楼下、你要的我就打扫出来。那边院子归我作主，这边归三房，都好商量。可要带朋友来看看？”

“老太太，房子太好了。不用再带我那些朋友看也成。我们这时节就说好，不许翻悔。后楼连佛堂算六间，前楼三间，楼下长厅子算两间。全都归我。下月初我们一定会搬来。老太太你可不能翻悔，又另外答应别人，这是不成的！”

“好啰，好啰，就是那么说，只管来好了。我们不是城里那些租房子的。乡下人心直口直，说一是一，你放心就是。”

走出了这个人家大门，预备上马回到小县城里去看看时，已不见原来那匹马和马夫，门前路坎边，有个乡下公务员模样的中年人，正把一匹小小枣骝马系在那一株高大仙人掌树干上。当真的，一匹马系在一丈五六高的仙人掌树干上。那树上还正开放酒杯大黄花！景象自然也是我这个城里人少见的。转过河堤前时，才看到马和马夫共同在那道小河边饮水。

这房子第一回给我的印象，竟简直像做个荒唐的梦。那个寂静的院落，那青石作成的雕花大水缸，那些充满东方人幻想将巧思织在对称图案上的金漆槅扇，那些大小笨重的家具，尤其是后楼那几间小套房，房间小小的，窗口小小的，下午三点左右一缕阳光斜斜从窗口流进，由暗朱色桌面逼回，徘徊在那些或黑或灰庞大的瓶罂间，所形成的那种特别空气，那种希有情调，说陌生可并不吓怕，虽不吓怕可依然不易习惯，真使人不大相信是一个房间，这房间且宜于普通人住下！

可是事实上，再过三五天，这些房间便将有大部分归我随意处分，我和几个朋友，就会用这些房间来作家了！

在马上时，我就试把这些房间一一分配朋友：画画的宜在楼下那个长厅中，虽比较低矮，可相当宽阔光亮。弄音乐的宜住后楼，虽然光线不足，有的是僻静，人我两不相妨，至于那个特殊情调，对于习乐的心理也许还更相宜。前楼那几间单纯光亮房子，自然就归给我了，因为由窗口望出去，远山近树的绿色，对于我的工作当有帮助：早晚由窗口射进来的阳光，对于孩子们健康实真需要。正当我猜想到房东生活时，那个肩背微伛的马夫，像明白我的问题所在，便插口说：

“先生，可看中那房子？这是我们县里顶好一所房。不多不少，一共作了十二年，椽子柱子亏老爹下山一根一根找来！你试留心看看，那些窗格子雕的菜蔬瓜果，蛤蟆和兔子，样子全不同，是一个木匠主事，用他的斧头凿子作成功的！还有那些大门和门闩，扣门锁门定打的大铁老鸹拌，那些承柱子的雕花石鼓，那些搬不出房门的大木床，那一样不是我们县里第一！往年老当家的在世时，看过房子的人翘起大拇指说：‘老爹，呈贡县唯有你这栋房子顶顶好！’老爹就笑起来说：‘好那样，你说得好。’其实老爹累了十二年，造成这栋大房子，最快乐的事，就是人说这句话，他有空儿回答这句话。相貌活像个土地公公见人就笑。修路搭桥，一生做了多少好事！在老房子住时，看坎上有匹白马，长得好膘头，看了八年，才把地买来，动工一挖，原来是四水缸白银元宝，先生你算算值多少！可是老爹为人脾气怪，房子好了不让小伙子住，说免得耗折福分。房子造好后好些房间都空着，老爹就又在那个房子里找木匠做寿木，自己监工，四个木匠整

整做了一年，油漆了几十次，阴宅好后，他自己也就死了。新二房大爹接手当家，爱热闹要大家迁进来住，谁知年青小伙子又另有想头，读书的，做事的，有了新媳妇儿的，都乐意在省上租房子住。到老的讨了个小太太后，和二奶奶合不来，老的自己也就搬回老房子，不再在新房子里住，所以如今就只二奶奶守房子，好大栋房子，拿来收庄稼当仓屋用！省下有人来看房子时，二奶奶高高兴兴带人楼上楼下打圈子，听人说房子好时，一定和那老爹一样，会说‘好那样’。二奶奶人好心好，今年快近七十了。大爹嘎，别的学不到，只把过世老爹没有的古怪脾气接过了手，家里人大小全都合不来。这几天听说二奶奶正请了可乐村的木匠做寿材，两副大四合寿木，要好几千中央票子！老夫老妇在生合不来，死后可还得埋在一个坑里去。……家里如今已不大成。老当家在时，有十二个号口，十二个大管事来来去去都坐软兜轿子，不肯骑马。老爹过去后减成三个号口。民国十二年，土匪看中了这房子，来住了几天，挑去了两担首饰银器，十几担现银元宝，十几担烟土。省里队伍来清乡，打走土匪后，说是这房子窝藏过土匪，又把剩下的东东西西扫括搬走。这一来一往，家里也就差不多了，如今想发旺，恐怕要看小的一代去了。……先生，你可当真要预备来疏散？房子清爽好住，不会有鬼的！”

从饶舌的马夫口里，无意中得到了许多关于这个房子的历史传说，恰恰补足了我所要知道的一切。

我觉得什么都好，最难得的还是和这个房子有密切关系的老主人，完全贴近土地的素朴的心，素朴的人生观，不提别的，单就将近半个世纪生存于这个单纯背景中所有的哀乐式样，就简直是一个宝藏，一本值得用三百五十页篇幅来写出的动人故

事！我心想，这个房子，因为一种新的变动，会有个新的未来，房东主人在这个未来中，将是一个最动人的角色。

一个月后，我看过的一些房间，就已如我所估想的住下了人，此外在其他房间中，也住了些别的人。大房子忽然热闹了起来。四五个灶房都升了火，廊下到处牵上了晒衣裳的绳子，在强烈阳光下，各式各样衣物被单如彩色旗帜飘动。小孩子已发现了几个花钵中的蓓蕾，二奶奶也发现了小孩子在悄悄的掐折花朵，人类机心似乎亦已起始在二奶奶衰老生命，和几个天真无邪孩子间，有了些微影响，后楼几个房间和那两个佛堂，更完全景象一新，一种稀有的清洁，一种年青女人代表青春欢乐的空气。佛堂既作了客厅，且作了工作室，因此壁上的大小乐器，以及这些乐器转入手中时伴同年青歌喉所作成的嘈杂，自然无一不使屋主人感到新的变化。

过不久，这个后楼佛堂的客厅中，就有了大学教授和大学生，成为谦虚而随事服务的客人。起始陪同年青女孩子作饭后散步，带了点心食物上后山去野餐，还常常到三里外长松林间去玩赏白鹭群。不过故事发展虽慢，结束得却突然，有一回，一个女孩赞美白鹭时，本意以为这些俊美生物与田野景致相映成趣。习社会学的大学教授，却充满男性的勇敢，向女孩子表示，若有枝猎枪，就可把松树顶上这些白鹭一只一只打下来。这一来白鹭并未打下，倒把结婚希望打落，于是留下个笑话，仿佛失恋似的走了。大学生呢，读《红楼梦》十分熟习，欢喜背诵点旧诗，可惜几个女孩却不大欣赏这种多情才调。二奶奶依然每天早晚洗过手后，就到佛堂前来敬香，点燃香，作个揖，在北斗七星灯盏中加些油，笑笑的走开了。遇到女孩子们在玩乐器时，间或也用手试摸摸那些能

发不同音响的筝笛琵琶，好像对于一个陌生孩子的慈爱。也坐下来喝杯茶，听听这些古怪乐器在灵巧手指间发出的新奇声音。这一切虽十分新奇，对于她内部的生命，却并无丝毫影响，对于她日常生活，也无何等影响。

随后楼下年青画家，也留下些传说于几个年青女孩子口中，独自往滇西大雪山下工作去了。住处便换了一对艺术家夫妇，和一个有天才称誉的小女孩子。壁上悬挂了些中画和西画，床前供奉了观音和耶稣，房中常有檀香山洋琵琶弹出的热情歌曲，间或还夹杂点充满中国情调新式家庭的小小拌嘴，正因为这两种生活交互替换，所以二奶奶即或从窗边走过，也决不能想象得出这一家有些什么问题发生。去了一个女仆，又换来一个女仆，这之间自然不可免还有了些小事情，影响到一家人的意识形态。先生为人极谦虚有礼，太太为人极爱美好客，想不到两种好处放在一处反多周章。小女孩在这种家庭空气中，性情发展得也就不大正常，应当知道的不知道，不知道的偏知道。且不明白如何一来，当家的大爹，忽然又起了回家兴趣。回来时就坐在厅子中，一面随地吐痰，一面打鸡骂狗。以为这个家原是他的产业，不许放鸡到处屙屎，妨碍卫生。艺术家夫妇恰好就养了几只鸡，不大能体会大爹脾气，也不大讲究卫生，因之主客之间不免冲突起来。于是有一个时节，这个院子便可听到很热烈的辩论争吵声。大爹一面吵骂不许鸡随便拉屎，一面依然把黄痰向各处远远唾去，那些鸡就不分彼此的来竞争啄食。后楼客厅中，又来了个全国闻名的女客人，为人有道德，能文章，二十年前写出的作品，温暖美好的文字，装饰的情感，无不可放在第一流作家中间。更难得的是未结婚前，决不在文章中或生活上

涉及恋爱问题，结了婚后推己及人，却极乐意在婚姻上成人之美。家中有个极好的床铺，常常借给新婚夫妇使用。虔诚的信仰基督教，生平不说谎，不过在写文章时，间或用用男人名义，男人口气，自然无伤大雅。平时对于中国文学美术并不怎么有兴趣，却乐意请千古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来作客，同作畅谈，可不知谈些什么。这个知名客人来了又走了，而且走得辉辉煌煌。正当找寻交通工具极端困难，许多人无从上路时，那个柔软宽大床铺也居然为公家的汽车运往新都，另有新的用途去了。二奶奶还给人介绍认识过，这些目前或俗或雅或美或丑的事件，对她可毫无影响。依然每早上打扫打扫院子，推推磨石，扛个小小鸦咀锄下田，晚饭时便坐在屋侧檐下石臼边，听乡下人说说本地米粮新闻。

随后是军队来了，楼下大厅正房作了团长的办公室和寝室，房中装了电话，门前有了卫兵，全房子都被兵士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前林子里且停了近百辆灰色的机器脚踏车，村子里屋角墙边，到处有装甲炮车搁下。这些部队不久且即开拔进了缅甸，再不久，就有了失利消息传来，且知道那几个高级长官，大都死亡了。住在这个房子里的华侨中的中学生，因随军入缅，也有好些死亡了。住在楼下某个人家，带了三个孩子返广西，半路上翻车，两个孩子摔死的消息也来了。二奶奶虽照例分享了同住人得到这些不幸消息时一点惊异与惋惜，且为此变化谈起这个那个，提出些近于琐事的回忆，可是还依然在平静中送走每一个日子。

美术家夫妇走后，楼下厅子换了个商人，在滇缅公路上往返发了点财。每个月得吃几千块纸烟的太太，业已为生育了四个孩子，到生育第五个时，因失血过多，便在医院死去

了。住在隔院一个卸任县长，家中四岁大女孩，又因积食死去。住在外院侧屋一个卖陶器的，不甘寂寞，在公路上抢劫别人，业已经提去证明处决。三分死亡影响到这个大院子：商人想要赶快续婚，带了一群孤雏搬走了。卸任县长事母极孝，恐老太太思念殇女成病，也迁走了。卖陶器的剩下的寡妇幼儿，在一种无从设想的情形下，抛弃了那儿担破破烂烂的瓶罐，忽然也离开了。于是房子又换了一批新的寄居者，一个后方勤务部的办事处，和一些家属。过不到一月，办事处即迁走，留下那些家眷不动。几乎像是演戏一样，这些家眷中，就听到了有新作孤儿寡妇的，原来保山局势紧张时，有些守仓库的匆促中毁去汽油不少，一到追究责任时，黠诈的见机逃亡，忠厚的就不免受军事处分。这些孤儿寡妇过不久自然又走了，向不可知一个地方过日子去了。

习音乐的一群年青孩子，随同机关迁过四川去了。

后来又迁来一群监修飞机场的工程师，几位太太，一群孩子，一种新的空气亦随之而来。卖陶器的住处换了一家卖糖的，用修飞机场工人作对象，从外县赶来做生意。到由于人类妄想所产生的那些飞机发动机怒吼声，二十三十日夜在这个房子上空响着时，卖糖的却已发了一笔小财，回转家乡买田开杂货铺去了。年前霍乱的流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乡民，老少死亡相继。山上成熟的桃李，听他在树上地上腐烂，也不许在县中出卖。一个从四川开来的补充团，碰巧恰到这个地方，在极凄惨情形中死去了一大半，多浅葬在公路两旁，露出土外翘起的瘦脚，常常不免将行路人绊倒。一些人的生命，虽若受一种来自时代的大力所转动，无从自主。然而这土院子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

产生伟大感和伟大自觉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去散步时，必携同我那个五岁大的孩子，用竹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黠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虽眼看去不多远，就会被一个树枝绊着，为急流冲翻，或在水流转折所激起的漩涡中消失，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五寸长的船儿，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而且那些憔悴的花朵，那点诚实的希望，以及出自孩子口中的天真祝福，会为那个女孩子含笑接受。有时正当落日衔山，天上云影红红紫紫如焚如烧，落日一方的群山黯淡成一片墨蓝，东西远处群山，在落照中光影陆离仪态万千时，这个诗人却充满象征意味，独自去屋后经过风化的一个山冈上，眺望天上云彩的变幻，和两面山色的倏忽。或偶然从山凹石罅间有所发现，必扳着那些摇摇欲坠的石块，努力去攀折那个野生带茨花卉，摘回来交给朋友，好像说："你看，我还是把他弄回来了，多险！"情绪中不自觉的充满成功的自足。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用个五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扩大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慎重的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

想办法。”决不想到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就因为他还完全不明白他所爱慕的女孩子，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浪中。怨爱交缚之际，生命的新生复消失，人我间情感与负气作成的无可奈何环境，所受的压力更如何沉重。这种种不仅为诗人梦想所不及，她自己也还不及料，一切变故都若完全在一种离奇宿命中，对于她加以种种试验。这个试验到最近，且更加离奇，使之对于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幸或不幸，都若不是个人能有所取舍。为希望从这个梦魇似的人生中逃出，得到稍稍休息，过不久或且居然又会回到这个梦魇初起处的旧居来，然而这方面，人虽若有机会回到这个唱歌吹笛的小楼上来，另一方面，诗人的小小箬叶船儿，却把他的欢欣的梦，和孤独的忧愁，载向想象所及的一方，一直向前，终于消失在过去时间里。淡了，远了，即或可以从星光虹影中回来，也早把方向迷失了。新的实现还可能有多少新的哀乐，当事者或旁观者对之都全无所知。当有人告给二奶奶，说三年前在后楼住的最活泼的一位小姐，要回到这个房子来住住时，二奶奶快乐异常的说：“那很好。住久了，和自己家里人一样，大家相安。×小姐人好心好，住在这里我们都欢喜她！”正若一个管理码头的，听说某一只船儿从海外归来神气一样自然，全不曾想到这只美丽小船三年来在海上连天巨浪中挣扎，是种什么经验。为得来这个经验，又如何弄得帆碎橹折，如今的小小休息，还是行将准备向另外一个更不可知的陌生航线驶去！

……日月运行，毫无休息，生命流转，似异实同。惟人生另有其庄严处，即因贤愚不等，取舍异趣，入渊

升天，半由习染，半出偶然；所以兰桂未必齐芳，萧艾转易敷荣。动者常动，便若下坡转丸，无从自休，多得多患，多思多虑，有时无从用“劳我以生”自解，便觉“得天独全”可羡。静者常静，虽不为人生琐细所激发，无失亦无得，然而“其生若浮，其死则休”，虽近生命本来，单调又终若不可忍受。因之人生转趋复杂，彼此相慕，彼此相妒，彼此相争，彼此相学，相差相左，随事而生。凡此一切，智者得之，则生知识，仁者得之，则生悲悯，愚而好自用者得之，必又另有所成就。不信夙命的，固可从生命变易可惊异处，增加一分得失哀乐，正若对于明日犹可望凭知识或理性，将这个世界近于传奇部分去掉，人生便日趋于合理。信仰夙命的，又一反此种人能胜天的见解，正若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倦人而且恼人，明日事不若付之偶然，生命亦比较从容自由，不信一切惟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若得到一切，惟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

三　灰

在一堆具体的事实和无数抽象的法则上，我不免有点茫然自失，有点疲倦，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打量重新用我的手和想象，攀援住一种现象，即或属于过去业已消逝的，属于过去即未真实存在的……必需得到它方能稳定自己。

我似乎适从一个辽远的长途归来，带着一点混和在疲倦

中的淡淡悲伤，站在这个绿荫四合的草地上，向淡绿与浓赭相交错成的原野，原野尽头那个淡黄色村落，伸出手去。

"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巴哈①或莫札克②，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境中，不过一会儿，再让它带回到人间来，到都市或村落，钻人官吏颟顸贪得的灵魂里，中年知识阶级倦于思索怯于惑疑的灵魂里，年青男女青春热情被腐败势力虚伪观念所阉割后的灵魂里，来寻觅，来探索，来从这个那个剪取可望重新生长好种芽，即或他是有毒的，更能增加组织上的糜烂，可能使一种善良的本性发展有妨碍的，我依然要得到它，设法好好使用它。"

当我发现我所能得到的，只是一种思索继续思索，以及将这个无尽长链环绕自己，束缚自己时，我不能不回到二奶奶给我寄居五年那个家里了，这个房子去我当前所在地，真正的距离，原来还不到两百步远近。

大院中犹如五年前第一回看房子光景，晒了一地黑色高粱，二奶奶和另外三个女工，正站成一排，用木连枷击打地面高粱，且从均匀节奏中缓缓的移动脚步，让连枷各处可打到。三个女工都头裹白帕，使得记起五年前那几只从容自在啄食高粱的白母鸡。女工中有一位好像十分面善，可想不起这个乡下妇人会引起我注意的原因，直到听二奶奶叫那女工说：

"小香，小香，你看看饭去，你让先生来试试，会不会打。"

我才知道这是小香，我一面拿起握手处还温暖的连枷，一面想起小香的问题，竟始终不能合拍，使得二奶奶和女工都笑将起来，真应了先前一时向蚂蚁表示的意见，这个手爪的用处，已离开自然对于五个指头的设计甚远，完全不中用了。可是令我分心的，还是那个身材瘦小说话声哑的农家妇

人小香。原来去年当收成时，小香正在发疯。她的妈是个寡妇，住在离城十里的一个村子中，小小房子被一把天火烧了，事后除从灰里找出几把烧得失形的农具和镰刀，已一无所有。于是趁收割季带了两个女孩子，到街子来找工作。大女孩七岁，小女孩两岁，向二奶奶说好借住在大院子装谷壳的侧屋中，有什么吃什么，无工可作母女就去田里收拾残穗和土豆，一面用它充饥，一面且储蓄起来，预备过冬。小香是大女儿，已出嫁过三年，丈夫出去当兵打仗，三年不来信，那人家想把她再嫁给一个人，收回一笔财礼，小香并不识字，只因为想起两句故事上的话语，“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嫁二夫”，为这个做人的抽象原则所困住，怕丢脸，不愿意再嫁，待赶回家去和她妈商量，才知道房子已烧去，许久又才找到二奶奶家里来。一看两个妹妹都嚼生高粱当饭吃，帮人无人要，因此就疯了。疯后整天大唱大嚷各处走去，乡下小孩子摘下仙人掌追着她打闹，她倒像十分快乐。过一阵生命力和积压在心中的委屈耗去了后，人安静了些，晚上就坐在二奶奶大门前，向人说自己的故事。到了夜里才偷悄悄进到二奶奶家装糠壳的屋子里睡睡，这事有一天无意中被另一房东骨都嘴嫂子发现了，就说：“嗐，嗐，这还了得！疯子要放火烧房子，什么人敢保险！”半夜里把小香赶了出去，听她在空地里过夜。并说：“疯子冷冷就会好”。房子既是几房合有的，二奶奶不能自作主张，却只好悄悄的送了些东西给小香的妈，过了冬天，这一家人扛了两口袋杂粮，携儿带女走到不知何处去了，大家对于小香也就渐渐忘记了。

我回到房中时，才知道小香原来已在一个地方做工，这回是特意来看看二奶奶，还带了些栗子送礼，因为母女去年

在这里时，我们常送她饭吃，也送我们一些栗子，表示谢意。真应了平常一句俗话：“礼轻仁义重。”

到我家来吃晚饭的一个青年朋友，正和孩子们充满兴趣用小刀小锯作小木车，重新引起我对于自己这双手感到使用方式的惑疑。吃过饭后，朋友说起他的织袜厂最近所遭遇的困难，因原料缺少，无从和出纱方面接头，得不到救济，不能不停工。完全停工会影响到一百三十多个乡下妇人的生计，因此又勉强让部分工作继续下去。照袜厂发展说来，三千块钱作起，四年来已扩大到一百多万。这个小小事业且供给了一百多乡村妇女一种工作机会，每月可得到千元左右收入。照这个朋友计划说来，不仅已让这些乡下女人无用的手变为有用，且希望那个无用的心变为有用，因此一天到处为这个事业奔走，晚上还亲自来教这些女工认字读书，凡所触及的问题，都若无可如何，换取原料既无从直接着手，教育这些乡村女子，想她们慢慢的，在能好好的用她们的手以后还能好好的用她们的心，更将是个如何麻烦无望的课题！然而朋友对于工作的信心和热诚，竟若毫无困难不可克服，而且那种精力饱满对事乐观的态度，使我隐约看出另一代的希望，将可望如何重建起来，一颗素朴简单的心，如二奶奶本来所具有的，如何加以改造，即可成为一颗同样素朴简单的心，如这个朋友当前所表现的，当这个改造底幻想无章次的从我脑中掠过时，朋友走了，赶回厂中教那些女工夜课去了。

孩子们平时晚间欢喜我说一切荒唐故事，故事中一个年青正直的好人，如何从星光接来一个火，又如何被另外一种不义的贪欲所作成的风吹熄，使得这个正直的人想把正直的心送给他的爱人时，竟迷路失足到脏水池淹死，这类故事就

常常把孩子们光光的眼睛挤出同情的热泪。今夜里却把那年青朋友和他们共同做成的木车子，玩得非常专心，既不想听故事，也不愿上床睡觉。我不仅发现了孩子们的将来，也仿佛看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传奇故事在年青生命中已行将失去意义，代替而来的必然是完全实际的事业，这种实际不仅能缚住他们的幻想，还可能引起他们分外的神往倾心！

大院子里连枷声，还在继续拍打地面。月光薄薄的，淡云微月中一切犹如江南四月光景。我离开了家中人，出了大门，走向白天到的那个地方去找寻一样东西。我想明白那个蚂蚁是否还在草间奔走。我当真那么想，因为只要在草地上有一匹蚂蚁被我发现，就会从这个小小生物活动上，追究起另外一个题目。不仅蚂蚁不曾发现，即白日里那片奇异绿色，在美丽而温柔的月光下也完全失去了。目光所及到处是一片银灰。这个灰色且把远近土地的界限，和草木色泽的等级，全失去了意义，只从远处闪烁摇曳微光中，知道那个处所有村落，有人。站了一会儿，我不免恐怖起来。因为这个灰色正像一个人生命的形式。一个人使用他的手有所写作时，从文字中所表现的形式。“这个人是谁？是死去的还是生存的？是你还是我？”从远处缓慢舂米声中，听出相似口气的质问。我应当试作回答可不知如何回答，因之一直向家中逃去。

二奶奶见个黑影子猛然窜进大门时，停下了她的工作。

“疯子，可是你？”

我说：“是我！”

二奶奶笑了：“沈先生，是你！我还以为你是小香，正经事不作，来吓人。”

从二奶奶话语中，我好像方重新发现那个在绿色黑色和

灰色中失去了的我。

上楼见主妇时，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么久。

“你是说刚才，还是说从白天起始？我从外边回来，二奶奶以为我是小香疯子，说我一天正经事不作，只吓人，知道是我，她笑了，大家都笑了，她倒并没有说错。你看我一天作了些什么正经事，和小香有什么不同。不过我从不吓人，只欢喜吓吓我自己罢了。”

主妇完全不明白我所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在我面前的是一颗希有素朴善良的心。十年来从我性情上的必然，所加于她的各种挫折，任何情形下，还都不曾将她那个出自内心代表真诚的微笑夺去。生命的健全与完整，不仅表现于对人性情对事责任感上，且同时表现于体力精力饱满与兴趣活泼上。岁月加于她的限制，竟若毫无作用。家事孩子们的麻烦，反而更激起她的温柔母性的扩大。温习到她这些得天独厚长处时，我竟真像是有点不平，所以又说：

“我需要一点音乐，来洗洗我这个脑子，也休息休息它。普通人用脚走路，我用的是脑子。我觉得很累。音乐不仅能恢复我的精力，还可缚住我的幻想，比家庭中的你和孩子重要！”这还是我今天第一回真正把音乐对于我意义说出口，末后一句话且故意加重一些语气。

主妇依然微笑，意思正像说：“这个怎么能激起我的妒嫉？别人用美丽辞藻征服读者和听众，你照例先用这个征服自己，为想象弄得自己十分软弱，或过分刚强。全不必要！你比两个孩子的心实在还幼稚，因为你说出了从星光中取火

的故事，便自己去试验它。说不定还自觉如故事中人一样，在得到了火以后，又陷溺到另一个想象的泥潭中，无从挣扎，终于死了。在习惯方式中吓你自己，为故事中悲剧而感动万分！不仅扮作想象中的君子，还扮作想象成的恶棍。结果什么都不成，当然会觉得很累！这种观念飞跃纵不是天生的毛病，从整个发展看也几几乎近于天生的。弱点同时也就是长处。这时节你觉得吓怕，更多时候很显然你是少不了它的！”

我如一个离奇星云被一个新数学家从什么第五度空间公式所捉住一样，简直完全输给主妇了。

从她的微笑中，从当前孩子们浓厚游戏心情所作成的家庭温暖空气中，我于是逐渐由一组抽象观念变成一个具体的人。“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我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我想象已近乎一个疯子所有。我也笑了。两种笑融解于灯光下时，我的梦已醒了。我做了个新黄粱梦。

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改校

本篇曾以《绿·黑·灰》为题，连载于1943年12月、1944年1月《当代评论》第4卷第3～5期；1944年2月又以《绿魇》为题，在《当代文艺》第1卷第2期发表；1946年12月《现代文录》第1集再次发表了经作者改校的《绿魇》。均署名沈从文。现据《现代文录》编入。

① 巴哈　即巴赫，德国作曲家。

② 莫札克　似指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音乐派的中心人物。

白　　魇

我需要清静与单独，因此长住在乡下。

乡下居住一久，和场面社会都隔绝了，一家便在极端简单生活中，送走连续而来的每个日子。简单生活中又似乎还有个并不十分简单的人事关系存在。即从一切书本中，接近两千年来人类为求发展争生存种种哀乐得失，他们的理想与愿望，如何受事实束缚挫折，再从束缚挫折中突出，转而成为有生命的文字，扩大加强那个向往与趋赴，这个艰苦困难过程，也仿佛可以接触。其次就是从各方面通信上，还可和另外环境背景中的熟人谈谈过去，和陌生朋友谈谈未来，当前的生活一与过去未来连接时，生命便若重新获得一种深刻而丰富意义。再其次即从少数过往客人中，见出这些本性善良可爱人物的灵魂，被生活压力所及，影响到义利取舍时，欲望贴近地面，是个什么样子，同样对于幽微曲折人性若有会于心。

这时节，我面前桌上正放一堆待复的信件，和儿包刚从邮局取回的书籍。信中提到的，不外战争带来的亲友死亡消

息，或青年朋友与实生活迎面时，对于社会所感到的绝望，以及人近中年，从诚实工作接受寂寞报酬，一面忍受这种寂寞，一面总不免有点郁郁不平。因之精神慢慢分解，失去本来的自主形成一种悲剧的迸发。从这种通信上，我俨然便看到当前社会一个断面。明白这个民族在如何痛苦中，接受时代所加于他们身上的严酷试验，社会动力既决定于感情与意志，新的信仰且如何在逐渐生长中。倒下去的生命，已无可补救。我得从复信中给活下的他们一点希望，也从复信中认识认识自己。

二十六岁的小表弟黄育照，在洞庭湖边谷仓争夺战中，于华容为掩护部属抢渡，救了他人救不了自己，阵亡了。同时阵亡的还有个聂清。为写文章讨经验，随同部队转战各处已六年。还有个作军需的子昭，在嘉善作战不死却在这一次牺牲。这种牺牲其实还包含有一个小小山城五千孤儿寡妇的饮泣，一朝上每家门前多一小小白木牌子。然而这是战争！

……人既死了，为做人责任和理想而死，活下去的徒然悲痛，实在无多意义。既然是战争，就不免有死亡！死去的万千年青人，谁不对国家前途或个人事业，有种光明希望和美丽的梦？可是在接受分定上，希望和梦总不可免会破灭。或死于敌人无情炮火，或死于国家组织上的弱点，二而一，同样完事。这个国家因为前一辈不大振作，自私而贪得，愚昧而残忍，使我们这一代为历史担负那么一个沉重担子，活时如此卑屈而痛苦，死时如此胡涂而悲惨。更青年一辈，可有权利向我们要求，活得应当像个人样子！我们尽这一生努力，来让他们活

得比较公正合理些，幸福尊贵些，不是不可能的！

一个朋友离开了学校将近五年，想重新回学校来，被传说中昆明生活愣住了。因此回个信告他一点情况。

……这是一个古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然而乡村本来的素朴单纯，与城市习气作成的贪污复杂，却产生一个强烈明显对照，使人十分痛苦。湖山如此美丽，人事上却贫富悬殊到不可想象程度。到处是钞票在膨胀，在活动，大多数人的作人兴趣，即维持在这个钞票数量争夺过程中。钞票越来越多，因之一切责任上的尊严，与作人良心的标尺，都被压扁扭屈，慢慢失去应有的完整。正当公务员过日子都不大容易对付，普通绅商宴客，却时常有熊掌，鱼翅，鹿筋，象鼻子，点缀席面。奇特现象中最不可解处，即社会习气且培养到这个堕落现象的扩大。大家都好像明白战时战后决定这个民族百年荣枯命运的，主要的还是学识，教部照例将会考优秀学生保送来这里升学，有钱人子弟想入学校肄业，恐考试不中，且乐意出极大报酬代价找替考人，可是公私各方面，就似乎从不曾想到这些教书十年二十年的书呆子，过的是种什么紧张日子。雨季中许多人家半浸在水里，也似乎是应分的。本地小学教员已到有××收入，大学校长收入却小些；大学教授收入在一半法币上盘旋，完全近于玩戏法的，要一条大蛇从一根细小绳子上爬过。这是当前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活在无能力的统治机构下必然的悲处，战争如果是个广义形容词，大多数同事，就

可说是在和一种风气习惯而战争！情形虽已够艰苦，实并不气馁！日光多，自由多，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养惑疑和否定的种子，这是支持我们情绪唯一的撑柱，也是重造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缺少适应现实能力的，却在追求抽象，这里要的是真正勇敢！

一个习文学的朋友，写了近百万字作品，搁在手提箱中待出路。译了一大堆作品，勉强可以生活下去。从自修俄文到将托尔斯太《战争与和平》译毕，再一字一句重抄三次，印出后大家尚不知译书的人是谁。

……国家在忧患中受试验，个人也免不了有一分。一切事似乎都若无可为，一切事总又若于黯淡湿雾中，还透露出一线光明。因为从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可看出正有人将精力和信心粘附到这个民族发展需要上去。且有人充满否定勇气，想从事实泥淖中挣扎而出。这点信心和希望，目前虽尚若十分散漫，到某一时必有个方式可以归纳成为一个目的。合理的进步，终是可望的！我们在这里日子过得虽如黔娄先生，情绪却很好。尤其是作主妇的，在家事与校课两忙中，直到把一个主妇最高效率用尽后，还不至于累倒，尚能从从容容的把你译的一切书仔细读完！（试想想，到处都有这种读者，你工作并不寂寞！）自以为能够把握现实深谋远虑的人，都各在想方设法用变相高利贷方式，向乡下人囤购粮食杂物，我们却正讨论到使用生命向什么方面比较有意义。你说的……极平常自然。近二十年来习文史多侧重章句知识，

因之乡愿陋儒点缀思想家间，本身尚难脱离圆光算命鬼神迷信，领导他人时当然不外如彼如此。阿谀情趣若与热中打算相会合，即不免有类乎现代群儒铸九鼎行为发生。这是必然的结果，并非偶然的表现。这也正可提供后来者作参考，让我们明白读书若在求知识以外，还有点意义，应当是从书本上接受一个健康坚实的做人原则，目下有些人是谈不到这个的。若一切经典所建设的抽象原则，已失去其应有尊严作用，而显得腐霉败坏时，我们此时就得来从文学上重新努力。

这种信照例写不完，乡下虽清静无从长远清静，客人来了，主妇温和诚朴的微笑，在任何生活狼狈情形中从未失去。微笑中不仅表示对于生活的乐观，且可给客人发现一种纯挚同情；对人对事无机心的同情，使得间或从家庭中小小拌嘴过来的女客人，更容易当成个知己，以倾吐腹心为快。这一来，我工作自然就得停顿了。

凑巧来的是白胖胖的何太太，善于用演戏时兴奋情感说话，叙述琐事能委曲尽致，表现自己有时又若故意居于不利地位，增加点比本人年龄略小的爱娇。女孩儿家喉咙响，声音分外大，一上楼时就嚷：

“从文先生，我又来了。一来总见你坐在桌子边，工作好忙！我们谈话一定吵闹了你，是不是？我坐坐就走！真不好意思，一来就妨碍你，你可想要出去做文章？太阳好，晒晒太阳也有好处。有人说，晒晒太阳灵感会来，让我晒太阳，就只会出油出汗！我又加重了十一磅！你试说咋个了？”

我不免稍微有点受窘，忙用笑话自救：“若想找灵感，依

我想、最好倒是听你们谈谈天，一定有许多故事可听！”

“从文先生你说笑话。……可别骂我，千万别把我写到你那文章中！他们说我是座活动广播电台，长短波都有，性能灵敏，修理简单，材质结实，这是仿单上的说明；其实！唉，我不过是……”

我赶忙为补充：“一个心直口快的好人罢了。你若不疑心我是骂人，我常觉得你实有天才，真正的天才，观察事情极仔细，描画人物兴趣又特别好。对人对事都充满热忱。往年王敦吃人家澡豆，前不多久我的弟弟在印度王公府上聚餐，金盏中洗手水也只想喝去。”

“这不是骂我是什么！”

我心想，好聪敏，你一定又联想到大观园中那一位傻大姐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不成不成，这不是议会和讲堂，决非口舌奋斗可以找出结论。因此，忽略一个作主人的应有礼貌，在主妇微笑示意中，离开了家，离开了客人，来到半月前发现“绿魇”的枯草地上了。

我重新得到了清静与单独。

我面前是个小小四方朱红茶几，茶几上有个好像必需写点什么的本子。强烈阳光照在身上和手上。照在草地上和那个小小本子上。阳光下空气十分暖和，间或吹来一阵微风，空气中便可感觉到一点从滇池送来冰凉的水汽，和一点枯草香气。四围景象和半月前已大不同：小坡上那一片发黑垂头的高粱，大约带到人家屋檐下，象征财富之一部去了。待翻腾的土地上，有几只呆呆的戴胜鸟在寻觅虫蚁吃食。那个石榴树园，小小蜡黄色的透明叶片，早已完全落尽，只剩下一簇簇银色带刺细枝，点缀在一片长满萝卜秧子新绿中。河堤

前那个连接滇池的大田原，极目绿芜照眼，再分辨不出被犁头划过的纵横赭色条纹。河堤上那些成行列的松柏，也若在三五回严霜中，失去了固有的优美，见出一点萧瑟。在暖和明朗阳光下，结队旋飞自得其乐的蜉蝣，更已不知死到何处去了。

我于是从面前这一片枯草地上，试来仔细搜寻，看看是不是还可发现那些绿色斑驳金光灿烂的小小甲虫，依然能在阳光下保留本来的从容闲适，带着轻快神情，于草梗间无目的漫游，并充满游戏心情，从弯垂草梗尖端突然下坠？结果完全失望，一片泛白的枯草间，即那个半月前爬上我手背若有所询问的小小黑蚂蚁，也不知归宿到何处去了。

阳光依旧如一只温暖的大手，从数千万里外向一切生命伸来。除却我和面前土地，接受这种同情时，还感到一点反应，其余生命都若在“大块息我以死”态度中，各人都在思索边际以外结束休息了。枯草间有着放光细劲枝梗带曳长穗的狗尾草类植物。种子散尽后，尚依旧在微风中轻轻摇头，假装在光下表示生命虽已完结，责任犹未完结神气。

天还是那么蓝，深沉而安静，有灰白的云彩从树林尽头慢慢涌起；如有所企图的填去了那个蓝穹一角。随即又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抑制，在无可奈何情形下，转而成为无目的的驰逐。驰逐复驰逐，终于又重新消失在蓝与灰相融合作成的珠母色天际。

大院子同住的人，只有逃避空袭方来到这个空地上。我需要逃避的，却是地面上一种永远带点突如其来的袭击。我虽是一个写故事的，照例不会拒绝一切与人性有关的见闻，可是从性情可爱的客人方面所表现的故事，居多都像太真实

了一点，待要把它写到纸上时，给人印象不是混乱荒谬，便反而近于虚幻想象了。

……另一时，正当我们和朋友商量到一个严重问题时，一位爱美而热忱，长于用本人生活抒情的温太太，如一个风暴突然侵入房中。

“××先生（向一位陌生客人说），你多大年纪了，怎么总不见老？十年前你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一模一样，吃了多少赐保命！我从四川回来，人都说我老了，不像从前那么一切合标准了（抚抚丰腴的脸颊），我真老了，我要和我××离婚，让他去和年青女人小羚羊小梅花鹿恋爱，我不管（她补充说私下看过先生日记）。我喝咖啡多了睡不好觉，会失眠（用银匙子搅和咖啡）。这墙上的字写得真好，写得多软和（用手胡乱画那些不大容易认识的草字）。人老了真无意思，我要走了。明早又还得进城，……真气人。”温太太话一说完，当真气走了。只留下一个飓风来临的空气在一群朋友间，虽并不见毁屋拔木，可把人弄得胡胡涂涂。

那种人为的飓风去后许久，主客之间还不免带点剩余惊悸，都猜想：也要当真会有什么重大变故要发生了。至少是这变故业已在温太太灵魂上发生？结果还亏主妇用微笑打破了这种沉闷。

“温太太为人极可爱，有什么说什么。只因为太爱好，事不能尽如人意，琐琐家务更多烦心，所以总是去向朋友说到家庭问题。其实刚才说起的事，不仅你们不明白，过一会儿她自己也就忘记了，我猜想，明天进城一定是去吃酒，不是有什么别的问题的！”大家才觉得这事原可以笑笑，把空气改变过来。

主妇还有话不曾说明，即另外一时本来有客人来乡下代温太太要处理大问题，结果却只是吃了杯酒，调解无事。

温习到这个骤然而来的可爱风暴时，我心便若失去了原有的谧静，再也不能集中于一种意见或一组观念上。

我因此想起许多事情。如彼或如此，在人生中十分真实，但各有它存在的道理，巴尔扎克或高尔基，笔下都不会放过。可是这些事在我脑子中，却只作成一种混乱印象，假若一页用失去了时效的颜色，胡乱涂成的漫画，这漫画尽管异常逼真，但实在并不动人。这算个什么？我们作人的兴趣或理想，难道都必然得奠基于这种猥琐粗俗现象上，且分享活在这种事实中的小小人物悲欢得失，方能称为活人？一面想起这个眼前身边无剪裁的人生，虽无章次，却又俨然有物各遂其生的神气，一面想起另外一些人所抱的崇高理想，以及理想在事实中遭遇的限制，挫折，毁灭，正若某种稀有高级生物受自然苛刻特别多，不能适应反而容易夭折，不免苦痛起来。我还得逃避，逃避到一种抽象中，方可突出这个人事印象的困惑。

我耳边有发动机在高空搏击空气的声响。这不是一种简单音乐，单纯调子中，实包含有千年来诗人的热狂幻想，与现代技术的准确冷静，再加上战争残忍情感相揉合的复杂矛盾。这点诗人美丽的情绪，与一堆数学上的公式，三五十种新的合金，以及一点儿现代战争所争持的民族尊严感，方共同作成这个现象。这个古怪拼合物，目前原在一万公尺以上高空中自由活动，寻觅另外一处飞来的同样古怪拼合物，一到互相发现时，三分钟内的接触，其中之一变成一团火焰向下飘坠。这一世界各处美丽天空下，每一分钟内差不多都有

这种火焰一朵朵往下坠。我就还有好些小朋友，在那个高空中，用极端单纯的注意，预备使别人从火焰中下坠，或自己挟带着火焰下坠。

当高空飞机发现敌机以前，我因为这个发现，我的心，便好像被一粒子弹击中，从虚空倏然坠下，重新陷溺到一个更复杂人事景象中，完全失去方向了。

忽然耳边发动机声音重浊起来。抬起头时，便可从明亮蓝空间，看见一个银白放光点子，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小银白十字架。再过不久，我坐的地方，面前朱红茶几，茶几上那个用来写点什么的小本子，有一片飞机翅膀作成的阴影掠过，阳光消失了。面前那个种有油菜的田圃，也暂时失去了原有的嫩绿。待阳光重新照临到纸上时，在那上面我写了两个字，“白魇”。

（一九四四昆明写，一九四七北平改）

本篇曾先后发表于1944年5月15日重庆《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3期和1947年8月16日《知识与生活》第9期。均署名沈从文。据《知识与生活》本编入。

黑　　魇

昆明市空袭威胁，因同盟国飞机数量逐渐增多后，空战由防御转为进攻，城中空袭俨然成为过去一种噩梦，大家已不甚在意。两年前被炸被焚的瓦砾堆上，大多数有壮大美观的建筑矗起。疏散乡下的市民，于是陆续离开了静寂的乡村，从新变作“城里人”。当进城风气影响到我住的滇池边那个小乡村时，家中会诅咒猫儿打喷嚏的张嫂，正受了梁山伯恋爱故事刺激，情绪不大稳定，就借故说：

“太太，大家都搬进城里住去了，我们怎么不搬？城里电灯方便，自来水方便，先生上课方便，小弟读书方便，还有你，太太，要教书更方便！我看你一天来回五龙埠跑十里路，心都疼了。”

主妇不作声，只笑笑。这种建议自然不会成为事实，因为我们实在还无做城里人资格。真正需要方便的是张嫂。

过了两个月，张嫂变更了个谈话方式。

“太太，我想进城去看看我大姑妈，一个全头全尾的好人，心真好！总不说谎，除非万不得已，不赌咒！

“五年不见面，托人带了信来，想得我害病！我陪她去住住，两个月就回来。我舍不得太太和小弟，一定会回来的！你借我一个月薪水，我发誓……小弟真好！”

平时既只对于梁山伯婚事关心，从不提起过这位大姑妈。不过叙述到另外一个女用人进城后，如何嫁了个穿黑洋服的“上海人”，直充满羡慕神气。我们如看什么象征派新诗一样，有了个长长的注解，好坏虽不大懂，内容已全然明白。昆明穿洋服的文明人可真多，我们不好意思不让她试试机会，自然一切同意。于是不多久，张嫂就换上那件灰线呢短袖旗袍，半高跟旧皮鞋，带上那个生锈的洋金手表，扁扁脸上还敷了好些白粉，打扮得香喷喷的，兴奋而快乐，骑马进城看她的抽象姑妈去了。

我依然在乡下不动，若房东好意无变化，即住到战争结束亦未可知。温和阳光与清爽空气，对于孩子们健康既有好处，寄居了将近×年，两个相连接的雕花绘彩大院落，院落中的人事新陈代谢，也使我觉得在乡村中住下来，比城里还有意义。户外看长脚蜘蛛于仙人掌篱笆间往来结网，捕捉蝇蛾，辛苦经营，不惮烦劳，还装饰那个彩色斑驳的身体，吸引异性，可见出简单生命求生的庄严与巧慧。回到住处时，看着几个乡下妇人，在石臼边为唱本新事上的姻缘不偶，从眼眶中浸出诚实热泪，又如何用发誓诅愿方式，解脱自己小小过失，并随时说点谎话，增加他人对于一己信托与尊重，更可悟出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我事实上也在学习一切，不过和别人所学的大不相同罢了。

在腹大头小的一群官商合作争夺钞票局面中，物价既越来越高，学校收入照例不敷日用。我还不大考虑到“兼职兼

差”问题，主妇也不会和乡下人打交道作“聚草屯粮”计划，为节约计，用人走后大小杂务都自己动手。磨刀扛物是我二十年老本行，作来自然方便容易。烧饭洗衣就归主妇，这类工作通常还与校课衔接。遇挑水拾树叶，即动员全家人丁，九岁大的龙龙，六岁大的虎虎，一律参加。来去传递，竞争奔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训练孩子，使他们从合作服务中得到劳动愉快和做人尊严。干的湿的有什么吃什么，没有时包谷红薯也当饭吃，有时尽量，有时又听小的饱吃，大人稍稍节制。孩子们欢笑歌呼，于家庭中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主妇的身心既健康而朴素，接受生活应付生活俱见出无比的勇气和耐心，尤其是共同对于生命有个新态度，过下去似乎再困难，即过三五年也担当得住并不如何灰心。一般人要生活，从普通比较见优劣，或多有件新衣和双鞋子，照例即可感到幸福。日子稍微窘迫，或发现有些方面不如人，设法从社交方式弥补，依然还不大济事时，因之许多高尚脑子，到某一时自不免又会悄悄的作些不大高尚的打算；许多人的聪明智巧，倒常常表现成为可笑行为。环境中的种种见闻，恰作成我们另外一种教育，既不重视也并不轻视。正好让我们明白，同样是人生，可相当复杂，具体的猥琐与抽象的庄严，它的分歧虽极明显，实同源于求生，各自想从生活中证实存在意义。生命受物欲控制，或随理想发展，只因取舍有异，结果自不相同。

我凑巧拣了那么一个古怪事业，照近二十年社会习惯称为“作家”。工作对社会国家也若有些微作用，社会国家对本人可并无多大作用。虽早已名为“职业”，然无从靠它“生活”。情形最古怪处，便是这个工作虽不与生活发生关系，却

缚住了我的生命，且将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另一方面又必然迫得我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方能继续工作。

千载前的高士，常抱着个单纯信念，因天下事不屑为而避世，或弹琴赋诗，或披裘负薪，隐居山林，自得其乐。虽说不以得失荣利攖心，却依然保留一种愿望，即天下有道，由高士转而为朝士的愿望。作当前的候补高士，可完全活在一个不同心情状态中。生活简单而平凡，在家事中尽手足勤劳之力打点小杂，义务尽过后，就带了些纸和书籍，到有和风与阳光的草地上，来温习温习人事，并思索思索人生。先从天光云影草木荣枯中，有所会心。随即由大好河山的丰腴与美好，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慢慢的从这个不剪裁的人生中，发现了“堕落”二字真正的意义。又慢慢的从一切书本上，看出那个堕落因子。又慢慢的从各阶层间，看出那个堕落传染浸润现象；尤其是读书人倦于思索，怯于惑疑，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对武力和权势形成一种阿谀不自重风气。这种失去自己可能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仿佛十分清楚。我于是渐渐失去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

“这不成！这不成！人虽是个动物，希望活得幸福，但是人究竟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如果当前少数人的幸福，原来完全奠基于一种不义的习惯，这个习惯的继续，不仅使多数人活得卑屈而痛苦，死得胡涂而悲惨，还有更可

怕的，是这个现实将使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越发困难，我们怎么办？如果真正的多数幸福，实决定于一个民族劳动与知识的结合，从极合理方式中将它的成果重作分配，在这个情形下，民族中一切优秀分子，方可得到更多自由发展的机会。在争取这种幸福过程时，我们实希望人先要活得尊贵些！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恢复了二十岁左右头脑应有的纯正与清朗，认识出这个世界，并在人类驾驭钢铁征服自然才智竞争中，接受这个民族一种新的命运。我们得一切从新起始：从新想，从新做，从新爱和恨，从新信仰和憨疑。……”

我似乎为自己所提出的荒谬问题愣住了。试左右回顾，身边只有一片明朗阳光，漂浮于泛白枯草上。更远一点，在阳光下各种层次的绿色，正若向我包围越来越近。虽然一切生命无不取给于绿色，这里却不见一个人。一个有勇气将社会人生如一副牌摊散在面前，——从新检起试来排列一下的人。

到我从新来检讨影响到这个民族正当发展的一切抽象原则以及目前还在运用它作工具的思想家或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时，顷刻间便俨若陷溺到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把方向完全迷失了。只到处看出用各式各样材料作成装载“理想”的船舶，数千年来永远于同一方式中，被一种卑鄙自私形成的力量所摧毁，剩下些破帆碎浆在海面漂浮。到处见出同样取生命于阳光，繁殖大海洋中的简单绿

色荇藻，正唯其异常单纯，随浪起伏动荡，适应现实，便得到生命悦乐。还有那个寄生息于荇藻中的小鱼小虾，亦无不成群结伴，悠然自得，各适其性。海洋较深处，便有一群群种类不同的鲨鱼，皮韧而滑，能顺波浪，狡狠敏捷，锐齿如锯，于同类异类中有所争逐，十分猛烈。还有一只只黑色鲸鱼，张大嘴时万千细小蚧蛤和乌贼海星，即随同巨口张阖作成的潮流，消失于那个深渊无底洞口，庞大如山的鱼身，转折之际本来已极感困难，躯体各部门，尚可看见万千有吸盘的大小鱼类，用它吸盘紧紧贴住，随同升沉于洪波巨浪中。这一切生物在海面所产生的漩涡与波涛，加上世界上另外一隅寒流温暖所作成变化，卷没了我的小小身子，复把我从白浪顶上抛起。试伸手有所攀援时，方明白那些破碎板片，正如同经典中的抽象原则，已腐朽到全不适用。但见远处彷徘有十来个衣冠人物，正在那里收拾海面残余，扎成一个简陋筏子。仔细看看，原来载的是一群两千年前未坑尽腐儒，只因为活得寂寞无聊，所以用儒家名分，附会谶纬星象征兆，预备作一个遥远跋涉，去找寻矿产镕铸九鼎。这个筏子向我慢慢飘来，又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到烟波浩淼中不见了。

试由海面向上望，忽然发现蓝穹中一把细碎星子，闪灼着细碎光明。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为这个启示，反映于纯洁心灵中即成为一切崇高理想。过去诗人受牵引迷惑，对远景泼眸过久，失去条理如何即成为疯狂，得到平衡如何即成为法则；简单法则与多数人心会和时如何产生宗教，由迷惑，疯狂，到个人平衡过程中，又如何产生艺术。一切真实伟大艺术，都无不可见出这个发展过程和终结目的。然而这目的，说起来，

和随地可见蚊蚋集团的翁翁营营要求的效果终点，距离未免相去太远了。

微风掠过面前的绿原，似乎有一阵新的波浪从我身边推过。我攀住了一样东西，于是浮起来了。我攀住的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年青男女人社会以前对于人生的坦白与热诚，未恋爱以前对于爱情的腼腆与纯粹，还有那个在城市，在乡村，在一切边陬僻壤，埋没无闻卑贱简单工作中，低下头来的正直公民，小学教师或农民，从习惯中受侮辱，受挫折，受牺牲的广泛沉默。沉默中所保有的民族善良品性，如何适宜培养爱和恨的种子！

强烈照眼阳光下，蚕豆小麦作成的新绿，已掩盖远近赭色田亩。面对这个广大的绿原，一端衔接于泛银光的滇池，一端却逐渐消失于蓝与灰融合而成的珠色天际，我仿佛看到一些种子，从我手中撒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

有个脆弱而充满快乐情感的声音，在高大仙人掌丛后锐声呼唤：

“爸爸，爸爸，快回来，不要走得太远，大家提水去！”我知道，我的心确实走得太远，应当回家了。我似乎也快迷路了。

原来那个六岁大的虎虎，已从学校归来，准备为家事服务了。

孩子们取水的溪沟边，另外一时，每当晚饭前后，必有个善于弹琴唱歌聪明活泼的女子，带了他到那个松柏成行的长堤上去散步，看滇池上空一带如焚如烧的晚云，和镶嵌于明净天空中梳子形淡白新月，共同笑乐。这个亲戚走后，过

不久又来了一个生活孤独性情淳厚的朋友，依然每天带了他到那里去散步。脚印践踏脚印，取同一方向来回。朋友为娱乐自己并娱乐孩子，常把绿竹叶折成的小船，装上一点红白野花，一点玛瑙石子，以及一点单纯忧郁隐晦的希望，和孩子对于这个行为的痴愿与祝福，乘流而去。小船去不多远，必为溪中湫流或岸旁下垂树枝作成的湫涡搅翻。在诗人和孩子心中，却同样以为终有一天会直达彼岸。生命愿望凡从星光虹影中取决方向的，正若随同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渐去渐远，纵想从星光虹影中寻觅归路，已不可能。在另一方面，朋友走了，有所寻觅的远远走去，可是过不久，孩子们或许又可以和那个远行归来的姨姨，共同到溪边提水了。玩味及这种人事倏忽相差相左无可奈何光景时，不由得人不轻轻的叹一口气。

晚饭时，从主妇口中才知道家中半天内已来过好些客人。甲先生叙述一阵贤明太太们用变相高利贷“投资”的故事，尽了广播义务，就走了。乙太太叙述一阵家庭小纠纷问题，为自己丈夫作个不美观画相也走了。丙小姐和丁博士又报告……

主妇笑着说：“他们让我知道许多事情，可无一个人知道我们今天卖了一升麦子一家四人才能过年。”

我说：“我们就活到那么一个世界中，也是教育，也是战争！”

“我倒觉得人各有好处，从性情上看来，这些朋友都各有各的好处。……”

“这个话从你口中说出时，很可以增加他们一点自尊心，若果由我笔下写出，可就会以为是讽刺了。许多人平常过日

子的方法，一生的打算，以至于从自己口中说出的话语，都若十分自然毫不以为不美不合式，且会觉得在你面前如此表现，还可见出友谊的信托和那点本性上的坦白天真。可是一到由另一人照实写下来，就不可免成为不美观的讽刺画了。我容易得罪人在此。这也就是我这支笔常常避开当前社会，去写传奇故事原因。一切场面上的庄严，从深处看，将隐饰部分略作对照，必然都成为漫画。我并不乐意作个漫画家！实在说来，对于一切人的行为和动机，我比你更多同情。我从不想到过用某一种道德标准去度量一般人，因为我明白人太不相同。不幸是它和我的工作关系又太密切，所以间或提及这个差别时，终不免有点痛苦，企图中和这点痛苦，反而因之会使这些可爱灵魂痛苦。我总以为做人和写文章一样，包含不断的修正，可以从学习得到进步。尤其是读书人，从一切好书取法，慢慢的会转好。事实上可不大容易。真如×说的'蝗虫集团从海外飞来，还是蝗虫'。如果是虎豹呢，即或只剩上一牙一爪，也可见出这种山中猛兽的特有精力和雄强气魄！不幸的是现代文化便培养了许多蝗虫。在都市高级知识分子中，特别容易发现蝗虫，贪得而自私，有个华美外表，比蝗虫更多一种自足的高贵。"

主妇一遇到涉及人的问题时，照例只是微笑。从微笑中依稀可见出"察渊鱼者不祥"一句格言的反光，或如另一时论起的，"我即觉得他人和我理想不同，从不说；你一说，就糟了。在自以为深刻的，可不想在人家容易成苛刻，为的是人总是人，是异于兽和神之间的东西，他们从我沉默中，比由你文章中可以领会更多的同情。每个人既都有不同的弱点，同情却覆盖了那个不愉快！"

我想起先前一时在田野中感觉到的广大沉默，因此又说："沉默也是一种难得品德，在许多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在同情之外，还包含容忍，保留否定。可是这种品德是无望于某些人的。说真话，有些人不能沉默的表现上，我倒时常可以发现一种爱娇，即稍微混和一点儿做作亦无关系。因为大都本源于求好，求好心太切，又缺少自信自知，有时就不免适得其反。许多人在求好行为上摔跤，你亲眼看到，不作声，就称为忠厚；我看到，充满善意想用手扶一扶，反而不成！虎虎摔跤也不欢喜人扶的！因为这伤害了他的做人自尊心。"

主妇说："你知道那么多，却自己作不到把这不难得品德得到！你即不扶也成，可是事实上你有时却说我恐怕伤你自尊心，虽然你并不十分自尊，人家怎么不难受！"孩子们见提到本问题，龙龙插嘴说："姆妈，奇怪，我昨天做了个梦，梦到张嫂已和一个人结婚，还请我们吃酒。新郎好像是个洋人。她是不是和×伯母一样，都欢喜洋人？"

小虎虎说："可是洋人说她身体长得好看，用尺量过？洋人要哄张嫂，一定也去做官。×伯母答应借巴老伯大床结婚，借不借张嫂？张嫂是只煮不烂的小鸡，皮毛厚厚的，费火费水。做梦只想金钏子，××太太就有一双金钏子。"

小龙的好奇心转到报纸上："报上说大嘴笑匠到昆明来了，是个什么人？是不是在联大演讲逗人发笑的林语堂？"

虎虎还想有所自见："我也做了个怪梦，梦见四姨坐只大船从溪里回来，划船的是个顶熟的人。船比小河大。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口说好好，就走开了。我正在提水，水桶上那个米老鼠也看见。当真的。"

虎虎的作风是打趣争强，使龙龙急了起来："唉咦，小弟，你又乱说。你就只会捣乱，青天白日也睁了双大眼睛做梦，不分真假自己相信！"

"一切愿望都神圣庄严，一切梦想都可能会实现。"我想起许多事情。好像面前有一幅涂满各种彩色的七巧板，排定了个式子，方的叫什么，长的象征什么，都已十分熟习。忽然被孩子们四只小手一搅，所有板片虽照样存在，部位秩序可给这种恶作剧完全弄乱了。原来情形只有板片自己知道，可是板片却无从说明。

小虎虎果然正睁起一双大眼睛，向虚空看得很远，海上复杂和星空壮丽，既影响我一生，也会影响他将来命运，为这双美丽眼睛，我不免稍稍有点忧愁。因此为他说了个佛经上驹那罗王子①的故事。

……那王子一双极好看的眼睛，瞎了又亮了，就和你眼睛一样，黑亮亮的，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白天看日头不眨眼，夜间在这种灯光下还看得见屋顶上小疟蚊。为的是作人正直而有信仰，始终相信善。他的爸爸就把那个紫金钵盂，拿到全国各处去。全国各地年青美丽的女孩子，听说王子瞎了眼睛，为同情他受的委屈，都流了眼泪。接了大半钵这种清洁眼泪，带回来一洗，那双眼睛就依旧亮光光的了！"

主妇笑着不作声，清明目光中仿佛流注一种温柔回答："从前故事上说，王子眼睛被恶人弄瞎后，要用美貌女孩子的纯洁眼泪来洗，方可重见光明。现在的人呢，要从勇敢正直的眼光中得救。"

我因此补充说："小弟，一个人从美丽温柔眼光中，也能得救！譬如说……"

孩子的心被故事完全征服了，张大着眼睛，对他母亲十分温驯的望着：

“姆妈，你眼睛也亮得很，比我的还亮！”

（三十二年十二月末一天云南呈贡）

本篇曾先后发表于1944年5月15日重庆《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3期和1947年8月1日《知识与生活》第8期，均署名沈从文。据《知识与生活》编入。

① 驹那罗王子 阿育王之子。阿育王，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国王。

青　色　魇

青

半夜猛雨，小庭院变成一片水池。孩子们身心两方面的活泼生机，于是有了新的使用处。为储蓄这些雨水，用作他们横海扬帆美梦的根据地，于是大忙特忙起来了。小鹤嘴锄在草地上纵横开了几道沟把积水引到大水沟后，又设法在低处用砖泥砌成一道堤坝。于是半沟黄浊浊泥水中浮泛了各式各样玩意儿：木条子，沙丁鱼空罐头，牙膏盒，硬纸板，凡在水面飘动的，统统就名叫做船，并赋以船的抽象价值和意义。船在小手搅动脏水激起的漩涡里，陆续翻沉后，压舱的一切也全落了水。照孩子们的说法，即“实物全沉入海底”。这一来，顽童们可慌了，因为除掉他们自己日常用的小玩具外，还有我书桌上黄杨木刻的摆夷①小马，作镇纸用的澳洲大宝贝，刻有蹲狮的流鎏金古铜印，自然也全部沉入海底。照传说，落到海底的东西即无着落。几只小手于是更兴奋的，

在脏水中搅动起来。过一会儿，当然即得回了一切，重新分配，各自保有原来的一份。然而同时却有一匹手指大的翠绿色小青蛙，不便处置。这原是一种新的发现，若系平时，未必受重视，如今却好和打捞宝物同时出水，为争夺保有这小生物，几只手又有了新的搅水机会。再过不久，我面前就有了一双大眼睛，黑绒绒的长睫毛下酿了一汪热泪，来申诉委屈了。抓起两只小手看看，还水淋淋的；一只手中是那个刚从大海中救回的小木马，一只手就捏住那匹刚从大海中发现的小青蛙，摊开小手掌时，小生物停在掌中心，恰如一只绿玉琢成的眼睛。

“根本是我发现的，大哥不承认。……于是我们就战争了。他故意浇水到我眼睛里，还说我不讲道理。我呢，只浇一点儿水到他身上，并不多。”

我心想，“一到战争总是有理由的，这世界!”不由得不笑了。我说：“嗨嗨，小虎虎，不要为点点事情就战争！不许他浇脏水到眼睛中去，好看的眼睛自然要好好保护它才对。可是你也不必哭，女孩子的眼泪才有作用！你可听过一个大伙儿女人在一块流眼泪的故事？……”

所有故事都从同一土壤中培养生长，这土壤别名“童心”。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即无宗教信仰，无文学艺术，无科学思想，无燃烧情感，实证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

白

凡冒险事情都使人兴奋，可是最能增加见闻满足幻想的，

却只有航海。坐了一只船向远无边际的海洋中驶去时，一点接受不可知命运所需要的勇敢，和寄托于这只船上所应有的荒谬希望，可以说，把每个航海的人都完全变了。那种不能自主的行止，以及与海上陌生事物接触时的心情，都不是生根陆地的人所能想象的。他将完全如睁大两眼做一场白日梦，一直要回到岸上才能觉醒。他的冒险经验，不仅仅将重造他自己的性情和人格，还要影响到别的更多的人兴趣和信仰。

就为的是冒险，有如那么一只海船，从一个近海码头启碇，向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彼岸进发了。这只船行驶到某一天后，海上忽然起了大风。船在大海中被风浪播扬，真像是小水塘中的玩意儿被顽童小手搅动后情景。到后自然是船翻了，船上人千方百计从各处找来的宝物，全部落了水。船上所有人也落了水。可是就中却有一个冒险者，和他特别欢喜的一匹白马，同被偶然而来的一个海浪送到了岛屿的岸边。就岛上种种光景推测，背海向内地走去，必然会和人碰头。必须发现人，这种冒险也才有变化，有结束，唯一的办法，自然就是骑了这匹白马，向内陆进发，完成这种冒险的行程。

这匹马长得多雄骏！骨相和形色，图画上就少见。全身白净，犹如海滩上的贝壳。毛色明净光莹处，犹如碧空无云，天上的满月，如阿耨达池中的白莲花。走动时轻快不费气力，完全像是一阵春天的好风。四脚落地的均匀节奏，使人想起千年前历史上那个第一流鼓手。这鼓手同时还是个富于悲剧性的聪明皇帝，会恋爱又懂音乐，尤其欢喜玩羯鼓②。在阳春二月好风光里，鼓声起处，所有含苞欲吐的花树，都在这种节奏微妙鼓声中，次第开放。

白马驶过一片广阔平原，向一个城市走去。装饰平原到

处是各种花果的树林；花开得如锦绣堆积，红白黄紫，各自竞妍争美。缀在树枝上的果子，并把树枝压得弯弯的，过路人都可随意采摘。大路两旁，用作行路人荫蔽的嘉树，枝叶扶疏，排列整齐，犹如受过极好训练的兵队。平原中到处还有各式各样的私人花园别墅，房屋楼观，款式都各有匠心点缀上清泉小池，茂树奇花。五色雀鸟在水边花下和鸣，完全如奏音乐。耳目接触，使人尽忘行旅疲劳和心上烦忧。城在平原正中，用半透明玉石砌成，五色琉璃作绿饰，峻洁壁立，秀拔出群，犹如一座经过削琢的冰山。城既在平原上，因之从远处望去时，又仿佛一阵镶有彩饰的白云，凭空从地面涌起。城市的伟大和美丽，都已超过一切文学的形容，所以在任何人的眼目中，也就十分陌生。

这城原来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阿育王城，这一天且是传说中最动人的一天。这个冒险者骑了他的白马，到得城中心时，恰好正值城中所有年青秀美尚未出嫁女孩子，集合到城中心大圆场上，为同一事件而哀哭。各自把眼泪聚集人金、银、玉、贝、珊瑚、玛瑙等等七宝作成的小盒中，再倾入一个紫金钵盂里。

一切见闻都比梦境更荒唐不可思议，然一切却又完全是事实，事实增加冒险者的迷惑，不知从何取证。冒险者更觉得奇异，即问明白，使得这些年青美貌女孩子的哭泣，原来是为了另一个陌生男子一双眼睛。只为的一双眼睛！

黄

阿育王是历史上一个最贤明的国王，既有了做帝王所应

有的智慧和仁爱，公正与诚实，因之凡做帝王所需要的一切，权势和尊荣，财富和土地，良善人民和正直大臣，也无不完全得到。但是就中有一点缺陷，即年近半百，还无儿子。一个帝王若没有儿子，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必然是国中有势力的大族，趁这个贤王年龄衰老时，因争夺继承发生叛变和战争，国力由消耗而转弱，使敌国冤家乘隙侵入，终于亡国灭祀。为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唯一方式即采用宗教仪式向神求子。阿育王本不信神，但为服从万民希望，不得已和皇后莲花夫人同往国中最大神庙祈祷许愿，并往每一神像前瞻礼致敬。庄严烦琐的仪式完毕，回到别院休息时，忽闻有驹那罗鸟在合欢树上歌呼。阿育王心里想："若生儿子，一双眼睛应当如驹那罗鸟眼俊美有神，方足威临八方。"回宫不久，皇后果然就有了身孕。足月时生产一男孩，满房都有牛头楠檀奇异馥郁香气，长得肥白健壮，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尤其使阿育王夫妇欢喜的，就是那双眼睛，完全如驹那罗眼睛。因到神庙去还愿酬神，并在神前为太子取名"驹那罗"。总管神庙的卜筮，预知这个太子的眼睛和他一生命运大有关系，能带来无比权势也能带来意外不幸，就为阿育王说，"眼无常相"法，意思是——

"凡美好的都不容易长远存在，具体的且比抽象的还更脆弱。美丽的笑容和动人的歌声，反不如星光虹影持久，这两者又不如某种观念信仰持久。英雄的武功和美人的明艳，欲长远存在，必与诗和宗教情感结合，方有希望。但能否结合，却又出于一种偶然。因人间随时随处，都有异常美好的生命，或事物消失，大多数即无从保存。并非事情本身缺少动人悲剧性，缺少的只是一个艺术家或诗人的情绪，恰巧和这个问

题接触。必接触，方见功。这里‘因缘’二字有它的庄严意义。‘信仰’二字也有它的庄严意义。记住这两个名词对人生最庄严的作用，在另外一时，就必然发生应有的作用。”

这卜筮说的话，似可解不可解。说过后，即把佛在生时沿门乞食的紫金钵盂，送给阿育王，并嘱咐他说：“这东西对王子驹那罗明天大有用处。好好留下，将来可以为我说的预言作证！”

金

驹那罗王子在良好教育和谨慎保护下，慢慢长大，到成年时，一切传说中王子的好处，无不具备。一双俊美眼睛，实比一切诗歌所赞美的人神眼睛，还更明亮更动人。国中所有年青美丽女孩子因为普遍对于这双眼睛发生了爱情，多迟延了她们的婚姻。驹那罗自己也因这双出奇的眼睛和多少人的希望与着迷，始终未婚。若我们明白那个大城中的年青女孩子数目，是用万来计数的时，会明白这双眼睛所引起的问题，已复杂到什么情形。

按照当时的风俗，阿育王宫中应当有一万妃子，而且每一位妃子入宫因缘，都必然有一种特征和异相。最后一个入宫的妃子，名叫“真金夫人”。全身是紫金色，光华煜煜，且有异香，稀世少见。当时有婆罗门③相师为王求妃，找国内名师高手铸就一躯金相，雄伟奇特，举行全国，并高声唱言：“若有端正殊妙女人，得见金神礼拜者，将以虔信，得神默佑，出嫁必得好婿。”全国士女，一闻消息，于是各自妆饰，穿锦绣衣，璎珞被体，结伴同出，礼拜金神。惟有这个女子，

志乐闲静，清洁其心，独不出视。经女伴再三怂恿，方穿着日常弊衣，勉强随例参谒。不意一到神前，按照规仪将随身衣服脱去时，一身紫金色光明，映夺神座。婆罗门相师一见，即知惟有这个女子堪宜作妃。随即用隆重礼节聘入王宫。这妃子不仅长得华艳绝人，且智意流通，博识今古，明辨时政，兼习术数。就为这种种原因，深得阿育王爱敬信托。然亦因此，即与驹那罗王子势难并存。推其原因，还由于爱。王妃在入宫以前，即和国内其他女子一样，爱上了驹那罗那双眼睛。若两人相爱，可谓佳偶天成。但名分已定，驹那罗王子对之只有尊敬，并无爱情。妃子对之则由爱生妒，由妒生恨，不免孕育一点恶心种子。凡是种子，在雨露阳光中都能长生的。驹那罗有见于此，心怀忧惧，寝食难安，问计于婆罗门相师。婆罗门为出主意，调虎离山，因此向阿育王请求出外就学。

过后不久，阿育王害了一种怪病，国内医生无法医治，宣告绝望。这事情若照国家习惯法律，三个月后，驹那罗王子即将继承王位，当国执政。聪明美慧妃子一听这种消息，心知驹那罗王子若真当国执政，第一件事，即必然是将自己放逐出宫。因此向监国大臣宣称，她能治王怪病，“请用三个月为期。到时若无好转，愿用身殉国王，死而无怨。”一面即派人召集国内良医，并向国内各处探听，凡有和阿育王相同病症的，一律送来疗治，恰好有一女孩，病症相同。妃子即令医士用女孩作试验，吃种种药，最后吃葱，药到虫出，怪病即愈。阿育王经同样治疗，病亦得痊。因向妃子表示感激之忱，以为若有心愿未遂，必可使之如愿。妃子趁此就说“国王所有，我无不有，锦衣玉食，我无所需！由于好奇我想

做七天国王，别无所求！”即得许可，第一件事即假作阿育王一道命令，给驹那罗王子。命令上说：“驹那罗王子，犯大不敬，宣处死刑。今特减等，急将两眼挑出，令到遵行，不许稍缓。限期三日，回复王命。”按照习惯，这种重要文件，必有阿育王齿上印迹，才能生效，妃子趁阿育王睡眠，盗取齿印。王在梦中惊醒，向妃子说：

“事真希奇，我梦见一只黑色大鸷鹰，啄害驹那罗两只眼睛。”

妃子说：“梦和事实，完全相反，王子安乐，何必忧心？”

妃子哄阿育王睡定，欲取齿印时，王又惊醒，向妃子说：

“事实希奇，我又梦见驹那罗头发披散，面容憔悴，坐在地上哭泣，两眼成为空洞，可怕可怕。”

“梦哭必笑，梦忧则吉，卜书早已说过，何用多疑？”

妃子依然用谎话哄王安睡。睡眠熟时，即将齿印盗得，派一亲信仆人，乘日行七百里驿传，赍送命令，到驹那罗王子所在总督处。总督将命令转送给驹那罗王子，验看明白，相信一切真出王意，即便托人传语总督，请求即刻派人前来执行。可是全省没有人肯作这种蠢事。另悬重赏，方来一外省无赖流氓，贪图赏赐，报名应征。人虽无赖，究有人心，因此到执行时，依然迟迟不忍动手。

驹那罗王子恐误王命，鼓励他说：“你勇敢点，只管下手，先挑右眼，放我手心！”一眼出后在场人民，都觉痛苦损失，不可堪忍。热泪盈眶，如小孩哭。驹那罗王子忘却本身痛苦，反向众人多方安慰，以为同受试验，亦有缘法。两眼出后，驹那罗王子向人民说：“美不常住，物有成毁，失别五色，即得清净；得丧之际，因明本性。破甑不顾，事达人情，

拭去热泪，各营本生！”那流氓眼见这种伟大悲剧，异常感动，自觉作了一件愚蠢无以复加事情，随即扼喉自杀死去。妃子亲信，即将那双眼睛，贮藏于一个小小七宝盒中，带回宫中复命。

“驹那罗，驹那罗，你既不在人间，就应当永远在我心里！”妃子由于爱恨交缚，便把那双眼睛吞下了。

紫

驹那罗既失去双眼成盲人后，不能继续学问，因此弹琴唱歌，自作慰遣。心念父亲年老，国事甚烦，虽有聪明妃子侍侧忠直大臣辅政，究竟情形，实不明白。因辗转而行，沿路乞丐，还归京都。到王宫门外时，不得入宫，即在象坊中暂时寄身，等待机会。半夜中忽听两个象奴陈述国情，以及阿育王一生功德。奇病痊愈，得力于王妃智慧多方。代王执政七天，开历史先例，并认为一年以内，国王从不处罚任何臣民，以德化治，国内平安，真是奇迹。驹那罗就耳中所闻，证本身所受，心中疑问，不能自解，因此中夜弹琴娱心，并寄幽思。阿育王忽闻琴声，十分熟习，似驹那罗平时指法，惟曲增幽愤，如有所诉。即派人四处找寻，才从象坊一角发现这个两眼失明枯瘦如人腊的王子。形容羸弊，衣裳败坏，手足生疮，且作奇臭，完全失去本来隽美。因问驹那罗：

“你是谁人？因何在此？有何怨苦，欲作申诉？”

“我是驹那罗，阿育王独生子。眼既失明，名只空存。我无怨苦，不欲申诉，惟念父母，因此归来！”

阿育王一听这话，譬如猛火烧心，即刻昏倒地下。用水

浇洒，苏醒以后，把驹那罗抱在膝上，一面流泪，一面询问："你眼睛本似驹那罗眼，俊美温柔，明朗若星，才取本名。如今一无所有，应作何等称呼？什么人害你，心之狠毒，到这样子！你颜色这么辛苦憔悴，我实在不忍多看。赶快向我说个明白，我必为你报仇。"

驹那罗说："爸爸你不必忧恼。事有分定，不能怨人，我自造孽，才到今天！三月前得你命令，齿印分明，说我犯大不敬，于法应诛，将眼挑出，贷免一死。既有王命，何敢违逆？"

阿育王说："我可发誓，并无这种荒悖命令。此大罪恶，必加追究，得个水落石出，我方罢休！"

一经追究，随即知道本原。真金夫人因爱生妒，因妒生毒，毒害之心，滋长繁荣，于是方有如彼如此不祥事件发生。供证分明，无可辩饰，阿育王一身火发，因向妃子呼骂说："不吉恶物，何天容汝，何地载汝！你心狠忍，真如蛇蝎，螫人至毒，死有余辜！不自陨灭，天意或正有待！"因此即刻把这妃子督禁起来，准备用胡胶紫火烧杀后，再播扬灰尽，使之在空中消失，表示人天共弃。

阿育王因思往事，想起过去种种，先知所说眼无常相法，即有预言。又想起那个紫金钵盂，及先知所谓"因缘"、"信仰"等等名词意义。当即派一大臣，把那紫金钵盂带到大街通衢人民荟萃热闹处所，向国人宣示驹那罗王子所遭不幸经过。"本身失明，犹可摸索，循墙而走，不至倾跌。一国失明，何以作计？"都人士女，闻此消息，多如突闻霹雳，如呆如痴，迷闷怅惘，不知自处。至若年青妇女更觉心软如蜡，难以自持。加之平昔对其爱慕，更增悲酸。日月于人，本非

嫡亲，一旦失明，人即如发狂痫，敲锣击缶，图作挽救。今驹那罗王子，两目丧失，日夜不分，对于眉目肢体美丽自信女子，如何能堪？因此齐集广场，一申哀痛。热泪盈把，浥注小盒，盒盒充足，转注紫金钵盂，不一时许，钵盂中清泪满溢。阿育王忧戚沉痛，手捧钵盂，携带驹那罗王子，同登一坛台上，向众宣示："眼无常相，先知早知，因爱而成，逢妒而毁，由忧生信，从信生缘。我儿驹那罗双眼已瞎，人天共见。今我将用这一钵出自国中最纯洁女子为同情与爱而流的纯洁眼泪，来一洗驹那罗盲眼。若信仰二字，犹有意义，我儿驹那罗双眼必重睹光明，亦重放光明。若信仰二字，早已失去其应有意义，则盲者自盲，佛之钵盂，正同瓦缶，恰合给我儿驹那罗作叫化子乞讨之用！"

当众一洗之后，四方围观万民，不禁同声欢呼："驹那罗！"原来这些年青女子为一种共同信仰，虔诚相信盲者必可得救。愿心既十分单纯真诚，人天相佑，奇迹重生，驹那罗一双眼睛，已在一刹那顷回复本来，彼此互观，感激倍增，全城年青女子，因此连臂踏歌，终宵欢庆。

探险者目睹这同奇迹，第一件事，即将那匹白马献给阿育王，用表尊敬。至于驹那罗王子呢，第一件事，即请求国王赦免那一位美貌非凡，才知聪明用不得其正的妃子，从胡胶柴火中把她救出。……

黑

我那小木马，重新又放到书桌边，成为案头装饰品之一了。房室尽头远近水塘，正有千百小青蛙鸣声聒耳。试数数

我桌上杂书，从书页上摺角估计，才知道我看过了《百缘经》，《鸡尸马王经》，《阿育王经》，《付法藏经》④……

跟前一片黑，天已垂暮。天末有一片紫云在燃烧。一切都近于象征。情感原出于一种生命的象征，离奇处是它在人生偶然中的结合。以及结合后的完整而离奇形式。它的存在实无固定性，亦少再现性。然而若附于一个抽象名词上去求实证时，“信仰”，却有它永远的意义。信仰永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的新的共同愿望。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而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由事实重造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情感凝固，冤毒缠绕，以及由之而生的切齿憎恨与相互仇杀。

有一点想象的紫火在燃烧中，在有信仰的生命里继续燃烧中；在我生命里也在许多人生命里，我明白，我知道。但是待毁灭的是什么？是个人不纯粹的爱和恨，还是多数的愚蠢和困惑？我问你读者。

本篇发表于1946年11月24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署名沈从文。

据《益世报·文学周刊》编入。

① 摆夷　清代至民国时对傣族的通称。

② 羯鼓　古击乐器，南北朝时经西域传入内地，盛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

③ 婆罗门　梵文之音译，为古印度僧侣贵族。

④《百缘经》《鸡尸马王经》《阿育王经》《付藏法经》　均为佛经名。

友情集

友情集

YOUQINGJI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对有关亲、友的回忆文字 10 篇，集名为编者所加。

孙 大 雨

十九世纪末年，煤烟遮隔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艺术家把服侍上帝的虔诚，转而来阿谀人类中的自己。雕刻家如 Auguste Rodin①，画家如 Paul Cezanne②以及许多许多人，莫不把宇宙中使自己眩目发呆那点体积与颜色，忠实而又大胆的制成作品。一切作品皆带了离经叛道的精神，失去了宗教情绪所培养的温润，柔和，而注入人的气息——原始人的野蛮朴素精悍雄强的气息！作风为多力，狂放，骄傲，天真。经院派的艺术批评家诅咒虽多，这些诅咒终于由大学校到街头，由街头到教堂阴暗的角隅里，消灭了。人对神虽渐遗忘，却在沉默中认识了这世界人类的嗜好。

“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件坏事情。这人类，能从煤黑油中提取香料，从无价值中找出价值，从丑恶中发现美，所有的行为，皆似乎值得注意！”那个高高在上的神一定曾经那么打算过。

上帝似乎也在模仿人类的行为，故把这人也变得更像一个人。于是他就造了一个孙大雨。十分草率的外表，粗粗一看，恰恰只是一个人的坯子。大手，大脚，还在硕长俊伟的

躯干上，安置了一个大而宽平松散的脸盘。处处皆待琢磨，皆待修正。然而这个毛坯子似的人形，却容纳了一个如何完整的人格，与一个如何纯美坚实的灵魂！也多力，狂放，骄傲，天真。倘若面对着这样一个人，让两者之间在一种坦白放肆谈话里，使心与心彼此对流，我们所发现的，将是一颗如何浸透了不可言说的美丽的心！

中国士大夫对于艺术的观念，有他东方一贯的定型。吓怕鬼魔的意识，潜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推而至于艺术，巨大惊人的制作，不是谥为疯狂便视为外道。轻便而易于携带的小小鼻烟壶，象牙牌儿，哈叭狗，百灵鸟，以及精巧玲珑的什物，皆为上等人不可分离的弄具。对于人，则白脸长身"小生"一般的人物，温顺，中庸，办事稳重，应对伶俐，圆滑如球，在社会上必处处占到上风。人既生在这种国家里，因此我们自然就会常常听人说到，"大雨吗？……"这是一个独立字眼儿，话中埋伏了点嘲诮，不同意神气镶在嘴角微笑里。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平素就是怕鬼魔，怕高山，怕刮风，怕打雷的人。一个有脾气有派头的人，在他们面前原也就是一种恐怖。大雨为人直率处，与为人不能同懦弱和虚伪谋妥协处，使他们感情上皆极容易患重伤风。大雨不能从这些人方面得到好的友谊和理解，大雨自己口上说不明白，心里却明白的。

然而人世中也仍然不缺少把诚实与骄傲，华丽与魄力，看作一种难得的德性，对于这种德性加以敬视加以颂扬的人。死去受人误解的志摩，活着受人误解的宗岱，便是这种人。即或这种人是少数中的少数，有了他，就好了。毫无可疑，这是培养诗人活力的一种人。没有他，大雨也许早就绝望自杀了。没有他，也许大雨自出生到如今的历史，记载或当不

同一些。

这少数中的少数朋友，在另一时，对于大雨精力消费的用途，常常成为极担心的问题。对于他在课堂上与大学生的舌战，在大街上与行路人的作战，在……，无一不感觉到忧虑。

水得归到海里，青年人的热情得归纳到一个女人的爱情里。

较熟的朋友，皆明白大雨那点充满了人世应战求生的精力，单用一篇五百行的长诗，是不能够排遣的。那首放光眩目的长诗，不过把这个诗人的精力排遣去一小部分罢了。使大雨柔和一点，让"秩序"，"静"，与那一点"理性的反省"，"幽默"，在大雨生活中占有一个位置，皆得尽他那张吟诗的口与那只写诗的手，另外找到一种用处。倘若有个女人，健康，美丽，年青，而同时又还能在这个有脾气有派头的巨人身边理解大雨爱大雨，那么，"大雨吗？……"那个字眼儿就不会在另外一些乡愿绅士间口中存在了。

可是，"女人中有敢爱大雨的人吗？"想想看，这个难题使朋友皱眉了。这世界尽有把自己生活作一孤注来押在婚姻上的大胆女人。这种女人也并不缺少一个完美生物的一切长处。上帝造她时并不忘掉他应有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身边那个男子的行为。上帝已尽了他应尽的责任，至于"德行"，那附属在人与人生活上随了风气时时刻刻在那里转移的东西，已不是造人者的责任！……也许就正是这样东西的缺少，大雨对于这种女子也曾作

过“逃脱”的行为。这悲剧增加了朋友的同情，同时也增加了半生不熟人的嘲弄。连同大雨那点爱舒服，会享受，喜买好书的脾味，大雨在一些人眼目中，便很自然的被称为“唯美派”。俨然除了美这个人就毫无所知。这是很确实的事，大雨比许多人认识“美”，许多人却比他明白“世故”。

一个 Henri Matisse③ and Vincent van Gogh④的模仿者，想从大雨口中得到两句称赞的话语，可大不容易。但一个具有能欣赏他们作品的人，不为那点粗野华丽颜色所惊讶辟易，却有胆量同这类作品接近，同时自己又是个上帝手中“手续完备”的生物，那么，那于她，大雨怎么样？

如今朋友们所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了。“一切水皆得归到海里，到了海里，平静了，那点惊心动魄的波涛的起伏，就不再见了。大雨的那首诗，恐怕也永无完成的机会了。”一个不可说明的感觉，也间或在朋友间心上掠过，“大雨那首诗，难道就结束了吗？”这感觉大雨一定能明白不是“幸灾乐祸。”

本篇发表于1934年7月5日《人间世》第7期，署名沈从文。孙大雨，中国现代诗人。

据《人间世》编入。

① Auguste Rodin　罗丹（1840～1917）法国雕刻家。

② Paul Cezanne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

③ Henri Matisse　马蒂斯（1869～1954）法国油画家、雕刻家和版画家，野兽主义绘画运动领袖。

④ Vincent van Gogh　凡·高（1853～1890）继伦勃朗以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皆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认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青年人以蓬蓬勃勃生气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寻这样一个人说说话，一个没有，一个没有。

我想起他《火车擒着轨》那一首诗。

火车擒着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

这里那里还正有无数火车的长列在寒风里奔驰，写诗的人已在云雾里全身带着火焰离开了这个人间，想到这件事情时，我望着车厢中的小孩、妇人、大兵，以及吊着长长的脖子打盹、作成缢毙姿势的人物。从衣着上看，这是个佃农管事。

当我动手把车窗推上时，一阵寒风冲醒了身旁一个瘦瘪瘪的汉子，睡眼迷朦的向窗口一望，就说“到济南还得两点钟”。说完时看了我一眼，好像知道我为什么推开这窗子吵醒了他，接着把窗口拉下，即刻又吊着颈脖睡去了。去济南的确还得两点钟！我不好意思再惊醒他了，就把那个为车中空气凝结了薄冰的车窗，抹了一阵，现出一小片透明处。望到济南附近的田地，远近皆流动着一层乳白色薄雾。黑色或茶色土壤上，各装点了细小深绿的麦秧。一切是那么不可形容的温柔，不可形容的美！我心想：为什么我会坐在这车上？为什么一个人忽然会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古怪的感情，我不相信这个人会死。我计算了一下，这一年还剩余两个月，十个月内我死了四个最熟的朋友。生死虽说是大事，同时也就可以说是平常事。死了，倒下了，瘪了，烂了，便完事了。倘若这些人死去值得纪念，纪念的方法应当不是眼泪，不是仪式，不是言语。××①是在武昌被人牵至欢迎劳苦功高的什么人彩牌楼下斩首的，振先②是在那个永远使读书人神往倾心的“桃源洞”前被捷克制自动步枪打死的，××③是给人乱枪排了，与二十七个同伴一起躺到臭水沟里的，如今却

轮到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一切痛苦的记忆综合到我的心上，起了中和作用。我总觉得他们并不当真死去。多力的，强健的，有生气的，守住一个理想勇猛精进的，全给早早的死去了。却留下多少早就应当死去了的阉鸡、懦夫，与狡猾狐鬼，愚人妄人，在白日下吃、喝、听戏、说谎、开会、著书、批评攻击与打闹！想起生者，方使人悲哀！

落雨了，我把鼻子贴住玻璃。想起《车眺》那首诗。

八点左右火车已进了站，下了火车，坐上一辆洋车，尽那个看来十分忠厚的车夫，慢慢的拉我到齐鲁大学。在齐鲁大学见到了朱经农，一问才知道北平也来了三个人，南京也来了两个人。算算时间，北来车已差不多要到了。我就又匆匆忙忙坐了车赶到津浦车站去，同他们会面。在候车室里见着了梁思成、张慰慈同张奚若④。再一同过中国银行，去找寻一个陈先生，这个陈先生便是照料志摩死后各事，前一天搁下了业务，带了人伕冒雨跑到飞机出事地点去，把志摩从飞机残烬中取出，加以洗涤，装殓，且伴同志摩遗体回到济南的。这个人在志摩生前还不与志摩认识。

见到了陈先生，且同时见到了从南京来的郭有守。我们正想弄明白出事地点在某处，预备同时前去看看。问飞机出事地点离济南多远，应坐什么车，方知道死者遗体昨天便已运到了济南，停在一个小庙里了。

那位陈先生报告了一切处置经过后，且说明他把志摩搬回济南的原因。

“我知道你们会来，我知道在飞机里那个样子太惨，所以我就眼看着他们伕子把烧焦的衣服脱去，把血污洗尽，把破碎的整理归一，包扎停当，装人棺里，设法运回济南来

了……!”

他话说的似乎比记下的还多了一些，说到山头的形势，去铁路的远近，山下铁路南有一个什么小村落。以及从村落中居民询问飞机出事时情形所得的种种。

那几天正值湿雾季，每天照例皆是雾。山峦、河流、人家，一概皆包裹在一种浓厚湿雾里。飞机去济南只差三十里，几分钟就应当落地。机师王姓本来是个济南人，对于济南地方原极熟习。飞机既已平安超越了泰山高岭，估计时间应当已快到济南，或者为寻觅路途，或者为寻觅机场，把飞机降低，于是訇的撞了山崖发了火。着了火后的飞机，翻滚到山脚下，等待这种火光引起村子里人注意，赶过来看火时，飞机各部分皆着了火，已燃烧成为一团火了。躺在火中的人呢，早完事了。两个飞机师皆已成为一段焦炭，志摩坐位在后面一点，除了衣服着火皮肤有一部分灼伤外，其他地方并不着火。那天夜里落了小雨，因此又被雨淋了一夜。这件事直到第二天方为去失事地方较近的火车站站长知道，赶忙报告济南，济南派人来查验证明后，再分别拍电报告北平南京。济南方面陈先生过出事地点时，是二十的中午。棺柩运过济南时，是二十一的下午。当二十二我们到济南时，去出事时已经三天了。

我们一同过志摩停柩处去时，九点半钟，天正落小雨，地下泥滑滑的，那地方是个小庙，庙名似乎叫福缘庵。一进去小小院子里，满是济南人日常应用的陶器。这里是一堆钵头，那里有一堆瓦罐，正中有一堆大翁同一堆粗碗，两廊又是一列一列长颈脖贮酒用的罂瓶。庙内房屋只一进三间，神座上与泥地上也无处不是陶器。原来这地方就是个售卖陶器

的堆店。在庙中偏右神座下，停了一具棺材，两个缩头缩颈的本地人，正在那里烧香。

两个工人把棺盖挪开，各人皆看到那个破产的遗体了，互相低下头来无话可说。我们有什么可说？棺木里静静的躺着的志摩，戴了一顶红顶球绸纱小帽，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额角上一个大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已脱尽，与额角上那个大洞，皆为向前一撞的结果。这就是永远见得生气泼刺，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志摩。这就是他？他是那么安静的一个人，躺到这个小而且破的古庙里，让一堆坛坛罐罐来包围，便是另外一时生龙活虎一般的志摩吗？他知道他在最后一刻，扮了一角什么样稀奇角色！不嫌脏，不怕静，躺到这个地方受济南市土制香烟缭绕的门外是一条热闹街市，恰如他诗句中的“有市谣围抱”，真是一件想象不及的事情。他是个不讨厌世界的人，是一条热闹街市，他欢喜这世界上一切光与色。他欢喜各种热闹，现在却离开了这个热闹世界，向另一个寒冷沉默的虚无里去了。

各人皆在一分凄凉沉默里温习死者生前的声音与光彩，想说话皆说不出口。仿佛知道这件事得用他来出场了，于是一面把棺木盖挪拢一点，一面自言自语的说，“死了，完了，你瞧他多安静。你难受，他不难受。”接着且告给我们飞机堕地的形式，与死者躺在机中的情形。以及手臂断折的部分，腿膝断折的部分，胁下肋条骨断折的部分。原来这人就是随同陈先生过出事地点装殓志摩的，志摩遗蜕的洗涤与整理皆由他一手处置。末了他且把一个小篮子里的一角残余的棉袍，一只泥泞透湿的袜子，送给我们看。据他说照情形算来，当

飞机同山头一撞时，志摩大致即已死去，并不是撞伤后在痛苦中烧死的传闻，那是不会有的。

十一点听人说飞机骨架业已运到车站，转过车站去看飞机时，各处皆找不着，问车站中人也说不明白，因此又回头到福缘庵，在棺木前停下来约三个钟头。

一个在铁路局作事的朋友，把起运棺柩的篷车业已交涉停妥，上海来电又说下午五点志摩的儿子同他的亲戚张嘉铸可以赶到济南。上海来人若能及时赶到，棺柩就定于当天晚上十一点上车。

正当我们想过中国银行去找寻陈先生时，上海方面的来人赶到福缘庵。朱经农夫妇也来了。陈先生也来了。烧了些冥楮，各人谈了些关于志摩前几天离上海南京时的种种，天夜下来了。我们各人这时才记起已一整天还不曾吃饭的事情，方邀到一个馆子去吃饭。作东的是济南中国银行行长某先生。吃过了饭，另一方面起柩上车的来报告人伕业已准备完全，我同北平来的梁思成等急忙赶到车站上去等候，八点半钟棺柩上了车。这列车是十一点后方开行的。南行车上，伴了志摩回南的，有南京来的郭有守，上海来的张嘉铸同志摩的儿子。留下在济南，还预备第二天过飞机出事地点看看的，为北平来的几个朋友。我当夜十点钟就上了回青岛的火车。在站上车辆同建筑，一切皆围裹在细雨湿雾里。这一次同志摩见面，真算得是最后一次了。我的悲伤或者比他其余的朋友少一点，就只因为我见到的死亡太多了。我以为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

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殖到本人行为上来。这些人理解志摩，哀悼志摩，且能学习志摩，一个志摩死去了，这世界不因此有更多的志摩了？

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是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也就因为这点感觉，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没有写过一句伤悼他的话。我希望的是志摩人虽死去了，精神还能活在他的朋友间的。

本篇发表于1934年11月2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沈从文。三年前，即指1931年。

据《大公报·文艺副刊》编入。

① ××　指张采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作者住北京大学附近公寓时结识的朋友。

② 振先　即满振先，作者早年于行伍间结识的同乡朋友。

③ ××　指胡也频，中国现代作家。

④ 梁思成　现代建筑学家。　张奚若　学者。早年加入同盟会，20年代曾与胡适同组现代评论社。

记蔡威廉女士

似乎是民国十八年左右，朋友胡也频先生丁玲女士两人，由上海迁往杭州葛岭住家。过不久两个人回到上海，行李中多了一张丁玲女士的半身油画像。那画颜色用得暗暗的，好像一个中年人的手笔。问及时，才知道是蔡威廉女士给画的。当时只听说她为人极忠厚老实。除教书外从不露面。画并无什么出奇惊人处，可是很稳静，毫无浮嚣气。人如其画，同样给人一个好印象。试想想，在一个国立艺术学校，教西洋画十年，除了学生此外几乎无人知道，不是忠厚老实，办得到办不到？现在说起谁人忠厚老实时，好像不知不觉就有了点“无用”意思在内。可是对于一个艺术家，说起这点性格，却同“伟大”十分接近。正因一般艺术家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太不忠厚老实了。凡稍稍注意过中国艺术界情形的人，一定就还记得起二十年来的各种纠纷，以及各个人其所以出名露面的，或出国对客挥毫，用走江湖方式显其所长，或国内阿谀权贵，用拜老头子方式贡其所有。雇打手，作伪证，用心之巧，无所不至，谈话之多，在教育史艺术上亦属绝后空前。

忠厚老实的艺术家，是一种如何稀有少见的人！若有人肯埋头努力，不求自见，十年如一，工作不懈，成就且不说，只看看那个态度，实不能不令人生敬佩之忱。所以当时丁玲女士就觉得她很好，很可爱，像一个理想艺术家。

那张画相虽出自一个忠厚老实艺术家的手笔，它的历史说起来却充满了浪漫性。第一次我看它挂在环龙路一个俄国妇人公寓里，正是丁玲写《在黑暗中》时节。第二次我看它挂在万宜坊某人家三楼，正是也频失踪前一日。到后隔了数年，丁玲女士忽然在上海失踪了，某个朋友记载这件事情时，曾提及这画相，说已连同许多信件画籍，已统被没收入官。可是过半年后，她被禁正在南京陵附近狮子桥时，我去看望她，书房里却挂了那么一张大画相。谁还给她的，向谁讨回的，无人知道。

前年冬天我从北方回到湘西，住在沅陵。那时节南北两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刚好合并，也迁沅陵上课。我有个哥哥素称好事，生平只要得人信托，托他作事，总极高兴帮忙。为代学校找木匠工人，忙来忙去，十分有趣。有一天，回来时却同我说："到南门街上××店铺里，看见一群孩子，很可爱也很可怜，不知从什么地方逃来的。住在那个坏地方，孩子们无人看管，在小天井泥水中玩。我问他：小东西，你是什么地方人？那孩子举起小手来就说，打你，打你。好，要打我，我怕了，好厉害！"哥哥说到后来说笑了。哥哥同我上街去，从那铺子经过时，正好遇着一群孩子同一个妇人出门，走过去一点，却遇见一个长头发先生，很像胡也频。我想起在上海某地方升降机旁见过文铮一面。试作招呼，果然是文铮。介绍后才知道女的就是蔡威廉，一群孩子是两个人的儿

女。大家稍稍谈了一会，到城门边看看窑货，就分手了。我那哥哥知道是我熟人时，恐怕他们初来，吃什么都不方便，赶快为孩子们送了点小食去。看到孩子们都挤在一处，哥哥想，这不成，得换个住处才好。即自动为他们去找住处，正拟和一个姓白的交涉，租赁他那未完工的新房住。学校恰恰出了事，闹起风潮来了。一闹风潮，纠察队，打架队，以及什么古怪组织都一起出现，且闹风潮牵涉到每一个教员，文铮自然也在内。教部派了一个陈先生来调停此事时，借用我家房子开会，有些学生竟分批装作写生，故意来到我家大门前作画，以便探听谁进谁出。我觉得这真是艺术家的玩意儿，沾惹不得十分讨厌。中国各地方正有百万人在为国家打仗，许多家乡朋友亲戚，伤痕未愈，就即刻又出发向前，这些读书人来到后方，却打来闹去，实在看不惯。且明白纠纠纷纷，是非混淆，外边人毫无办法。很有几个艺术家疑心多，计策多，沾上去说不定还有人以为我也在内，要夺他们臭皮蛋！因此一来，同大家都不常见面，同文铮夫妇也只见过几次面。哥哥虽好客，且欢喜那一群孩子，不敢邀他们来玩了。

我当时对於威廉的印象，同十年前差不多。她样子很朴实，语言很少，正和她那画像相称。且以为朴实的人，朴实的工作，将来成就一定大。

到昆明来后，我们凑巧又成为邻居同住北门街。问及时，方知两夫妇都离开了艺专，失了业。其中经过情形并不明白，但总觉得古怪。文铮或和朋友意见不合，放下学校事不干。蔡女士为人那么忠厚老实，对人几乎可说无意见，对职务又那么热心认真，若非二三子有意作成，她决不会同这个学校离开。当局稍微肯为这个学校着想，肯为艺术着想，本人即

辞职，也一定加以挽留，不许她离开。可是她竟然离开了学校。且据朋友传说，生活情形在沅陵时即已经很困难了的。但与两夫妇谈及学校时，她竟一句话不说。总好像贫穷是不什么可怕的，学校倒有点可惜。不过人家不要她教书了，她还是可以自己画画。为证明这点理想并不因离学校而受挫折，情形上就贴满了她为孩子们作的小幅精美速写。可是事实上也就有点麻烦了。房子那么小，大杂院那么乱，想安静作画是不可能的。初来用人照例不合式，不上三天又走了，作主妇的就得为一家大小八口人作饭。五个孩子虽然都很乖，大的间或还能帮点小忙，提提水，炉子里加加炭，拌和稀饭，最忙的人自然还是主妇。并且腹中孩子已显然日益长大，到四五月间必将生产。我住处进出需从他们厨房楼下经过，孩子们一见我必大声招呼，我必同样向这些小朋友一一招呼。常常看到这个作母亲的，着了件宽博印花布袍子，背身向外，在那小锅小桌边忙来忙去听我和孩子招呼时，就转身对我笑笑，我心中总觉得很痛苦。生活压在这个人身上，实在太重了，微笑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意思想用微笑挪开朋友和自己那点痛苦，却办不到。

我每天早晚进出，还是依然同小朋友招呼。间或戏呼他家第三位黑而胖的小姐做“大块头”，问她爸爸妈妈好，出不出门玩。小孩子依然笑嘻嘻答应得很好。可是前两天听家里人说，才知道孩子的母亲，在家生产了一个小毛毛，已死去三天了。死的直接原因是产后发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人，恐费用多担负不下，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

死下的完了，虽三十多岁却即志而没，有许多理想无从

实现，但人已死去，无所关心，既不必为生活烦累，更不会受同行闲气，或比生前安适，也未可知。朋友们同情或不平，很显然都毫无意义，既不能帮助这个朋友重生，也不容易使这个社会转好。惟生者何以为生？行将堕入这种困境或已经到了同样情形的朋友，是哺糟啜醨随波逐流以作伪售奸，是改业跳槽经营小生意以糊口？术艺界方面二十年来我们饱看了一切人与人的斗争，用尽一切技巧，使用各种法术，名分上为的是理想，事业，事实上不外“饭碗”二字。真真在那里为艺术而致力，用勤苦与自己斗争，改正弱点，发现新天地，如蔡威廉那么为人，实在不多，末了却被穷病打倒，终于死去，想起来未免令人痛苦。

本篇发表于1939年6月《新动向》第2卷第10期。署名沈从文。

蔡威廉 蔡元培先生的长女。

定和是个音乐迷

"定和是个音乐迷"，这句话从亲友口中说出时，实包含了一种温暖的爱，且说明定和为人与他一群姐妹兄弟性情癖好的稍稍游离。

我初次见定和还是民二十以前。他正在美专习图案画，对于照相特别发生兴趣。可是图案画在中国，提倡者既不知从中国固有的铜玉木石和丝毛织物艺术品参考取法，又缺少用欧美精美图案作底子，当时作用且仅限于供应上海商业市场商品标志的需要，无前途可想而知。照相又只是从光影分配布置中见巧的艺术，其艺虽巧学成亦不甚困难。蕴藏于定和生命中的特长，即那点混和了忧郁幻想与奔放热忱而为一，对艺术几乎近于宗教虔敬的情绪，欲消纳它，转移它，当然只有用无固定性音符捕捉热烈而飘渺观念，重新组织加以表现的音乐，方可见功。定和因此就改学了音乐。这过程实由着迷起始，音乐迷的称呼即由此而来。

二十六年春天，有位常走江湖的西洋朋友从上海过北平旅行时，他告诉我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人名张定和。认识以

后从名姓上才想起一定是我的亲戚。可爱处就是那点超越功利世故的单纯气质，朋友觉得是中国五四以后青年少有的气质。他们那时一同住在法租界霞飞路附近一条马路上，各据一小房，比邻对窗，原本不相识。江湖朋友虽热爱人生，可不惯从已够骚乱的上海弄堂房子从耳朵浸入西洋古典音乐。定和却刚好买来一个廉价收音机，又借来个留声机，把两种刺激耳膜的玩意儿，终日轮流开放，闹得个神经质的朋友简直要神经衰弱。以为中国是个讲节制的国家，那有人这么不讲道理，整天成夜让洋人古典音乐折磨自己，不以为意。自己即不以为意，不想想邻居之人是否能够安静？最不能使洋先生原谅的，也许还是定和午夜以后还在窗边手舞足蹈的狂态；一脑子古怪欲进出未进的狂态。这个有修养的老洋人真上了火，皱了个中国式八字眉摇头说："嗐，艺术家，你难道当真已经和地球那边有些人一样，为音乐着了迷吗？"过不久，他们大致在法租界什么俄罗斯伯爵小饭馆，同吃四毛钱一顿的毛子饭时，偶然有了说话的机会，一谈天，才知道定和原来当真是个音乐迷。萧邦、巴哈、莫扎特、或贔贝特①，这位或那位，总之凡是地球另外一边那些会用五线谱先迷住了自己一生，又迷住了世界一世纪半世纪的人物，早已把定和征服了。他的可爱处就是那点狂与痴混和作成的无可比拟的忠诚，简直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因之久住中国饱看内战的洋先生说："这性格太可爱了。我就想不到十五岁就玩政治，二十岁就吃政治饭的早熟中国青年中，还有你那么一个天真烂漫的人！"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

九年前的八月二十一，上海战事正十分激烈。定和担心他的乐谱会丧失，抱了一堆不值钱的物事，由上海回到苏州

家中。看看家中那一房子旧书，那几大箱旧画，以及那些老式大皮箱中的世传珍贵的珠玉玩好，貂褂狐裘，觉得不拘是什么，都在战争中无意义，存在或遗失，对于他都无多关系。临走时，却一样东西都不带，还是抱了那一捆沉甸甸的旧乐谱，上路向后方跑。苏州，合肥，武汉，一直跑到重庆，知道音乐迷资格还存在，方才停住放了心。身边既一无所有，只有一堆使个人发迷的乐谱，好，啃乐谱吧，于是在国立戏剧学校教音乐了。这就是他后来作曲，一部分是话剧中插曲，——如《满江红》、《棠棣之花》②、《大雷雨》③等插曲，和近十年话剧发生重要关连的原因。过不久，他又离开了剧校，转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任作曲专员。虽然是定期将新作的抒情歌曲，或与战争时事有关的新歌曲，由电台广播，如《偶然……》、《青年从军歌》，及《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歌》，许多曲子因之产生。

从抗战到胜利和平，八年中我一家四口都住在昆明，且多半住在昆明近郊一个乡村中。昆明是个被轰炸损害仅次于重庆的后方城市。有大半年时间，三十万市民就每日在跑空袭中过去。从最先一次二十八架敌机轰炸，作成学生平民的死亡起始，以及最后一次七十六架敌机冒险来临，在晴日当头七千呎高空中，被盟机打下四十二架一一下坠的惨败光景为止，每一回空袭我一家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白天敌机来临警报响后，跑入村后山中去，从二丈许高的绿荫荫仙人掌道堆间，向明净蓝空注目，即可见一列列带银光的点子发出沉重哄哄声。随即是炸弹群下坠于附近飞机场或较远城区时的闷钝爆炸声，和追逐飞机去向那个成串高射炮弹的白色烟云，耳目所及让我们明白是生存于现代战争中，凡轮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我们也都有一

份。临时可以支付。至于一到夜晚，情形可就不同了。我说不定刚从被炸过的城市回来，带了点给孩子们见识的弹片，和给自己的一片流血印象，但战争俨然已离远了。一家大小四人围坐在一张矮矮方桌边从一盏竹架作成的老式菜油灯照明中，黯黄黄灯光下，一面吃饭一面听取后山不远的狼嗥，生活似乎又已回转一百年，不仅与战争远离，与现代一切都隔绝了。孩子们生命活跃，在这样两种完全不同对照生活中，仍不失其丰富联想，对一切都欢喜提出问题。有些问题骤然问出，实容易窘倒母亲。我们想用说故事方式，给予他们一点抵抗当前中和当前的教育，就一面为说点祖先过去焚林猎狩的故事，一面还为制造点明日冒险家月球旅行的故事。长期轰炸作成的生命死亡，与乡下因霍乱来临大规模死亡的情状，既嵌入小小心子中，作成对于战争的恐怖与不可解印象，乡居生活的困苦单纯，与另外一些人的豪富奢侈对照，又作成另外一种迷惑印象，书报上也不能作满意答解时，我们就为说明，这种种不幸和不公平，凡有知识的人都得忍受，为的是从忍受中可能为我们寄身的国家，带来一个长期富强与和平，以及为个人带来一种新的愉快。属于孩子们的最大愉快，即战争胜利后，会有一天，全家飞到上海去，坐在一个大戏院楼厅的柔软舒服椅子上，和爱中国爱孩子的洋伯伯，同嚼点好吃糖果，参加音乐迷定和三舅舅的作品演奏会，看能在幕前作指挥演奏他个人的作品，并听听那些好听动人的歌声，和使人感动的巴掌声！从歌声和巴掌声里，都可以让我们温习一下过去国家的暗淡痛苦，以及挣扎的努力，也可以让我们想象未来种种幸福，等待它的慢慢实现。

不意战争当真即用草草率率的“胜利”来结束了。我们且居然由昆明滇池边一个小小村子走出，共同来到热闹万分

的上海市，准备参加定和的作品演奏会了。可是国家社会却正陷入一种新的可怕的纷乱中，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明日可能有些什么事，会使所有中国人都得在一个新的痛苦经验中受试验。也正若给孩子们一种教训，即一离开戏院，就必需和所有在战争中长大的中国孩子一样，担负明日欢喜玩枪弄炮的人物坏习惯给社会国家所造成的恐怖和不幸，且在这种恐怖不幸中，大规模作不必要的牺牲。这一点，目前和孩子说来也许并不很懂得。但凡是为人父的，试想想，能不能不为这个明日怵目惊心，要想个办法，为他们有所准备！

我是个弄文学的人，照例得随同历史发展，学习认识这个社会有形制度和无形观念的变迁。三十年来虽明白社会重造和人的重造，文学永不至于失去其应有作用。爱与同情的抽象观念，尤其容易和身心健康品质优良的年青生命相结合，形成社会进步的基础。但在当前少数人病态残忍情绪扩张所作成的局面下，任何伟大文学，对之能发生如何作用，就不免感到困惑——可是却保留一点希望，即文学或其他艺术，尤其是最容易与年青生命结合的音乐，此一时或彼一时，将依然能激发一些人做人的勇气和信心，使之对一切不良现实所作成的信仰敢于怀疑，承认以外还知否定，于明日将来接受更大挫败时，始终不至于随便倒下或退逃躲避。这点希望使我想起“音乐迷”三个字的庄严意义。当塔塔木林④先生的悲天悯人处，与马歇尔⑤，司徒雷登⑥的善意都显然证明不济事时，音乐迷或其他方面凡是能对当前病态现实有否定作用的文化迷，于明日都有其异常庄严的意义。

定和的年龄刚过青年而转入壮年时代，过去的“迷”既已证明了迷的收获，不是一般头脑放假者流所能企及，自然

不会即以当前成就自限，还能作更庄严持久的跋涉。重新检讨研究这个国家民族弱点和长处，以及文化史各部门所表现情操和愿望的方式，来好好消化它，综合它，再从乐曲中加以重视，产生更多宏伟坚实的作品，这种成就和其他方面个人或集团致力研究的文学或科学成就，另一时将异途同归，归于给多数目前正由青年转入壮年一代为人父的，在另外一回困难来临时，还不至于失去对于做人的信心，为孩子说故事，把故事重编，说明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幸福，虽经前人种种努力而获得，但不久又即为前人在疏忽中毁去。一切玩火者的结果，在来不及悟、悔、愧而有所振作以图补救时，已大都完事了。国家也破碎得差不多了。但年青一代，却必需充满信心和勇气生活下去，好好接受一种争夺以外的教育，用爱与合作代替夺权势来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真正的进步与幸福，在这种憧憬中，才会重新来到人间！

本篇发表于1946年8月20日上海《大公报·文艺》第49期。署名沈从文。定和，即张定和，系作者夫人张兆和三弟。

据《大公报·文艺》编入。

① 舒贝特　即舒伯特，奥地利作曲家。

②《棠棣之花》　剧本，郭沫若作。

③《大雷雨》剧本，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作。

④ 塔塔木林　即萧乾。

⑤ 马歇尔　美国务卿，1945～1947年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

⑥ 司徒雷登　美国人，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任美驻华大使。

一个传奇的本事

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关系。（自传一章）

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这不仅是二十岁以前的事情。即到厌倦了水边城市流宕生活，改变计划，来到北平阅读那本抽象“大书”第二卷，告了个小小段落转入几个学校教书时，我的人格的发展，和工作的动力，依然还是和水不可分。从《楚辞》发生地一条沅水上下游各个码头，转到海潮来去的吴淞江口，黄浪浊流急奔而下的武汉长江边，天云变幻碧波无际的青岛大海边，以及景物明朗民俗淳厚沙滩上布满小小螺蚌残骸的滇池边，三十年来水永远是我的良师，是我的净友。这分离奇教育并无什么神秘性，然而不免富于传奇性。

凤凰第一泉　　　　黄永玉　绘

水门口　　　　黄永玉　绘

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弱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忱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我待完成的十个故事,将是十个水边城市人民的爱恶哀乐。在这个变易多方取予复杂的人生社会中,宜让头脑灵敏身心健全的少壮,有机会架着飞机向天上飞,在高度和速度上打破记录,成为新时代书报上的名人。还有那些马上治天下的伟人,将来都能由雕刻家设计,为安排骑在铜铸骏马上,在永远坚固磐石作基的地面,给后人瞻仰。也让那些各式各样的生命,于爱憎取予之际各得其所,各有攸归。我要的却只是再来好好工作十年二十年,写写那些生和死都和水离不开的平凡人的平凡历史。这个分定对于我是分义务不能拒绝,因为这种平凡生命的土壤,有时即孕育了一点不平凡的人生!

我有一课水上教育受得极离奇,是二十七年前在常德府那半年流宕。这个城市从地图上看,即可知接连洞庭,贯串黔川,扼住湘西的咽喉,是一个在经济上军略上都不可忽略的城市。城市的位置似乎在水中或水下,因为每年有好几月城四面都是一片大水包围。水线且比城中民房高。保护到二十万居民不至于成为鱼鳖,全靠几道坚固的河堤。东门外有条卖牛肉的长街,西门外是百十万石湖莲的转口站,此外开染房的和收桐油的庄号,卖竹缆木圆器和船上人用的铁锚钢钻杂物的铺子,都各有专业,各有不同的处所,所以在回忆中某一条街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东西,什么气味,到如今也清清楚楚。这个城市在经济上和军略上既都有其重要意义,因此抗日战争末两年,最激烈的一役,即外人所谓"中国谷仓争夺战"的一役中,十万户人

家于是完全在炮火中毁去。沅水流城木料来源虽比较容易，复兴也必然比中国任何一地方容易。不过那个原来的水上城市，有历史性的市容，有历史性的人事，就已于烈烈火焰中完全消失，后来者除了从我过去的叙述得到一个简略的印象，再也无从寻觅了。有形的和无形的都一例毁掉了，然而有些东西，却似乎还值得在少量文字或多数人情感中保留下来，对于明日社会重造工作上，有其长远的意义。

常德既是延长千里一条沅水和十来支流货物吞吐转移的总码头，向下游且毗连洞庭长江，地方人事自然也就相当复杂。城门口有驻军长官和税局长的布告，有党部的和卖补药的宣传品。更多的是商人和寄食于商人的特种职业人物。责任大，工作忙，性质杂，人数多，真正在支配这个城市的却是那几万船夫。这些人怎么使用他们各不相同各有个性的水上工具，按照祖传的行规，祖传的禁忌，挣扎生活并生儿育女，我都非常清楚。所以二十八年写了一本小书谈及湘西种种时，"常德的船"那一章特别写得有趣。在那个小文结尾上说：

> 常德本身也类乎一只旱船，女作家丁玲女士，法律学者戴修瓒先生，国学前辈余嘉锡先生，同是在这只旱船上长大的。……常德县沿沅水上行九十里，即到千年前武陵渔人问津的桃源。……那里有个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影响到湖南时，谈男女解放，自由平等，剪发恋爱，最先要求实现它的，就是这个学校一群女学生。

这只旱船上不仅装了几个知名之士，我还忘了提及平凡

中也有伟大性的一位，即那个女作家的母亲蒋老太太，和几个虽不平凡终于从平凡中结束了一生的女学生。这里有和共产党书记瞿秋白恋爱，因肺病死去的川东王小姐。有先和施××同居，后和共党要人张太雷结缡的芷江杨小姐，还有……两老太太那时是一个私立女子小学的校长，一群单纯热情的女孩子，离开学校离开家庭后，大都寄居到这个小学校里。大家当时书虽读得不怎么多，却为新青年一类刊物煽起了青春的狂热，带了点点钱和满脑子进步幻想，向北平上海跑去，接受她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现代史的发展竟有过密切的联系，而终于又一例遗忘于时代发展变易中。就中有几位性情比较和平稳定，又不拟作升学准备的，便作了那个小学校的教员。这些女孩子年纪都还不过二十岁，差不多有个相同背景，即出身于小有产阶级，自幼即许字了人家，毕业回家第一件事即等待完婚。既向家庭革命，家中接济断绝，向京沪跑的生活自然相当狼狈。犹幸当时社会风气正注重俭朴，人之师须为表率，作教员衣著化装品不必费钱，所以每月收入虽不多，居然有人能把收入一半接济升学的亲友。教员中有一位年纪较长，性情温和而潇洒，又特别富于艺术爱好，生长于苗乡得胜营①的杨小姐。在没有认识以前，就听说她的每月收入，还供给了两个妹妹费用升学。

至于那时的我呢，正和一个习美术的表兄，住在每天一人共需三毛六分钱的小客栈里打发日子，说明白点就是无事可作，照当时称呼名为“打流”。那个平安小客栈对我们可真不平安！每五天必需结一结账，照例是支吾拉扯过去。欠账越久越多，因此住宿的房间也移来移去，由三面大窗的官房迁到只有天窗一片的贮物间，总之尽管调动，永不抗议，照

栈规不破脸主人即不能赶客人。至于冷言冷语的讥诮时只装不懂，也陪着笑笑。一切用个“拖”字应付，支持了约莫三个月。到每人名下都有三十元欠项时，年过五十还把眉毛扯得细弯弯的内老板，在饭桌上便说：“开销越来越大了，门面当不下。我们吃四方饭，还有人吃八方饭！”说后见同桌客人都不声响，就和那养得白白胖胖的十六岁的寄女儿干笑，寄女儿也照例陪着笑笑。（这个女孩子背地里常常送表兄南瓜子和芙蓉酥，帮了我们不少的忙，表兄却和我笑她一身白得像发糕，虽不拒绝芙蓉酥，决不要发糕。）我们虽依旧装不懂，只管拣选豆芽菜汤里的肥肉片，可是都知道开过饭后还有一手。饭后回到房中商对策时，老茶房果然就带了账簿来看，借点钱买油盐。表兄作成老江湖满不在乎的神气，任意翻了一下即把账推开：“我以为欠十万八千，这几个钱算什么？内老板豪杰人，还这样小气，笑话。——老弟，你想想看，岂不是笑话。我昨天发的那个急电你亲眼看见，不是三五天就会有款来了吗？”连哄带吹把茶房送走后，这个背晦时运的美术家却向我说：“老弟，风声不大好，这不比巴黎！我听人说，巴黎的艺术家，不管作什么都不碍事。有些欠二十年的房饭账，到后索性做了房东的丈夫或女婿，我们在这里想攀亲戚倒有机会，只是我不大欢喜冒险吃发糕，正如我不欢喜从军一样，我们真是英雄落了难，黄骠马也卖不成！你说怎么办？”

我心想，怎么办？表兄常说，上海北京戏院里常有阔人掉金钢钻首饰，上海坐马车，马车上也许有贵妇人遗下的贵重钱包，运气好的常常一碰到即成富翁，可是路那么远！还是想法对付目前，脚踏西瓜皮一个溜了吧。至于向什么地方溜？当时倒有个去处，上桃源县找贺龙，因为有人介绍我们

去做七块钱一月的差遣，只要肯去总可糊口的。可是就在这时，我们偶然认识了杨小姐。两人于是把“溜”字的水旁删去，“留”下来了。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作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

自从认识了这位杨小姐后，一去那里两人必然坐在大风琴边，一面弹琴一面谈情，我照例站在后门前去欣赏市景，并观观风。到蒋老太太来学校时，经我一作暗号，里面琴声必忽然弹奏起来，老太太却照样笑笑的说：“你们弹琴弹得真热心！”表示对于客人的礼貌，客人却不免红脸。因为“弹琴”和“谈情”字音相同，老太太语意指什么即不大分明。

两人回到客栈时，表哥便一连丢了十来个揖，要我代笔写信，他却从从容容躺在床上哼曲子。信写好念给他听后，必把两个大拇指翘起大摇着，表示感谢和赞佩。

“老弟，真好，真可以上报！”

事实上呢，我们当时只有两种机会上报，即抢人和自杀。但是这两件事似乎都和我们兴趣不大合，当然不曾采用。至于这种信的去处，有时要茶房送。借故有事时，却还得我代为传书递简。那女教员有两次还和我讨论到表哥的文才，只好支吾过去。回客栈谈起这件可笑故事，表兄却肯定的说，“你看，我不是说可以上报？”我们于是又支持了两个月，住处则已从有天窗的小房间迁到毛房隔壁那个小间里，气量窄，上吊可真方便！我实在忍受不住，有一天就忽然抛下这个表兄，却和一个头戴水獭皮帽子（沅水流域有名土娼都认识那顶帽子）的朋友②，坐到一只装军服的“水上飘”，向沅水上游荡去了。

三年后我重新知道一件事情，即两个小学教员已结了婚，

回转家乡同在一小学服务。这种结合由女方家长看来，自然不会怎么满意。因为一个小学教师，比地方传统所尊重的营连排长，就大不相如。不过两人生活虽不怎么宽舒，情感可极好。即因此孩子便陆续来了，自然更增加生计上的狼狈。

再过几年，又偶然听得人说，孩子③已离开了家乡，到福建厦门一个堂叔处去读书。从小即可看出，父母爱美的好处，对于孩子显然已有了影响，但性情上另外一种弱点，潇洒超脱不甚顾及金钱的弱点，也似乎被同时接收下来了。所以在叔父身边读书，不及初中卒业，因为那个艺术型，又离开了亲戚，去阅读那本大书，从此就于广大社会中消失了。计算岁月，孩子年龄已到十四五岁，照家乡子弟飘江湖奔门路习惯，已并不算早。教育人家的子弟的既教育不起自己子弟，所以对于这个失踪的消息，大致也就不甚在意。

二十六年十二月间，我上云南路过长沙时，偶然在一个部队的留守处又见到那表兄。问问才知道因为脾气与人合不来，失了业，不得已屈服下来，改业作一名中尉办事员，办理收容连络事务。太太还在沅水中部一个小村子里教小学。大儿子既已失踪，音信不通，二儿子十二岁，也从了军，跟人作护兵自食其力了。事业不如意，人又上了点年纪，常害点胃病，性情越来越加拘迂，过去豪爽洒脱处已失去，只是还依然欢喜唱歌。邀他去李合盛吃了一次牛肚子，才知道已不喝酒。问他还吸烟不吸烟，就说不戒自戒，早已不再用它。可是我知道他欢喜吸雪茄烟，且很懂烟品好坏。第二次再去看他，带了两大盒烟去送他。他见到时，憔悴的脸上露出少有的欢喜和惊讶，只是摇头，口中低低的连说："老弟，老弟，太破费你了！我看到有人送师长两盒，美国军官也吃不起！"

我想提起点旧事使他开开心："我当时只想做一个开糖房的女婿，好有糖吃，到如今还不成功！"

"不成功？你看这个？"他随手把一份三天前的本市报纸递给我，手指着一个记者写的访问说："老弟，你上了报，当真上了报！"

我说："我倒正想问你，我那些代劳的信件，表嫂是不是还留着？这可真值得上报，送过上海去，换二十盒烟也不难！"

想起十六年前同在一处过日子的情形，一切犹如目前又恍如隔世，两人不免相对沉默了许久。我们从此就离开了。

抗战到第六年，我弟弟过印度受训，到云南时谈及家乡亲友的种种，才知道年纪从十六七到四十岁的人，大多数已在六年消耗战中消耗将尽。表哥在一场小小病中也已无声无息的死去了。大孩子或已牺牲，小的作了排长，三月前部队在洞庭湖边作战，全部留在敌后，完全失了连络。那地方到处是水，交通工具不够，只有会泅水的还可望逃出，其余下落就不易说了。至于太太呢？还依然在乡村里教小学，收入足够个人糊口，第三儿子作了一个银匠学徒。

照一般情形来说，这正是一种极平常的故事。一个从中学毕业的女子，为反抗家庭，放弃了一切权利，在外县去作了一个小学教员，从一种偶然机会里即和一个性情相投的男子结了婚。婚后过了一阵子平静家庭生活，即生了孩子，接受了上帝给分派的庄严义务。照环境分定，温良母性和艺术秉赋都不曾得到好好的发展，十年过去，孩子已生到第四个。教人子弟的照例无从使自己子弟受教育，即尽孩子在成年以前一一离开家庭，自求生存，或死或生，都不能过问。战事随来，可怜的教育职业，还为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挤去，只好放弃了三十年的老本，

换上一套不合身的军服,改业从军,作个不足轻重的军佐。部队一再改编,失业复就业,换了几个职务,于是在岁暮年末请了半个月假,背了个小小包袱,回到太太身边去,即在一场小小疾病中死去了。亲人一面拭泪,一面把死者殓入一个赊借款项得来的小小白木棺木里,就地埋了。死者既已死去,生者于是依然照常沉默生活下去,每月还得从收入中扣出一点点钱填还亏空。在一个普通人不易设想的小乡村小学教师职务上,过着平凡而简单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过正因为它的平凡,为万千教师的共通命运,却不免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严。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忽然有个十六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一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墨绿二色套印的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和,给我一种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知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也即不易作到。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三,而年龄也还不过二十五岁。更有料想不到的事,即那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默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在某一处卑微工作上短时期的稳定,继以长时期的失业,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却从一种不易想象学习过程中,成为一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作者。为了这个新的发现,使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极庄严的命运,感到异常痛苦。我真用得着法国人喜说的一句话,“这就是人生”,借用它来形容,我温习

到有关于这两个美术教员一生种种，和我身预其事的种种，所引起的痛苦回忆，以及对于命运偶然的惊奇！

作者至今还不曾和我见过面，只从通信中约略知道他近十年一点过去，以及最近如何来到上海，和他几个同道陷于同样穷困中，想工作并购买板片的费用也无处筹措。境况虽如此，却对于工作还依然充满自信和狂热。于通信里可见出，于摊在我眼前的四十幅木刻更可见出。从那幅精力弥满大到二尺的“失去乐园”设计构图中，从他为几个现代诗人作品所作的小幅插画中，都依稀可见出父母潇洒善良的秉赋，与作者生活经验的沉重，粗豪与精细同时并存而不相犯相混，两者还共同形成一种幽默的雅典。说到这一点时，作者性格的鲜明的一面，事实上还有个人更重要的因素，即所生长的地方性，实需要一提。这不仅是两个穷教员的儿子，还是从二百年前设治以来，即完全在极变态的发展中一片土地，一种社会的衍生物。

作者家乡是个出兵的地方，住在那个小地方的人民，百多年前，即有世代服兵役的习惯。中国兵制中的绿营组织，在学人印象中已成一个历史名词了，然而抗战十年，那地方对于兵役补充，尤其是下级官佐补充，就还得力于这个制度的残余甚多。最初为征苗而推进这个人人轮流服役制，因此到咸同之际，一个小小石头城即出了一大堆提督军门。到辛亥革命，驻长沙的四十九标新军发难时，首先吹哨子集合的是一位安姓伍长，随后作了团长，民国二十年后，却因老革命资格奉派到守陵园管工人养花。江南大营克南京时，有几个冲锋陷阵提督，到民元，革命军攻雨花台，首先入城的旅长，就是冲锋爬城的世家，一个姓田提督的小儿子。这个军官回转家乡作第一任镇守使时，唯一大事却办了个美术学校。

这一切正说明到一点，即浪漫情绪在军人世家头脑中变质的衍化。三十年来国家动乱既照例以内战为主要动力，荡来淘去形成了大小军阀的新陈代谢，这小地方既僻处一隅，得天独厚，因之形成一个极离奇的存在。到抗战前夕为止，县城不到一万户人家，却保有了三千下级军官，和五个师的潜在实力。由于另外一种传统，一切年青人的出路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秉赋，也都一例归纳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设计，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多误会，多忌讳，越来越加和各方面关系隔绝，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困难。战争来了，悲剧随来。淞沪之战展开，有个一二八师属于第四路指挥刘建绪调度节制，奉命守嘉善唯一那道国防线，即当时所谓“中国兴登保防线”。当时报载，战事过于激烈，守军来不及和参谋部联络人员接头，打开那些钢骨水泥的门，即加入战斗，还以为不可信。后来方知道那师接防的部队，开入国防线后，除了从县长手中得到一大串编号的钥匙，什么图形也没有。临到天明快要有敌机来轰炸，敌人先头探索部队发见已发生接触时，一个少年军官方从一道河边发现工事的位置，一面用一营人向前作突击反攻，一面方来得及把上锈的铁门次第打开，准备死守。八天的固守，全师大部牺牲于敌人优势日夜不断炮火中，下级干部几乎全体完事，团营长正副半死半伤，提了那串钥匙去开工事铁门的，原来就是我一个弟弟，④而死去的全是那小小城中长大的年青人。

随后是南昌保卫战，经补充的另一个荣誉师上前，守三

角地的当冲处，自然不久又完事。随后是反攻宜昌、洞庭西岸荆沙争夺，以及长沙会战的单位争夺，常德、益阳、洞庭南岸的据点争夺，每一硬役必得参加，每役参加又照例是除了国家意识还有个地方荣誉面子问题在内，双倍的勇气使得下级全部成仁，中级半死半伤，而上级再回来补充调度。都明白这个消耗担负对地方明日的困难，却从种种复杂情绪中继续补充下去；总以为"这是和日本打仗，不管如何得打下去"！就这样，任何部队感到补充困难时，这方面却好像全无问题。就这样，一直到三十四年底，小城市在湘西二十八县中比任何处物价都贱，虽说交通不当冲得免影响，事实上却是消费者越来越少，一城孤儿寡妇那还能想到囤积发财？每一家都分摊了战事带来的不幸，因为每一家都有子弟作下级军官。年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少壮，牺牲的数目更吓人。我们实不能想象一个城市把少壮全部抽去，每家陆续带来一分死亡给三千少妇万人父母时，形成的是一种什么空气！但这是战争！有过一百年当兵习惯的人民，战争是什么，必然比任何人都清楚明白，而这些人的家属子女，也必然要习惯于担受这个不幸！那里总还留下二三十个小学教员，到子弟长大能入小学时，不会无学校可进啊！

和平来了，胜利来了，拼补凑集居然还有一师部队，由一个从小卒，作书记，转军佐，入陆大，完全自学挣扎出来的田姓军官率领，驻防胶济线上，方以为国家和平来临，苦难已过，不久改编退役，正好过北方完成一个新的志愿，即好好的来读几年书。且和我合作，写一本小小历史。纪念一下这小小山城几万壮丁十年中如何陆续死去的情形，将比转入国防研究院工作还重要，还有意义。因为正可说明一种旧时代的灭亡而新生命的

开始，虽然是种极悲惨艰难的开始，因为除少数的家庭还保有男丁，大部却得由孤儿寡妇来自作挣扎！不意内战终不可避免，一星期前胶东一役，这一师结果却在极暧昧情形下全部覆没。师长随之阵亡，统率者和一群干部，正是八年抗战犹未死尽的最后残余。从私人消息，方明白实由于“厌倦”这个大规模集团的自残自渎，因此解体。怎么不厌倦？专门家谈军略，谈军势，若明白这些青年人生命深处的苦闷，还如何在作普遍传染，尽管有各种习惯制度和集团利害拘束到他们的行为，而加上那个美式装备，但那敌得过出自生命深处的另外一种潜力，和某种做人良心觉醒否定战争所具有的优势？一面是十分厌倦，一面还得承认现实，就在这么一个情绪状态下，我那些朋友亲戚，和他们的理想，便完事了。这一来，真是“连根拔去”，筸军再也不会成为一个活的名词，成为湖南人谈军事政治的一忌了。而个人想从这个有野性有生活力的烈火焚灼残余孤株接接枝，使它在另外一种机会下作欣欣向荣的发展，开花结果的企图，自然也随之而摧毁了。

得到这个不幸消息时，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因武力武器在手而如何作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绪，情绪扩张头脑即如何逐渐失去作用，因此给人的苦难和本身的苦难。想起整个国家近三十年来的变迁，也无不由此而起，在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每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泊更如何增加了明白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年青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即缺少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终不免依然一例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的悲剧夙命中，

任何社会重造品性重铸的努力设计，对目前情势言，都若无益白费。而夙命趋势，却从万千挣扎求生善良本意中，作成整个民族情感凝固大规模的集团自杀。

我也想到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共同趋势以外，由此产生的各种形式的衍化物。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作者，恰代表一个小地方的一种情形：一则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但依然不免因另外一种有地方性的特质与负气，会合了一点古典的游侠情感与儒家的朴素人生观，与时代俨若完全游离。即因此终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而实同的命运，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的结局。至于这个更新的年青的衍化物，从他的通信上，和作品自刻像一个小幅上，仿佛也即可看到一种命定的孤立，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到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的悲剧的将来。至于生活的败北，犹其小焉者。

最后一点涉及作者已近于预言，因此对作者也留下一点希望。我以为倘若所谓悲剧实由于性情一面的两用，在此为"个性鲜明"而在彼则为"格格不入"时，那就好好的发展长处，而不必作乡愿或政客，事事周到或八面玲珑来勇敢生活下去。应毫无顾虑的来接受挫折，不用退避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这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有见解的思想家，和一个有勇气的战士，共同的必由之路。若悲剧只小半由于本来的气质，大半实出于后起的习惯，尤其是在十年游宕中养成的不良习惯时，想要保存这种衍化物的战斗性，持久存在与广泛发展，一种更新的坚韧素朴人生观的培育，实值得特别注意。

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

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由此出发，从优良传统去作广泛的学习，再将传统加以综合，由于虔诚和谦虚的试探，慢慢得到进步，作出崭新的成就。正因为工作真正贴近土地人民，只承认为人类而“工作”，不能为某一种政策某一时的“工具”，存在于现代政治所培养的窄狭病态自私残忍习惯空气中，或反而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强力压迫与有意忽视，欲得一稍微有自主性的顺利工作环境也不容易。但这不妨事！倘若真有成就，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

在人类文化史的进步意义上，一个真的巨人所有努力挣扎的方式，照例和流俗所悬望的目标即不会完全一致。一个伟大纯粹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一切，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思潮表面或相异，或独立，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更形成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虽然两者真正的伟大处，也同样需要“正直”和“诚实”，而艺术更需要“无私”，比过去宗教现代政治更无私！必对人生有种深刻的悲悯，无所不至的爱，而对工作又不缺少狂热和虔敬，方能够忘我与无私！宗教和政治都要求人类公平与和平，两者所用方式却带来过无数战争，尤以两者新的混合所形成的偏持情绪和强大武力，战争的完全结束更无可望。过去艺术必须宗教和政治的实力扶育，方能和人民对面，因之当前欲挣扎于政治点缀性外亦若不可能。然而明日的艺术，却必将带来一个更新的庄严课题。将宗教政治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

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光明的人生观的基础。

这也就是一种“战争”!（有个完全不同的含义。）惟有真的勇士，敢于从使人民无辜流血以外，不断有所寻觅，积累经验和发现，来培养爱与合作种子使之生根发芽，企图在人与人间建设一种新的关系，谋取人类真正和平与公正的工作者，方能担当这个艰巨重任，方敢担当这个艰巨重任。这种战争不是犹待起始，事实上已进行了许多年。试看看世界上一切沉默者工作的建设性，和其他方式所形成的状况，加以比较，就可知于中国建筑一种更新的文化观和人生观，一个青年艺术家可能作的永久性工作，将从如何努力着手!

这只是一个传奇的起始，不是结束。然而下一章，将不是我用文字来这么写下去，却是一群生气勃勃的青年木刻家，为人民的苦难的现实，能作各种忠实的叙述，而对于造成这种种苦难，最重要的使人民流血而发展集团的内战，加以“耻辱”与“病态”的标志，用一百集木刻，来结束这个残忍的时代，更用一百集木刻，写出国人由于一种新的觉醒，去共同向知识进取，驾驭钢铁，征服自然，促进实现一个更新时代的牧歌。“这是可能的吗?”“不，这是必然的!”

三月十一日

本篇原发表于1947年3月23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署名从文。据《大公报·星期文艺》编入。

① 得胜营　现称吉信，属凤凰县。

② 朋友　参见第11卷《湘行散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③ 孩子　即画家黄永玉。

④ 弟弟　指作者的弟弟沈岳荃。

附　　记

这篇小文，是抗战八年后，我回到北京不多久，为初次介绍黄永玉木刻于读者而写成的。内中提及他的作品处文字并不多，大部分谈的却是作品以外事情，永玉本人也并不明白的本地历史和家中情况。从表面看来，只像“借题发挥”一种杂乱无章的零星回忆，事实上却等于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纪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如非家乡劫后残余的中年人，是不大会理解到这个小文对于家乡现实，受历史性的束缚，使得以若干万计的有用青年，几几乎全部毁灭于无可奈何的战争形成的趋势中，而知识分子的灾难，也比湘西任何一县都来得严重。写它时，心中实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因为我明白，在我离开家乡，去到北京阅读那本“大书”时，只不过是一个成年顽童，任何方面见不出什么聪敏才智过人处。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大多数比我优秀得多的同乡，或以责任所在，离不开教师职务，或认为

冰山可恃，乐意在那个小小的孤立军事集团中磨混，到头来形势一有变化，几几乎全部在十多年中，无例外都完结于这种新的发展变化中。

这个小文，和较前一时写的《湘行散记》及《湘西》二书，前后相距约十年，叙述方法和处理事件各不相同，前者写背景和人事，后者谈地方问题，本文重点却范围更小，作纵的叙述。可是基本上是相通的。正由于深深觉得故乡土地人民的可爱，而统治阶层的保守无能、固步自封，在相互对照下，明日举步的困难，可以意想得到。因此把唯一转机希望，曾经寄托到年青一代的觉醒上。影响显明是十分微弱的，因为当时许多家乡读者，除了五六人受到启发，冲出那个环境，转到北方作穷学生，抗战时辗转到了延安。一般读者相差不多，只能从我作品中留下些“有趣”印象，看不出我反复提到的“寄希望于未来”的严肃意义。本文却以本地历史变化为经，永玉父母个人一生及一家灾难情形为纬，交织而成一个篇章。用的彩线不过三五种，由于反复错综联续，却形成土家族方格锦纹的效果。整幅看来，不免有点令人眼目迷乱，不易明确把握它的主题寓意何在。但是一个不为“概念”“公式”所限制的读者，把视界放宽些些，或许将依然可以看出一点个人对于家乡“黍离之思”①

在本文末尾，我曾对于我个人工作作了点预言，也可说“一切不出所料”。由于性格上的局限性所束缚，虽能严格律己，坚持工作，可极端缺少对世事的灵活变通性。于社会变动中，既不知所以自处，工作当然配合不上新的要求，于是一切工作报废完事于俄顷。这也十分平常自然。还记得在解放前付印的选集《长河》引言中，我就曾经说过：“横在我们

面前许多事情，都不免使人痛苦，可是却不必悲观。社会在剧烈变化中前进，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我的作品，早在五三年间，就由印行我选集的开明书店正式通知，说是“各书已过时，凡是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全部均代为焚毁。”随后是香港方面转载台湾一道明白法令，更进一步，法令中指明除一切已印未印作品，全部焚毁外，还包括永远禁止再发表任何作品。这倒是历史上少有奇闻。说“作品已过时”，由国内以发财为主要目的商人说出，若意思其实指的是“得即早让路，免得成为绊脚石”，倒还近情合理，我得承认现实。明白此路不通，即早改业，或可躲免意外灾星。至于台湾的禁令，则不免令人起幽默感。好像是八百万美式装备，满以为所向无敌，因此坚决要从内战上见个高低的一伙，料不到终究依然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力量，打得个一败涂地。还不承认是由于政治上极端腐败必然的结果，却把打败仗的责任，以为是我写了点反内战小文章的原因，（本文似也应包括在内……）才出现这种禁令。采取这种办法，作出这种结论，是绝顶聪敏，还是极端愚蠢，外人不易明白，他们自己应当心中有数，十分清楚的！试作些分析，倒也十分有趣。听熟人说，北京现在有不少研究鲁迅先生的团体，谈起小说成就时，多不忘记把《阿Q正传》举例，其实若说真正懂得阿Q精神，照我看来，大致还应数台湾方面的掌握文化大权的文化官有深刻领会。这种禁令的执行，就是最好的证明，实在说来，未免把我抬得太高了。

至于二十多年前对永玉的预言，从近三十年工作和生活发展看来，一切当然近于过虑。由于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扩明朗，对事事物物反应十分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照例难免挫折重重，在重重挫折中，却对于他的工作，始终能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了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从工作上取得不断新的突破，并显明进展。生命正当成熟期，生命力之旺盛，明确反映到每一幅作品中给人以十分鲜明印象。吸引力既强，消化力又好，若善用其所长，而又能对于精力加以适当制约，不消耗于无多意义的世俗酬酢中，必将更进一步，为国家作出更多方面的贡献，实在意料中。进而对世界艺术丰富以新内容，也将是迟早间事。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于北京新窄而霉小斋

本篇是作者为《一个传奇本事》所写的附记，原收198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沈从文散文选》。

据《沈从文散文选》编人。

① 黍离之思　《黍离》，《诗·王风》篇名。《诗序》：“《黍离》，闵宗周也。”谓周大夫行役至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后以“黍离之思”形容对故乡、故土的眷念之情。

不毁灭的背影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面内贞。"

旧人称赞"君子"的话，用来形容一个现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为现代是个粗犷，夸侈、褊私、疯狂的时代。艺术和人生，都必象征时代失去平衡的颠簸，方能吸引人视听。"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①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爱可敬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作人方面比文章还重要。经传中称的圣贤，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话很难说。但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佩弦先生为人实已十分相近。

我认识佩弦先生和许多朋友一样，从读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读他的抒情长诗《毁灭》，其次读叙事散文《背影》。随即因教现代文学，有机会作个进一步的读者。在诗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俞平伯先生成就并提，作为比较讨论，

使我明白代表五四初期两个北方作家：平伯先生如代表才华，佩弦先生实代表至性，在当时为同样有情感且善于处理表现情感。记得《毁灭》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一般读者反应，都觉得是新诗空前的力作，文学研究会同人也推许备至。惟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素朴、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从民九起，国家教育设计，即已承认中小学国文读本，必用现代语文作品。因此梁任公、陈独秀、胡适之、朱经农、陶孟和……诸先生在理论问题文中，占了教科书重要部门。然对于生命在发展成长的青年学生，情感方面的启发与教育，意义最深刻的，却应数冰心女士的散文，叶圣陶、鲁迅先生的小说，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剧，朱孟实先生的论文学与人生信札，和佩弦先生的叙事抒情散文。在文学运动理论上，近二十年来有不断的修正，语不离宗，“普及”和“通俗”目标实属问题核心。真能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三十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又照例疏忽了的一点。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提到这一点时，更让我们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

不仅在文学方面损失重大，在文学教育方面损失更为重大”；冯友兰②先生在棺木前说的几句话，十分沉痛。因为冯先生明白“教育”与“文运”同样实离不了“人”，必以人为本。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才可望工作发扬光大。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我认识佩弦先生本人时间较晚，还是民十九以后事。直到民二十三，才同在一个组织里编辑中小学教科书，隔二三天有机会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又同为一副刊一月刊编委，每二星期必可集会一次，直到抗战为止。西南联大时代，虽同在一系八年，因家在乡下，除每星期上课有二三次碰头，反而不易见面。有关共事同处的愉快印象，照我私意说来，潘光旦、冯芝生、杨今甫、俞平伯四先生，必能有纪念文章写得更亲切感人。四位的叙述，都可作佩弦先生传记重要参考资料。我能说的印象，却将用本文起始十余字概括。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人特别看重性格。外表轮廓线条与人不同处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贵的是品性的本质，与心智的爱恶取舍方式。我觉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别处，是拙诚中的妩媚，即调和那点“外润而内贞”形成的趣味和爱好。他对事，对人，对文章，都有他自己意见，见得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别可能极小。他也有些小小弱点，即调和折衷性，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

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局面，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陈寅恪、刘叔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

凡讨论现代中国文学过去得失的，总感觉到有一点困难，即顾此失彼。时间虽仅短短三十年，材料已留下一大堆。民二十四年良友图书公司主持人赵家璧先生，印行新文学大系，欲克服这种困难和毛病，因商量南北熟人用分门负责制编选。或用团体作单位，或用类别作单位。最难选辑的是新诗。佩弦先生担任了这个工作，却又用的是那个客观而折衷的态度，不仅将各方面作品都注意到，即对于批评印象，也采用了一个“新诗话”制度辑取了许多不同意见。因之成为谈新诗一本最合理想的参考读物，且足为新文学选本取法。

佩弦先生的《背影》，是近二十五年国内年青学生最熟习的

作品。佩弦先生的土耳其式毡帽和灰棉袍，也是西南联大同人记忆最深刻的东西。但这两种东西必需加在一个瘦小横横的身架上，才见出分量，——一种悲哀的分量！这个影子在我记忆中，是从二十三年在北平西斜街四十五号杨宅起始，到“八一三”共同逃难天津，又从长沙临时大学饭厅中，转到昆明青云街四眼井二号，北门街唐家花园清华宿舍一个统舱式楼上。到这时，佩弦先生身边还多了一件东西，即云南特制的硬质灰白羊毛毡。（这东西和潘光旦先生鹿皮背甲，照老式制法上面还带点毛，冯友兰先生的黄布印八卦包袱，为本地孩子辟邪驱灾用的，可称联大三绝。）这毛毡是西南夷时代的氍毹，用来裹身，平时可避风雨，战时能防刀箭，下山时滚转而下还不至于刺伤四肢。昆明气候本来不太热太冷，用不着厚重被盖，佩弦先生不知从何时起床上却有了那么一片毛毡。因为他的病，有两回我去送他药，正值午睡方醒，却看到他从那片毛毡中挣扎而出，心中就觉得有种悲戚。想象他躺在硬板床上，用那片粗毛毡盖住胸腹午睡情形，一定更凄惨。那时节他即已常因胃病，不能饮食，但是家小还在成都，无人照顾，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团粗粝包饭，至多只能在床头前小小书桌上煮点牛奶吃吃。那间统舱式的旧楼房，一共住了八个单身教授，同是清华二十年同事老友，大家日子过得够寒伧，还是有说有笑，客人来时，间或还可享用点烟茶。但对于一个体力不济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房子还坍过一次墙，似在东边，佩弦先生幸好住在北端。

楼房对面是个小戏台，戏台已改作过道，过道顶上还有个小阁楼，住了美籍教授温特。阁楼梯子特别狭小曲折，上下都得一再翻转身体，大个子简直无希望上下。上面因陋就简，书籍、画片、收音机、话匣子，以及一些东南亚精巧工艺美术品，墙角梁

柱凡可以搁东西处无不搁得满满的。屋顶窗外还特制个一尺宽五尺长木槽，种满了中西不同的草花。房中还有只好事喜弄的小花猫，各处跳跃，客人来时，尤其欢喜和客人戏闹。二丈见方的小阁楼，恰恰如一个中西文化美术动植物罐头，不仅可发现一民族一区域热情和梦想，痛苦或欢乐的式式样样，还可欣赏终日接受阳光生意盎然的花草，陶融于其中的一个老人，一只小猫，佩弦先生住处一面和温特教授小楼相对，另一面有两个窗口，又恰当去唐家花园拜墓看花行人道的斜坡，窗外有一簇绿荫荫的树木，和一点芭蕉一点细叶紫干竹子。有时还可看到斜坡边栏干砖柱上一盆云南大雪山种华美杜鹃和白山茶，花开得十分茂盛，寂静中微见凄凉，雨来时风起处一定能送到房中一点簌簌声和淡淡清远香味。

那座戏楼，那个花园，在民初元恰是三十岁即开府西南，统领群雄，反对帝制，五省盟主唐继尧将军的私产。蔡松坡、梁任公，均曾下榻其中。迎宾招贤，举觞称寿，以及酒后歌余，月下花前散步赋诗，东大陆主人的豪情胜概，历史上动人情景，犹恍惚如在目前。然前后不过十余年，主要建筑即早已赁作美领事馆办公处，终日只闻打字机和无线电收音机声音。戏楼正厅及两厢，竟成为数十单身流亡教授暂时的栖身处，池子中一张长旧餐桌上放了几份报，一个不美观破花瓶，破烂萧条恰像是一个旧戏院的后台。戏台阁楼还放下那么一个“鸡尾”式文化罐头。花园中虽经常尚有一二十老花匠照料，把园中花木收拾得很好，花园中一所房子中，小主人间或还在搁有印缅总督，边疆土司，及当时权要所送的象牙铜玉祝寿礼物堆积客厅中，款待客人，举行小规模酒筵舞会，有乐声歌声和行酒欢呼笑语声从楼窗溢出，打破长年的

寂静。每逢云南起义日，且照例开放墓园，供市民参观拜谒。凡此都不免更使人感到“一切无常，一切也就是真正历史。”这历史，照例虽存在却不曾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倒常常是“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诗人黍离的感慨！就在那么一种情形下，《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的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

在那个住处窗口边，佩弦先生可能会想到传道书所谓“一切虚空”。也可能体味到庄子名言：“大块赋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因为从所知道的朋友说来，他实在太累了，体力到那个时候，即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佩弦先生本来还并未老，精神上近年来且表现得十分年青。但是在公家职务上，和家庭担负上，始终劳而不佚，得不到一点应有的从容，就因劳而病死了。

广济寺下院砖塔顶扬起的青烟，这两天可能已经熄灭了。能毁灭的已完全毁灭。但是佩弦先生的人与文，却必然活到许多人生命中，比云南唐府那座用大理石砌就的大坟还坚实永久。

八月十九日西郊

本文发表于1948年8月28日《新路》周刊第1卷第16期，署名沈从文。

据《新路》周刊编入。

① 佩弦先生　即朱自清，中国现代作家。

② 冯友兰　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

悼靳以

得到靳以逝世的消息，正和去年得到郑西谛[1]同志逝世消息一样，一面感到沉痛，一面还希望消息是误传。因为两个老友，都正当年富力强、精神饱满，热爱生活热爱新社会，恰好为人民事业献身大有可为的时候，不可能忽然死去的！月前有熟人过上海时，只听说他因工作劳累，心脏出了毛病，曾一度昏迷，入了医院。在病院中，谈起我们一代一定可以看到共产主义，情绪还十分乐观。《人民文学》十一月号发表的《跟着老马转》是他最后一个作品，为劳动英雄作的画像，还充满了爱和热情。这里朋友为他的忘我工作深受感动，正一再去信劝他注意健康，不意消息传来，还是由于风湿性的心脏病猝发，终成古人，致使文学创作队伍少了一位好战士，朋友中失去一个真挚坦率、热情洋溢、永远能给人以鼓舞的友人，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和靳以认识已有了三十多年，那时同在上海，见面还并不多。当一九三三年我从青岛转北京时，他不久也来到北京，和巴金、曹禺、之琳等同住在北海前边三座门七号一所房子里。常到

那里去的客人，记得有何其芳、李广田、方敬、葆华等。因为同在编辑文学刊物，彼此组稿换稿常有联系，我们见面机会也多了些。靳以和巴金、西谛同编《文学季刊》②，实际上组稿阅稿和出版发行方面办交涉，负具体责任的多是靳以。刊物能继续下去，按期出版，分布到全国读者面前，真不是简单工作！因为那么厚厚的一本文学杂志，单是看稿、改稿、编排、校对，工作量就相当沉重！靳以作来倒仿佛凡事成竹在胸，游刃有余，远客来时，还能陪上公园喝喝茶，过小馆子吃个便饭，再听听刘宝全大鼓。曹禺最早几个剧本，就是先在《文学季刊》发表，后来才单独印行的。当时一些年轻作家，特别是一部分左翼作家，不少作品是通过这个刊物和全国读者见面的。靳以那时还极年轻，为人特别坦率，重友情，是非爱憎分明，既反映到他个人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也同时反映到他编辑刊物团结作家的工作里。他本人早期作品，情感还比较脆弱，社会接触面也比较窄，对于革命未来，还缺少坚定明确的信仰。然而刊物的总精神，却是对旧社会和当时腐败无能、贪污媚外的国民党政权采取决不妥协的态度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不久，得寸进尺，使得华北局势进一步紧张后，刊物迁往上海出版，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影响下，团结作家抗战救亡的旗帜因此也更加鲜明。

抗日战事发展，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国内大多数作家，除一部分直往延安或参军外，大都到了西南后方，比较集中在四川、云南、广西三个地区。靳以在迁川的复旦大学国文系任教职。眼见到皖南事变，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四大家族控制下的腐败政权，对抗战越来越取的是投降主义，前方战士浴血，后方人民死亡流离。官僚却堕落无耻，特务横行，对进步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残暴压迫手段，加上四川本

地军阀、地主、流氓会道门三者结合起来的封建特权，对人民无情剥削越来越残酷，靳以由于日益和进步思想接近，思想感情逐渐的起了变化，日益靠近党，而且在作品中加以反映，复员回到上海后，依旧在复旦主持国文系。当时正是回光返照的蒋介石政权疯狂迫害进步人士，全国民主和平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靳以在上海和当时文学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取得密切联系，在党的指导下，作着反帝反蒋的民主活动。

全国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进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文学艺术也进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为体现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指示原则，文艺必须面向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国文学艺术家都热烈响应这一伟大号召，勇敢坚决投入革命洪炉中，参加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反右派等等轰轰烈烈运动中。靳以在近十年这个重要历史进程中，每一运动都站在前列，不断得到党的教育和帮助，思想认识也因之不断在发展，工作也越来越踏实。解放十年来，他因主持上海作协分会工作，又编辑《收获》，常来北京，我因事过南方都有机会见到他，谈谈各方面工作情形，从他的作品和谈话中，总使我觉得他生命越来越充实。他常常下乡下厂接触工农业建设中新景象，写了不少反映祖国新人新事的作品。五六年访苏回来后，还写了许多好游记，反映苏联文化建设新面貌，给国内读者以极大鼓舞和深刻印象。去年国家全面大跃进时，已常因病，经医生劝告必需适当休息，但由于眼见耳闻国家新面貌无事不令人兴奋，稍好些就又热情饱满写了许多歌颂人民和时代的新作品，一面反映伟大祖国新气象，一面也反映靳以同志本人在党的教育下正和近年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不断的在改

造自己，共产主义思想认识日益坚定明确。所以今年夏天报刊上刊载靳以入党时，朋友多认为十分自然，靳以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今后必将可得到党和群众进一步帮助教育，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类壮丽事业，为新的文学艺术，对人民作出更多更重要的贡献。不意在刚刚庆祝建国十年大节后不多久，以五十岁的盛年，即因旧病骤发，终于忽尔逝世。

靳以虽死而不死，因为他笔下和千百作家笔下所歌颂的人民英雄，正以无比英勇劳动，在为建设祖国继续大跃进。而且这种人民英雄，还正随同万千种更新的事业不断的在出现、成长，在任何生产部门中，前些日子认为是英雄业绩的，明日就有可能将成为一个普通公民努力的标准。新社会的奇迹，也和原子分裂一样，在迅速增加。由于党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六亿人民建设伟大的祖国，驾驭钢铁，征服自然，首先就是注重人的改造，而人是能够改造的，靳以同志一生的发展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靳以并没有死。靳以对于文学工作的热情，对于人民事业的热情，必然会在朋友中和各方面都将留着长远的影响！

十月八日夜北京

本篇发表于1959年12月《人民文学》第12期。署名沈从文。靳以即章靳以，中国现代作家。

据《人民文学》编入。

① 郑西谛　即郑振铎，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史家。1958年出访阿富汗、阿拉伯共和国，途中飞机失事遇难。

②《文学季刊》　现代文学期刊，1934年1月～1935年12月，共出二卷八期。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参与编务。

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

我初次见司徒乔先生，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记得约在一九二三年，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带着我的那份乡下人模样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开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说是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见的还有张采真、焦菊隐、顾千里、刘潜初、韦丛芜、刘廷蔚等等。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盔甲厂。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司徒乔。他穿件蓝卡机布旧风衣，随随便便的，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样子和塞拉西皇帝①有些相通处。这种素朴与当时燕京的环境可不大协调，因为洋大学生是多半穿着洋服的。若习文学，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还有更可笑处，就是只预备写诗，已印好了加有边款"××诗稿"信笺的这种诗人。我被邀请到他的宿舍去看画。房中墙上，桌上，这里，那里，到处是画，是他的素描速写。我没受到西洋画训练，不敢妄加评论。静物写生，我没有兴趣，却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写。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

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像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因为他“所画”的正是我“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见面，司徒乔给我的印象就极好。我喜欢他为人素朴，我还喜欢他墙上桌上的那些画。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发，燕京中熟人不少参加革命去了武汉、广州。我却仍在北京过那种不易生活的“职业作家”的生活。他们来信邀我去武汉，我当时工作刚刚打下基础，以为去上海或许更合适一些。到一九二八、二九年间，因国共破裂，武汉局势动荡极大，不少熟人没有在这种白色大恐怖中牺牲的，多陆续来到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张采真等，还有司徒乔。这位年青的画家，仍然是那个素朴的样子，他为我们带回了不少作品。对他的人和画，一九二八年我在《司徒乔君吃的亏》②一文中曾写道：

> 此时的中国，各样的艺术，莫不是充满了权势，虚伪，投机取巧的种种成分，那里容得下所谓诚实？……
>
> 在一种无望无助中，他把每一个日子都耗费到为长于应世的“高明人”所不为的实际努力下了。没有颜料则用油去剥洗锡管中剩余红绿，没有画布则想法子用所有可当的衣物去换取，仍然作成了许多很好的作品，这傻处是我想介绍给大家知道的。我们若相信一个好的时代会快来，要这时代迈开脚步走近我们，在艺术上就似乎还需要许多这样傻子，才配合得上时代需要！
>
> 一种了解，一种认识，从了解与认识中产生出一点儿真实同情，从了解与认识中得到一点儿愉快，这在他，

是已算很满意了！

因为那时的上海“艺术家”，多流行长头发、黑西服、大红领结，以效仿法国派头为时髦乐事。艺术家还必须得善交际，会活动，才吃得开。司徒乔的素朴与这种流行风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却推崇他的实践态度，以为难得可贵。在我看来，文学与绘画是同样需要这种素朴诚实，不装模作样，不自外于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应有进展的。我对司徒乔已不仅是喜欢，而是十分钦佩了。

一九三三年我从青岛大学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见到了司徒乔先生。当时他住在什刹海冰窖胡同，已经结婚。经过社会的大动荡，重又相见，彼此感觉格外亲热。谈话间自然要欣赏他的新作。生活虽从无安定，他的画却已愈见成熟。不久他就主动提出要为我画张像，留个纪念，约好在北海“仿膳”一个角落作画。到时他果然带了画具赴约，一连三个半天，他极认真地为我画了张二尺来高半身肖像。是粉彩画。朋友们都说画得好，不仅画得极像，且十分传神。他自己也相当满意，且说，此生为泰戈尔③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都感到满意，此像为第四回满意之作。他的热情令我感动，这幅肖像成为一件纪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边。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在昆明集中。司徒乔先生为我画的肖像随同我到了昆明，整整八年，抗战胜利后，我随北大迁回北京，仍旧带着这幅十分珍贵的画像。听说司徒乔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卧佛寺附近买了所小小的画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访他，见到了相隔十多年的老友和他这段时期的许多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处，是

他还始终保持着原来的素朴、勤恳的工作态度。他不声不响的，十分严肃的把自己当成人民中的一员去接近群众，去描绘现实生活中被压迫的底层人物，代他们向那个旧社会提出无言的控诉。他依旧保留着他的诚实和素朴。这诚实，这素朴，却是多年来一直为我所钦佩和赞赏的。而在同时“艺术家”中，却近于希有少见的品质。

司徒乔先生经历了无数挫折，到了可以好好为他热爱的祖国人民作画的新社会，却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为我画的肖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失去了！永远不会失去的，将是许多崇敬喜爱他的人对他的记忆！他的工作态度既曾经影响到我的工作，也还必将为更多的人所学习。他在世时从没有过什么得意处，也没有赫赫显要的名声，但他虽死犹生。他给我的最初印象至今还不曾淡漠，永远不会淡漠的！

一九八〇年

本篇发表于1980年10月《中国建设》第29卷第10期，署名沈从文。

据《中国建设》编入。

司徒乔，中国现代画家。

① 塞拉西皇帝　埃塞俄比亚皇帝，1916年发动宫廷政变，任摄政王，1930年加冕称帝。

②《司徒乔君吃的亏》　此文尚未查到。

③ 泰戈尔　印度作家、诗人，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忆　翔　鹤

——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北京已约一年，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侧屋一间既湿且霉的小小房间中，看我能看的一些小书，和另外那本包罗万有用人事写成的“大书”，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经常来到会馆看望我的一个表弟，先我两年到北京的农业大学学生，却担心我独住在会馆里，时间久了不是个办法。特意在沙滩附近银闸胡同一个公寓里，为我找到一个小小房间，并介绍些朋友，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减少一点寂寞，心情会开朗些。住处原是个贮煤间。因为受“五四”影响，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这个贮煤间加以改造，临时开个窗口，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搁上一个小小写字桌，装上一扇旧门，让我这么一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乡下佬住下。我为这个仅可容膝安身处，取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就泰然坦然住下来了。生活虽还近于无望无助的悬在空中，气概倒很好，从不感到消沉气馁。给朋友印象，且可说生气虎

虎，憨劲十足。主要原因，除了我在军队中照严格等级制度，由班长到军长约四十级的什么长，具体压在我头上心上的沉重分量已完全摆脱，且明确意识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处理我的当前，并创造我的未来。此外还有三根坚固结实支柱共同支撑住了我，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

原来一年中，我先后在农业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就相熟了约二十个人。农大的多属湖南同乡。两间宿舍共有十二个床位，只住下八个学生，共同自办伙食，生活中充满了家庭空气。当时应考学农业的并不多，每月既有二十五元公费，学校对学生还特别优待。农场的蔬菜瓜果，秋收时，每一学生都有一份。实验农场大白菜品种特别好，每年每人可分一二百斤，一齐埋在宿舍前砂地里。千八百斤大卷心菜，足够三四个月消费。新引进的台湾种矮脚白鸡，用特配饲料喂养。下蛋特别勤，园艺系学生，也可用比市场减半价钱，每月分配一定分量。我因表弟在农大读书，早经常成为不速之客，留下住宿三五天是常有事。还记得有一次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先生、陈翔鹤、赵其文共同踏雪出平则门，一直走到罗道庄，在学校吃了一顿饭，大家都十分满意开心。因为上桌的菜有来自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在北京任何饭馆里都吃不到的全上了桌子。

这八个同乡不久毕业回转家乡后，正值北伐成功，因此其中六个人，都成了县农会主席，过了一阵不易设想充满希望的兴奋热闹日子，“马日事变”①倏然而来，便在军阀屠刀下一同牺牲了。

第二部分朋友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当时校址还在盔甲厂，由认识董景天（即董秋斯）开始。董原来正当选学生会

主席，照习惯，即兼任校长室的秘书。初到他学校拜访时，就睡在他独住小楼地板上，天上地下谈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已有点招架不住，我还若无其事。到晚上又继续谈下去，一直三夜，把他几乎拖垮，但他对我却已感到极大兴趣，十分满意。于是由董景天介绍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廷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燕大虽是个教会大学，可是学生活动也得到较大便利。当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这些朋友多已在武汉工作。不久国共分裂，部分还参加了广州暴动。牺牲了一半人。活着的陆续逃回上海租界潜伏待时。一九二八——二九年左右，在景天家中，我还有机会见到张采真、刘潜初等五六人多次，谈了不少武汉前后情况，和广州暴动失败种种。（和斯沫特莱②相识，也是在董家。）随后不久，这些朋友就又离开了上海，各以不同灾难成了“古人”。解放后，唯一还过从的，只剩下董景天一人。我们友谊始终极好。我在工作中的点滴成就，都使他特别高兴。他译的托尔斯泰名著，每一种印出时，必把错字一一改正后，给我一册作为纪念。不幸在我一九七一年从湖北干校回京时，董已因病故去二三月了。真是良友云亡，令人心痛。

第三部分朋友，即迁居沙滩附近小公寓后不多久就相熟了许多搞文学的朋友。湖南人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相处既近，接触机会也更多。几个人且经常同在沙滩附近小饭店共食。就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学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点“五四”影响，来到北京，为继续接受文学革命熏陶，引起了一点幻

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来的。当时这种年轻人在红楼附近地区住下，比住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有短短时期就失望离开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载的，有的对于文学社团发生兴趣，有的始终是单干户。共同影响到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各有不同成就。

近人谈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处时，多只赞美他提倡的“学术自由”，选择教师不拘一格，能兼容并包，具有远见与博识。可极少注意过学术思想开放以外，同时对学校大门也全面敞开，学校听课十分自由，影响实格外深刻而广泛。这种学习方面的方便，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希见。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学术上的自由空气，必需肯定学校大门敞开的办法，不仅促进了北方文学的成就，更酝酿储蓄了一种社会动力，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发展。因为当时“五四”虽成了尾声，几个报纸副刊，几个此兴彼起的文学新社团，和大小文学刊物，都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刊物因之分布面广，也具有全国性。

我就是在这时节和翔鹤及另外几个朋友相识，而且比较往来亲密的。记得炜谟当时是北大英文系高材生，特别受学校几位名教师推重，性格比较内向，兴趣偏于研究翻译，对我却十分殷勤体贴。其文则长于办事，后来我在《现代评论》③当发报员时，其文已担任经理会计一类职务。翔鹤住中老胡同，经济条件似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几个书架，中外文书籍都比较多，新旧书分别搁放，清理得十分整齐。兴趣偏于新旧文学的欣赏，对创作兴趣却不大。三人在人生经

验和学识上，都比我成熟得多，但对于社会这本“大书”的阅读，可都不如我接触面广阔，也不如我那么注意认真仔细。正因为我们性情经历上不同处，在相互补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谈得来，且相处极好。我和翔鹤同另外一些朋友就活在二十年代前期，这么一个范围窄狭生活中，各凭自己不同机会、不同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接受所能得到的一份教育，也影响到后来各自不同的发展，有些近于离奇不经的偶然性，有些又若有个规律，可以于事后贯串起来成一条线索，明白一部分却近于必然性。

因为特别机会，一九二五——二六年间，我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作了个小职员，住在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住处原本是清初泥塑四大天王所占据，香山寺既改成香山饭店，学生用破除迷信为理由，把彩塑天王搞毁后，由学校改成几间单身职员临时宿舍。别的职员因为上下极不方便，多不乐意搬到那个宿舍去。我算是第一个搬进的活人。翔鹤从我信中知道这新住处奇特环境后，不久就充满兴趣，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成了我住处的客人，在那简陋宿舍中，和我同过了三天不易忘却的日子。双清那个悬空行宫虽还有活人住下，平时照例只两个花匠看守。香山饭店已油漆一新，挂了营业牌子，当时除了四个白衣伙计管理灯水，还并无一个客人。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萨去掉后，到处一片空虚荒凉，白日里也时有狐兔出没，正和《聊斋志异》故事情景相通。我住处门外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那两株著名的大松树旁边。我们在那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三天。每谈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静寂，清冷月

光从松枝间筛下细碎影子到两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尘世的纷扰，但也不免鬼气阴森，给我们留下个清幽绝伦的印象。所以经过半个世纪，还明明朗朗留在记忆中，不易忘却。解放后不久，翔鹤由四川来北京工作，我们第一次相见，提及香山旧事，他还记得我曾在大松树前，抱了一面琵琶，为他弹过《梵王宫》④曲子。大约因为初学，他说，弹得可真蹩脚，听来不成个腔调，远不如陶潜挥“无弦琴”有意思。我只依稀记得有这么一件乐器，至于曲调，大致还是从刘天华⑤先生处间接学来的。这件乐器，它的来处和去踪，可通通忘了。

翔鹤在香山那几天，我还记得，早晚吃喝，全由我下山从慈幼院大厨房取来，只是几个粗面冷馒头，一碟水疙瘩咸菜。饮水是从香山饭店借用个洋铁壶打来的。早上洗脸，也照我平时马虎应差习惯，若不是从“双清”旁山溪沟里，就那一线细流，用搪瓷茶缸慢慢舀到盆里，就得下山约走五十级陡峻石台阶，到山半腰那个小池塘旁石龙头口流水处，挹取活泉水对付过去。一切都简陋草率得可笑惊人。一面是穷，我还不曾学会在饮食生活上有所安排，使生活过得像样些。另一面是环境的清幽离奇处，早晚空气都充满了松树的香味，和间或由双清那个荷塘飘来的荷花淡香。主客间所以都并不感觉到什么歉仄或生活上的不便，反而觉得充满了难得的野趣，真是十分欢快。使我深一层认识到，生长于大都市的翔鹤，出于性情上的熏染，受陶渊明⑦、嵇康⑧作品中反映的洒脱离俗影响实已较深；和我来自乡下，虽不欢喜城市却并不厌恶城市，人城虽再久又永远还像乡巴佬的情形，心情上

似同实异的差别。因此正当他羡慕我的新居环境像个“洞天福地”，我新的工作从任何方面说来也是难得的幸运时，我却过不多久，又不声不响，抛下了这个燕京二十八景之一的两株八百年老松树，且并不曾正式向顶头上司告别，就挟了一小网篮破书，一口气跑到静宜园宫门口，雇了个秀眼小毛驴，下了山，和当年鲁智深一样，返回了“人间”。依旧在那个公寓小窝里，过我那种前路茫茫穷学生生活了。生活上虽依旧毫无把握，情绪上却自以为又得到完全自由独立，继续进行我第一阶段的自我教育。一面阅读我所能到手用不同文体写成的新旧文学作品，另一面更充满热情和耐心，来阅读用人事组成的那本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了。在风雨中颠簸生长的草木，必然比在温室荫蔽中培育的更结实强健。对我而言，也更切合实际。个人在生活处理上，或许一生将是个永远彻底败北者，但在工作上的坚持和韧性，半个世纪来，还像对得起这个生命。这种坚毅持久、不以一时成败得失而改型走样，自然包括有每一阶段一些年岁较长的友好，由于对我有较深认识、理解而产生无限同情和支持密切相关。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显明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淡而持久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后来生活随同社会发展中，经常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始终能具一种希望信心和力量，倒下了又复站起，当十年浩劫及身时，在湖北双溪，某一时血压高达二百五十度，心目还不眩瞀失去节度，总还觉得人生百年长勤，死者完事，生

者却宜有以自励。一息尚存，即有责任待尽！这些故人在我的印象温习中，总使我感觉到生命里便回复了一种力量和信心。所以翔鹤虽在十年浩劫中被折磨死去了，在我印象中，却还依旧完全是个富有生气的活人。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日作于北京

本篇发表于1980年11月《新文学史料》第4期，署名沈从文。

据《新文学史料》编入。

①“马日事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指使何键策动该军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一事件为“马日事变”。

② 斯沫特莱　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

③《现代评论》　综合性刊物，1924年12月在北京创刊，陈源、王世杰等主编。

④“梵王宫”　即佛寺。

⑤ 刘天华　中国现代作曲家、民族乐器演奏家。

⑥ 陶渊明　东晋诗人。

⑦ 嵇康　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为“竹林七贤”之一。

友　　情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际真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际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二十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十八世纪中国著名小说节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二十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三楼中。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长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

我和际真认识，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际真长我六七岁，我们一别五十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

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嗣禹、房兆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诚拜访。

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青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际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

虽然回信像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兆和、充和①、傅汉思②和我，曾两次电话相约两度按时到他家拜访。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作得很好。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巫之爱》！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

谈了一会，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五十年前的旧信，它们把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

中一页最最简短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

> 际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尚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早晨。

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

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五十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

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二十二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经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诸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嘉铸先生和穿了一身孝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慰慈、郭有守两先生。

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山高不会过一百米。京浦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邮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邮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多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机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

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停灵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沙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齐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

志摩先生已换上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遗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③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淳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忌”，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三十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檐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

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

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三十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淳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映。

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北京作

本篇发表于1981年11月《新文学史料》第4期，署名沈从文。据《新文学史料》编入。

① 充和　即张充和，作者夫人张兆和之妹。

② 傅汉思　美国汉学家，张充和的丈夫。

③ 思成夫妇　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南北风景

南北风景

NANBEI FENJIN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回忆南北有关风土、人物、景观的散文13篇。

集名“南北风景”，为编者所加。

忆 北 平

民国十三年三月，我在北京城一个小公寓中住下。有一天，公寓中伙计来上开水时，忽然闷沉沉的告我说："孙中山先生死了，您听放炮！"说过后，见我发呆，或许以为是我对于他臂膊上那片黑纱怀疑，便轻轻的说："这是我早预备好的。我是会里的人，去年冬天加人，住在东边院子八号房的张先生知道的！"他加人的是工会还是帮会，我没有问明白，但知道当时许多会都和革命有关联，而共同在孙先生领导中。我想起的都是北方一般民众对于革命领袖孙先生的前后不同印象。直到孙先生北上为止，北方无知识的小市民，原先都叫孙先生作"大炮"，语气中实充满帝国臣民对革命元首的不庄不敬，缺少认识。到他为促成全国统一，带病北行，病倒于协和医院，如今死了，一个公寓的普通茶房，也居然为他带孝。这不同情形，对于我真是一种奇特的启示！并且过不久，我便看到几十万市民和学生，以及来自国内各省，国外各华侨所在处，所有国民代表，共同在孙先生棺木前后巡礼致敬那个肃穆景象了。移灵到西山碧云寺时，从数十万送丧

群众沉默行列中，我且看出了孙先生的死和生，对于国家过去是种什么意义，对于国家未来又还将要发生什么意义。我心想："孙先生怎么能死？他并不死！"过两年不多，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就证实了我的预感。凡革命军所到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即无不热烈欢迎帮助，使军阀的私兵望风披靡，不战自溃。革命军既得顺利推进，不多久，于是北京城的市民，就有机会见到着布军服的白崇禧将军，在公园茶座上站起演说，向群众解释北伐目的和意义了。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故都陷落前夕，城郊远近炮声还十分激烈。我住在北平后门外国祥胡同。约下午四点左右，上街去探问战事消息，到鼓楼附近时，恰值城外黄寺弹药库爆炸，轰然巨响，一股黄烟直上天空，数千尺烟柱中还夹杂有一堆堆紫黑火焰。街上齐集数千人，都惊吓得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堆积物是要向下掉的，若有一小部分向城里坠落，即必然将作成巨大的损害。其时宋哲元部下兵士约一连人，全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正满头满身血污泥土，踉跄退入城内，群众于是全忘了本身危险，呐一声喊，即一齐向前迎接上去。最动人的还是那一群从景山来的男女中学生，带了大饼茶水预备去劳军，也冲入队伍中，到大家混合一处时，都无话可说，每人眼中却充满了热泪。一个美国老太太，满头白发如银，也插身其间，万分激情的大声说："年青人，你们好，你们都好！"说时也不觉热泪盈眶。第二天，城外炮声全息了，人人都觉得希奇。我依然出门探消息，只觉得街上冷清清的。一切为巷战作准备的沙包和其他障碍物，不知夜里何时都已撤去，守工事的武装兵士也不知何处去了。走了半条街，只发现一顶旧军帽搁在路旁。将近鼓楼

时，见街口电灯柱下，有个徒手老警官颠起脚在那里撕毁昨天学生贴的劳军用红绿标语。迫走近他身边，似乎已看出我的用意，嘴角抽缩了好一会，方轻轻的说出声来："先生，快回家去，不要再上街。我们打了败仗，免得轰炸平民，军队全退出北京城了。"皱纹重叠的眼角，含着两滴清泪。恰如为了职务上的尊严，勉强忍耐住，整整腰间皮带，大踏步走开了。从那群年青士兵和男女学生市民群眼角，从一个友邦的老太太眼角，从那位老警佐眼角，正反映出困住北平大城中一百廿万中国人，如何在沉默痛苦中接受这个新的日子，接受此后继续而来的每个日子。然而也可以看出，我们还并未真正打败仗。更使我想起，孙先生虽死而未死，不仅活在他初期对于革命的冒险活动上，也活在他后期对于党的重造时兼容并包识见气度上。国民革命受挫折了十余年，真正的转机直接得力于党的重造与建军，间接却得力于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把社会重造引为己任。北伐成功虽在孙先生死后，实则近于身前，因为那点革命家的真挚热情，和政治家的宽宏气度，是当时即已普遍注入党的组织中，和军民信仰中，而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与男女解放运动，又异途同归，大有助于革命的。

从民十七到二十二，这一段历史，凡生活于此时代的知识分子，总不会忘记一个惨痛教训，即国内各处自相残杀，把整个国家陷入于一种无可奈何纠纷中。但问题由何而起，因何而扩大？身当其事的容或各有解释，各有所借口。然而老百姓以及足以代表老百姓愿望感想对国事无私心的知识分子，却明白将国家财富和年青人生命作政治资本，牺牲于无终结内战中，任何庄严借口都不成，总之内战得告休息。从

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好几回行将引起的大消耗大冲突，终因舆论呼喊警告，得以免除。近三十年国内政治也就以这几年算得稍上轨道，社会建设以这几年稍有头绪。可是内战虽能幸免，外来压力实无从避免，对日战事终于爆发了。

打了八九年的仗，把这个国家民族的弱点和长处全打出来了。弱点是什么，大家都明明白白，自不用提。至于长处呢？也许就是“忍受”。不问在朝，在野，在后方，在前线，在办公室，在学校，在一切工作事业上，大家共通长处就是忍受，而忍受那个负有历史积习的弱点所作成的种种痛苦和不公正，倒下的即不声不响倒下，从此得到了休息，活着的总还以为从忍受中能得救。但每个人神经张力终有个限度，到大多数人由战事遭遇挫折忍受到战事胜利以后，实在忍受不下去时，自会要挣扎，有所表示，寻求转机。这也就是社会上许多人数十年沉默，当前却来大声疾呼国家需要如彼如此的原因。也就是有些人俨若特别苛刻，想把当前一切问题重新检讨的由来。民族品德在胜利中既已见出堕落，社会某种现实又已成为不可隐讳的事实，大家倒为“明日”感到惶恐忧惧，照本身所触及的问题，来坦白有所表示时，当然就会涉及一些人的责任，且对负责方面能力感到怀疑。平时朝野情绪既十分隔阂，负责方面不曾注意疏理，这时且以为触犯尊严，转若有意为其他势力张目，这一来，自不免即形成一种对立。为一切既得权势的保护，与既得权势的失坠，负责方面孤立感即不免扩大加深，所有问题便自然日趋于僵化，解决无望，国力在这个对立情势中日益尖锐，国际地位自然也在这个情况中日益低落，叫嚷“凡事重新再来”的亦必更惶遽忧惧，主张的更激切。负责者到此时也就转入一个严重

试验阶段，若只从眼前少数个人成败得失看，心有所不甘，武力与武器大规模或小规模使用，自然都有其作用。若知从远处深处看，可就得承认要理性，要想方设法使理性完全抬头，从武力武器以外求各种合理解决，这个国家的明日方好办！不仅负责方面要理性，在野各方面，凡对于国家人民稍具爱与不忍之心，想把团体或个人能力和一腔热忱加上去，堆上去，黏上去，有所表示时，也需要理性，凡一举一动都得谨慎！中山先生的伟大气度和抱负，在此时实值得许多人重新认识，重新研讨！

个人从二十六年八月离开北平，到今年七月离开昆明起始作重回北平计，差一个月即已整整九年。一面看到北平的陷落，也一面看到昆明近一年来种种。最近从报上所报道昆明已发生的不幸，觉得实正象征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回溯过去，于是那个伙计，那群青年兵士和学生，那个外籍老妇人，那个老警佐，眼睛中所寄托的情感，愿望，便恍忽如在目前。孙先生难道当真就死了吗？为了中国，他应当还活着，他的意见，他的理想，还必需在一切有清明头脑与做人良心的中国人心中好好活着。中国要得救，这一点十分重要。倘若这种意见在国人已成为老生常谈，决不能有何反应时，我还希望刚刚上任的司徒雷登大使先生能好好记住。司徒先生过去个人是中国人的朋友，现在且是美国和中国友谊的代表。在他三十年努力经营的燕京大学规模风气上，已建树了中美永久的友谊，但如何保持它，扩大它，将完全在最近三个月工作表现上。司徒先生今年已七十过一，据闻学校职务本来即拟退休，今当此大暑天气，不仅不能休息，还冒暑往返南京和牯岭，为中国当前和明日而奔走，可知耶稣孔子之“爱”

与“不忍”，已深中于心。明白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一样，决不宜从任何内战方式中再作广大牺牲。但事极显明，目前实已到一个严重关头，即中国战争的毒瘤，随时会恶化，会爆裂，若不即早设法，中国大规模战争既无从避免，美国明日也就决不能避免不重新卷入战争！司徒先生若体念及人类死亡流血之愚蠢可悯，以及残酷可怕，一定会承认除认识耶稣孔子外，还必需注意到中山先生的理想，与中国国运荣枯及世界安定，实如何不可分！

本篇发表于1946年8月4日上海《大公报》。署名沈从文。
据《大公报》编入。

怀 昆 明

因为战争，寄寓云南不知不觉就过了九年。初到昆明时，事有凑巧，住处即在五省联帅唐蓂赓[①]住宅对面，湖南军人蔡松坡[②]先生住过的一所小房子中。斑驳陆离的墙砖上，有宣统二年[③]建造字样。老式的一楼一底，楼梯已霉腐不堪，走动时便轧轧作声，如打量向每个登楼者有所陈诉。大大的砖拱曲尺形长廊，早已倾斜，房东刘先生便因陋就简，在拱廊下加上几个砖柱。院子是个小小土坪，点缀有三人联手方能合抱的尤加利树两株，二十丈高摇摇树身，细小叶片在微风中绿浪翻银，使人想起树下默不言功的将军冯异[④]，和不忍剪伐的召伯甘棠[⑤]。瓦檐梁柱和树枝高处，长日可看见松鼠三三五五追逐游戏，院中闲静萧条亦可想象。这房屋的简陋情况，和路东那座美轮美奂以花木亭园著名西南各省的唐公馆，恰作成一奇异的对比。倘有人注意到这个对比，温习过去历史时，真不免感慨系之！原来这两所房子和推翻帝制都有关系。战事发生不久，唐公馆即已成为老米的领事馆，我住的一所，自然更少有人知道注意了。

"护国"⑥已成一个历史名辞，"反对帝制"努力也被时间冲淡，年青人须从教科书解释，方能明白这些名词所包含的意义了。可是我住昆明九年，不拘走到什么地方去，碰到的是厅长委员还是赶马老汉，寒暄请教时，从对面那一位语言神气间，却总看得出一点相同意思，"喔，你家湖南，湖南人够朋友!"这种包含信托、尊重以及一点儿爱好的表示，是极容易令人感觉到的。表示中正反映本地人对松坡先生"够朋友"的好印象。松坡先生虽死去了三十年，国人也快把他忘掉了，他的素朴风度宽和伟大人格，还好好留在云南。寄寓云南的湖南军人极多，对这种事不知作何感想。至于我呢，实异常受刺激。明白个人取予和桑梓毁誉影响永远不可分。在民族性比较上，湖南人多长于各自为战，而不易粘附团结，然而个人成就终究有种超乎个人的影响牵连存在，且通过长长的岁月，还好好存在。松坡先生在云南的建树，是值得吾人怀念，更值得军人取法的。

湖南人够朋友，当然不只松坡先生。谈革命，首先还应数及老战士黄克强⑦先生。"湖南人够朋友"这句话，就是三十五年以前孙中山先生对克强先生说的。凡熟习中国革命史的人，都必然明白革命初期所遭遇的挫折。克服种种困难，把帝制推翻，湖南人对革命的忠诚，热忱，勇敢，负责，始终其事，实大有关系。而这点够朋友处，最先即见于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的友谊上，其次复见于唐蓂赓先生和松坡先生的关系上，再其次还见于北伐时代年青军人行为上，直到八年抗战，卫国守土，更得到充分表现机会。记得民二十以前，在上海见蒋百里⑧先生时，因为谈起湖南的兵，他就说

了个关于兵的故事。他说，德国有个文化史学者，讨论民族精神时，曾把日本人加以分析，认为强韧坚实足与中国的湖广人相比，热忱明朗还不如。日本想侵略中国，必需特别谨慎小心。中国军事防线，南北两方面都极脆弱，加压力即容易摧毁。但近于天然的心理防线，头一道是山东河南的忠厚朴质，不易克服，次一道是湖南广东的热情僵持，更难处理。这个形容实伤害了日本人的骄傲自大心，便为文驳问那德国学者，何所见而云然？那德国人极有风趣，只引了两句历史上的成语作为答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以为凡想用秦始皇兼并方式造成的局势，就终必有一天会被打倒推翻。三户武力何能亡秦？居然能亡秦，那点郁郁不平有所否定的气概，是重要原因！百里先生后来还写了一本书，借用了那个德国学者口气，向多数中国人说，中国若与日本作战，一时失利是必然的。不怕败，只要不受引诱投降议和，拖下去日本就必倒。百里先生虽然抗战第二年即不幸过世，他的深刻信心和明确见解，以及所称引的先知预言，却已经给证实。日本的侵略行为，在中国遭遇的最大阻碍，从长沙、常德、衡阳、宝庆的争夺战已得到极好教训。日本在中国境内的败北，是从湘省西南雪峰山起始的。日本在印缅军事的失利，敌手恰好又大多是湖南军人。提起这件事，固能增加每个湖南军人的光荣，但这光荣的代价也就不轻细！因为虽骄傲实谨慎的日本军人，一定记忆住那个警告，忧虑大东亚独霸的好梦，会在热情僵持的湖南人面前撞碎，在湖南境内战事进行时，惨酷激烈就少见。八年苦战的结果，实包含了万千忠于国土的湖南军民生命牺牲，以及百十城市的全部毁灭。尽

管如此牺牲，湖南人应当还有这点自信，即只要有土地，有人民，稍稍给以时间，便可望从一堆瓦砾上建设起更新更大的城市。可是人的损失，事实上已差不多了。不仅身当其冲的多已完事，即幸而免的老弱残余，留在断垣残瓦荒田枯井边活受罪，待普遍的灾荒一来临，还不免在无望无助情形下陆续为死亡收拾个罄净！灾情的严重一面是无耕具，少壮丁，另一面却是军粮的征实预借还继续进行。直到灾情已极端严重时，方稍稍引起负责方面的注意，得到一点点救济，稍稍喘一口气。可是国库大过赈济百倍的经常担负，却是把一些待退役转业的军官收容下来，尽这些有功于国的军人，在应遣散不即遣散，待转业又从不认真为其准备转业情况中等待下去。等待什么？还不是等个机会，来把美国剩余军火，重新装备，在国内各地砰砰彭彭那个“战争”！（这种收容军官机构，据一个同乡军官说，全国约二十个，人数在十二万以上，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就是湖南人。总队长大队长且有三分之二是湖南人。）试分析一下活在这个中国谷仓边人民普遍死亡的远因近果，以及国内当前可忧虑局势的发展，我们就会明白湖南人自傲的“无湘不成军”一句话，实含有多少悲剧性！对国家，湖南人总算够朋友了。可是国家负责方面，对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当前的未来，是不是还有点责任待尽？因为赈济湘灾，政府方面既不大关心，湖南人还得自救。在云南一发动募捐，数日即已过两万万，且超过了全国募捐总记录。对湖南，云南人也总算够朋友了。可是寄寓云南的湖南人，是不是还需要从各方面努点力，好把松坡先生三十年前所建立于当地的良好友谊，加以有效的扩大，莫使它在小

小疏忽中，以及岁月交替中失坠？

国内局面既如此浑沌，正若随时随地均可恶化。在这个情况下，许多情绪郁结待找出路的人物，或因头脑单纯，或因好事喜弄，自不免禁不住要作作英雄打天下的糊涂梦，只要有东西在手，大打小打无不乐意从事。然稍稍认识国家人民破碎糜烂已到何等状况下的，对于武力与武器的使用，便明白不问大小，不能不万分谨慎小心！云南人性情坦白直爽，和湖南人有相似处。至于重友情，好学问，而谦虚从善以图适应时代，一般说来且比湖南人为强。

社会睿智明达之士，眼光远大，见事深刻，对国家民主特具热忱幻念者，更不乏人。自从日前闻李惨案⑨发生后，大姚李一平先生，即电云南省参议会同乡说："此事发生于滇，近于吾滇之耻。务必将其事追究水落石出，以慰死者，以明是非。"目前在云南负军事责任的为湖南人，负昆明地方治安责任的亦湖南人，如何使这件事水落石出，彻底清楚，驻滇的湖南高级军官，实在其责任和义务待尽。若事不明白，或如"一二·一"⑩学生惨案，马马虎虎过去，也近于湖南人羞耻，云南人多的是钱，当事者还不曾想到如何设法把唐公馆买来，好好保护，作为云南人对民主憧憬与认识的象征。至于松坡先生所住的小小房子，湖南同乡实在也值得集资购来，妥慎保存，留为一湘贤记念，且可为湘滇两地人士为国事合作良好友谊的象征，每一高级湖南军官，初到云南时，如能在那小房子中住住，与当地贤豪长者相过从，就必然会为一种崇高情绪浸润，此后对国家，对地方，对个人，知道随时随处还有多少好事可做，还有多少好事待做，西南一隅明日传给国人的消息，也自然会化乖戾为祥和，只

听说建设与进步，不至于依然是暴徒白昼杀人，或更大如苏北山西种种不幸！

八月九日

本篇发表于1946年8月13日上海《大公报·文艺》，署名沈从文。据《大公报·文艺》编入。

① 唐蓂赓　即唐继尧。1911年任云南新军管带，同年在云南参加起义，被推为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1913年继蔡锷为都督。1915年蔡锷通电护国讨袁，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

② 蔡松坡　即蔡锷。

③ 宣统二年　宣统，清溥仪年号。宣统二年为1910年。

④ 冯异　东汉人，刘秀时封偏将军。诸将并坐论功，他常退避树下。

⑤ 召伯甘棠　周时召伯巡行南方，曾在甘棠树下休息，人们相诫不要伤害这树，以示怀念。后借此称颂官吏有德政博得人民好感者。

⑥ "护国"　即护国战争。1915年袁世凯称帝，引起全国人民反对。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蔡锷在梁启超赞助下，潜赴云南，联络唐继尧、李烈钧通电讨袁，并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起兵讨袁，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

⑦ 黄克强　即黄兴。

⑧ 蒋百里　即蒋方震。1903年主编《浙江潮》，鼓吹革命。辛亥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等职。后从事新文化运动，1925年复入军界，1938年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⑨ 闻李惨案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同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⑩ "一二·一"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派军警特务百余人至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殴打罢课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师生4人，重伤20余人，时称"一二·一"惨案。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油在水面，就失去了粘腻性质，转成一片虹彩，幻美悦目，不可仿佛。人的意象，亦复如是。有时平匀敷布于岁月时间上，或由于岁月时间所作成的幕景上，即成一片虹彩，具有七色，变易倏忽，可以感觉，不易揣摸。生命如泡沤，如露亦如电，惟其如此，转令人于生命一闪光处，发生庄严感应。悲悯之心，油然而生。

十月已临，秋季行将过去。迎接这个一切沉默但闻呼啸的严冬，多少人似乎尚毫无准备。从眼目所及说来，在南方有延长到三十天的满山红叶黄叶，满地露水和白霜。池水清澄、明亮，如小孩子眼睛。这些孩子上早学的，一面走一面哈出白气，两手玩水玩霜时不免冻得红红的，于是冬天真来了。在北方则大不相同。一星期狂风，木叶尽脱。只树枝剩余一二红点子，柿子和海棠果，依稀还留下点秋意。随即是

负煤的脏骆驼，成串从四城涌进。(从天安门过身时，这些和平生物可能抬起头，用那双忧愁小眼睛望望新油漆过的高大门楼，容许发生一点感慨："你东方最大的一个帝国，四十年，什么全崩溃下来了。这就是只重应付现实缺少高尚理想的教训，也就是理想战胜事实的说明。而且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后来者缺少历史知识，还舍不得这些木石堆积物，从新装饰，用它来点缀政治，这有何用?"也容许正在这时，忽然看到那个停于两个大石狮前面的一件东西，八个或十个轮子，结结实实。一个钢铁管子，斜斜伸出。一切虽用一片油布罩上，这生物可明白那是一种力量，另外一种事实，——美国出品坦克。到这时，感慨没有了。怕犯禁忌似的，步子一定快了一点，出月洞门转过南池子，它得上大图书馆卸煤!)还有那个供屠宰用的绵羊群，也挤挤挨挨向四城拥进。说不定在城洞前时，正值一辆六轮大汽车满载新征发的壮丁由城内驶出，这一进一出，恰证实古代哲人一生用千言万语也说不透澈的"圣人不仁"和"有生平等"。——于是冬天真来了。

就在这个时节，我回到了相去九年的北平。心情和二十五年前初到北京下车时相似而不同。我还保留二十岁青年初入百万市民大城的孤独心情在记忆中，还保留前一日南方的夏天光景在感觉中。这两种绝不相同的成分，为一个粮食杂货店中放出的收音机京戏给混合后，第一眼却发现北平的青柿和枣子已上市，共同搁在一辆手推货车上，推车叫卖的"老北京"已白了头。在南方时常听人作新八股腔论国事说："此后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话说得虽动人，实并不可靠。政治中心照例拥有权势，商业

中心照例拥有财富，这个我相信。然而权势和财富都可改作“美国”，两个中心原来就和老米①不可分！至于文化中心，必拥有知识得人尊敬，拥有文物足以刺激后来者怀古感今而敢于寄托希望于未来。北平的知识分子的确算得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还丰富，不过北京城既那么高，每个人家的墙壁照例那么多而厚，知识可能流注交换，但可能出城？不免令人怀疑。历史的伟大在北平文物上，即使不曾保留全部，至少还保留一部分。可是试追究追究保留下来的用处，能不能激发一个中国年青人的生命热忱，或一种感印、思索，引起他向过去和未来发生一点深刻的爱？由于爱，此后即活得更勇敢些，坚实些，也合理些？实在使人怀疑。若所保留下来的庄严伟大和美丽，既缺少对于活人教育的能力，只不过供星期天或平常日子游人赏玩，或军政要人宴客开会，游人之一部分，说不定还充满游猎兴趣，骑马牵狗到处奔窜，北平的文物即保留得再多，作用也就有限。给予多数人的知识，不过是让人知道前一代胡人统治的帝国，奴役人民二百年，用人民血汗劳力建筑有多大的花园，多大的庙宇宫殿，此外可谓毫无意义可言。一个美国游览团团员，具有调查统制中国兴趣的美国军官的眷属，格利佛老太太，阿丽司小姐，可以用它来平衡《马可孛罗游记》②所引起她灵魂骚乱的情感（这情感中或许还包含她来中国偶然嫁一蒙古王子的愿望）。一个中国人，假如说，一个某种无知自大的中国人，不问马夫或将军，他也许只会觉得他占领征服了北京城，再也不会还想到他站到的脚下，还有历史。在一个惟有历史却无从让许多人明白历史的情形下，北平的文化价值，如何能使中国人对之表示应有的尊敬，北平有知识的人，教育人的人，实值得

思索，值得重新思索；北平的价值和意义，似乎方有希望让少数学生稍稍知道！

北平入秋的阳光，事实上也就可教育人。从明朗阳光和澄蓝天空中，使我温习起住过十年的昆明景象。这时节的云南，风雨季大致已经成为过去，阳光同样如此温暖美好，然而继续下去，却是一切有生机的草木无形死去。我奇怪八年的沦陷，加上新的种种忌讳，居然还有成群的白鸽，敢在用蓝天作背景寒冷空气中自由飞翔。微风刷动路旁的树枝，卷起地面落叶，悉悉率率如对于我的疑问有所回答："凡是在这个大城上空绕绕大小圈子的自由，照例是不会受干涉的。这里原有充分的自由，犹如你们在地面，在教室或客厅中。""你这个话可是存心有点?""不，鲁迅早死了。讽刺和他同时死去了已多年。""我完全否认你这种态度。""可是你必然完全同意我说及的事实。"这个想象的对话很怪，我疑心有人窃听。试各处看看，没有一个"人"。街上到处走的是另外一种人。我起始发现满街每个人家屋檐下的一面国旗，提醒这是个节日，随便问铺子中人，才知悉和尊师重道有关，当天举行八年来第一回的祭孔大典，全国还将同日举行这个隆重典礼。我重新关心到苏州平江府③那个大而荒凉的文庙，这一天，文庙两廊豢养的几十匹膘壮日本军马，是不是暂时会由那一排看马的病兵牵出，让守职二十年饿得瘦瘪瘪的苏中苏小那一群老教师，也好进孔庙行个礼；且不至于想到讲堂作马厩，而情感脆弱露出酸态？军马即可暂时牵出，正殿上那个无央数身分不明的蝙蝠，又如何处理？可有人乐意接收，乐意保管，更乐意此后即不再交出，马虎过去？万千蝙蝠既占据大成殿的全部，听其自然，又那能使师道尊严？中国孔

庙廊庑用来养马的，一定不止平江府，曲阜那一座可能更不堪。这也正象征北平南京师道在仪式上虽被尊敬，其余还有多少地方的师道，却仍在军马与蝙蝠之中讨生活，其无从生活可想而知。

我起始在北平市大街上散步。想在散步处地面发现一二种小虫蚁，具有某种不同意志，表现到它本身奇怪造形上，斑驳色彩上，或飞鸣宿食性情上；但无满意结果。人倒很多，汽车，三轮车，洋车，自行车上面都有人。和上海最大不同，街路宽阔而清洁，车辆上的人都似乎不必担心相互撞碰。可是许多人一眼看去，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吃得胖胖的特种人物，包含伟人和羊肉馆掌柜，神气之间便有相通处。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另外一种即是油滑，市侩、乡愿、官僚、××、特有的装作憨厚混合谦虚的油滑。他也许正想起从某某猪太郎转手的某注产业的数目；他也许正计画如何用过去与某某龟太郎活动的方式又来参加什么文化活动，也许还得到某种新的特许……然而从深处看，这种人却又一例还有种做人的是非义利冲突，“羞耻”与“无所谓”冲突，而遮掩不住的凄苦表情。在这种人群中散步，我当然不免要胡思乱想。我们是不是还有方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有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还可望另一种人在北平市不再露面，为的是他明白羞耻二字的含义，自己再也不好意思露面？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些更年青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加强一点什么成分，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在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

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恶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具有一点抵抗力？

我们似乎需要“人”来重新写作“神话”。这神话不仅综合过去人类的抒情幻想与梦，加以现世成分重新处理。应当是综合过去人类求生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人的认识，为未来有所安排。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也许教育这个坐在现实滚在现实里的多数，任何神话都已无济于事。然而还有那个在生长中的孩子群，以及从国内各地集中于这个大城的青年学生群，很显明的事，即得从宫殿、公园、学校中的图书馆或实验室以外，还要点东西，方不至于为这个大城中的历史暮气与其他新的有毒不良气息所中，失去一个中国人对人生向上应有的信心，要好好的活与能够更好的活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个信心更恰当名称或叫作“野心”。即寄生于这一片黄土上年青的生命，对重造社会重造国家应有的野心。若事实上教书的，做官的，在一切社会机构中执事服务的，都吓怕幻想，吓怕理想，认为是不祥之物，决不许与现实生活发生关系时，北平的明日真正对人民的教育，恐还需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文学运动将从一更新的观点起始，来着手，来展开。

想得太远，路不知不觉也走得远了些。一下子我几乎撞到一个拦路电网上。你们可能想得到，北平目前到处还需要一些无固定性的铁丝网，或火力网，点缀胜利一年以后的古城？

两个人起始摸我的身上，原来是检查。从后方昆明来的教师，似不必要受人作这种不愉快的按摩表示敬意！但是我不曾把我身分说明，因为这是个尊师重教的教师节，免得在

我这个“复杂”头脑和另一位“统一”头脑中，都要发生混乱印象。

好在我头脑装的虽多，身上带的可极少，所以一会儿即通过了。回过头看看时，正有两个衣冠整齐的绅士下车，等待检查，样子谦和而恭顺。我知道，他两位十年中一定不曾离开北京，因为困辱了十年，已成习惯，容易适应。

北平的冬天快来了，许多人都担心御冬的燃料大有问题。北平缺少的十分严重的不仅是煤。煤只能暖和身体，无从暖和这大城中过百万人的疲乏僵硬的心！我们可想起零下三十度的一些地方，还有五十万人不怕寒冷在打仗？虽说这是北平城外很远地方发生的事，却是一件真实事情，发展下去可能有二十万壮丁的伤亡，千百万人民的流离转徙，比缺煤升火炉还严重得多！若我们住在北平城里的读书人，能把缺煤升大火炉的忧虑，转而体会到那零下卅度的地方战事之如何近于不必要，则据我私意，到十二月我们的课堂即再冷一些，年青学生也不会缺课，或因无火炉而感到埋怨。读书人纵无能力制止这一代战争的继续，至少还可以鼓励更年青一辈，对国家有一种新的看法，到他们处置这个国家一切时，决不会还需要用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盾！如果大家苦熬八年回到了北平，连这点兴趣也打不起，依然只认为这是将军、伟人、壮丁、排长们的事情，和我们全不相干，沉默也即是一种否认，很可能我们的儿女，就免不了有一天以此为荣，反而去参加热闹。张家口那方面，目前即有不少我们的子侄我们的学生。我们是鼓励他们作无望流血，还是希望他们从新作起？显然两者都不济事，时间太迟了。他们的弟妹又在长成，又在那里“受训”。为人父或教人子弟的，实不能不把这些事想

得远一点，深一点，因为目前的事和明日的事决不可分。战事如果是属于知识以外某种不健康情感的迸发与排泄，即不免有传染性，有继续性。当前的国力浪费，即种因于近三十年北平城所拥有的知识的孤立，以及和另外任何一处所拥有的武力，各自存在，各自发展。熟习历史的，教人时既从不参证过历史上"知识"的意义、作用和可能，纵不能代替武力，也还可平衡武力。过去事不曾给我们以教训，而对未来知所防止。所以三五个壮士一天内用卡车装走了清华园一批物品，三个专家半年努力也即恢复不了旧观。五十万人在东北在西北的破坏，若尚不能引起我们的关心，北平的文物和知识，恐当真的就只能供第五颗原子弹作新武器毁旧文明能力的测验！住身北平教育人的似乎还需要一点教育，这教育即从一个无煤的严冬起始。

本篇曾先后发表于1946年9月22日《经世日报·文艺》第6期，1946年10月《上海文化》第9期。原题为《新烛虚》。均署名沈从文。

据《上海文化》编入。

① 老米　即老美。凤凰土音，"美"读作"米"。

②《马可孛罗游记》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孛罗作。元代时马可孛罗至上都，返国后因事入狱，于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者笔录成书。

③ 平江府　即苏州。宋代曾置苏州为平江府。

芷江县的熊公馆

有子今人杰
宜年世女宗

芷江县的熊公馆，三十年前街名作青云街，门牌二号，是座三进三院的旧式一颗印老房子。进大门二门后，到了第一个院落，天井并不怎么大，石板地整整齐齐。门廊上有一顶绿呢官轿，大约是为熊老太太预备的，老太太一去北京，这轿子似乎就毫无用处，只间或亲友办婚丧大事时，偶尔借去接送内眷用用了。第二进除过厅外前后四间正房，有三间空着，原是在日本学兽医秉三①先生的四弟住房。四老爷口中虽期期艾艾，心胸却俊迈不群。生平欢喜骑怒马，喝烈酒，用钱如水而尚气任侠。不幸壮年早逝。四太太是凤凰军人世家田军门独生女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妹妹，性情也潇洒利落，兼有父兄夫三者风味。既不必侍奉姑嫜，就回凤凰县办女学校作四姑太去了。所以住处就空着。走进那个房间时，

还可看到一个新式马鞍和一双长统马靴。四老爷摹拟拿破仑骑马姿式的大相，和四太太作约瑟芬装扮的大相，也一同还挂在墙壁上。第二个天井宽一点，有四五盆兰花和梅花搁在绿髹漆架子上。两侧长廊檐楹下，挂有无数腊鱼风鸡咸肉。当地规矩，佃户每年照例都要按收成送给地主一点田中附产物，此外野鸡、鹌鹑、时新瓜果，也会按时令送到，有三五百租的地主人家，吃来吃去可吃大半年的。老太太心慈，照老辈礼尚往来方式，凡遇佃户来时，必回送一点糖食，一些旧衣旧料，以及一点应用药茶，总不亏人。老太太离开家乡上北京后，七太太管家，还是凡事照例。所以这种礼物已转成一种担负，还常得写信到北京去买药。第三进房子算正屋，敬神祭祖亲友庆吊礼节全在这里。除堂屋外有大房五间，偏房四间，归秉三先生幼弟七老爷②住。七老爷为人忠恕淳厚，乐天知命，为侍奉老太太不肯离开身边，竟辞去了第一届国会议员。可是熊老太太和几个孙儿女亲戚，随后都接过北京去了，七老爷就和体弱吃素的七太太，及两个小儿女，在家中纳福。在当地绅士中作领袖，专为同乡大小地主抵抗过路军队的额外摊派。（这个地方原来从民三以后，就成为内战部队移动来往必经之路，直到抗战时期才变一变地位，人民是在摊派捐款中活下来的。）遇年成饥荒时，即用老太太名分，捐出大量谷米拯饥。加之勤俭治生，自奉极薄，待下复忠厚宽和，所以人缘甚好。凡事用老太太名分，守老太太作风，尤为地方称道。第三院在后边，空地相当大，是土地，有几间堆柴炭用房屋，还有一个中等仓库。仓库分成两部分：一储粮食，一贮杂物；杂物部分顶有趣味，其中关于外来礼物，似乎应有尽有，记得有一次参加清理时，曾发现过金华的火

腿，广东的鸭肝香肠，美国牛奶，山西汾酒，日本小泥人，云南冬虫草，……一共约百十种均不相同。还有毛毛胡胡的熊掌，干不牢焦的什么玩意儿。芷江县地主都欢喜酬酢，地当由湘入黔滇川西南孔道，且是掉换船只轿马一大站，来往官亲必多，上下行过路人带土仪上熊府送礼事自然也就格外多。七太太管家事，守老太太家风，本为老太太许愿吃长素，本地出产笋子菌子已够一生吃用，要这些有什么用？因此礼物推来送去勉强收下后，多原封不动，搁在那里，另外一时却用来回馈客人，因此坏掉的自然也不少。后院中有一株柚子树，结实如安江品种，不知为什么总有点煤油味，一见我们吃它时，七太太就皱眉，扮着难于下咽神情，还说过去七老爷弟兄等吃它时，老太太可不怕酸。

正屋大厅中，除了挂幅沈南蘋③画的仙猿蟠桃大幅，和四条墨竹，一堵壁上还高挂了一排二十枝乌羽铜镞的长箭，箭中有一枝还带着个多孔骨垛的骸箭头。这东西虽高悬壁上不动，却让人想起划空而过时那种呼啸声。很显然，这是熊老太爷作游击参将多年，熊府上遗留下来的唯一象征了。

这是老屋大略情形，秉三先生的童年，就是在这么一个家中，三进院落和大小十余个房间范围里消磨的。

老房子左侧还有所三进两院新房子，不另立门户，门院相通。新屋房间已减少，且把前后二院并成一个大院，所以显得格外敞朗。平整整方石板大空院，养了约三十盆素心兰和鱼子兰，二十来盆茉莉。两个固定花台还栽有些山茶同月季。有一口大金鱼缸，缸中搁了座二尺来高透瘦石山，上面长了株小小黄杨树，一点秋海棠，一点虎耳草。七老爷有时在鱼缸边站站，一定也可得到点林泉之乐。（若真的要下乡去

享受享受田野林泉，就恐得用三十名保安队护围方能成行。照当时市价，若绑到七老爷的票，大约总得五十枝枪才可望赎票的。）正面是大花厅，请客时可摆六桌酒席。壁上挂有明朝人画的四幅墨龙，龙睛凸出，从云中露爪作攫拿状，墨气淋漓，像带着风雨湿人衣襟神气。另一边又挂有赵秉钧④书写的大八尺屏条六幅，写唐人诗，作黄涪翁⑤体，相当挺拔潇洒。院子另一端，临街是一列半西式楼房，上下两层，各三大间。上层分隔开用作书房和卧室，还留下几大箱杂书。下面是客厅，三间打通合而为一，有硬木炕榻，嵌大理石太师椅，半新式醉翁躺椅。空中既挂着蚀花玻璃的旧式宫灯，又悬着一个斗篷罩大煤油灯。一切如中等旧式人家，加上一点维新事物，所以既不摩登刺目，也不式微萧索。炕后长条案上，还有一架二尺阔瓷器插屏，上面作寿比南山戏文。一对三尺高彩瓷花瓶，瓶中插了几支孔雀长尾，翎眼仿佛睁得圆圆的，看着这室中一片寂寞一片灰，并预测着将来变化。对着迎面那八扇带彩色的玻璃门，担心到另一时会有人偷去。还有一个衣帽架，是京式样子，在北京熊府大客厅中时，或许曾有过督军巡阅使之类要人的紫貂海龙裘帽搁在上面过。但一搬到这小地方来，显然就和人才一样，无事可作并装点性也不多了。照当地风气，十冬腊月老绅士多戴大风帽，罩着全个肩部，并不随时脱下。普通壮年中年地主绅士，多戴青缎乌绒瓜皮小帽，到人家作客时，除非九九消寒遣有涯之生，要用它来拈阄射覆赌小酒食，也并不随便脱下的。

这个客厅中也挂了些字画，大多是秉三先生为老太太在北京办寿时收下的颂祝礼物。有章太炎⑥和谭组庵⑦的寿诗，还有其他几个时下名人的绘画。当时做寿大有全国性意味，

象征各方面对于这个人伦领袖的期许和钦崇，礼物一定极隆重。但带回家来的多时贤手笔，可知必经过秉三先生的选择。示乡梓以富不如示乡梓以德。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一幅署名黎元洪⑧的五言寿联。这是当时大总统的手笔，字大如斗，气派豪放，措词也极得体。联语仅十个字：

有子今人杰

宜年世女宗

将近二十年了，中国或世界都有了几次大变，无数伟人功名德业也都随时间成尘成土，这十个字在我印象中还很鲜明。当时最觉得惬意的，还是上联“今人杰”三个字，似乎比我正读过的《水浒传》小说全部英雄豪杰还伟大动人。因为这个称呼我相信不会是像普通意思，用杀人方法作成，却必然由于另外一种努力，见出人格的素朴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方足当这个称呼而无愧的。这种人杰是国家进步永远不可少，然而并世异代却并不多的。但本地人看来，却恐并无多大兴味。

这院中两进新屋，大约是秉三先生回乡省亲扫墓时前一年方建造。本人一离开，老太太和儿孙三四人都过了北方，府中房多人口少，那房子就闲下来了。客厅平时就常常关锁着，只一年终始或其他过节做寿，七老爷要请酒时，才收拾出来待客。这院子平日也异常清静，金鱼缸边随时可发现不知名小雀鸟低头饮水。夏天素心兰茉莉盛开，全院子香气清馥，沁人心脾。花虽盛开却无人赏鉴，只间或有小丫头来剪一二枝，作观音像前供瓶中物。或自己悄悄摘一把鱼子兰和

茉莉，放入胸前围裙小口袋中。这种花照例一沾人身上热气就特别香，小丫头到七太太身边时，七太太把鼻子皱皱，只笑笑："翠柳，你不要自己尽摘，多摘点送给胡四姑太和龙家唐家去！"小丫头于是也笑笑，因为一到下半天，就可带了半篮子鲜花各处去玩玩了。胡家龙家唐家，都是芷江县地主绅士大户。

这所现代相府，我曾经勾留过一年半左右。还在那个院子中享受了一个夏天的清寂和芳馥，并且从楼上那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9]，迭更司[10]的《贼史》、《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等，就都是在那个大院中花架边台阶上看完的。这些小说对我仿佛是良师而兼益友，给了我充分教育也给了我许多鼓励，因为故事上半部所叙人事一切艰难挣扎，和我自己生活情况就极相似，至于下半部是否如书中顺利发展，就全看我自己如何了。书箱中还有十来本白棉纸印谱，且引诱了我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后来才听黄大舅说，这些印谱都还是作游击参将熊老前辈的遗物，至于这是他自己治印的成就，还是他的收藏，已不能够知道了。老前辈还会画，在那时称当行。这让我想起书房中那幅洗马图，大约也是熊老太爷画的。秉三先生年过五十后，也偶然画点墨梅水仙，风味极好。上海余庆路二号家中客厅里正中悬挂的那个罗汉屏墨梅，落英繁726，清逸中有富贵气象，看过的都十分称赏，或者和庭训多少有点关系。

那房子离沅州府文庙只一条小甬道，两堵高墙。事很凑巧，凤凰县的熊府老宅，离文庙也不多远。旧式作传记的或将引孟母三迁故事，以为必系老太太觉得居邻学宫，可使儿

子习儒礼，因而也就影响到后来一生功名事业。但就我所知道的秉三先生一生行事说来，人格中实蕴蓄了儒墨各三分，加上四分民主维新思想，综合而成。可以说是新时代一个伟大政治家，其一生政治活动，实作成了晚清渡过民初政治经济的桥梁，然并非纯儒。在政治上老太太影响似不如当时朱夫人来得大。所以朱夫人过世后，行为性情转变得也特别大。老太太身经甘苦，家常素朴，和易亲人，恰恰如中国其他地方老辈典型贤母一样，寓伟大于平凡中。八十大寿时，虽在北平府宅中，高居安处，儿孙环侍，大总统以次伟人悍帅，云集一室，骈立献寿，极一时人间豪华富贵。事实上以老太太自择，恐仍不如乡居之时，与二三戚里家人，于家里那所空院中晒黄酱，制腌菜，作菌油豆腐乳，谈家常旧话，易得有生真乐。秉三先生五十以后的生活，自奉俭薄到不必要程度。牺牲一切于平民教育，甚至尽捐家产于慈幼院，每月反向董事会领取二三百元薪水，若用世俗眼光看去，自然便不免觉得突兀奇异，有不易索解处。若检讨及环境背景，会发现原来老太太八十年都如此过日子，庭训所及，到时反朴近真，亦极自然合理也。

熊公馆右隔壁有个中级学校，名“务实学堂”。似从清末长沙那个时务书院取来。梁任公⑪先生二十余岁入湘至时务书院主讲新学，与当时新党人物谭嗣同、唐才常诸人主变法重新知活动，实一动人听闻有历史性故事。蔡松坡、范静生时称二优秀学生，到后来一主军事，推翻帝制，功在民国为不朽；一长教育，于国内大学制度、留学政策、科学研究、对全国学术思想发展贡献更极远大。任公先生之入湘，秉三先生实始赞其成，随后出事，亦因分谤而受看官处分。这个

学校虽为纪念熊老太太设立，实尚隐寓旧事。校舍是两层楼房若干所，照民初元时代新学堂共通式样，约可容留到二百五十人寄宿。但当我到那里时，学校早已停顿，只养蚕部分因有桑园十余亩，还用了一个技师、六个学生、几十个工人照料，进行采桑育蚕。学校烘茧设备完全，用的蚕种还是日本改良种，结茧作粉红色，瀹丝时共有十二部机车可用。诸事统由熊府一亲戚胡四老爷管理。学校还有一房子化学药品，一房子标本仪器，一房子图书，一房子织布木机，都搁在那里无从使用。（正如象征着创办者的政治经济理想，失去了合宜环境，便只合搁置下去。）秉三先生家中所有旧书也捐给了学校。学校停办或和经费有关，一切产业都由熊府捐赠，当初办时，或尚以为可由学校职业科生产物资，自给自足，后来始发现势不可能。这学校抗战后改成为香山慈幼院芷江分院女子初级中学，由慈幼院主持，前后相去已二十八年，学校中的树木，大致都已高过屋檐头，长大到快要合抱了。我还记住右侧第二列楼房前面草地上，有几株花木枝桠间还悬有小小木牌，写明是秉三先生某某年手植。如至今犹幸而存在，召伯甘棠，毋翦毋伐，如何来好好护持，就全看后来者用心了。

我从这个学校的图书室中，曾翻阅过《史记》、《汉书》，和一些其他杂书。记得还有一套印刷得极讲究的《大陆月报》，用白道林纸印，封面印了个灰色云龙，里面有某先生译的《天方夜谭》连载。渔人入洞钓鱼见化石王子坐在那里垂泪故事，把鱼钓同鱼在锅中说故事的故事，至今犹清清楚楚。但是事实上说来，我这个小文，所涉及的地方人事，风俗习惯，从较年轻一辈看来，也快要成为天方夜谭了。

我到芷江县，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民国八年，在团防局作个小小办事员，主要职务是征收四城屠宰捐。太史公《史记》叙游侠刺客，职业多隐于屠酤之间，且说这些人照例慷慨而负气，轻生而行义，拯人于患难之际而不求报施，比士大夫犹高一筹。我当时的职业，倒容易去和那些专诸、要离⑫后人厮混。如欢喜喝一杯，差不多每一张屠桌边都可蹲下去，受他们欢迎。不过若想从这些屠户中发现一个专诸或要离，可不会成功！想不到的是有一次，我正在那些脸上生有连鬓胡子，手持明晃晃尖刀，作庖丁解牛工作的壮士身边看街景时，忽然看到几个在假期中回家，新剪过发辫的桃源女师学生，正从街头并肩走过。这都是芷江县大小地主的女儿。这些地主女儿的行为，从小市民看来其不切现实派头，自然易成笑料；记得面前那位专诸后人，一看到她们，联想起许多对于女学生传说，竟放下屠刀哈哈大笑，我也就参加了一份。不意十年后，这些书读不多热情充沛的女孩子，却大都很单纯的接受了一个信念，很勇敢的投身入革命的漩涡中，领受了各自命运中混有血泪的苦乐。我却用熊府那几十本林译小说作桥梁，走入一崭新的世界，伟人烈士的功名，乡村儿女的恩怨，都将从我笔下重现，得到更新的生命。这也就是历史，是人生。使人温习到这种似断实续的历史，似可把握实不易把握的人生时，真不免感慨系之！

北平石驸马大街熊府，和香山慈幼院几个院落中，各处都有秉三先生手种的树木，二十五年来或经移植，或留原地，一定有许多已长得高大坚实，足当急风猛雨，可以荫蔽数亩。又或不免遭受意外摧残；凋落萎悴，难以自存。诵召伯甘棠之诗，怀恭敬桑梓之义，必有人和我同样感觉；还有些事未

作，还有些责任待尽。

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本篇发表于1948年1月3日天津《大公报》，为纪念熊希龄逝世十周年而作。署名沈从文。

据《大公报》编入。

① 秉三　即熊希龄。

② 七老爷　熊希龄之弟熊捷三。

③ 沈南苹　即沈铨，清画家。

④ 赵秉钧　河南人，辛亥革命时，为袁世凯得力助手，后继唐绍仪为国务院总理。

⑤ 黄涪翁　即黄庭坚，北宋诗人、书法家，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⑥ 章太炎　即章炳麟，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

⑦ 谭组庵　即谭延闿。湖南人。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会，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杀害湖南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篡夺都督职位。1927年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

⑧ 黎元洪　北洋政府总统。

⑨ 林译小说　林纾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

⑩ 迭更司　即狄更斯，英国小说家。《贼史》即《雾都孤儿》，亦作《奥立弗·退斯特》；《滑稽外史》即《匹克威克外传》；《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

⑪ 梁任公　即梁启超。

⑫ 专诸、要离　春秋时著名游侠者。专诸，吴国人，助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己亦当场被杀。要离，吴国人，助吴国阖闾刺杀吴公子庆忌，随后自杀。

天安门前

近几年来，我因工作关系，无论风晴雨雪，每天早晨、晚间都得进出天安门几次。可是试想拿起笔来写写天安门，倒不知从何说起了。

三十年前到北京来观光的人，在城郊各处都常有机会看见成串的骆驼队伍，从容不迫地在灰尘扑扑的道路上前进。每只骆驼背上必驮载两大袋杂粮或煤块。末尾照例还有只小骆驼押队，颈脖下悬个筒子形大铁铃，走动时当当地响。这些铃铛大致是世代相传，经历了许多年月风霜，声音有些已经哑沙沙的了。若机会凑巧，还可看到一种用两只骆驼组成的驼轿，一前一后斜斜的排着，抬着个大木轿笼，摇摇晃晃地走着，它也许正从蒙古、热河长途远道前来，恰好停顿在城外一个店铺前边。那店铺门口屋檐前挂有一块“某某镖局”的招牌。原来《七侠五义》、《小五义》中提起的镖客，还有人在继承事业，又还有主顾上门求教。这个古老城市里，当时就还留下许多这类古老社会的标本。有的属于两百年前的，有的属于七八百年前的。骆驼队本来是沙漠中的舰队，在市

中心的天安门前发现时，就更加显得这个城市的古老。当时北京电车开行还不多久，若遇骆驼队伍横贯马路时，电车司机照规矩还得暂时停车，等待一会儿，像是人人都得承认这是八百年前北京建都以来的成员，对待它们应当表示一点客气或尊重。

在天安门前的，还有青年学生、工人、市民，在这里举行示威游行前的集会。“五四”、“三一八”、“五卅”、“九一八”……除了这些大的登报上书的集会以外，还经常有小规模的，每次虽然不过两、三千人，或七八百人，已使得旧军阀官僚感到头疼心烦不好办。因此天安门前有一时曾经各处都种满了白丁香和黄刺玫，不知道的还以为军阀官僚在美化旧都，事实上原来只是有意把广场面积缩小，消极防止爱国青年的示威活动。

三十年来，北京城经历过了许多重大事变，终于解放了。天安门成了人民争取持久和平的象征，共同努力走向幸福美好生活的象征。每逢节日，几十万群众集会游行已成平常事情。时代不同了，骆驼队伍再不容易在这里出现了。现在什么人想看看这种神气庄严、体魄壮伟、耐劳负重的生物，大致得到南口居庸关一带，才有机会偶然碰上。至于住在北京市的小朋友们呢，将来只有到动物园或地志博物馆去，才有希望知道真正的骆驼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且明白成串骆驼由长城外来到北京的种种情形。北京动物园如今若还没有骆驼的位置，我建议不妨加入两三只，并且把它们祖先两千年前就经常载运了各种重要物资，横贯西北大沙漠，对于沟通中原和西域各民族关系，以及在中西文化交通史方面所作的伟大贡献，和二千年来在华北一般交通运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加以适当的说明。更好的自然是将来地志博物馆陈列中表现城乡关系时，能够把三十年前成串骆驼在暮色沉沉时通过天安门前的景象，和解放后几十万群众在这里看五色焰火上冲霄汉、歌舞狂欢的景象，作一个显明对比，可见出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如何截然不同。

天安门前大路上，成串骆驼迈着大方步过路，这种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暮气沉沉的时代，已经完全结束了。代表今天、象征明天的各种新事物，却在不断出现。天安门大白石桥、石狮子前边，我们经常都可发现一群年纪四五岁的小朋友，两颊红都都的，双双拉着手排队上公园去，随着阿姨的指点，一齐暂时停下来欣赏面前那个高大的天安门楼，欣赏毛主席六年前站到那上面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那个地方。这个庄严壮丽的大门楼背后，正衬着一片透蓝的天空，一群白鸽子和银星点子一样，在这个蓝空天幕下绕着门楼回旋飞翔。回过头向南边望望，人民英雄纪念碑大棚架已经撤去，全部工程过不久就要完成了。要使得这个纪念碑更加庄严好看一些，扩大四周空地，更新的待施工的建筑群蓝图，应当已经在准备中。

前一代的流血牺牲，为这一代青年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平坦的道路，这一代的勤劳辛苦，又正在为幼小一代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环境，全中国人民——老年、壮年、青年和儿童，就活在这么一个新的社会中。革命纪念碑全部落成后，夏天黄昏时节，会经常有各种音乐团体，来在纪念碑前边石台上，向市民举行公开演奏会；在这里我们不仅可听到热情优美的民间音乐，还有希望可听到世界各国伟大作曲家最健康悦耳的音乐。到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天安门前的

广场，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了样子，所有看台都用汉白玉石作得整整齐齐，纪念碑附近已展开极宽，四周六七层高的新建筑物群，也大部分用汉白玉石装饰，作得十分华美。这里是革命博物馆，那里是祖国自然资源馆，第三是民族文化馆，第四是工业建设馆，第五是……，到晚上，这些大型建筑物里边，都光亮得和大白天一般，有万千游人进出。纪念碑前却有了二十丈大的巨型新式银幕，用电视方法，放映国家歌舞剧院正在上演的音乐舞蹈节目，免费供给三万市民群众欣赏。也还会看见成串骆驼，正在慢慢地从天安门前边走过，而且押队那只小骆驼，颈脖下那个铃铛，依旧当当地响着，把多数人暂时都吸引到半世纪前北京旧风景画中去。原来这是历史博物馆在用电视教育回述天安门前的种种历史！

本篇发表于1956年7月9日《人民日报》。署名沈从文。

据《人民日报》编入。

春游颐和园

北京建都有了八百年历史。劳动人民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在北京城郊建造了许多规模宏大建筑美丽的宫殿、庙宇和花园，留给我们后一代。花园建筑规模大，花木池塘富于艺术巧思，设备精美在世界上也特别著名的，是二百多年前乾隆时在西郊建筑的“圆明园”。这个著名花园，是在九十多年前就被帝国主义者野蛮军队把园里面上千栋房子中各种重要珍贵文物及一切陈设大肆抢劫后，有意放一把火烧掉了的。花园建筑时间比较晚的，是西郊的颐和园。部分建筑乾隆时虽然已具规模，主要建筑群却在一百年前才完成。修建这座大园子的经济来源，是借口恢复国防海军从人民刮来的几千万两银子，花园作成后，却只算是帝王一家人私有。

直到北京解放，这座大花园才成为人民的公共财产。颐和园的游人数字是个证明：一九四九年全年游人二十六万六千八百多，一九五五年达到一百七十八万七千多人。二十年前游颐和园的人，常常觉得园里太大太空阔。其实只是能够玩的人太少，所以到处总是显得空空的。颐和园那条长廊，

虽然已经长约三里路，现在每逢星期天游人就挤得满满的，即再加宽加长一两倍，怕也还是不够用。

春天来，颐和园花木都逐渐开放了，每天除了成千上万来看花的游人，还有许多自城郊学校来的少先队员，到园中过队日郊游，进行各种有益身心的活动。满园子里各处都可见到红领巾，各处都可听到建设祖国接班人的健康快乐的笑语和歌声。配合充满生机一片新绿丛中的鸟语花香，颐和园本身，因此也显得更加美丽和年青！

凡是游颐和园的人，在售票处购买一册介绍园中景物的说明书，可得到极多帮助。只是如何就可用比较经济的时间，把颐和园重要地方都逛到呢？我想就我个人过去几年在这个大园子里转来转去的经验，和园子里建筑花木在春秋佳日给我的印象，提出一点游园的参考意见。

我们似可把颐和园分成五个大单位去游览。

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计包括东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以及西边前面一点的“玉澜堂”。“玉澜堂”相传是光绪被慈禧太后囚禁的地方，院子和其他建筑隔绝自成一个小单位。到这里来的人，还可从人门口的说明牌子，体会到近六十年历史一鳞一爪。参观大戏台，得往回路向东走。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歌剧发展史有些联系，六十年以前，中国京戏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①、杨小楼②，都到这台上演过戏。戏台上下分三层，还有个宽阔整洁的后台和地下室，准备了各种机关布景。例如表演孙悟空大闹天宫，或白蛇传水漫金山寺节目时，台上下到必要时还会喷水冒烟。演员也可以借助于技术设备，一齐腾空上

升，或潜入地下，隐现不易捉摸。戏台面积比看戏的殿堂大许多，原因是这些戏主要是演给帝王和少数贵族官僚看的。演员百余人在台上活动，看戏的可能只三五十人。社会在发展中，六十年过去了，帝王独夫和这些名艺人十九都已死去。为人民爱好的艺术家的绝艺，却继续活在人们记忆中，及后辈热忱学习发展中。由大戏楼向西可到“乐寿堂”。这是六十年前慈禧做生日的地方。颐和园陈设中，有许多十九世纪显然见出半殖民地化的开始的恶俗趣味处，就多是当时在广东上海等通商口岸办洋务的奴才，为贡谀祝寿而作来的。也有些是帝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的敲门砖。还有晚清一种黄绿釉绘墨彩花鸟，多用紫藤和秋葵作主题，横写“天地一家春”的款识的大小瓷器，也是这个时期的生产。“乐寿堂”庭院宽敞，建筑虽不特别高大，却显得气魄大方。本院和西边一小院，春天时玉兰和海棠都开得格外茂盛。

第二部分是长廊全部和以“排云殿”、“佛香阁”为主体，围绕左右的建筑群。这是目下全个园子建筑最引人注意部分，也是全园的精华。有很多建筑小单位，或是一个四合院，或是一组列房子，布置得都十分讲究。花木围廊，各具巧思。但是从整体或部分说来，这个建筑群有些只是为配风景而作的，有些宜近看，有些只合远观。想总括全部得到一个整体印象，得租一只小游船，把船直向湖中心划去，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建筑群，才会明白全部设计的用心处。因为排云殿后面隙地不多，山势太陡，许多建筑不免挤得紧一点。如东边的琼岛春阴转轮藏，西边的另一个小建筑群，都有点展布不开。正背后的佛香阁，地势更加迫促，虽亏得聪明的建筑工人，出主意把上佛香阁的路分作两边，作之字形盘旋而上，

地势还是过于迫促。更向西一点的“画中游”部分建筑，也由于地面窄狭，作得格外玲珑小巧。必需到湖中看看，才明白建筑工人的用意，当时这部分建筑，原来就是为配合全山风景作成的。船到湖中心时向南望，在一平如镜碧波中的龙王庙和十七孔虹桥，都若十分亲切的向游人招手：“来，来，来，这里也很有意思。”从这里望万寿山，距离虽远了点，可是把那些建筑不合理印象也忽略了。

第三部分就是湖中心那个孤岛上的建筑群，“龙王庙”是主体。连接龙王庙和东墙柳阴路全靠那条十七孔白石虹桥，长年卧在万顷碧波中，背景是一片北京特有的蓝得透亮的天空，真不愧叫作人造的虹。这条白石桥无论是远看，近看，或把船摇到下边仰起头来看，或站在桥上向左右四方看，都令人觉得满意。桥东岸边有一只铜牛，是两百年前铸铜工人的创作。

第四部分是后山一带，建筑废址并不少，保存完整的房子却不多。很显明是经过历史事变的痕迹没有修复过来。由后湖桥边的苏州街遗址，到上山的一系列殿基，直到半山上的两座残塔，据传说也是在圆明园被焚的同时毁去的。目下重要的是有好几条曲折小山路，清静幽僻，最宜散步。还有好几条形式不同的白石桥和新近修理的赤栏木板桥，湖水曲折从桥下通过，划船时极有意思。

第五部分是东路以“谐趣园”为中心的建筑群，靠西上山有“景福阁”，靠北紧邻是“霁清轩”。这一组建筑群和前山大不相同，特征是树木比较多，地方比较僻静。建筑群包括有北方的明敞（如景福阁）和南方的幽趣（如霁清轩）两种长处。谐趣园主要部分是一个荷花池子，绕着池子有一组

长廊和建筑。谐趣园占地面虽不大，那个荷花池子，夏天荷花盛开时，真是又香又好看。欢喜雀鸟的，这里四围树林子里经常有极好听的黄鸟歌声。啄木鸟声音也数这个地区最多。夏六月天雨后放晴时，树林间的鸟雀欢呼飞鸣，更是一种活泼生机。地方背风向阳处，长年有竹子生长。由后湖引来的一股活水，到此下坠五公尺，因此作成小小瀑布，夏天水发时，水声哗哗，对于久住北方平地的人，看到这些事物引起的情感，很显然都是新的。“霁清轩”地位已接近园中后围墙，建筑构造极其别致，小院落主要部分是一座四面明窗当风的轩，一株盘旋而上的老松树，一个孤立的亭子，以及横贯院中的小小溪流。读过《红楼梦》的人，如偶然到了这个地方，会联想起当年书中那个女尼妙玉的住处。还有史湘云醉眠芍药茵的故事，也可能会在霁清轩大门前边一点发生。这个建筑照全部结构说来，是比《红楼梦》创作时代略早一点。有人到过谐趣园许多次，还不知道面前霁清轩的位置，可知这个建筑的布置成功处。由谐趣园宫门直向上山路走，不多远还有个“乐农轩”，虽只是平房一列，房子前花木却长得极好。杏花以外丁香、梨花都很好。“景福阁”位置在半山上，这座“亚”字形的大建筑，四面窗子透亮，绕屋平台廊子都极朗敞。遇着好机会，我们可能会在这里看到一些面孔熟悉的著名文艺工作者、电影、歌剧、话剧名演员，……他们也许正在这里和国际友人举行游园联欢会，在那里唱歌跳舞。

颐和园最高处建筑物，是山顶上那座全部用彩琉璃砖瓦拼凑作成的无梁殿。这个建筑无论从工程上和装饰美术上说来，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是近二百年的建筑工人和烧琉璃

窑工人共同努力为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在建筑规模上，它并不比北海那一座琉璃殿壮丽，但从建筑兼雕塑整体性的成就说来，无疑和北京其他同类创作，如北海及故宫九龙壁、香山琉璃塔等等，都值得格外重视。上山的道路很多：欢喜热闹不怕累，可从排云殿后抱月廊上去，再从那几百磴“之”字形石台阶爬到“佛香阁”，歇歇气，欣赏一下昆明湖远近全景，再从后翻上那个琉璃牌楼，就到达了。欢喜冒险好奇的，又不妨从后山上去。这一路得经过几层废殿基，再钻几个小山洞。行动过于活泼的游客，上到山洞边时，头上脚下都得当心一些，免得偶然摔倒。另外东西两侧还有两条比较平缓的山路可走，上了点年纪的人不妨从东路上去。就是从景福阁向上走去。半道山脊两旁多空旷，特别适宜于远眺，南边是湖上景致，北边园外却是村落自然景色，很动人。夏六月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直延长到西山尽头，到秋八月后，就只见无数大牛车满满装载黄澄澄的粮食向合作社转运。村庄前后也到处是粮食堆垛。

从北边走可先逛长廊，到长廊尽头，转个弯，就到大石舫边了。除大石舫外，这里经常还停泊有百多只油漆鲜明的小游艇出租。欢喜划船的游人，手劲大，可租船向前湖划去，一直过西峰腰桥再向南，再划回来。比较合式的是绕湖心龙王庙，就穿十七孔桥回来。那座桥远看只觉得美丽，近看才会明白结构壮丽，工程扎实，让我们加深一层认识了古代造桥工人的聪明和伟大。船向回划可饱看颐和园万寿山正面全部风景，从各个不同角度看去，才会发现绕前山那道长廊，和长廊外临水那道白石栏杆，不仅发生单纯装饰效果，且像腰带一样把前山建筑群总在一起，从水上托出，设计实在够

聪明巧妙。欢喜从空旷湖面转入幽静环境的游人，不妨把船向后湖划去。后湖水面窄而曲折，林木幽深，水中大鱼百十成群，对小船来去既成习惯，因此也不大存戒心。后湖在秋天里在一个极短时期中，水面常常忽然冒出一种颜色金黄的小莲花，一朵朵从水面探头出来约两寸来高，花头不过一寸大小，可是远远的就可让我们发现。至近身时我们才会发现花朵上还常常歇有一种细腰窄翅黑蜻蜓，飞飞又停停。彼此之间似相识又似陌生。又像是新认识的好朋友，默默地又亲切地贴近时，还像有些腼腆害羞。一切情形和安徒生童话中的描写差不多，可是还要美丽一些，一时还没有人写出。这些小小金丝莲，一年只开花三四天，小蜻蜓从湖旁丛草间孵化，生命也极短暂。我们缺少安徒生的诗的童心，因此也难更深一层去想象体会它们生命中的悦乐处。见到这种花朵时，最好莫惊动采折。由石舫上山路，可经过“画中游”，这部分房子是有意仿造南方小楼房式做成，十分玲珑精致，大热天住下来不会太舒服，可是在湖中却特别好看。走到“画中游”才会明白取名的用意。若在春天四月里，园中好花次第开放，一切松柏杂树新叶也放出清香，这些新经修理装饰得崭新的建筑物，完全包裹在花树中，使得我们不能不对于创造它和新近修理它的木工、瓦工、彩画油漆工，以及那些长年在园子里栽花种树的工人，表示敬意和感谢。

颐和园还有一个地区，也可以作为一个游览单位计算，就是后山沿围墙那条土埂子。这地方虽若近在游人眼前，可是最容易忽略过去。这条路是从谐趣园再向北走，到后湖尽头几株大白杨树面前时，不回头，不转弯，再向西一直从一条小土路走上小土山。那是一条能够满足游人好奇心的小路，

一路走去可从荆槐杂树林子枝叶罅隙间清清楚楚看到后山后湖全景。小土埂上还种得好些有了相当年月的马尾松，松根凸起处，间或会有一两个年青艺术家在那里作画。地方特别清静，不会有人来搅扰他的工作。更重要还是从这里望出去，景物凑紧集中，如同一个一个镜框样子。若是一个有才能的画家，他不仅会把树石间色彩鲜明的红领巾，同水上游人种种活动，收入画布，同时还能够把他们表示新生生命的笑语和歌声同样写入画中。

本篇原发表于1956年4月22日《旅行家》第4期；1956年8月，收入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美丽的北京》一书；1957年9月，又收入北京出版社《我热爱新北京》一书。均署名沈从文。

据《旅行家》编入。

① 谭鑫培　京剧演员，艺名小叫天，先演武生与武丑，后专演老生，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谭派”。

② 杨小楼　京剧演员，演武生，以武戏文唱著称，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杨派”。

忆呈贡和华侨同学

今年春天北京公园中百花齐放的时候，我陪同家人去游玩，在一所花房中，看见几盆仙人掌科植物，还依旧在小喷水池边，这使我想念起廿多年前在云南呈贡时的一段生活，和共同生活过的一群华侨同学。当时大家深信抗日一定会胜利，将来一定会有机会到北京来学习和工作！

抗战时期，我和我家中人住在云南滇池边呈贡县一个叫作“龙街子”的小村里。那里有个华侨中学，是因为避敌机空袭，从城里迁到乡下的，共有三百多华侨男女同学，分住在两个小庙中。应校长的邀请，我也在那里尽义务教点作文。我住处门前有株高大仙人掌，客人来时，先得从那株高大仙人掌下边经过。间或有城中朋友骑马来时，马夫常欢喜把马吊在树干上，自己却蹲在墙角下吸草烟。凡见过这株龙街仙人掌的人，都不容易忘记它。华侨同学住的那个小庙，院子中有两个小花台，上面种有铁脚海棠和一株榆叶梅，开花时如一丛青春火焰一般。同学们多数还不曾看过这种花，都特别高兴。有一次我们同在那个花台边谈起许多问题，也谈起

花木。我告诉他们：这种花在北京多得很，难得的却是仙人掌，人们把它养在花房温室中，当宝贝一般服侍，战事胜利后，大家一定会有机会到北京去升学，看看这种花，也看看仙人掌受的特别待遇！同样一种东西，天南地北情形大不相同。大家都笑了。

龙街子五日一场，逢场期满街是人，街前街后大空坪子里也填满了从四乡来赶集的人。

在乡场上我们一家人常和华侨同学碰头，彼此或抱了些菜蔬瓜果，在人丛中挤来挤去。昆明的冬瓜南瓜大的都好几十斤一个，石榴、桃子、宝珠梨都有饭碗大。华侨同学遇到我们一家大小四口挑了蔬菜粮食油盐柴米在人丛中挤得有点狼狈时，一定争着来帮忙送到家里去。这些同学是来自南洋各个不同地方的，有的和家中人早已失去联系，生活相当穷困，有的又还经常有点接济。他们品质中最可贵的一点，是在困难中相互热情帮助的精神，表现得特别好。常常一个人把家中寄来的钱完全借给大家作伙食，并不指望收回，等于全部捐献！年长一些的关心年幼的学习和生活，也成了一种习惯。这些好品质给我印象很深。

当时，昆明还算大后方，可是太平洋战争一爆发，缅甸军事吃紧，不少同学赴缅参加了抗日战争，因为军事上的失利，牺牲了不少，这些同学形象，总还保留在记忆中。不少同学或因年龄小，或因其他原因，没有去，继续读书，后来有的升学，有的就业，不少的同学在毕业后又回到南洋。

这些同学当时都朝气勃勃，思想进步，现在到南洋各地教书，或作别的事情，我相信一定还能够保持这些本来好处，对更年青一代，或新的事业，发生着良好作用。其中可能也

会有极少数人，因为情形比较特殊，长时期和祖国隔绝，受其他方面影响宣传，对于解放后的祖国实在情况，社会根本变化，都不容易了解，因此国家对于海外华侨同胞的关心，也无从完全了解了。我想起我们之间到北京会面的旧约来了，很希望这些同学能够不忘记这种约会，有机会组织个二三十人的观光团回来看看。看看北京的花，看祖国一切新建设，看看生活在当前的年青一代，由于国家好了，社会本质变了，亿万人民的劳力和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都用出来了。只要能回来看看，一定会深刻鼓舞同学们更加热爱祖国，而且知道此后应当如何来为国家为更年青一代多作点事情！

我一看到榆叶梅和仙人掌，那些华侨同学在云南共同生活的情景都浮到了眼前，那个地方的社会背景也明明朗朗的到了眼前，算算时间，差不多已过廿三四年了。这些同学们在国家和人民遭受苦难和严重考验的时候，行为中种种良好的表现，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本篇原载刊物及时间均不详。发表时间估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新湘行记

——张八寨[1]二十分钟

汽车停到张八寨，约有二十分钟耽搁，来去车辆才渡河完毕。溪水流到这里后，被四围群山约束成个小潭，一眼估去大小约半里样子。正当深冬水落时，边沿许多部分都露出一堆堆石头，被阳光雨露漂得白白的，中心满潭绿水，清莹澄澈，反映着一碧群峰倒影，还是异常美丽。特别是山上的松杉竹木，挺秀争绿，在冬日淡淡阳光下，更加形成一种不易形容的清寂。汽车得从一个青石砌成的新渡口用一支方舟渡过，码头如一个畚箕形，显然是后来人设计，因此和自然环境还不十分谐和。潭上游一点，还有个老渡口，尚有只老式小渡船，由一个掌渡船的拉动横贯潭中水面竹缆索，从容来回渡人。这种摆渡画面，保留在我记忆中不下百十种。如照风景习惯，必然作成"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姿势，搁在靠西一边白石滩头，才像是符合自然本色。因为不知多少年来，经常都是那么搁下，无事可为，镇日长闲，和万重群山一道在冬日阳光下沉睡！但是这个沉睡时代已经过去了。大渡口终日不断有满载各种物资吼着叫着的各式货车，开上方舟过

渡。此外还有载客的通车，车上坐着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音乐、歌舞、文物调查工作者，画师，医生，……以及近乎挑牙虫卖膏药的，陆续来去。近来因开放农村副业物资交流，附近二十里乡村趁乡场和到州上做小买卖的人，也日益增多。小渡船就终日在潭中来回，盘载人货，没有个休息时。这个觉醒是全面的。八十二岁的探矿工程师丘老先生，带上一群年青小伙子，还正在湘西各县爬山越岭，预备用槌子把矿藏的山头一一敲醒。许多在地下沉睡千万年的煤、铁、磷、汞，也已经有了一部分被唤醒转来！

小船渡口东边，是一道长长的青苍崖壁，西边有个裸露着大片石头的平滩，平滩尽头到处点缀一簇簇枯树。其时几个赶乡场的男女农民，肩上背上挑负着箩箩筐筐，正沿着悬崖下脚近水小路走向渡头。渡船上有个梳双辫女孩子，攀动缆索，接送另外一批人由西往东。渡头边水草间，有大群白鸭子在水中自得其乐的游泳。悬崖罅缝间绿茸茸的，崖顶上有一列过百年的大树，大致还是照本地旧风俗当成“风水树”保留下来的。这些树木阅历多，经验足，对于本地近十年新发生任何事情似乎全不吃惊，只静静的看着面前一切。初初来到这个溪边的我，环境给我的印象和引起的联想，不免感到十分惊奇！一切陌生一切又那么熟习。这实在和许多年前笔下涉及的一个地方太相像了，因之对它仿佛相熟的可能还不只我一个人。正犹如千年前唐代的诗人，宋代的画家，彼此虽生不同时，都由于一时偶然曾经置身到这么一个相似自然环境中，而产生了些动人的诗歌或画幅；一首诗或者不过二十八个字，一幅画大小不过一方尺，留给后人的印象，却永远是清新壮丽，增加人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至于我

咱们自治州的女演员　　　　黄永玉　作

呢，手中的笔业已荒疏了多年，忽然又来到这么一个地方，记忆习惯中的文字不免过于陈旧了，触目景物人事却十分新。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承认手中这枝拙劣笔，实在无可为力。

我为了温习温习四十年前生活经验，和二十四五年前笔下的经验，因此趁汽车待渡时，就沿了那一列青苍苍崖壁脚下走去，随同那几个乡下人一道上了小渡船。上船以后，不免有些慌张，心和渡船一样只是晃。临近身边那个船上人，像为安慰我而说话：

“慢慢的，慢慢的，站稳当点。你慌那样！”

几个乡下人也同声说：“不要忙，不要忙，稳到点！”一齐对我善意望着。显然的事，我在船中未免有点狼狈可笑，已经不像个“家边人”样子。

大渡口路旁空处和园坎上，都堆得有许多竹木，等待外运。老南竹多锯削成扁担大小长片，三五百缚成一捆。我才明白在北行火车上，经常看到满载的竹材，原来就是从这种山窝窝里运出去，往东北西北支援祖国工矿建设的。木材也多经过加工处理，纵横架成一座座方塔，百十根作一堆，显明是为修建湘川铁路准备的。令我显得慌张的，并不尽是渡船的摇动，却是那个站在船头、嘱咐我不必慌张、自己却从从容容在那里当家作事的弄船女孩子。我们似乎相熟又十分陌生。世界上就真有这种巧事，原来她比我二十四年前写到的一个小说中人翠翠，虽晚生十来岁，目前所处环境却仿佛相同，同样在这么青山绿水中摆渡，青春生命在慢慢长成。不同处是社会变化大，见世面多，虽然对人无机心，而对自己生存却充满信心。一种“从劳动中得到快乐增加幸福”成功的信心。这也正是一种新型的乡村女孩子共同的特征。目

前一位有一点与众不同，只是所在背景环境。

她大约有十四五岁的样子，除了胸前那个绣有“丹凤朝阳”的挑花围裙，其余装束神气都和一般青年作家笔下描写到的相差不多。有张长年在阳光下曝晒、在寒风中冻得黑中泛红的健康圆脸，双辫子大而短，是用绿胶线缚住的，还有双真诚无邪神光清莹的眼睛。两只手大大的、粗粗的，在寒风中也冻得通红。身上穿一件花布棉袄子，似乎前不多久才从百货公司买来，稍微大了一点。这正是一种共通常见的形象，内心也必然和外表完全统一，真诚、单纯、素朴，对本人明天和社会未来都充满快乐的期待及成功信心，而对于在她面前一切变化发展的新事物，更充满亲切好奇热情。文化程度可能只读到普通小学三年级，认得的字还不够看完报纸上的新闻纪事，或许已经作了寨里读报组小组长。新的社会正在起着深刻变化，她也就在新的生活教育中逐渐发育成长。目前最大的野心，是另一时州上评青年劳模，有机会进省里，再到京里，看看天安门和毛主席。平时一面劳作一面想起这种未来，也会产生一种永远向前的兴奋和力量。生命形式即或如此单纯，可是却永远闪耀着诗歌艺术的光辉，同时也是诗歌艺术的源泉。两手攀援缆索操作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内行，巴渡船②应当是她一家累代的职业。我想起合作化，问她一月收入时，她却笑了笑，告给我：

“这是我伯伯的船，不是我的。伯伯上州里去开会。我今天放假，赶场来往人多，帮他忙替半天工。”

“一天可拿多少工资分？”

“这也算钱吗？你这个人——”她于是抿嘴笑笑，扭过了头，面对汤汤流水和水中白鸭，不再答理我。像是还有话待

我自己去体会，意思是："你们城里人会做生意，一开口就是钱。什么都卖钱。一心只想赚钱，别的可通通不知道！"她或许把我当成食品公司的干部了。我不免有一点儿惭愧起自心中深处。因为我还以为农村合作化后，"人情"业已去尽，一切劳力交换都必需变成工资分计算。到乡下来，才明白还有许多事事物物，人和人相互帮助关系，既无从用工资分计算，也不必如此计算；社会样样都变了，依旧有些好的风俗人情变不了，我很满意这次过渡的遇合，提起一句俗谚"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聊以解嘲。同船几个人同时不由笑将起来，因为大家都明白这句话意思是"缘法凑巧"。船开动后，我于是换过口气请教，问她在乡下作什么事情还是在学校读书？

她指着从树后一所瓦屋说："我家住在那边！"

"为什么不上学？"

"为什么？区里小学毕了业，这边办高级社，事情要人做，没有人，我就做。你看那些竹块块和木头，都是我们社里的！我们正在和那边村子比赛，看谁本领强，先作到功行圆满。一共是二百捆竹子，百五十根枕木，赶年下办齐报到州里去。村里还派我办学校，教小娃娃，先办一年级。娃娃欢喜闹，闹翻了天我也不怕。"

我随她手指点望去，第二次注意到堆积两岸竹木材料时，才发现靠村子码头边，正有六七个小顽童在竹捆边游戏，有两个已上了树，都长得团头胖脸。其中四个还穿着新棉袄子。我故意装作不明白问题："你们把这些柱头砍得不长不短，好竹子也锯成片片，有什么用处？送到州里去当柴烧，大材小用，多不合算！"

她重重盯了我一眼，似乎把我底子全估计出来了，不是

商业干部是文化干部，前一种太懂生意经，后一种太不懂。“嗨，你这个人！竹子木头有什么用？毛主席说，要办社会主义，大家出把力气，事情就好办。我们湘西公路筑好了，木头、竹子、桐油、朱砂，一年不断往外运。送到好多地方去办工厂、开矿，什么都有用！……”末了只把头偏着点点，意思像是“可明白”？

我不由己的对着她翘起了大拇指，译成本地语言就是“大脚色”。又问她今年十几岁，十四还是十五？不肯回答，却抿起嘴微笑。好像说“你猜吧”。我再引用“同船过渡”那句老话表示好意，说得同船乡下人都笑了。一个中年妇人解去了拘束后，便插口说：“我家五毛子今年进十四岁，小学二年级，也砍了三捆竹子，要送给毛主席，办社会主义。两只手都冻破了皮，还不肯罢手歇气。”巴渡船的一位听着，笑笑的，爱娇的，把自己两只在寒风中劳作冻得通红的手掌，反复交替摊着，“怕什么，比赛罗。人家苏联多远运了大机器来，在等着材料砌房子。事情不巴忙③作，可好意思吃饭？自家的事不作，等谁作！”

“是嘛，自家的事情自家作，大家作，就好办。”

新来汽车在渡口嘟嘟叫着。小船到了潭中心，另一位向我提出了个新问题：“同志，你是从省里来的？可见过武汉长江大铁桥？什么时候完工？”

“看见过！那里有万千人笼夜④赶工，电灯亮堂堂的，老远只听到机器哗喇哗喇的响，真热闹！”

“办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好大一条桥！”

“你们难道看见过大铁桥？”

……说下去，我才知道原来她有个儿子在那边作工，年

纪二十一岁，是从这边厂里调去的，一共去七个人。下乡电影队来放电影时，大家都从电影上看过大桥赶工情形，由于家有子侄辈在场，都十分兴奋自豪。我想起自治州百七十万人，共有三百四十万只勤快的手，都在同一心情下，为一个共同目的而进行生产劳动，长年手足贴近土地，再累些也不以为意。认识信念单纯而素朴，和生长在大城市中许多人的复杂头脑，及专会为自己好处作打算的种种表现，相形之下真是无从并提。

小船恰当此时，訇的碰到了浅滩边石头上，闪不知船滞住了。几个人于是又不免摇摇晃晃，而且在前仰后仆中相互笑嚷起来："慢点嘛，慢点嘛，忙那样！又不是看戏坐前排，忙那样！"

女孩子一声不响早已轻轻一跃跳上了石滩，用力拉着船绳，倾身向后奔，好让船中人起岸，待让另一批人上船。一种责任感和劳动的愉快结合，留给我个要忘也不能忘的印象。

我站在干涸的石滩间，远望来处一切。那个隐在丛树后的小小村落，充满诗情画意。渡口悬崖罅缝间绿茸茸的，似乎还生长有许多虎耳草⑤。白鸭子已游到潭水出口处石坝浅滩边去了，远远的只看见一簇簇白点子在移动。我想起种种过去，也估计着种种未来，觉得事情好奇怪。自然景物的清美，和我另外一时笔下叙述到的一个地方，竟如此巧合。可是生存到这里的人，生命的发展却如此不同。这小地方和中国任何其他乡村一样，正起着深刻的变化。第一声信号还在十年前，即那个青石板砌成的畚箕形渡口边，小孩子游戏处，曾有过一辆中型客车在此待渡，有七个文武官员坐在车中，一阵枪声下同时死去。这是另外一时那个"爱惜鼻子的老友"

告给我的。这故事如今可能只有管渡船的老人还记住，其他人全不知道，因为时间晃晃快过十年了。现在这个小地方，却正不声不响，一切如随同日月交替、潜移默运的在变化着。小渡船一会儿又回到潭中心去了。四围光景分外清寂。

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这个时节，才明白意识到，在这个十四五岁真正乡村女孩子那双清明无邪眼睛中看来，却只是个寄生城市里的“蛀米虫”，客气点说就是个“十足的、吃白米饭长大的城里人”。对于乡下的人事，我知道的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式样。至于正在风晴雨雪里成长，起始当家作主的新人，如何当家作主，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

本篇发表于1957年6月《旅行家》第6期。署名沈从文。

据《旅行家》编入。

① 张八寨　亦名张排寨，属吉首县。

② 巴渡船　巴，湘西方言，巴渡船即拉渡船。

③ 巴忙　湘西方言，亦作霸蛮，尽全力之意。

④ 笼夜　湘西方言，彻夜之意。

⑤ 虎耳草　俗称金丝荷叶，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呈肾形或圆形。

管木料场的几个青年

——十三陵水库民工十大队青年尖刀队突击队先进小组

到十三陵工地三天后，一个上午，我和二十二岁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刘伯昌同志，到木料场去访问“青年先进小组”几个年青人，看看他们的工作，并且了解一下这次参加工作前后的情况。

木料场离大坝工程处约三里路，在一大片榆树林荫里，进得场中时，只见各种大小木料到处堆积如一座座小山。凡是经过整理的，都搁得齐齐整整。从它所占有的广大面积估计，如没几个老成有经验的专门管理人，和三几十个固定熟练得力人工，是办不了的。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这个先进工作小组，一共只是十一个年青农民组成的。刘伯昌同志兼任这个小组队长，另外一个副队长刘学明因另有任务不常来，只有九个人经常在现场工作。组员一般年龄都在十八岁左右，一个最小的只十六岁。组长刘瑞祥，年纪十八岁，初中读过两年书，在全组中文化最高。一只腿因小时砍柴，浸到冷水中过久，中了寒疾，平常时行动就不大便利。可是为人意志坚强，体力上的困难和工作上的困难，通克服了。其余八位

都只在高小毕业。一拨人去年这个时期，还正在乡下小学里赶毕业考试，一面担心不能升学，又无希望入工厂做工，以为文化程度低，没有前途。到了冬天，家乡大东流村第一回修“青年水库”时，本乡五百青年男女，都极兴奋的参加了这次建设工程。大冷天气填河沟，在零下二十二度冰水中，不好进行工作。队长刘伯昌，首先跳下了水。随后刘瑞祥也带着腿上的寒疾，不顾一切，跟着下了水。并且鼓励大家说“大家勇敢点！有什么可怕！我就是两只腿冻坏了，还要学吴运铎同志，帮国家做许多事情！”于是大家争着笑嚷着跳下水里去。那个水塘凹地估计只能容三十个人工作，一会儿就超过了这个人数。人多只好轮流作。不仅男孩子干劲大，女孩子也不示弱，争先下水。很多女孩子还是初次参加集体劳作！小型“青年水库”，在五百青年苦干三十五天后，终于完成了，团中央知道这件事情，特别通告表扬。“青年突击队”的名称，也保留下来，作为共同学习的榜样。

这一次工作的经验，增加了年青人的勇气和信心，也克服了许多人不能升学的情绪。小水库刚完成，就听说十三陵大水坝建筑消息，征求民工参加。当时听说有几万人共同工作，水库完成后，东流村也有上万亩土地受到利益，大家都乐坏了。第一次动员后，报名人数就超过了定额。妇女报名的格外踊跃。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离开村子，第一次正式参加大队伍重体力劳动。过不多久，大东流村一千个民工就和所有本期来到十三陵工地的劳动人民一样，编成民工十大队，进入了伟大的光荣的行列，在各种竞赛方式下，担任了建设祖国的新任务，进行了新的伟大紧张劳动了。

崭新的环境和崭新的集体工作，给年青人带来无限兴奋，

同时自然也带来了各种困难。在二三月严寒风雪中，担土挑石头，推小独轮车或轱辘马车兜子，工作烦重实在不容易习惯。而且日夜不分，在荒凉山谷中进行，不像家乡小水库问题简单。尤其是民工十大队，担负的任务特别杂。例如为十万劳动大军搭席棚，烧开水，做毛房；为二万解放军挑水，大厨房砌灶作烟筒，装卸皮带卷扬机；修补堆积如山的柳条筐，……所有新任务交下来时，都是年青人带头打先锋，青年中又是团员自告奋勇争先。差不多每项任务都是新的，要用头脑仔细去体会，还要用顽强体力来完成。而且在工作中又总像无名英雄，不容易发现个人特长，必需要积极协力同功，才可及时完成任务。

这里他们得到的好处，是临离开大东流村时，合作社主任（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刘国强的一次讲话，使得他们此后担当任何工作，都不讲价钱，或借故推辞。年靠六十的老党员主任，特别指定五百青年男女说：

“你们这次参加工作，响应政府号召，是件好事情。出去可以见见大世面，扩大做人眼光。学学解放军，学学别人，把技术知识和组织纪律通通学回来，咱们大家好建设社会主义！凡事都不能怕难。什么事难做，就争先做。东光农业社全国都闻名，是大家努力合作得到的名誉。你们到那边去，可不能丢社里的名誉！凡事要学做主人，学做接班人。干活要有冲劲，有绵劲，不能怕难！……”

就这样，他们把面临大小困难全克服了。每一回竞赛总不甘落后，每一回报告都启发了劳动觉悟。青年突击队女队员受到表扬，就更增加男队员的干劲。男队员先进小组得到奖励时，女队员也决心学习看齐。

三月前，大水坝工程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就准备成立个集中木料的木料场。新的任务提了出来，等待解决。

领导同志向年青突击队长刘伯昌说：“伯昌同志，这又是一个新战场，进行战斗要有体力和耐心，还要点灵巧，开动脑筋。试想个办法，挑几个敢作、敢想的小伙子才好办。木料多，来往手续杂，最好还有两个懂点算学的年青人，来搞搞会计。我看照老办法，由你们一揽子包下来了吧，省得我们另外调人。你算算看，队中有没有这种人材？”

队长稍一嘀咕记忆中那本人物账，就肯定的说：“人有的是，在工作教育就成材了。我看事情总包得下来。这不是什么难题目，事情作得好。会计没有现成的，我们培养几个试试看。一共要多少人？”

“坝下工程进行要上万大小木料，集中分散都得有个一定地方。工作由你们包下来好。至于人数调配一时还拿不准。领导意思不妨先成立个核心小组。你下去开个会，和大家商量商量吧。组织支持你们，有困难会为你们解决。一边学，一边做，干下去吧。”

新的任务部分属于技术范围，因此他首先想到那几个年纪特别轻体力不够强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个组织能力和纪律性都相当强，文化底子也较高的刘瑞祥。心中有了个底，回到队上后，就把指挥部交下的任务提出来，鼓动了大家一回，当成一回小战斗任务看，两天后，“管理木料场十一人小组”成立了。

他们的姓名是刘伯昌、刘学明、刘瑞祥、谢景茹、刘瑞彬、刘焕章、刘永富、张怀德、刘福、张永昌、韩莫林。刘伯昌是民工十队的团支书，又是尖刀队队长，调配工作忙。

副队长也有别的任务。新成立的木料场工作，于是就完全搁在组长刘瑞祥和另外八个年青组员身上。

木料场成立时，指导员来谈话，以为任务是崭新的，要边学边做，边摸索经验，改进方法。还要敢想，敢出主意，敢创造。同志们想学技术，觉得无机会，这个工作就是一回锻炼。学会了管理技术，将来用处多。大东流乡明年要办二十个工厂，都得自己边学边干。只要有信心，工作就可保证搞得好。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一切事情都是要由外行变内行的！大家都笑着，回答说"管保工作做得好"，高兴得很。

从此以来，每天都有百多次汽车把木料陆续向场地运送。验收、分类、整理，工作真不简单！对几个青年人说来可真是一种战斗。木料种类既复杂，大小长短又不一致，必需分别解决，才便于统计。南方来的大杉槁，占木材主要部分，得经过这个夏天三个月雨季，保管上要做到不霉坏，就是件大事情。必需顺序排，把一头排得整整齐齐，另一头每二尺左右还得加个横板，才容易通风排水，清点数目也方便。东北来的油松方枕木，必需纵横平堆成方塔，搬移记数都容易。如果是较长大板片，堆砌到一定高度后，还得上面加个"人字坡"，远看就和一座座白木房子一样。此外还有各种车兜、梯架、隔扇，……都得看不同形式用途来安排。水库大坝完成越近，木场工作也就越加紧张。几个人原本和大队一同住在附近村子里，不大方便，又共同出主意作了几个工棚。作它时，要找个锯子还得不到，只凭一把旧斧头砍砍削削。就地取材，又从旧木料中拔出几十斤钉子，外边用木料钉成屋架，里边用席棚钉成墙壁，前后各开了两个活动窗口，作得比一般工棚都结实合用。指挥部来视察工作时，对于这种有

创造性的工棚极其满意，把两个组员调到别处造新工棚去了。于是十一人小组事实上剩下七个人。木料来的越多，登记手续益加烦重，又特别调两个人去担任会计，于是全场上只剩下五个人。但是，新的社会到处有奇迹出现，这里工作也是这样。几个年青人，总记住党的指示和鼓励，记住老主任说的那几句话，完全用一种当家作主的态度，凡事一同商量作，又都能动手，不懂就去别处请教，不多久，不仅成了熟练管理这个大木材场的工作好手，而且成了这一工作的技术指导核心了。木料越来越多，指挥部每天必为配备临时劳动力二三十人，统由几个年青人调配，他们都作得极好，有四个人得到一等奖。从工作表现上看来，给人的印象是明天有个规模再大几倍的木料场，交给这些年青人来负责，也一定会作得凡事有条不紊。

我们在木料堆间绕了许久，到得工棚前边时，组长刘瑞祥，正和一个更年青些的组员谢景茹指导几位新手，共同送木料上架。问问才知道今天指挥部派了北京市工商联二十个人来参加劳动。新来不熟习工作，正在帮同指导。刘伯昌同志指着他说："这就是刘瑞祥。"又为我介绍说，"这就是老沈，来和大家谈谈。随便点，不要顾虑。你们屋里去坐坐吧；我还得赶回大队部开会，又交下个任务要调人！"

关于这个先进小组几个年青人的思想和工作发展，以及木料场的种种；大部分就是组长刘瑞祥和我在那间明亮通风相当凉爽小工棚中谈起的。他一面叙说，一面还不免有些抱歉害羞，因为觉得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简单，远不如解放军和其他机械部门的工作烦重。工作许多方面还待改进，受表扬是上级对年青人的鼓励，并不是某一人真正有什么过人特长。

通过几个青年两小时的谈话，和场中一座座小山似的木料堆，我认识了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崭新一代优秀接班人的面貌，是在一种什么情形下生长和壮大。这个青年小组的成长，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数以亿万计的青年一代的成长。这个小组担当的工作，正是新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他们没有考取普通中学，却更加幸运，到了这个新式社会主义大学学习，从工作实践中，得到的各种知识，都分外扎实有用。他们是活在一个创造奇迹的历史时代中，所以把自己的贡献和发明，也都看得十分自然，始终保持着谦虚和素朴。他们的生活紧紧贴近土地，由于学会了共同协作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却必然会把一个个人造的星子月亮飞上天空！

七一前夕十三陵工地

本篇发表于 1958 年 7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第二集。署名沈从文。据《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第二集编入，作者曾作少量校改。

让我们友谊长青

——寄海外朋友

解放后，祖国面貌时刻在变化中。“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说法，如非身临其境，是不易完全体会的，因为变化是全面的。沙漠中开凿了广大的油田，荒山矗立起了高大的烟囱，凡事进展神速，都和神话或童话形容的差不多，但是实现它的，却是亿万普通的劳动人民。即以首都北京而言，它的变化之快，不仅远在海外的人难于想象，就如我这么一个四十年“老北京”，因为长住城中，有三几个月不出城，偶然出去时，不拘向任何一方走去，迎面都会忽然发现一条崭新笔直的大路，要请教人民警察，才叫得出街道名称！这次我离京还不到两个月，回来时，仅仅由车站到住处一段路上，也就起了许多新变化。东单向东一带迁移了几千栋房屋，开拓了一条延长数里直通城外工厂区的广阔大道，新的无轨电车已来去自如。天安门附近一带，也显得更加空阔朗畅了许多。原来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几百所房子和两列红墙，不知何时全已拆光了，正准备动工，进行建筑新的现代巨型楼房，作为将来国家博物院和歌剧院使用。这是文化部门迎接一九五

九建国十年大节日向国家的献礼。北京城内外到处空地都涌现出大小炼钢炉，吹风升火，群众在热火朝天的大搞钢铁生产，在十月二十六这一天，北京市炼钢竟达日产五千一百三十吨！

总之，今天我们的祖国已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九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经过许多社会改革运动，祖国不仅完全改变了面貌，还正在影响世界进展的速度。亿万人民共同的行动，可说用的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勇敢，也是对人类最高道德原则的实践。一切发展都指引我们趋向同一目标，就是鼓足勇气和干劲，向"人类合理社会"的理想迈进。并且人人都充满信心，能在极短时间中完成这个庄严伟大的任务。数年来生产建设的成就，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而已，此后十年内还会作出更迅速的飞跃。将在生产建设文化科学各方面创造奇迹。

我现在是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每天都有机会从天安门前走过，对于天安门广场四十年来的历史变化，保留在我记忆中也格外分明。我曾在一篇关于天安门今昔的小文章中提起两件事情：一是全国解放后，六亿人民都变成了一个整体，为建设祖国而兴奋，人人都能理会到，前一代的牺牲，为这一代人铺平了道路，创造了种种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一代的辛勤忘我的努力，又正在为下一代创造更幸福的明天。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关系中，十分兴奋也十分自然。第二点是新的天安门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后，日子不久，周围必然会出现几所壮丽华美的新建筑物，至少包括四个国家博物馆。第二部分预告我只说中了一半，原来为了迎接祖国建国十年大庆，这种巨大建筑物不是

四座，将是八座。海外朋友们和同学们如果能组织个十人参观团，于这个大节日，让我在天安门前发现，或让我能在新落成开放的博物馆大厅间，欢迎你们远道的来临，陪你们看看首都的种种，为你们谈谈近四十年天安门前一系列的变化，以及近十年来祖国人民和我一家人思想感情的变化，同时也有机会能够听听你们在工作上和事业上的成就，试想想，这么一次的会面，对于我们，应当是一种如何难得的好事情！而对于此后的工作，又应当是一种如何有力的鼓舞！

让我们彼此永远对国家充满热情和信心，来尽我们的责任。让那些过了时应当崩溃死亡的旧制度，赶快宣告结束。让那些在成见和偏见束缚中的个人旧思想，完全得到解放。让年青的热爱真理和平的生命，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能迅速生长……！让我们在这些对世界，对祖国，对青年的共同认识和希望上，友谊长青！

本篇发表于1959年1月《乡土》第49期。署名沈从文。

据《乡土》编入。

天安门给我们的教育

前不久有个华侨朋友从海外归来，见我时第一句话就说："天安门前变得真快，真多！"我说："全中国都是这样！你们不回来看看，是不易设想的。来看看，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各处散播中国的谣言，就不值一提了。"近半年，对于中国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古怪谣言一定更加多了，来自海外各国的朋友和回到祖国观光的侨胞，只要看看天安门前的景象，一定就能给他们以极多有益的启发。

十年前的十月一日，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楼上，庄严的向全中国及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这时起，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百年来的势力即宣告结束，和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利用，与人民为敌的军阀、政客、地主、买办势力，也同时完蛋。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自己从此起始学习当家作主。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因此就在世界各处动员一切可利用的宣传工具，来诋毁破坏人民中国的每一成就。尽管这样，人民中国在一切风雨中屹然不动，而且一天比一天坚实壮大。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成

为一个有力的伙伴；在民族主义国家和正在争取自由独立的被压迫奴役的殖民地国家间，又是个最忠实可靠的朋友，和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榜样。每年的劳动节和国庆节，天安门前都有几十万人举行游行，庆祝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生产建设的成功。天安门附近环境，也一年比一年更加见得美丽和年青。凡来自海外的归国侨胞和国际友人，在观礼台上看见过天安门前广场上彩旗和鲜花交织成一片欢乐兴奋浪涛的，都必然会留下个不易磨灭的印象。对于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满信心和乐观，克服困难建设祖国的热情，以及对世界和平担当的任务，再不会有丝毫怀疑。

为了迎接建国十年大节日的来临，来自全国各省市及各民族自治州的优秀石工、木工、油漆工和金铜镶嵌电器装配工人，以及首都市民干部数以万计的义务劳动者，经过严密的组织，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共同劳动的结果，十大建筑中两座有代表性的大厦——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已经胜利建成。天安门广场面积和观礼台也都加倍扩大。一切不同劳动的协作，在这里表现出惊人的速度和创造性的布置。一个半年前来过的人，再看到时将认不出原来的面貌。这里的变化，就象征着全中国六亿人民有组织、有定向、有节奏的劳动。六亿人民正满怀信心和勇气，在自己广大土地上完成一个神圣庄严历史任务。为追求马克思列宁两巨人对于人类合理生存最高理想原则的实践，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将永远在党的旗帜下，共同踏过一切的障碍；继续奋勇迈步前进，绝不会为任何内部困难和外来威胁而徘徊迟疑。这是新中国。想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值得从这个基点起始。

我因在博物馆工作，办公室在午门楼下，每早晚必进出天安门数次。这是十年来的老规矩。因此十年来天安门的变化格外熟习，许多事倒容易看成自然。可是近一月来每当走到那个白石桥上时，也不免和一个新自海外归来的朋友一样，要停留一下。因为不论晴雨早晚，面前展开的景象实在太动人了。看到天安门前万千人为同一目的而劳动，就更深一层体会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意义，也更深一层明白矗立在广场中央人民革命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煌煌金字包含的内容，和它对于千百万瞻仰者所引起的崇敬感情。纪念碑下几幅历史浮雕，表现近百年人民革命反帝斗争的发展，其中有一半和我个人的生命发展就有密切关系。

我是一九〇二年生的，离庚子年华北人民组织“义和拳”①反帝斗争刚二年。庚子那年父亲正在镇守天津大沽口的罗提督②身边作一名亲信副官。大沽口陷落罗殉职后，他回到北京，还眼见北京城里反帝斗争的艰苦情形，及帝国主义者在前门东单一带残暴无人性的纵火屠杀，有意破坏我国文化建筑，及大量掠夺故宫珍宝的实况。北京陷落，他回乡暂住，我才有机会降生。辛亥以后，他又再到北京，因和同乡阙耀翔等组织倒袁世凯活动，阙被捕入狱死去，我父亲逃往热河经棚县③隐姓埋名住下来，直到袁世凯死后才和家中通信。我小时候既有机会听说庚子事变，又眼看到辛亥本地苗民革命，和以后地方军阀官吏鱼肉人民的行为。后因“五四”余波的影响，于一九二二年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时，还在东单路口看到一座和庚子人民反帝斗争有关的白石牌坊，旁有文字说明，原名克林德碑，是德国一个外交官，在庚子时被愤怒的老百姓打死在那里，后来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为他建

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德帝败绩，牌坊才改名称为“公理战胜”，但是它事实上却是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人民一种耻辱的标志。不过同时也是人民反帝斗争的标志。因为修筑电车路，妨碍交通，这座牌坊才迁移中央公园。由“五四”起到北伐前夕，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目标日益明确，在党的领导下的学联组织也日益健全活泼。可是当时在北洋军阀前后执政统治压力下，游行集会是被禁止的。为反帝反卖国政府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学生和各阶层市民集会，有千把人已经算是个大数目。临时讲台还多是从司法街口一个小茶馆借来的茶桌。会后游行只能在东交民巷口散散传单，喊喊口号。军阀政府则深怕得罪帝国主子，赶忙派大量军警强迫队伍解散。东单广场一带，原是旧翰林院收藏永乐大典④所在地，庚子时被帝国强盗放火焚毁后，被划成警戒区，用铁丝网拦住，专供洋人跑马，却不许中国人民接近。短围墙间还充满炮眼，杀气腾腾，总让我想起这些野蛮家伙炮轰天安门和放火烧房子情形。东交民巷许多公使馆和兵营，一进门草地上照例全是他们勾结古董商人有意从云冈、龙门、上方山和近郊庙宇中盗来的大小雕刻。有的还专敲佛头到二三千，准备盗运出国。美帝用的方法且特别阴险，除大量盗买文物书籍外，还用教会名义办了许多学校，培养工具，最典型的一所燕京大学，在海甸建立时，就破坏了附近许多文化古迹。一进门那座石桥，两个华表以及其他房屋石材，就大都是勾结当时军痞奸商，大模大样从圆明园遗址中搬去的。有些甚至于还是铺路的石头，被一块一块撬去。主校事的老奸巨猾，九一八后表面常支持学生，有时还把学生会中积极分子，聘做院系秘书，其实却只是想安定学

校不至于发生驱逐美帝走狗，并想通过这些关系，探听学生组织活动。这种“中国通”可想不到年青一代除了少数无出息的学生为谋个人出路，受其利用，绝大多数却不会和帝国主义妥协。因此到大革命时，优秀分子多向武汉跑去，成了坚决的革命斗士。虽前后多牺牲于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中，然而觉醒以后知识分子走的是革命的路，却已清楚明白。由大革命到抗战到解放前夕，前后约廿年，历史的发展，让年青人更加认识清楚，谁是中国最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者，谁是六亿人民的真正友人。到这时必然结果，伪装的终于原形毕露。我还记得复员回到北京时，天安门两个大石狮子前，就搁下两架美制坦克，炮口裸露，仿佛随时都可向群众开火。同时也就反映当时军阀已感到末日将临，深怕群众要到天安门前示威，才把美制坦克开来压阵！可是过不多久，北京还是解放了。解放十年来，美帝支持的是腐败独裁，仇恨的是人民进步，在朝鲜，就残杀了多少妇孺平民！他们明白了包围封锁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平贸易无作用，还进一步妄想用原子武器威胁包围中国。但是，这那里吓得倒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把一群帝国主义海盗全部驱逐出境，把他们百年来的有形无形恶势力一下子摧残扫荡个干干净净，也深信目前还存在于世界各处的暴力，过不多久，终会为全世界爱正义、好和平、争自由、联合起来的人民力量，加以摧残扫荡，割去这个二十世纪的毒瘤，使世界人类回复应有的健康，得到合理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即十个美帝也维持不住现状，终会崩溃于人民更新的行动中。美国本部觉醒的工人阶级，他们更进一步的团结行动，就将加强敲响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

人民中国建国十年的大节日就要来到了。为了迎接这个大喜事，天安门前广场东边那座革命、历史博物馆新建筑，外部装修和内部陈列布置都已完工。这个建筑包括了两部分重要历史阶段陈列——中国通史和中国近百年人民革命史陈列。在历史博物馆展出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后十年大量出土文物中的精华，这千百件展品，是从约二百五十万件发掘品中挑选出来的。特别重要的是国境内边沿地区和长江流域发现的新材料，丰富了我们许多过去没有的知识。不论是专家还是一个普通观众，都将为二三千年前人民集体创造的精美健康的物质文化感到自豪。帝国主义者正在世界各处开动宣传机器，说人民中国不重视文化遗产，这个陈列用事实粉碎了这些谎话。随同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我们文物工作者就已发掘文物二百五十万件，保存得上好，再不会像过去那样让强盗随便偷出国外。我们估计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出土文物可能会达千万件。近年来除各省市新建博物馆外，旧有的故宫博物院，建筑也全部翻修，恢复它本来的壮观。即二百年前的乾隆时代，也没有这么大气魄。正由于人民当家作主，才能这么重视人民集体智慧和劳动创造的文化财富。陈列品中还有一柜特别值得观众注意的东西，即明代文化部分那一本劫火残余的《永乐大典》。这是五百多年前世界上最伟大一部参考文献，却于六十年前被野蛮的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了的。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⑤记载，这部书初由翰林学士兼春坊大学士解缙等百四十七人修辑，于永乐二年十一月完成，书名《文献大成》。当时是照洪武正韵排比，求便于检查，不厌浩繁。过不多久，发现内容还不完备，又命重修，由太子少保姚广孝、解缙等主持，翰

林学士王景为副总裁纂修等官。并由礼部简聘国内宿学老儒参加，因此常州武进人陈济被荐到京为大典都总裁。至永乐五年十一月完成，才更名《永乐大典》。共凡二万二千九百多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本。参加编写工作的计二千六百一十九人，使用书籍到七八千种。到嘉靖时宫中失火，接近藏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再三命令抢救，才不至于焚毁。恐后来不易保存，才又组织人力照样重写一部，作为副本，分别储藏。正本早已散失，副本后来就藏在翰林院。庚子被焚的就是这个副本。少数未成灰烬的，当时也多被帝国主义者当成战利品盗出国外。解放后，对中国人民革命特别关心，对中国工业建设又特别帮助的苏联，为了重视中国文化遗产，先退还帝俄时代所得大典十一册，不多久，又送还由日本满铁图书馆得到的大典五十二册，随后又送给我访苏代表团一册，前后共计六十四册，可说是真挚的中苏友谊和苏联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具体的表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访问首都时，也送还了大典三册。大典分散到其他国家的还不少，在美国就还有四十六册。从陈列出这部《永乐大典》和说明中，一面让我们记住帝国主义者，近百年存心蓄意破坏我重要历史文物，作了多少罪恶。另一面也让我们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友好国家间，对于我国文物又是如何尊重爱护。

革命博物馆主要陈列是中国人民近百年革命斗争史。在庚子部分，还陈列着许多华北人民组织“义和拳”反帝斗争的革命文物。就中有十一面旗帜，也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华代表团送还的。代表团团长格罗提渥总理，在庄严隆重仪式中把这些旗帜亲手还给周恩来总

理时，并充满感情对于五十多年前帝国主义者的野心阴谋加以严厉的谴责，又对爱国的中国人民，敢于用简陋武器和帝国主义强盗进行勇敢的斗争，充满敬意。周恩来总理用同样激情致答辞说："这个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中国人民十分珍重自己祖先光荣斗争的历史和文物。因此，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来接受这个伟大友谊的礼物。"还指出，"中国人民的许多历史遗产现在还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中作为'战利品'陈列着。中国人民更不能忘记，直到今天，帝国主义国家还霸占着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但是，中国人民坚决相信，这些所谓'战利品'和那部分领土总有一天要归还给自己的祖国的。"并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一友好表示，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新的证明，说明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真正尊重中国人民的历史遗产，谁真正尊重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意志。"

博物馆开放后，观众将从这些文物，受到深刻的教育。在大节日，天安门前必有二三十万面的彩旗在游行队伍中翻飞，原来和博物馆陈列的近百年中国人民革命反帝斗争旗帜的关系是如此密切。

十年来，每次从天安门前走过时，我耳边总似乎还响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每次在观礼台上看到广场中几十万面彩旗翻飞，就联想起天安门近六十年的历史，还仿佛看到那些制作简朴绘有龙形和星云的大小旗帜，六十年前在硝烟弹雨中向东交民巷移动，旗帜下有成千上万男妇老幼带着热泪和呼喊，前仆后继随同行进……使我在沉默中不能不热泪盈眶。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人民是如何艰苦勇敢来和

恶势力斗争，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一个人民中国！在这个时节，也就更深一层体会到反帝的意义，解放的意义，和国家得到独立自由后人民为建设祖国热情高涨——前一代为这一代牺牲，这一代为未来一代辛勤劳动创造永久幸福的意义。

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跳得正常也就反映六亿人民体力情绪思想的健康。天安门前这十年的变化，和这半年的新面貌，正等于向世界说明，六亿人民站起来以后，有定向、有组织的劳动，将能完成历史上任何艰巨的任务，把祖国建设成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都能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几年前，修理天安门楼时，我记得在楼顶屋瓦间还发现过几发六十年前帝国主义者蓄意破坏天安门的炮弹。这种罪恶的证据，我认为也应当放在革命博物馆里，作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材料，让人民知道那些自夸文明的海盗，在中国土地上作的野蛮坏事，坏到什么程度。

本篇发表于1959年9月26日《文汇报》。署名沈从文。

据《文汇报》编入。

① 义和拳　即义和团，源于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1900年发展成为以农民和破产失业城乡居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

② 罗提督　即清提督罗荣光。

③ 经棚县　旧县名，现克什克腾旗，在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西部。

④ 永乐大典　类书名。明成祖令解缙等辑，成于永乐六年。

⑤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明代文学家。所撰《野获编》，多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国故。

过节和观灯

端午给我的特别印象

说起过节和观灯，每人都有份不同的经验。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大国，地面广、人口多、历史长、分布全国各民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又不一样，所以一年四季就有许多种节日，使用不同方式，分别在山上、水边、乡村、城镇举行。属于个人的且家家有份。这些节日影响到衣食住行各方面，丰富人民生活的内容，扩大历史文化的面貌，也加深了民族团结的感情。一般吃的如年糕、粽子、月饼、腊八粥，玩的如花炮、焰火、秋千、风筝、灯彩、陀螺、兔儿爷、胖阿福，穿戴的如虎头帽、猫猫鞋、作闹龙舟和百子观灯图的衣裙、坎肩，涎围和围裙……就无一不和节令密切相关。较古节日已延长了二三千年，后起的也有千把年历史，经史等古籍中曾提起它种种来历和举行的仪式。大多数节日常和农事生产相关，小部分则由名人故事或神话传说而来，

因此有的虽具全国性，依旧会留下些区域特征。比如为纪念屈原的五月端阳，包粽子，悬蒲艾，戴石榴花，虽然已成全国习惯，但南方的龙舟竞渡，给青年、妇女及小孩子带来的兴奋和快乐，就决不是生长在北方平原的人所能想象的！

大江以南，凡是有河流可通船舶处，无论大城小市，端午必照例举行赛船。这些特制龙船多窄而长，有的且分五色，头尾高张，转动十分灵便。平时搁在岸上，节日来临前，才由二三十个特选少壮青年，在鞭炮轰响、欢笑呼喊中送请下水。初五叫小端阳，十五叫大端阳，正式比赛或由初三到初五，或由初五到十五。沅水流域的渔家子弟，白天玩不尽兴，晚上犹继续进行，三更半夜后，住在河边的人从睡梦中醒来时，还可听到水面飘来蓬蓬当当的锣鼓声。近年来我的记忆力日益衰退，可是四十多年前在一条六百里长的沅水和五个支流一些大城小镇度过的端阳节，由于乡情风俗热烈活泼，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样。

因此还可联想起许多用“闹龙舟”作题材的艺术品。较早出现的龙舟，似应数敦煌壁画，东王公坐在上面去会西王母，云游远方，象征“驾六龙以驭天”。画虽成于北朝人手，最先稿本或可早到汉代。其次是《洛神赋图卷》①，也有个相似而不同的龙舟，仿佛“驾玉虬而偕逝”情形，作为曹植对洛神的眷恋悬想。虽历来当作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手笔，产生时代又可能较晚些。还有个长及数丈元明人传摹唐李昭道②《阿房宫图卷》，也有几只装饰华美的龙凤舟，在一派清波中从容荡漾，和结构宏伟建筑群相呼应。只是这些龙舟有的近于在水云中游行的无轮车子，有的又和五月端阳少直接关系。

由宋到清，比较著名的画还有张择端[3]《金明争标图》，宋人《龙舟图》，元人王振鹏[4]《龙舟竞渡图》，宋人《西湖竞渡图》，明人《龙舟竞渡图》，……画幅虽不大，作得都相当生动美丽，反映出部分历史真实。故宫收藏清初十二月令画轴五月端阳龙舟图，且画得格外华美热闹。

此外明清工人用象牙、竹木和剔红雕填漆作的龙船，也有工艺精巧绝伦的。至于应用到生活服用方面，实无过西南各省民间挑花刺绣；被面、帐檐、门帘、枕帕、围裙、手巾、头巾和小孩子穿的坎肩、涎围，戴的花帽，经常都把“闹龙舟”作主题，加以各种不同艺术表现，作得异常精美出色。当地妇女制作这些刺绣时，照例必把个人节日欢乐的回忆，作新嫁娘作母亲对于家庭的幸福愿望，对于儿女的热爱关心，连同彩色丝线交织在图案中。闹龙舟的五彩版画，也特别受农村中和长年寄居在渔船上货船上的妇孺欢迎，能引起他们种种欢乐回忆和联想。

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

还有特具地方性的跑马节，是在云南昆明附近乡下跑马山下举行的。这种聚集了近百里内四乡群众的盛会，到时百货云集，百艺毕呈，对于外乡人更加开眼。不仅引人兴趣，也能长人见闻。来自四乡载运烧酒的马驮子，多把酒坛连驮架就地卸下，站在一旁招徕主顾，并且用小竹筒不住舀酒请人品尝。有些上点年纪的人，阅兵点将一般，到处走去，点点头又摇摇头，平时若酒量不大，绕场一周，也就不免给那喷鼻浓香酒味熏得摇摇晃晃有个三分醉意了。各种酸甜苦辣

吃食摊子，也都富有云南地方特色，为外地所少见。妇女们高兴的事情，是城乡第一流银匠到时都带了各种新样首饰，选平敞地搭个小小布棚，展开全部场面，就地开业，煮、炸、捶、钻、吹、镀、嵌、接，显得十分热闹。卖土布鞋面枕帕的，卖花边阑干、五色丝线和胭脂水粉香胰子的，都是专为女主顾而准备。文具摊上经常还可发现木刻《百家姓》和其他老式启蒙读物。

大家主要兴趣自然在跑马，特别关心本村的胜败，和划龙船情形相差不多。我对于赛马兴趣并不大。云南马骨架多比较矮小，近于古人说的“果下马”，平时当坐骑，爬山越岭腰力还不坏，走夜路又不轻易失蹄。在平川地作小跑，钻子步走来匀称稳当，也显得满有精神。可是当时我实另有会心，只希望从那些装备不同的马背上，发现一点“秘密”。因为我对于工艺美术有点常识，漆器加工历史有许多问题还未得解决。读唐宋人笔记，多以为“犀皮漆”作法来自西南，系由马鞍鞯涂漆久经磨擦而成。“波罗漆”即犀皮中一种，“波罗”由樊绰《蛮书》⑤得知即老虎别名，由此可知波罗漆得名便在南方。但是缺少从实物取证，承认或否认仍难肯定。我因久住昆明滇池边乡下，平时赶火车入城，即曾经从坐骑鞍桥上发现有各种彩色重迭的花斑，证明《因话录》⑥等记载不是全无道理。所谓秘密，就是想趁机会在那些来自四乡装备不同的马背上，再仔细些探索一下究竟。结果明白不仅有犀皮漆云斑，还有五色相杂牛毛纹，正是宋代“绮纹刷丝漆”的作法。至于宋明铁错银马镫，更是随处可见。云南本出铜漆，又有个工艺传统，马具制作沿袭较古制度，本来极平常自然。可是这些小发明，对我说来却意义深长，因为明白“由物证

史”的方法，此后应用到研究物质文化史和工艺图案发展史，都可得到不少新发现。当时在人马群中挤来钻去，十分满意，真正应合了古人说的，“相马于牝牡骊黄之外”。但过不多久，更新的发现，就把我引诱过去，认为从马背上研究老问题，不免近于卖呆，远不如从活人中听听生命的颂歌为有意思了。

原来跑马节还有许多精彩的活动，在另外一个斜坡边，比较僻静长满小小马尾松林子和荆条丛生的地区，那里到处有一簇簇年轻男女在对歌，也可说是“情绪跑马”，热烈程度绝不下于马背翻腾。云南本是个诗歌的家乡，路南和滗西歌舞早著名全国。这一回却更加丰富了我的见闻。

这是种生面别开的场所，对调子的来自四方，各自蹲踞在松树林子和灌木丛沟凹处，彼此相去虽不多远，却互不见面。唱的多是情歌酬和，却有种种不同方式，或见景生情，即物起兴，用各种丰富譬喻，比赛机智才能。或用提问题方法，等待对方答解。或互嘲互赞，随事押韵，循环无端。也唱其他故事，贯穿古今，引经据典，当事人照例一本册，滚瓜熟，随口而出。在场的既多内行，开口即见高低，含糊不得。所以不是高手，也不敢轻易搭腔。那次听到一个年轻妇女一连唱败了三个对手，逼得对方哑口无言，于是轻轻的打了个吆喝，表示胜利结束，从荆条丛中站起身子，理理发，拍拍绣花围裙上的灰土，向大家笑笑，意思像是说：“你们看，我唱赢了”，显得轻松快乐，拉着同行女伴，走过江米酒担子边解口渴去了。

这种年轻女人在昆明附近村子中多得是。性情明朗活泼，劳动手脚勤快，生长得一张黑中透红枣子脸，满口白白的糯米牙，穿了身毛蓝布衣裤，腰间围个钉满小银片扣花葱绿布

围裙，脚下穿双云南乡下特有的绣花透孔鞋，油光光辫发盘在头上。不仅唱歌十分在行，大年初一和同伴各个村子里去打秋千，用马皮作成三丈来长的秋千条，悬挂在高树上，蹬个十来下就可平梁，还悠游自在若无其事！

在昆明乡下，一年四季早晚，本来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由呈贡赶火车进城，向例得骑一匹老马，慢吞吞的走十里路。有时赶车不及还得原骑退回。这条路得通过些果树林、柞木林、竹子林和几个有大半年开满杂花的小山坡。马上一面欣赏土坎边的粉蓝色报春花，在轻和微风里不住点头，总令人疑心那个蓝色竟像是有意摹仿天空而成的。一面就听各种山鸟呼朋唤侣，和身边前后三三五五赶马女孩子唱的各种本地悦耳好听山歌。有时面前三五步路旁边，忽然出现个花茸茸的戴胜鸟，矗起头顶花冠，瞪着个油亮亮的眼睛，好像对于唱歌也发生了兴趣，征询我的意见，经赶马女孩子一喝，才扑着翅膀掠地飞去。这种鸟大白天照例十分沉默，可是每在晨光熹微中，却欢喜坐在人家屋脊上，“郭公郭公”反复叫个不停。最有意思的是云雀，时常从面前不远草丛中起飞，扶摇盘旋而上，一面不住唱歌，向碧蓝天空中钻去，仿佛要一直钻透蓝空。伏在草丛中的云雀群，却带点鼓励意思相互应和。直到穷目力看不见后，忽然又像个小流星一样，用极快速度下坠到草丛中，和其他同伴会合，于是另外几只云雀又接着起飞。赶马女孩子年纪多不过十四五岁，嗓子通常并没经过训练，有的还发哑带沙，可是在这种环境气氛里，出口自然，不论唱什么，都充满一种淳朴本色美。

大伙儿唱得最热闹的叫“金满斗会”，有一次由村子里人发起举行，到时候住处院子两楼和那道长长屋廊下，集合了

乡村男女老幼百多人，六人围坐一桌，足足坐满了三十来张矮方桌，每桌各自轮流低声唱《十二月花》，和其他本地好听曲子。声音虽极其轻柔，合起来却如一片松涛，在微风荡动中舒卷张弛不定，有点龙吟凤哕意味。仅是这个唱法就极其有意思。唱和相续，一连三天才散场。来会的妇女占多数，和逢年过节差不多，一身收拾得清洁索利，头上手中到处是银光闪闪，使人不敢认识。我以一个客人身分挨桌看去，很多人都像面善，可叫不出名字。随后才想起这里是村子口摆小摊卖酸泡梨的，那里有城门边挑水洗衣的，此外打铁箍桶的工匠，小杂货商店的管事，乡村土医生和阉鸡匠，更多的自然是赶马女孩子和不同年龄的农民和四处飘乡趁集卖针线花样的老太婆，原来熟人真不少！集会表面说辟疫免灾，主要作用还是传歌。由老一代把记忆中充满智慧和热情的东西，全部传给下一辈。反复唱下去，到大家熟习为止。因此在场年老人格外兴奋活跃，经常每桌轮流走动。主要作用既然在照规矩传歌，不问唱什么都不犯忌讳。就中最当行出色是一个吹鼓手，年纪已过七十，牙齿早脱光了，却能十分热情整本整套的唱下去。除爱情故事，此外嘲烟鬼，骂财主，样样在行，真像是一个“歌库”。（这种人在我们家乡则叫做歌师傅。）小时候常听老太婆口头语，“十年难逢金满斗”，意思是盛会难逢，参加后才知道原来如此。

同是唱歌，另外有种抒情气氛，而且背景也格外明朗美好，即跑马节跑马山下举行的那种会歌。

西南原是诗歌的家乡，我听到的不过是极小范围内一部分而已。解放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生活日益美好，心情也必然格外欢畅，新一代歌手，都一定比三五十年前更加活泼

和热情。唱歌选手兼劳动模范，不是五朵金花，应当是万朵金花！

灯节的灯

元宵节主要是观灯。观灯成为一种制度，比较正确的记载，实起始于唐初，发展于两宋，来源则出于汉代燃灯祀太乙⑦。灯事迟早不一，有的由十四到十六，有的又由十五到十九。“灯市”得名并扩大作用，也是从宋代起始。论灯景壮丽，过去多以为无过唐宋。笔记小说记载，大都说宫廷中和贵族戚里灯彩奢侈华美的情况。

观灯有“灯市”，唐人笔记虽记载过，正式举行还是从北宋汴梁起始，南宋临安续有发展，明代则集中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以东八面槽一带。从《东京梦华录》⑧和其他记述，得知宋代灯市计五天，由十五到十九。事先必搭一座高大数丈的“鳌山灯棚”，上面布置各种灯彩，燃灯数万盏。封建皇帝到这一天，照例坐了一顶敞轿，由几个得力太监抬着，倒退行进，名叫“鹁鸽旋”，便于四面看人观灯。又或叫几个游人上前，打发一点酒食，旧戏中常用的“金杯赐酒”即由之而来。说的虽是“与民同乐”，事实上不过是这个皇帝久闭深宫，十分寂寞无聊，大臣们出些巧主意，哄着他开心遣闷而已。宋人笔记同时还记下许多灯彩名目，“琉璃灯”可说是新品种，不仅在富贵人家出现，商店中也起始用它来招引主顾，光如满月。“万眼罗”则用红百纱罗拼凑而成。至于灯棚和各种灯球的式样，有《宋人观灯图》和《宋人百子闹元宵图》，还为我们留下些形象材料。由此得知，明清以来反映到画幅上如

《金瓶梅》、《宣和遗事》⑨和《水浒传》插图中种种灯景，和其他工艺品——特别是保留到明清锦绣图案中，百十种极其精美好看旁缀珠玉流苏的多面球形灯，基本上大都还是宋代传下来的式样。另外画幅上许多种鱼、龙、鹤、凤、巧作灯、儿童竹马灯、在地下旋转不停的滚灯，也由宋代传来。宋代“琉璃灯”和“万眼罗”，明代的“金鱼住水灯”，和用千百蛋壳作成的巧作灯，用冰作成的冰灯，式样作法虽已难详悉，至于明代有代表性实用新品种，“明角灯”和“料丝灯”，实物还有遗存的。历史博物馆又还有个明代宫中行乐图，画的是宫中过年情形，留下许多好看宫灯式样。上面还有个松柏枝扎成挂八仙庆寿的鳌山灯棚，及灯节中各种杂剧活动，焰火燃放情况，并且还有一个乐队，一个“百蛮进宝队”，几个骑竹马灯演《三战吕布》戏文故事场面，画出好些明代北京民间灯节风俗面貌。货郎担推的小车，还和宋元人画的货郎图差不多，车上满挂各种小玩具和灯彩，货郎作一般小商人装束。照明人笔记说，这种种却是专为宫廷娱乐仿照市上风光预备的。

新的时代灯节已完全为人民所有，作灯器材也大不同过去，对于灯的要求又有了基本改变，节日即或依旧照时令举行，意义已大不相同了。

古代灯节不只是正月元宵，七月的中元，八月的中秋，也常有灯事。解放后，则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全国各处都无不有盛会庆祝。天安门前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节日灯景，应说是极尽人间壮观。不仅是历史上少见，更重要还是人民亲手创造，又真正同享共有这一切。

关于天安门节日的灯火，已经有了许多好文章好报导。

另外我记得特别亲切的，却是前后四个月施工期间，广场中那一片辉煌灯火。因为首都所有机关工作同志和万千市民，都曾经热情兴奋在灯火下，和工人、农民、解放军一道，为这个有历史性的广场和两旁宏伟建筑出过一把力。

从个人经验来说，解放以后另外还有许多灯景，也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给我以深刻难忘印象。比如十三陵水库大坝落成前夕的灯，就是其中之一。

在修建这个水库时，我和作家协会几个同志前后曾到过四次：第一次是初步开工，指挥所还设在山脚一个小村子里。第二次已开始在挖底，指挥所移到了大坝前小孤山。第四次是落成前一星期，大家正分别住在工地附近帐篷中，气候热得出奇。每天早晚除分别拜访劳动模范，照例必去工地看看工程进展。前一天还眼见各处是大小不一的土石堆，各处是搬运土石的车辆和人流，空中到处牵满了电线，地面到处有水管纵横。堤坝下边长链条的运石子机、拌和水泥机，和堤上压路机、起重机，轰轰隆隆的响成一片。大坝虽在不断增高，到处都似乎还乱乱的，不像十天半月能完工。这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志又去看看时，才大吃一惊，原来不过一天工夫，工地全部已变了样子。所有机器全都不见了，一切土石堆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像个公园一样。堤坝下空落落的，堤坝上也无一个人，整个环境静得出奇。天上星月嵌在宁静蓝空中，也像是大了近了许多。正当我们到达坝上时，忽然间大坝下广场里十二万盏五色电灯齐明，让我们仿佛突然进到一个童话仙境里一般。我们就浮在这个闪烁不定的星海上，直到半夜。这种神奇动人的灯景，实在不是任何另外一时其

他灯景能够代替的。第二天晚上，正式举行庆祝落成典礼时，约有二十万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及三百来个专业文艺团体及其他民间文艺队伍参加，在灯光下进行联欢演出。我们先是在堤坝上看了许久，随后又到堤下人丛中各处挤去。灯光下种种动人景象，也是无从让别的灯景代替的。十多年来，国家基本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亿万人民在党领导下完成了数不清的水库、桥梁、工厂、学校、万千座高楼大厦，每次欢庆落成典礼时，都必然有同样热烈的庆祝大会在灯火烛天热闹光景下举行，身预其事的人，一定怀着和我们差不多的感情，留在记忆中的灯景，想忘记也忘记不了！

前年岁暮年末，我和作家协会几个同志，在革命圣地井冈山茨坪参观访问，正赶上青年干部下放参加山区建设四周年纪念日。这几百个年轻同志，都是四年前离开学校，响应党的号召、来自全国各地，上山建设新山区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中女性且占一半。此外还有井冈歌舞团全体，和来自瓷都景德镇的歌舞团全体。管理局朱局长，却生长在附近山村里，十多岁就参加了工农红军，跟随毛主席万里长征，现在又重新上山，领导青年建设新山区。八百多公尺高的茨坪，过去不到二十户人家，近来已有三十多座大小楼房。新落成的七层大厦，依山据胜，远望常在云雾中的井冈山顶峰，青碧明灭，变幻不测，近接群峰，如相互揖让。礼堂在革命博物馆附近，灯光下一个个年轻健康红润的脸孔，无不见出活泼中的坚韧，对于改变山区面貌，具有克服困难完成工作的信心。四年来这些青年和当地人民、解放军战士一道参加公路、水电站、及其他开荒生产建设取得的成就，和自我思想改造的

成就，都十分显明。大会结束后，我们和歌舞团一群青年朋友回转招待所时，天已落了大雪，远近一片白濛濛。一面走一面想起红军刚上山来种种情形。在这种光景下，把国家过去、当前和未来贯串起来，一切景象给我的教育意义，真是格外深长。这种灯景也是我一生难忘的。

由于解放后有机会看到过这么一些背景各不相同壮丽庄严的灯景，从这些灯景中体会出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后，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长期劳动，如何在迅速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社会不断前进，而灯节灯景也越来越宏伟辉煌，并且赋以各种不同深刻意义。回过头来看看半世纪前另外一些小地方年节风俗，和规模极小的灯节灯景，就真像是回到一个极其古老的历史故事里去了。

我生长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细乐伴奏。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我照例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城厢内外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预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有时告奋勇帮忙，许可拿个松明火

炬或者背背鼓，已算是运气不坏。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向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假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乐队鼓笛也常有气无力板眼散乱的随意敲打着。有时为振作大伙精神，乐队中忽然又悠悠扬扬吹起“踹八板”来，狮子耳朵只那么摇动几下，老渔翁和蚌壳精即或得应着鼓笛节奏，当街随意兜两个圈子，不到终曲照例就瘫下来，惹得大家好笑！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正街上江西人开的南货店布店，福建人开的烟铺，已经放鞭炮烧开门纸迎财神，家住对河的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

有了这个玩灯烧灯经验底子，长大后读宋代咏灯节灯事的诗词，便觉得相当面熟，体会也比较深刻。例如吴文英⑩作的《玉楼春》词上半阕：

> 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
> 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拍。

写的虽是八百年前元夜所见，一个小小乐舞队年轻女子，在夜半灯火阑珊兴尽归来时的情形，和半世纪前我的见闻竟相差不太多。因为那八百年虽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只是政体转移，社会变化却不太大。至于解放后虽不过十多年，社会却已起了根本变化，我那点儿时经验，事实上便完全成了历史陈迹，一种过去社会的风俗画。边远小地方年轻人，或

者还能有些相似而不同经验，可以印证，生长于大都市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倒反而已不大容易想象种种情形了。

一九六三年三月，北京

本篇发表于1963年4月《人民文学》第4期。署名沈从文。

据《人民文学》编人。

①《洛神赋图卷》　相传为东晋顾恺之作，实为宋人作品。

② 李昭道　唐代画家，擅金碧山水。

③ 张择端　北宋画家，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廓。存世作品有《清明上河图》。

④ 王振鹏　元画家，擅界画，兼工人物，识者推之为元界画之首。

⑤ 樊绰《蛮书》　樊绰，唐朝人。《蛮书》，亦名《云南志》《云南记》《南蛮记》《云南史记》《南夷志》，为研究云南各民族历史地理重要史料。

⑥《因话录》　笔记。唐赵璘撰，记载唐人遗闻轶事。

⑦ 太乙　道教神名。

⑧《东京梦华录》　笔记，南宋孟元老撰，所记为汴京城市面貌、岁时物产风土习俗等。

⑨《宣和遗事》　书名。书出宋、元间，内容叙北宋衰亡和南宋南迁临安经过。

⑩吴文英　南宋词人。

凤凰观景山

我不懂艺术，又不会作画，可是从小生长在湘西苗区一个小小山城中，周围数十里全是山重山，只临到城边时，西边一点才有一坝平田出现，城东南还是群峰罗列。一年四季随同节令的变换，山上草木岩石也不断变换颜色，形成不同画面，浸人我的印象中，留下种种不同的记忆，六七十年后，还极其鲜明动人，即或乐意忘记也总是忘不了。特别是靠城东南边那个观景山，因为山上原本是个山砦，下边有座本地人迷信集中的天王庙，山砦实际控制着全县城，上面原住了一排属于辰沅永靖兵备道的绿营战兵。站在山砦石头垒成的碉楼上，远望西边可及平田尽头的雷草坡一带，远处山坡动静，和那些二百年前设立在近郊远近山头的碉堡安危情况，近则城北大河，及对河苗乡一切，也遥遥在望。城南地势逐渐上升，约二里后直达一个山口，设有重兵把守，名叫“茶叶坡”。我还记得我极小时，听父亲说过，祖父沈毛狗和叔祖父，从七十里出朱砂的大峒岔逃荒到县城时，已及黄昏，走长路太累，坐在关前歇歇，觉得极冷，用手摸摸，才明白

回龙阁　　　　黄永玉 绘

路旁全是人头，比我在辛亥前夕所见，显然更多百十倍。不到三千户人家的小山城，一个兵备道管辖下，就有三千多战守兵设防，主要作用就是杀造反的人！

观景山在我作顽童时代，看来已失去了它的作用，但是照旧还设立有几户守兵，专管晚上全城治安，有老兵轮流在上面打更司柝。城里照习惯，每街都设有栅栏门，到二更后就断绝行人。由本街居民出钱，雇有专人打更守夜。换班换点，多凭山上的更点作准，才不至于误时。或城中某街失火走水①，山上守兵就擂梆子告警。一切还保留百年前一点旧制度、旧习惯，让人体会到这地方在前一世纪原本是个大军营。定下许多维持治安的办法，直到辛亥以后才取消。

这个观景山近城一面被一片树木包围着，上面有大几百株三四人才能合抱的皂角木、枫香树、香楠树及灯笼花古树，树高可能达二十余丈，各自亭亭上耸天半。有落叶乔木，也有四季常青的乔木。初春发荣时，树干必先湿湿的，随后树上才各自呈现各种不同程度的嫩绿色，或白茸茸一片灰芽，多竞秀争荣，且常常在树上就分出等级来。再不多久，能开花的就依次开花，使得小山城满城都浸在一种香气馥郁中。

先是冬晴天气中，每个人家两侧上耸高墙②和屋脊上，必有成群结伙的八哥鸟，自得其乐的在上面歌唱聒吵，有时还会摹仿各种其他雀鸟的鸣声，到春天来时，即转向郊外平田飞去，跟着犁田的水牛身后吃蚯蚓，或停在耕牛背上或额角间休息。人家屋脊上已换了郭公鸟，天明不久就孤独地郭公郭公叫个不停。后来才知道是古书上的“戴胜”。春雷响后，春雨来时，郭公也不见了。观景山则已成一片不同绿色作成，丰丰茸茸的大画屏。有千百鸣声清脆的野画眉，在春

光中巧转舌头。随后是鸣声高亢急促，尖锐悲哀的杜鹃，日夜间歇不停的□□，尤其是在春雨连绵的深夜里，这种有情怪鸟鸣声特别动人。住在城中半夜里，唯一可听到远处杜鹃凄惨的叫声，时间可延长到夏初。早上则住城内的最多是燕子，由衔泥砌窠到生子“告翅”，呢呢喃喃迎来了春夏。

至于出城，山上鸟雀之多可就无从计数了。我的故乡是出锦鸡的地方，一身毛色奇美，叫声□□。

大型鸟类，则数一身明黄的青鸟，在寂静中一声“勾啷亢当”，极容易引人到一种梦境清寂中去。各种啄木鸟声，于夏初树林中，也是一种有趣的声音。这类鸟虽不会叫，形状却十分别致，总是用两只爪子抓定面前树干，许多人家都畜养在笼中，供孩子们取乐。直到抗战时期，每只市价还不过一元中央票。（山上）还多“金不换”③鸟，比锦鸡小些，也宜于笼养。最善反复自呼其名，有的能延续到三十次以上，才乐意休息。

我倒欢喜那些不受豢养的鸟类，如夏天傍晚时在田禾深处咕咕咕咕直啼唤的秧鸡，全身乌黑，行动飞快，声音虽极单纯，调子可极特别，若当大白天则一声不响。大白天多的是竹林中的画眉鸟，或锐声长呼“婆婆酒醉”，“婆婆酒醉归”，等到人逼近时，才一哄飞散，可是在另外竹林中，又复重新放歌。这种画眉本地人或叫竹雀，或叫洋画眉。

另外还有种土鹦哥，形象极不美观，一身毛色也只灰扑扑的，且显得野性习惯，顽劣无以复加。乡下人设套捉来时，放竹笼中，初初不吃不喝，拒绝饮食，且必碰笼，直到头部茸毛脱尽仍不屈服。可是懂它的脾气的乡下人，总尽它生气，碰得个毛血淋漓精疲力尽，又渴又饥时，才再给它一点水喝，

和米头子吃。过十天半月，就慢慢的转变了。平时声音还是哑嘶嘶的，且极单纯，再过一阵，你才会发现它的聪明天赋。特别是善于摹仿别的鸟声，以至于猫儿声音、小孩子哭声，远比真正红嘴绿色鹦哥或八哥还伶俐懂事，领会别的生物声音能力还强，学来更逼真。一到和人表示亲善后，就特别亲人。本城里多的是军人，在镇道两衙署当公差的军人，真正公事并不多，却善于栽花养鸟。我还记得和我近邻那个滕老四，家中养得有八哥和土鹦哥，滕老四上街时，经常就提了个竹丝鸟笼，那只土鹦哥却在他肩头上站立，有时又远远飞去，等待主人。

本篇为作者一篇未完成的遗作，大约写于1982年或1983年春。1992年，沈虎雏根据两种初稿整理，初次收入岳麓书社199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别集·凤凰集》。

据整理稿编入。

① 走水　失火之意。

② 两侧上耸高墙　凤凰民居的山墙多高过屋顶和屋脊，起防火作用，故称风火墙。

③ 这种鸟鸣叫声像“金不换，金不换”，故得此名。

我与新文学

我与新文学

WO YU XINWENXUE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谈自己与新文学关系的文字5篇：《我的学习》、《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

集名为编者所拟。

我的学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解放了中国三年，我个人也从解放后的新社会学习了三年。虽大病之后，身心同瘁，凡事都如十分陌生，且长时期和生长变动中的广大社会完全隔绝，阅读文件即体会不深。可是凡事用接受作实践，还是明白不少问题，特别是明白“政治高于一切”，“一切从属于政治”，“文学艺术必从属于政治，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几句话对于新国家的深刻意义。过去二十年来，个人即不曾透彻文字的本质，因此涉及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时，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且以为必争取写作上的充分自由，始能对强权政治有所怀疑否定，得到健全发展和进步的。即因此孤立的、凝固的用笔方式，对旧政治虽少妥协，但和人民革命的要求，不免日益游离，二十年来写过许多文章，犯过不少错误。

过去只从历史认识政治二字的意义，政治和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而一，不过是少数又少数人，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

独占。专制霸道，残忍私心是它的特征。寄身于其间经营活动的第一手人物，则多不折不扣的官僚。依附强权，谄上骄下，以利相合，以势相倾是它的特征。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局变动，更说明这个上层机构，实在已腐朽不堪。我二十岁以前所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一种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我的空洞的社会理想，即生长于这种环境背景中。

为学习文学和文化，自以为工作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所以对当时政治现状绝望，但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内的社会思想学说，却因零散阅读，从那些作品中，感应到一种洋溢的哲思和诗情。明白一切社会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使世界上千千万万读者，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的鼓舞，实由于这类作品，也是科学也是诗。不断扩大深人到世界上优秀思想家、艺术家、组织家，以及万万千千素朴诚实年青生命中，作成万千种不同的发展，人类关系才因之完全重造，改变了世界面貌，形成人类进步史奇迹。但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科学和玄学，当时却无选择的陆续侵人我观念意识中，因此对我的影响，也就混乱而无章次。思想形式既多方，更容易和个人情感结合，不是马克思条理谨严的，为人类社会的新设计，却是个人中心的纪德①、尼采②一流一些断片印象感想。至于进步的社会科学到中国来如何影响到全面社会发展，我缺少理解。尤其重要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受马克思、列宁社会哲学的影响、指导，如何组织广大人民，和一个旧封建社会，由军阀、官僚、地主、卖办，以及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庞大联系和特殊势力，作成一系列曲折、残酷的斗争，经过北伐，大革命，长征，以及八年抗日，应用到

中国另外一个区域，透过了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如何培植，发育，壮大，改造了万千知识分子，和中国万万劳动人民情感、愿望、行动相结合时，对于新中国历史发展，对于世界人类影响贡献，又具有何等重要意义，我既缺少明确认识，也缺少深刻信仰。

一面是不明白流行在文学运动中“政治高于一切”对人民革命的意义，另一面却承认同享共有的进步社会理想是哲学也是诗。一面对旧政治绝望，另一面对于新的现实斗争又始终少认识，少联系。因此，也使我的工作，和广大人民，和社会革命的变动需要，终于日益隔离。特别是在写作中忽本质而重形式，以及结合自由主义原则的用笔习惯，廿年来无形中即成为旧社会知识分子群伪自由主义者一个工具，一种典型。对人民革命为无助，而对于旧国民党的封建统治的继续，反而有利。从“九一八”以来，旧知识分子教授中，卖身于四大家族大饭团，点缀到这个大饭团政治崩溃前夕局面的一群，由于社会习惯的联系，我的行为完全近于为这一小撮败类张目，而对人民革命为有害。

这个思想发展，和更长远一些的生活背景有关连。我生长于湖南凤凰县，地方在湖南原属湘西边远落后县分。地方多外来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习惯上的歧视和轻视，历来都一例被省中人叫作“镇筸苗子”。满清政府为压迫这个区域的人民，土地早全部收归官有，小小县城即驻防有一个总兵一个兵备道。辛亥革命人民起义失败，城区四郊杀人到数千，牺牲的大部是苗人。由辛亥到五四，在分解中的封建政治，军阀割据火并，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影响到湘西也是一样。大小军人土匪的反复砍杀，贪官污吏恶乡保横征

暴敛，鸦片烟普遍种，普遍吸，上货时多五百石八百石向下运。我其时在一个地方部队中作小职员，记得仅仅一个书记处，就有二十来盏烟灯日夜不息！我原出身于破产地主旧军人家庭子弟，从这种可怕环境背景中长大，阶级本质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我若承认社会现实是对的，即必然变成其中一分子，想方设法骑在人民头上，用同样不公不义方式争取权力和财富，再用鸦片烟，毒害自己。我由于否定这个现实，五四运动的微波余浪，把我推送到了北京城。北来的目的是习文学和文化，最先具体接触到的，却又是鲜明著目的政治。即旧军阀总崩溃前夕，皖、直、奉、豫、晋以地方为单位的北方军阀，正用人民作赌注，进行疯狂内战，走马灯一般此来彼去。另一群来自国内各省，代表地主、豪绅、官僚、流氓、买办利益的八百国会议员，即寄附于这个政治现实情形下，分成若干小派系，纵横离合，争吵打闹。国内因内战十年，剥削加深，国家财富多转到帝国主义者军火商人手中，成为炮灰。人民却穷困万状，无以为生。即在北京各大学教书的，每月也还得不到应得薪金十分一二。一个统治阶级最上层，却终日在讨坤角③，庆大寿，办盂兰盆会④，一类事情上努力用心。这个现象加深了我对政治二字的厌恶，也妨碍了我后来对政治更深一层的理解。

当时新知识思想领导方面，从五四起，对传统采取的态度，虽同为否定，却已见出了分歧。一部分因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得到启示，深信中国社会也得全盘打翻，方有个转机的，即强调阶级斗争为革命基本形式，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一部分以为社会革命不够条件，走资本主义民主路线为较有希望的，即提倡学术救国，也还是极力主张打孔家店，却避开

了阶级革命的迎面斗争不提。胡适之吴稚晖是代表。前者最先即组织了学生和工农，特别是铁路、矿山、海员、纱厂工人。后者却在学校教育界扎根，并和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发生联系，再进而右转，一部分即成为近二十年旧政治官场中上层文化点缀物。一部分又因之在学校中成为超政治的学者。我到北京时，左右思想阵容分化已明确。英美系学者正在讨论科学玄学，为一堆抽象名词纠缠得极热闹。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些学者名流对明日社会，怕做不了什么事。当时文学翻译介绍占了国内出版物主要地位，因之十九世纪一些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家，在他们的时代环境中，如何通过了长时期辛苦勤劳、和传统政治势力及宗教迷信作反抗斗争，把工作推进，与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的世界文化史、社会思想发展史，发生紧密联系的情形，中国年青人不免心向往之。我是千百青年之一，既深信国家真实进步，是切实有用知识代替专横霸道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自然更容易得到启发，深信通过文学，注人社会重造观念于读者，是一个必然有效方式。但是，新的方面虽气势壮大，实在成就还不多。想用新文学打倒礼拜六派，打倒读经复古及香艳诗派，十分容易。想用它来作新的经典、瓦解旧社会上层组织全部，事情就并不简单。我个人当时认识，则以为凡事既近于创始，前路实悠远，必须有人不太注意近功小利，来作长途跋涉。工作有些困难，得战胜困难。不可免要牺牲，或毁于传统势力的迫害，或由于其他矛盾，持旗引路的反而成为后来队伍的垫脚石。总之，这工作得要人心地比较单纯，充满热情和耐性，来努力个二三十年。且要有许多人，各带着殉道者精神，披荆斩棘开发工作中各种不同的道路。人人说时代如一道伟大

洪流，求有以自见即伟大，我却意识到人在其间实在渺小之至。正因为理解到个人的渺小，和工作可能达到的限度，就用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工作态度，工作下来了。这态度就是用笔学习，试验，再学习，再试验。

我弄的原是短篇小说，也即是在文学中最不容易见好，五四以来却又最引起读者注意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特点，即任何抽象理论都无助于实践。五四以来人喜说人生如战争，照我理解到的说来，这才真是一种长时期的战争！一面得战胜自己文化落后的弱点，一面还得战胜环境。每到工作陷于完全绝望中时，就用文学史上的古人遭遇来安慰自己。以为古今相去不多远，德不孤，必有邻，凡事沉默接受为合理。但如此一来，对于必需联系政治和社会的群的关系，自然都逐渐的越来越隔离了。由于缺少对政治和文学联系有深一层认识，我的阶级立场自始即是模糊的。我的工作的积累，于是成了伪自由主义者群一个装璜工具，点缀着旧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而我也即在这个位置上胡写了二十年。大革命，九一八，……社会新旧斗争一系列的发展，我都一一见到，越来越复杂尖锐，我却俨然游离于纠纷以外。生活依存于伪自由主义者群，思想情感反映于工作中却孤立而偏左。但是社会斗争的复杂我难于把握，而斗争流血我受不了，一个罗亭⑤和吉诃德⑥混合型的人格，和一堆杂书相结合，加上小农性的自私，小商人性的谨慎怕事，由于主观无知而来的对工作的深深自恃心，相纠相混，于是形成一种对世事旁观轻忽态度，即把种种看成是社会分解过程中一些矛盾的必然，无可避免，个人却守住一个尼采式的夸大而孤立的原则，即“脆弱文字将动摇这个虽若十分顽固其实并不坚固的旧世界，

更能鼓励年青一代重造一个完满合理的新世界。”至于旧世界是什么，我知道的即有限，而新世界又应当是什么，我更缺少明确概念。对现实政治，因掌握不住问题，只觉得社会革命去成熟条件还远，且可能方式有问题。国家历史负担过于沉重，求一摔而脱势不可能。文学本身实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却能够为年青一代提出更多问题。作品的多样性，也由于这个认识而产生。作品的无原则性和阶级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一九二八年以后，我生活转入了学校，和当时以英美系争民主自由的人发生深一层联系，在工作态度上虽还照旧，生活方式却逐渐变质，成了个半知识分子。一面是社会接触面不出同事和同学，一面是读书范围越杂乱。写作精力正旺盛，而新出版业方兴起，读者群展开到了学校以外的现代企业中，工作受刺激和鼓励，我成了一个写短篇的热闹人。二十年来大部分作品多产生于这个时间内。一部分作品，虽比较具进步性，另一部分作品，却充分反映出一个游离知识分子的弱点，文字华丽而思想混乱，有风格而少生命。大部分是无助于人民革命，对年青人前进意志，更容易形成麻痹和毒害效果的。特别是用佛经故事改造的一些故事，见出是我的杂学的混合物。佛教的虚无主义，幻异情感，和文选诸子学等等的杂揉混合，再发展即成为后来的《七色魇》⑦等极端病态的、邪僻的、不健康的格式。而促成这个发展的，还显然有佛洛依德⑧、乔依司⑨等等作品支离破碎的反映。

我理会这个发展的不健全病态和堕落性，然而却由于生活方式而成为必然。作品的多样性，在个人主观要求为学习和试验，客观要求却褒贬不一，我感到苦恼和警惕。一九三五选印十年学习结集时，在一个序引上，即提起这个问题，

而把新的工作期于未来。事实全人民的抗日斗争起来时，我的笔，由于和社会隔绝，停顿了。

政治斗争时有张弛，而文学斗争上随之时而飚举云起，时而灰飞烟灭。两种斗争在曲折发展中又都不免联合复分化，令人把握不定。我的孤立由此更易成为个人工作的藉口，主观上且认是唯一进步必由之路。浸透一种感伤的心情，把历史上一些作者比拟为太空诸星，以为各自照耀，各有千秋，还依然是一个整体。古今人虽相去千年万里，恰如万壑争流，彼此终必到达人类进步的大海。因此虽活到二十世纪波澜壮阔斗争激烈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不免停顿在十九世纪末的文学作家写作意识领域中。政治斗争的复杂和剧烈，使得大多数在学校里本来热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亦多游离于政治以外，超政治或不关心政治，实非本来，事实只是对火辣现实害怕与逃避。我就是其中之一，却于文字中还推广了这个游离意见，以为清明而客观。然而社会正是两面逐渐分明，不容许有旁观者的时候。我头脑本已不宜继续工作，情形却欲罢不能。加之生活上的几回挫败，工作上的两难见好，更严重还是一回伤寒，一回心脏衰弱，体力上的机能衰退，因之思想情绪即逐渐转入一种病态，头脑的木然低能和亢奋激情，交替而来。生活本极端枯寂，反映到文字反而分外狂热。生活本退缩到一个极端狭小书房一角，思想又放纵恣肆，空阔无际。国内时正有千万人为国家生存保卫而挣扎流血，即在我乡村附近，也可见到一群群壮丁，骨瘦如柴，倒毙于公路旁，无人过问。我却写了些夸侈荒诞的恋爱小说。抗战结束复员前后，国内万千人都在为一个新社会原则，有所憧憬，和蒋记旧政治各方面作各式各样的斗争，且团结成一道战线，

有所行动，与人民革命的解放战争联系配合。我还只是坐在一个二丈见方斗室中，做我对于社会国家的白日梦。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观念拼合，作品表面上为对于和平的渴望，事实上只不过是旧社会崩溃前夕，知识分子内怯外骄的彷徨无主处，充分反映到字里行间中。思想混乱情感亦有所滞塞，也说明一点事实，即在这个伟大社会、伟大民族、全面解放的前夕，大部分旧知识分子，精神上无所适从，思想情绪陷于纷乱矛盾，在分解蜕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有个相通处。

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记得二十年前写过一本小小自传，提起三十年前初到北京，在旅客簿上写上了自己名字时，末尾说，从此就来学一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这句话不意用到二十年后的当前，还十分正确而有意义。我在学习。先学习肯定自己得回自己，再否定自己。

向现实学习，明白现实沉重、错综与复杂，也明白一个人肉体和神经在极大挫折超过所能担负重荷后，是种什么情形。也明白个人以外更具体些。对于一己，则深刻认识只不过是千万渺小生物之一，渺小之至。过去似乎还有些思想，有些理想，有些对于国家历史文化和活生生的青春生命，深刻的爱，对于一切新事物充满了天真的好奇和对人对事无比的热情，而反映于工作中时，这一切且照例影响到文字，形成一种强烈气氛，也有我，也有客观存在种种声音颜色与活泼生命，以及对于四时交替节令气候的感触。一病回复，对世事如有知实无知。对自己，作较深一点的认识，通常只是充满一种不可解的悲悯。记得阮籍有两句诗："时变感人思，经冬复历夏"，从住处窗前齐檐的向日葵，扭着个斗大花朵，

转来转去，已经三次看到生长和枯萎。我想到我实忽忽倏倏过了三年，学习了三年。学习中体力稍回复，认识随之而变，新的认识，即过去对世事若有知，其实为极端无知。

即在这种事事陌生中，得到党的帮助，工作最先是转到了历史博物馆，随后又入革大，和七千人左右一个大群体，共同学了十个月，再回到博物馆工作。越学越感觉无知。面对工作实际，只感到知识不够用。但另外熟人却一再说，书本知识目前对你没有多用，应当学点别的。从书本以外活事物学习，特别是从有关国家重要政策文件，和国家进行的政策实施联系，对你格外有用。

即从那么一种身边眼前事事物物现实学习，我起始理解了万千人从一种先进政治哲学，和一国政治斗争经验结合，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实际情形，以及坚持立场观点、掌握方法对于新国家的重造，对于人民在教育下的觉醒与解放，具有何等重要意义。尤其是政治斗争的庄严和残酷性，动员了万万人民卷入其中的伟大和悲壮，以及人和人在这个翻天覆地社会关系变化中，阶级对立与划分，又由万千种矛盾中去寻求解决一切推进一切的工作方法。而格外重要，即个人和国家在有组织有计划中的发展，……这种种，无不得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毛泽东的思想和领导实践方法，才有可能来实现一个伟大美丽新中国。这点新认识使我只觉得不仅过去对政治为无知，糊涂舞文弄墨了几十年，生命为无多意义。现在对政治也还是少知，重新进入人民队伍，学习再学习，还不过是小学生第一课的开端。

和我个人新旧业务接触，重新读了一些文件，用个正面接受的态度来钻研，来体会，更加明白政治高于一切的重要

意义。政治哲学的深刻诗意，不仅仅是贯串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先进著作中，从毛泽东伟大著作中续有发挥，也在一切琐琐人事中，发现了无处不有个党性和政治性的联系。即因为这种联系的加强，要求不断提高，影响到社会每一个部门，在改造上都见出无数的新的典型。更重要还是万万千千类型不同、阶级成分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广大人民，都从打成一片的学习改造中，逐渐除去了旧有思想观念的束缚，各用无比热情，忘我牺牲，无保留的把自己投入新国家生产建设伟大工程中，以及三大运动中，成为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忠实信徒并实践者。新中国的社会，也即从这种万万人民行动中不断推进，凡事改观。

一年来全国性的对于《实践论》的学习，有过许多文件引申论述，无疑对于现代教育哲学和大学校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了极大的显著的变化。惟就个人认识，则《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却不在乎为扩大阐释此文件而作的无数引申，实重在另外万万人如何真正从沉默无言的工作中的实践，即由此种工作生活的实践，检查错误，修正错误，再继续发展和推进，不好的改好，好的要求更好。一切不离乎实践，在朝鲜前线，在西藏，在首都中一个小小街政府办事处，在大矿山和工厂中，这里或那里，万千种谨慎认真切实负责的行动，且指导了理论，补充了理论。万千人在一切不易想象的困难中学习，而又得到彰明显著的成果。后者对于国家面貌的改变，比起知识分子的文章重要多多。

如此如彼的反复学习，使我对于“政治高于一切”，和“集体主义”都有了点比较具体的认识，尤其是最近一些日子，和几个青年工作干部接触，对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学习

文化的精神，都非过去所能想象。更从一个青年翻身农民的工作经验和文化学习，正如上了一课切实的政治课。这个农民从小在乡下看牛拾粪，小学未毕业又作了一年银匠，后来转到我家做做饭，帮他忙念念书。北京解放，入了革命大学第一班，毕业后分发到河北省一个半老区去作乡村工作。两年来用广大土地和人民作师傅，学为人民服务，忠实谨慎的工作下去，锻炼得完全变了一个新农民典型。叙述乡村工作时，分析人事细腻和客观周到，以及对于文化学习的手不释卷精神，都远非在城市中长大在学校里读书的大学青年能比拟。让我明白人的重造在过去不过是一些哲学家，一些文学家的单纯空想，理想虽美永无实现性。必到这种理想原则和政治实际结合，才有可能。文化科学的进步知识，求普遍提高和展开，也必然得依赖于这种进步的社会制度，从一定步骤计划中方能实现。任何人类的进步预言和优美理想，如把它放到一个能动的社会中，通过人民集体的实践，即可证明是否作得到，行得通，而又对于多数人民有无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诗意，不仅浸透于文字中，重要还是能鼓励能教育人成为一个素朴忠实的信仰者，革命实行家，充满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忘我无私的热情，去实践，去斗争，进而促进历史发展成为一篇弘伟光荣无比的史诗。从这里学习联系自己，才明白个人最大的缺点，即是对于实践精神的极端缺乏。而再学习首先必然是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为人民服务。

这个检讨即是这半年学习的一个报告。也即是我从解放以来，第一回对于个人工作思想的初步清算和认识，向一切关心过我的，教育帮助过我的，以及相去遥远听了些不可靠不足

信的残匪谣言，而对我有所惦念的亲友和读者一个报告。

时代太伟大了，五万万人民解放了的双手和头脑，都将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旗帜下而活用起来，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生产建设。我即活在这个光荣时代里，和所有中国人民共同为这个象征中国新生的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而意识到个人的新生！

本篇发表于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和1951年11月14日《大公报》。署名沈从文。

据《光明日报》编入。

① 纪德　法国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尼采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③ 讨坤角　坤角即坤伶，旧时对戏曲女演员的称谓。讨坤角即娶女演员为妾之意。

④ 盂兰盆会　佛教仪式。逢夏历7月15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盂兰”，梵文音译，意为“救倒悬”。

⑤ 罗亭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作长篇小说《罗亭》之主人公。罗亭是俄国19世纪贵族知识分子一个典型，有理想，能言善辩，但却远离人民，不能摆脱贵族立场，终一事无成。

⑥ 吉诃德　塞万提斯著《唐·吉诃德》之主人公。

⑦ 七色魇　泛指作者《绿魇》《白魇》《黑魇》一类作品。

⑧ 佛洛依德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⑨ 乔依司　亦作乔伊斯，英国现代小说家，“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代表作为《尤利西斯》。

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

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多谢大家好意，让我今生有机会来到贵校谈谈半个世纪以前，我比较熟习的事情和个人在这一段时间中（工作、生活、学习）的情况。在并世作家中，已有过不少的叙述，就是提及我初期工作情形的也有些不同的叙述。近年来香港刊物中发表的，也多充满了好意。据我见到得来的印象，有些或从卅年代上海流行的小报上“文坛消息”照抄而成，有些又从时代较晚的友好传述中得来，极少具体明白当时社会环境的背景。所以即或出于一番好意，由我看来，大都不够真实可信，以至于把握不住重点，只可供谈天用，若作为研究根据，是不大适当的。特别是把我学习写作的成就说的过高，更增我深深的惭愧。因此我想自己来提供一点回忆材料，从初到北京开始。正如我在四十年前写的一本自传中说，“把广大社会当成一本大书看待”，如何进行一种新的学习教育情形，我希望尽可能压缩分成三个部分来谈谈：

1. 是初来时住前门外“酉西会馆”那几个月时期的学习。

2. 是迁到北大沙滩红楼附近一座小公寓住了几年，在那小环境中的种种。

3. 是当时大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到我的工作，和对于工作的认识及理解。

这三点都是互相联系，无法分开的。

我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到达北京的。照当时习惯，初来北京升学或找出路，一般多暂住在会馆中，凡事有个照料。我住的酉西会馆由清代上湘西人出钱建立，为便利入京应考进士举人或候补知县而准备的，照例附近还有些不动产业可收取一定租金作为修补费用。会馆约大小二十个房间，除了经常住些上湘西十三县在京任职低级公务员之外，总有一半空着，供初来考学校的同乡居住。我因和会馆管事有点远房表亲关系，所以不必费事，即迁入住下。乍一看本是件小事，对我说来，可就不小，因为不必花租金。出门向西走十五分钟，就可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厂。那里除了两条十字形街，两旁有几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更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我当时虽还无资格走进任何一个店铺里去观光，但经过铺户大门前，看到那些当时不上价的唐、宋、元、明破瓷器和插在铺门口木架瓷缸的宋元明清“黑片”画轴，也就够使我忘却一切，神往倾心而至于流连忘返了。向东走约二十分钟，即可到前门大街，当时北京的繁华闹市，一切还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规模。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各具特征，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眩目。临街各种饮食摊子，为了兜揽生意、招引主顾，金、石、竹、木的各种响器敲打得十分热闹，各种不同叫卖声，

更形成一种大合唱，使得我这个来自六千里外小小山城的“乡下佬”，觉得无一处不深感兴趣。且由住处到大街，共有三条不同直路，即廊房头、二、三条。头条当时恰是珠宝冠服以及为明清两朝中上层阶级服务而准备的多种大小店铺。扇子铺门前罗列着展开三尺的大扇面，上绘各种彩绘人物故事画，内中各种材料作成的新旧成品，团扇、纨扇、摺子扇更罗列万千，供人选用。廊房二条则出售珠玉、象牙、犀角首饰佩件，店面虽较小，作价成交，却还动以千元进出。还到处可以看到小小作坊，有白发如银琢玉器工人，正在运用二千年前的简单圆轮车床作玉器加工，终使它成为光彩耀目的珠翠成品。这一切，都深深吸引住我，使得我流连忘返。

当时走过前门大街进入东骡马市大街，则又俨然换了另一世界，另一天地。许多店铺门前，还悬挂着“某某镖局”三尺来长旧金字招牌，把人引入《七侠五义》故事中。我的哥哥万里寻亲到热河赤峰一带走了半年，就是利用这种镖局的保险凭证，坐骡车从古北口出关的！我并且还亲眼见到用两只骆驼抬一棚轿参差而行，准备上路远行。我还相信上面坐的不是当年的能仁寺的十三妹[①]就可能是当时小报正在刊载，引人注目的北京大盗燕子李三！总之，这种种加起来，说它像是一个明清两代六百年的人文博物馆，也不算过分！至于向南直到天桥，那就更加令人眼花缭乱。到处地摊上都是旧官纱和过了时的缎匹材料，用比洋布稍贵的价钱叫卖。另一处又还拿成堆的各种旧皮货叫卖。内中还到处可发现外来洋货，羽纱、倭绒、哔叽、咔喇，过了时的衣裙。总之，处处都在说明延长三百年的清王朝的覆灭，虽只有十多年，

粘附这个王朝而产生的一切，全部已报废，失去了意义。一些挂货店内代表王族威严的三眼花翎和象征达官贵族地位的五七叶白芝麻鹏翎羽扇，过去必需二百两官银才到手的，如今有个三五元就可随时成交。

但是进出这些挂货铺，除了一些外国的洋老太太，一般人民是全不感兴趣的。此外还有夜市晓市，和排日轮流举行的庙会，更可增长我的见闻。总的印象是北京在变化中，正把附属于近八百年建都积累的一切，在加速处理过程中。我在这个离奇环境里，过了约半年才迁到北京大学附近，那时会馆中人家多已升了小小煤炉。搬到沙滩，开始半年，在一种无望无助孤独寂寞里，有一顿无一顿的混过了。但总的说来，这一段日子并不白费，甚至于可说对我以后十分得益。而且对于我近卅年的工作，打下了十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是在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但是由于学习方法和一般人不相同，所以帮助我迁移到北大红楼附近去住的表弟黄村生，还认为我迁近北大，可多接近些五四文化空气，性情会更开朗些。表弟年龄虽比我小两岁多，可是已是农业大学二年级学生，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有了他，我后来在农大经常成为不速之客，一住下十天半月，并因此和他同宿舍十二个湖南同学都成了朋友。正如在燕大方面，同董秋斯相熟后，在那里也结识了十多个朋友，对我后来工作，都起过一些好影响。

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事实上，我的目标并不明确，理想倒是首先必需挣扎离开那个可怕环境。因为从辛亥前夕开始，

在我生长的小小山城里，看到的就总是杀人。照清代法律，一般杀人叫“秋决”，犯死刑必由北京决定，用日行三百里的快驿“鸡毛文书”，急送请兵备道备案处理。行刑日，且必在道尹衙门前放三大炮。如由知事监护，且必在行刑后急促返回城隍庙，执行一场戏剧性的手续，由预伏在案下的刽子手，爬出自首，并说明原因。知事一拍惊堂木，大骂一声“乡愚无知”，并嗾差吏形式上一五一十打了一百板，发下了一两碎银赏号，才打道回衙，缴令完事。但是我那地方是五溪蛮②老巢，苗民造反的根据地，县知事也被赋予杀人特权，随时可用站笼吊死犯小罪苗民。我从小就看到这种残暴虐杀无数次。而且印象深刻，永世忘不了。加上辛亥前夕那一次大屠杀，和后来在军队中的所见，使我深深感觉到谁也无权杀人。尽管我在当时情况下，从别人看来工作是“大有前途”，可是从我自己分析，当时在一个军部中，上面的“长字”号人物，就约有四十三个不同等级长官压在我头上。我首先必须挣脱这种有形的“长”和无形的压力，取得完全自由，才能好好处理我的生命。所以从家中出走。有了自由才能说其他。到北京虽为的是求学，可是一到不久，就不作升学考虑。因为不久就听人说，当时清华是最有前途的学校，入学读两年“留学预备班”，即可依例到美国。至于入学办法，却并未公开招考，一切全靠熟人。有人只凭一封介绍信，即免考入学。至于北大，大家都知道，由于当时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远见与博识，首先是门户开放，用人不拘资格，只看能力或知识。最著名的是梁漱溟③先生，先应入学考试不录取，不久却任了北大哲学教授。对于思想也不加限制，因此陈独秀、胡适

之、李大钊诸先生可同在一校工作。不仅如此，某一时还把保皇党辜鸿铭④老先生也请去讲学。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讲演，辜先生穿了件䌷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用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从中国近五十年社会发展来看看，使我们明白近年来大家常说的“封建意识的严重和泛滥”，影响到国家应有的进步，都和那条无形辫子的存在息息相关。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先是反映到“学习方法”上，然后是反映到“工作态度”上，永远坚持从学习去克服困难，也永远不断更改工作方法，用一种试探性态度求取进展。在任何情形下，从不因对于自己工作的停顿或更改而灰心丧气，对于人的愚行和褊执狂就感到绝望。也因此，我始终深信做一个作家，值得尊重的地方，不应当在他官职的大而多，实在应当看他的作品对于人类进步、世界和平有没有真正的贡献。

其实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北大学校大门为一切人物敞开。这是一种真正伟大的创举。照当时校规，各大学虽都设有正式生或旁听生的一定名额，但北大对不注册的旁听生，也毫无限制，因此住在红楼附近求学的远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数

倍，有的等待下年考试而住下，有的是本科业已毕业再换一系的，也有的是为待相熟的同学去同时就业的，以及其他原因而住下的。当时五四运动著名的一些学生，多数各已得到国家或各省留学生公费而分别出国读书，内中俞平伯似乎不久即回国，杨振声先生则由美转英就学，于三四年后回到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后又转北大及燕京去教书。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时清华学校由罗家伦任校长，杨振声任文学院长，正式改清华大学为一般性大学，语文学院则发展为文学院。

有人说我应考北大旁听生不成功，是不明白当时的旁听生不必考试就可随堂听讲的。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三年后，燕大却想聘我作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不能入学或约我教书，我都觉得事情平常，不足为奇。正如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投稿无出路，却被当时作编辑的先生⑤开玩笑，在一次集会上把我几十篇作品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笑“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即扭成一团投于字纸篓。这位编辑以后却作县长去了。所以有人说我作品得到这位大编辑的赏识，实是误传。我的作品得到出路，恰是《晨报》改组由刘勉己、瞿世英相继负责，作品才初次在《小公园》一类篇幅内发表。后来换了徐志摩先生，我才在副刊得到经常发表作品机会。但至多每月稿费也不会过十来元。不久才又在《现代评论》发表作品，因此有人就说我是“现代评论派”，其实那时我只廿三四岁，一月至多二三十元收入，那说得上是什么“现代评论派”？作品在《新月⑥月刊》发表，也由于徐志摩先生的原因，根本不够说是“新月派”的。至于《小说月报》，一九

二八年由叶绍钧先生负责，我才有机会发表作品。稍后《东方杂志》也发表了我的作品，是由胡愈之⑦、金仲华二先生之邀才投稿的。到卅年代时，我在由施蛰存负责编的《现代》，傅东华编的《文学》⑨都有作品。以学文为事业的才把我改称“多产作家”，或加上“无思想的作家”、“无灵魂的作家”，名目越来越新。这些“伟大”批评家，半世纪来，一个二个在文坛上都消失了，我自己却才开始比较顺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进入新的试探领域。

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主要是维持一家三人的生活。为了对付生活，方特别在不断试探中求进展。许多人都比我机会好、条件好，用一种从容玩票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写点什么，读点什么，到觉得无多意思时，自然就停了笔。当然也有觉得再写下去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终于为革命而牺牲的，廿年代初期我所熟悉的北大、燕大不少朋友，就是这样死于革命变动中的。也有些人特别聪明，把写作当作一个桥梁，不多久就成了大官的。只有我还是一个死心眼笨人，始终相信必需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方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达到一个成熟境地，才可能会写出点比较像样的作品，无负于读者对我的支持和期望。可是由于社会变化过于迅速，我的工作方式适应不了新的要求，加上早料到参加这工作廿年，由于思想呆滞顽固，与其占据一个作家的名分，成为少壮有为的青年一代挡路石，还不如即早让路，改一工作，对于个人对于国家都比较有意义。因此就转了业，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了卅年。我今年七十八岁，依照新规定，

文物过八十年即不可运出国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龄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专家见见面，真是一生极大愉快事。

本篇是作者于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发表于1980年美国《海内外》第28期。署名沈从文。

据《海内外》编入。

① 十三妹　清代侠义小说《儿女英雄传》中人物。

② 五溪蛮　东汉至宋对分布于湘西及黔、川、鄂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因地有五溪，故名。

③ 梁漱溟　现代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④ 辜鸿铭　现代学者。辛亥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⑤ 作编辑的先生　即当时编辑《晨报副刊》的孙伏园。

⑥《新月》　综合性月刊，新月社创办。

⑦ 胡愈之　现代作家、政论家。

⑨《文学》　半月刊，傅东华、郑振铎、王统照编辑，黄源助编。傅东华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　《现代》　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施蛰存　现代作家。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朋友：

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今天到贵校来谈谈，不是什么讲演，只是报告个人在近五十年来，尤其是从二十到三十年代，由于工作、学习的关系，多少一点认识。谈起来都是很琐碎的，但是接触的问题，却是中国近五十年来变化最激烈的一个阶段——二十年代的前期到三十年代。

我是从一个地图上不常见的最小的地方来的，那个地方在历史上来说，就是汉代五溪蛮所在的地方，到十八世纪才成立一个很小的政治单位，当时不过是一个三千人不到的小城，除了一部分是军队，另一部分就是充军的、犯罪的人流放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小镇的人口还不到一万人，但是这小地方却驻了七千个兵，主要就是压迫苗民的单位。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常见大规模的屠杀，特别是辛亥革命那段时间。这给我一个远久的影响——就是认为不应有战争，特别是屠杀，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杀别一个人。

这也就影响到我日后五十年的工作态度，在无形中就不

赞成这种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够用笔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我就反映这个问题。但是社会整个在大动乱中间，我用笔反映问题的理想工作就难以为继了。照着原来的理想，我准备学习个五十年，也许可算是毕业，能作出点比较能满意的成绩。但是时代的进展太快了，我才学习了二十年，社会起了绝大的变化，我原来的工作不易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转了业，这就是近三十年来，我另换了职业的原因。

今天回看二十年代以来二十多年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真是问题太多了。我是在大学教这个问题，教了二十年，现在要把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各种变动，压缩到不到一个钟头来讲，仅仅只能谈个大略的印象，所以会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现在，我们新国家有很多的有关"五四"以来的专著都在编写，我只能谈到很少的部分，即是与我的学习和工作有关的一部分。

我是一九〇二年生的，一九二二年①到了北京。这之前，我当了五年小兵，当时所见的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密切的关系。这段时间，正是近代中国史上所说最混乱、腐败的军阀时代，从地方上很小的军阀以至北京最大的军阀的起来和倒台，我都有比较清楚的印象。

刚到北京，我连标点符号都还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影响。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个很小的会馆，主要是不必花钱。同时在军队中养成一种好习惯，就是，没有饭吃全不在乎。这可不容易，因为任何的理想到时候都要受损伤的。但是我在军队久了，学得从来不因为这个丧气。这也就是后来住到了北京大学附近，很快就得到许多朋友赞许的原因。北京的冬

天是零下十几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多度,我穿着很薄的单衣,就在那里呆下去了。别人不易了解,在我而言,却是很平常的。我从不丧气,也不埋怨,因为晓得这个社会向来就是这样的。

当然,仅是看看《红楼梦》,看看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不会持久的。主要是当时一些朋友给我鼓励和帮助,包括三个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农业大学。当我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靠着它们,做个不速之客。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对社会有更深了解的人都觉得非革命不可。我是从乡下来的,就紧紧地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我很相信胡适之先生提的:新的文体能代替旧的桐城派[②]、鸳鸯蝴蝶派[③]的文体。但是这个工作的进行是需要许多人的,不是办几本刊物,办个《新青年》,或凭几个作家能完成,而是应当有许多人用各种不同的努力来试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许多朋友觉得只有"社会革命"能够解决问题,我是觉悟得比较晚的,而且智能比较低,但是仍能感觉到"文学革命"这四个字给我印象的深刻,成为今后文学的主流。按照当时的条件来讲,我不可能参加这样的工作,我连标点符号还不懂,唯一的可能是相信我的一双眼睛和头脑,这是我早年在军队生活里养成的习惯,对人世的活动充满了兴趣。

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大约十五分钟就可从家走到那里,看到所要看的一切。向左边走二十分钟又到了另外一个天地,那里代表六个世纪明朝以来的热闹市集,也可以说是明清的人文博物馆。因为这个时期仅仅隔宣统逊位十二年,从十七世纪以来,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

来处理，像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一面是古代的人文博物馆，上至三、四千年前的东东西西；一面是前门的大街，等于是近代的人文博物馆，所以于半年时间内，在人家不易设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学懂了不少我想学习的东西。这对我有很深的意义，可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已不可能有这种好机会见到这么多各种难得的珍贵物品的。

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还从来没有人做过。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研究的问题上溯可到过去

几千年，但是它新的发展，在新的社会，依然有它的用处。这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了不得的长处，主要还是机会好，条件好。在文物任何一部门：玉器、丝绸、漆器、瓷器、纸张、金属加工……都有机会看上十万八万的实物。那时又正当我身体还健康，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可惜我这次出国过于匆忙，没来得及带上一些小的专题来与各位讨论。若将来有机会我能拿我研究中比较有头绪的一二十个专题来，配上三五十个幻灯片，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有兴趣的。

因为我们新的国家，对文物的管理和保护都有明文规定，随着国家工业、农业的建设，已大规模地发现古物。整个来说就是把中国的文化起源，往前推进了约两千年。根据最近的发现，大约在四千年前就懂得利用黄金，同时也有了漆器、丝绸的发明，而且也知道那时候服饰上的花纹设计。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这四千年来丝绸上花纹的发展。因为研究丝绸的关系，也同时使我研究起中国的服饰基本图案。最近已出版了一个集子，将来很可能会另外出些不同问题的专书。我今年已七十八岁了，在我兴趣与精力集中下，若是健康情形还好，在新条件下我至少可望还工作五六年。

我举个大家会感兴趣的例子：在商朝，大约是公元前十六世纪，从新出土文物中，就知道女士们的头发是卷的。因为材料多，我研究是用新的方法来做，先不注意文献，只从出土的材料来看问题；不谈结论，先谈实物，以向各部门提供最新资料。这只算是为其他各研究部门打打杂，作后勤工作，说不上什么真正研究的成绩。

现在在国外的朋友以及在台湾的兄弟们，希望各位有机会回去看看。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

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那些有兴趣研究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与工艺史的朋友，都值得回去看看。任何部门都有大量的材料，存放在各省博物馆的库房里，等待有心人来整理和研究。这大多数都是过去文献上从没提到的，我们也只是进行初步的探索。但这工作明显需要大量的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朋友来共同努力。这种研究的深入进展，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二十五史》不足与不确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本身的事情太多了，再加上最近十年的动乱，许多工作有点来不及注意处理。直到最近几年才给予它应有的注意。在座中大约有研究明清史料的。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尚有一千万件历史档案有待整理和研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同事说，光是这方面就需要有一百个历史研究员研究一百年。

大家都知道敦煌、龙门、云冈三个石窟，是中国中古以来的文化艺术的宝藏。其实还有更多的史前和中古近古的壁画出土，将来都会逐渐公诸于世的。照过去的习惯，我们多以为对汉唐文物已知道了很多；但从新出土的文物来比证，就发现我们从前知道的实在还太少。例如在文献上虽常常提及唐代妇女的服饰，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实并不明确。因为文献只有相对可靠性，不够全面。那么现在不甚费力就能分辨出初唐（武则天时代）、盛唐（杨贵妃时代）与晚唐（崔莺莺时代）妇女服饰基本上的不同。所以这些研究从大处说，不仅可以充实我们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史的知识，从小处说，

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对许多有名的画迹、画册在年代上的鉴定。这也就是我虽快到八十岁，根本没想到退休的原因。我希望最少能再作十年这种研究，而且将来能有机会拿文物研究中一些专题向在座各位专家朋友请教。

刚才金介甫④教授对我的工作夸奖似太过了，我其实是个能力极低的人，若说有点好处，那就是揪住什么东西就不轻易放过。这是金岳霖教授对我的评语。我也希望再用这种精神，多研究个五年、十年。至于我的文学作品，应当说，都早已过时了。中国情况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它变化得太快了，真如俗话说的："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我的一切作品，在三十年前就已过时了。今天只能说，我曾在文字比较成熟的三十年代前后，留下一些社会各方面的平常故事。现在已是八十年代！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

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

听众问：“请问沈老，您最近出版的第一部大作，可在什么地方买到？”

沈先生答：最近在香港印行的是有关服饰的。这部稿子在文革期间几乎被烧掉。书名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当时周恩来总理给我的一个任务，在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有二十多万字说明，四百多张图片，从商朝到清初，前后有三千多年。不久将来或许将有英、日译文本了。但里面应用的材料可能太深了点，不大好懂，在翻译中将有些删减。我倒希望有些版本能不删减，可作为研究资料用；许多问题还有待讨论。

我的第二个文物集子也在进行中，到底是用断代好呢？还是分类好？现在还没决定。这工作现在来做，条件实在很好，也得到相当多的经费，给了两个副研究员的名额，但助手选择也并不容易，他必定要知道历史，知道文物，必须具有各方面的知识，还得有文学和艺术知识，才能综合资料，提出新的看法。这种人员的训练很不容易。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一切东西都是崭新的。举例来说：过去我们以为铜器上的镶金银是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现在知道在商朝就有了。另外，我还对于中国使用镜子用了点心，二十多年前编过一本《唐宋铜镜》。镜子，过去也以为是春秋战国产物，现在出土的商朝镜子就有七八面，三千三百年前就有镜子了。

又如马王堆出土的花纱衣服，一件只有四十八克重，还不到一两。像同样的文物，中国近代出土的实有万千种。工艺上

所达到的水平，多难于令人设想的精美。许多工作都在进行中。我们大家对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都很感兴趣，在中国，类似的新文物有很多很多。另外朱洪武第十七太子在山东的陵墓，大家以为是明朝初年的，其实也并不全是，我们搞服装的从大量殉葬泥俑就知道，当差的服装多半还照元朝的官服，牵马人的服装又是照宋朝的官服。原因是中国历来各朝代常将前一朝代最高贵品级的服饰，规定为本朝最低贱人的服饰，表示对于前一朝代的凌辱。又如北朝在洛阳建都，力求华化，帝王也戴"漆纱笼冠"，一直沿用下来，但到了唐朝，漆纱笼冠都是较低品级的官吏服用。这就是我说的，我虽"不懂政治"，但这些涉及政治的问题，却不能不懂一点。（幸好只懂得这么一点点，要懂得稍多，这时我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

本篇发表于1981年2月美国《海内外》第29期。署名沈从文。其文字系《海内外》依沈从文1980年11月24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录音整理，篇名为《海内外》编者所拟。

经作者对《海内外》文字校改后，收入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2月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10卷，仍采用原发表篇名。

据《沈从文文集》文本编入。

① 实应为1923年。

② 桐城派　清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三人皆安徽桐城人，故名。

③ 鸳鸯蝴蝶派　指在《礼拜六》上发表言情小说的作者群，又称"礼拜六派"。

④ 金介甫　美国学者 Jeffrey C. Kinkley 的中文名字。沈从文研究者。

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谢谢各位，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作家，说我是考古专家，也不是的。可以说，六十多年前，我是打烂仗出去的。二十五年前回来时，住在龙再宇同志家里，住了三天。这次回来，想看看家乡，向各方面学习。

我不会说话，一直如此，三几个人谈天还可以，遇到人多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哑巴，说不出什么。在座的有永玉同志，萧离同志，他们说说感受，一定比我深刻得多。

我只是和各位交谈，请求不要录音。

谈文学我是没有资格了，现在情况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同，我是三十年代的，而且还算是二十年代的了。人家讲三十年为一世，已经是一世多了，所以现在谈不出所以然，谈不出什么要点了。

谈考古，也没有什么，我在博物馆工作三十多年，做的是一些琐碎的工作。主要按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我特别觉得这几个字有意义。其次是“古为今用”。我对这几个字感到有点体会，所以，我才不声不响地在博物馆作了三十年。

“四人帮”倒台以后，把我调到社会科学院，重新再工作，出了本书，外面讲是中国服装史，其实不是，主要是资料性的、试探性的，提出一些问题，得到各家的好意，香港已经出版，大家觉得还像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很笨的书，大而不当的书，重到九磅，拿都拿不动。今年有第二版，希望印到大约五磅重，再送大家一本。（插话：“感谢沈老”！鼓掌）都是些常识性的，这三十年，在博物馆见得比较多，提出一些问题，不过，在国内是个开端。

这几年，有机会稍微把过去旧作重印出来，都是过去的东西，大多数是五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东西了，写的是过去的社会，如果说还有点用处，可以看出新社会的伟大。

提到过去，我们这个地方，六十年前，遍地是鸦片烟。鸦片烟那时三毛钱一两，称鸦片烟是用称肉那种秤称的，算个烟国。新旧社会对照，新社会的伟大，新的成就很明显，一天天变了。

吉首大学这个学校，我个人很希望它更快成为对湘西、对自治州特别有贡献的崭新的学校。我相信各位一定做得到的。特别是在我的本行，大概是历史文物方面，我个人认为保存的东西比较多，这个条件特别好，许多〔东西〕引起外头人注意，这是必然的，相信过一阵更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这是应当的。

我还是说话毫无准备，最好是请永玉和萧离谈谈，特别是萧离同志谈。（萧离：“今天主要目标是你，我们是前呼后拥来的。”“别人向他约稿他不写，推到我！”笑声）永玉同志大家知道，是湘西的光荣，希望我们同乡中不断地有这种画家出现，相信一定会有。

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对不起，讲得汗流浃背了。（笑声、掌声）

（萧离：“沈老是文学家、考古学家，但不是演说家！”笑声。“是不是大家随便提问，他老人家肚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要这么挤、挤、挤出来，要什么拿什么。”笑声）

（大家请黄永玉谈，黄永玉摇手：“手艺人，不会讲！”笑声。“今天下午我转回去，画张不像样的画送给大家吧！”掌声）

（吉首大学参加座谈的人提问，提及沈老成就的事，沈老继续发言）

我是毫无成就的，我到北京，当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晓得，去那里，是想摆脱原来那个环境，实际上打算很小，想卖卖报纸，读读书。一到这个地方，才晓得卖报纸没有机会，卖报纸是分区分股的，卖报不行。后来发现，连讨饭也不行，北京讨饭规定很严，一个街道是一个街道的，一点不能“造反”！（众笑）不过，我得到一个传统的便宜。过去，为了科举的方便，设有会馆，我们湘西，有个酉西会馆，上湘西的，是张世准先生办的。他是花垣人，画画的，做诗也行。我一去，就在酉西会馆住下来，因为按规定不要花钱。幸好，我亲舅舅、永玉的祖父，他在香山慈幼院做事，有个关照。

更重要的是北京从“五四”以来学校开门的情况。现在大家提到蔡元培先生伟大的地方，有一点不大提及，都只讲学校为教授开门，选教授不考虑资格，这点当时是著名的。梁漱溟先生考不起北大，两年后，被聘在北大教书。其实，据我的记忆，不止这点。北大对学生也开门，我个人认识，这影响很大。北大搞文学革命最有影响，当时的刊物《新青

年》销路并不大，几千份，可是它分布范围广。当时一般刊物都只销几千份，销路最大的是《小说月报》，一万份。北大为学生开门，很方便，我不是学生，也可以去北大随便听课。教员有这么个习惯，谁听课听得好，考试他也给你分数，他不问你是哪个系的，把你也算进去，也可以拿奖励，三毛五分钱，我也就得到这个便宜。

大概有两年，我是穿单衣过冬的。在北京，穿单衣过冬，算是个考验！零下二十几度嘛！（众笑）不久，我就得到各方面的赞助，我想，他们绝对不是认为我是什么“天才”，他们大概都欣赏我这个气概，凤凰人嘛，我又在军队里混了五年，什么都不在乎，冬天穿单衣，也不觉得寒伧。北京还有个好处，习惯朴实，所以我这个穷学生，很快就同清华的、北大的、燕大的、农大的一些人熟了，遇到困难，得他们帮助，有时就到人家那里吃饭，这，大概也得力于那个“不在乎”“无所谓”。有个朋友，碰到星期天，他就带我到那个小摊摊吃饭。有时，我也免不了挨饿。

那个时代，政治腐败，物价乱涨，政府部门，凡属自己保管的，他都可以卖，譬如管市政的，他管城墙，就可以借故拆城砖卖，拿钱发薪水。最次的是教育部，在我们看来，没有东西可卖。但它也可以把善本书抵押到银行，拿钱来发薪。当时北京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当时在北京有八百议员。维持北京市面繁荣的，一部分就是这八百议员。再就是军阀，军阀一做生日，就花上几万块。当时北京，满地萧瑟，就是这么个局面。

在相熟的人中间，有个人要去黄埔。按规矩，到上海后就可解决去广州的问题。到上海去，大概要三十块钱左右，

大家就凑钱给他。这，是一部分有志气的。有一部分就不去，光想守在西边。我在家乡军队里做了几年，一天所见就是杀人，所谓“清乡”“剿匪”，其实乱杀人，没有看到一点光明和希望。我政治水平也低，我想，也不能出去，没有那么个勇气，就留下来了，一天天过下去。

到于说到做文章，做学问，我这个人就糟糕透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字认不得。不仅当时不懂得标点文法，现在还是不懂标点文法，说我是个知识分子，那是个错误，我是个假知识分子！（众笑）

当时，有机会让我学写文章，我也就学起来，实际上，困难多，有时也实在没有出路，吃饭也成问题。北京当时什么奉系直系军阀，一个排长什么的，在枪口上插个“招兵委员”的旗子，我也跟着他们后头跑，走到天桥杂耍棚那边，到旅馆了，要按手印，发伙食费时，我又溜了，（众笑）有好几回是这样。所以，说坚强，说不上，形势所迫，使我简直难于动弹。

到了文章有了点出路，人家说我有什么“天才”，其实，我文化是最低级的，我是最不相信“天才”的，学音乐或者什么别的也许有，搞文学的，不靠什么天才，至少我是毫无“天才”，主要是耐心耐烦，改来改去，磨来磨去。我文章大概发表了不少，但文字成熟得很晚，直到一九二九年后才比较成熟，比较通顺。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这几年写得比较顺利。有人不是骂我是“多产作家”吗？那时，要解决生活问题，有时不得已，不是好现象。

当时，我们许多曾在一起的，有的有机会、有熟人进清华念两年，再到美国两年，回来得个博士，每月就可拿四百

块钱。我算是第一个职业作家，最先的职业作家，我每个月收入从来不超过四十块钱。直到一九二八年后，到学校教书了，每个月才拿到一百块钱。那生活，比你们想象的要困难些。我唯一的一点好处，有个习惯，向前走了，就不回头。本来，我给家乡亲戚、老上司写个信、要点钱，有什么要紧？可我觉得硬扎一点好。

说当时书店对作家有什么好处，也看不出，一九二八年以后，新书店还能维持，全靠剥削作家。照例，我一本书稿，连版权也卖给人家，只一百块钱。对这，我也不在乎。我总觉得，要搞新文学，要用它代替文言文的影响，或者晚清文言文的不良影响，代替鸳鸯蝴蝶派式的文字，能在国内和国际上胜任文学革命所说的要求，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大概每个人应该有几十年的努力，做各方面的试验，才有点希望。不是几个人，有个团体，办个杂志，一起哄就成的。一定要每个人写几十本书才能见效。这个想法当然好，照这样做的，恐怕就为数不多。因为在有的人看来，写下去，要时间，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一些对革命有认识的，到武汉去了，后来大部分牺牲了。另外一批，身份不同一点的，做官去了。我不中用，也不机敏，有凤凰人的固执，只想在文学上“试验”下去。

再说，我讲话这个家乡口音永远改不脱，人家听起来，觉得怪里怪气。（插话：“我们越听越亲切！”笑声）我有个亲戚，燕京的，他是文字改革的专家，讲语言学的，我们相识五十年，只听懂我讲的十分之三四，可想见我的话不好懂。他说我语言低能。所以，教书也很不适应，每次都只好用写作来代替我的教学，试验各种各样的写法，写了许多作品，

有时好点，有时不好，不好又换个方法，是试验，失败也是意料中的事。不仅是一篇文章，一本书也是这样。一九三五年印我的选集时，大约是从三十个本子里抽选出来的，我还是叫它为“习作选”。为什么，我觉得，习作五十年，我才有机会，有资格按照我的理想来写，前面部分都只是习作。但是，社会变化太快了，所以，很快我这个习作资格也不够了，社会大变化了，我还能用个老腔调在那里唱吗！那社会怎能承认呢？跟不上了，我在写作上，实际是失败了。

要紧的是学习，但学习上我也很差，可以说只学习了十一个字，就是“为人民服务”、“实践”、“古为今用”。对这十一个字，我认识得具体。凡是抽象的带点务虚性的，我总是弄不通，总是理解得很差，也很容易犯错误。所以，到社会大变革后，我就转到博物馆去了。转到博物馆，不知不觉过了三十年，说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向人民学习。三十年来，机会也好，能见到比较多的实物，绫罗绸缎、坛坛罐罐、花花草草，总是十万八万的，机会和条件都好，也很有兴趣，而且特别有兴趣的是毛主席提到的“古为今用”。地下的东西，发现得越来越多，个人在这些东西间不知不觉就过了三十年。至于说到我是专家，万万不能相信，就只有一些常识，各方面有点常识。由于我的金文底子不好，常识也只限于汉代以后，以前的就少了。现在编了一本书出来，也还是党的鼓励，是科学院得到周总理同意让我来编的。所以，我也就大胆地接了过来，得到各方面的帮忙，大概一九六四年就编了出来。可是，很快大运动就来了，这书稿也几乎烧掉。幸好，竟保存下来，“四人帮”倒后，我被调到科学院，帮我设立一个服饰研究工作组，给了我一些工作条件，这书总算勉

强完成了，印出来，各方面认为还像本书，寄托了很大希望。实际就我个人理解，它还是很粗糙的，充满了实验性和试探性的。多半是从实物出发解决问题的。这次回去后，就是要进一步修订再版。刚才有同志说我是专家，万万不要相信。等于我那个写作，写作我应当承认是失败了。

我这个人好像脑子有点毛病似的，我有几个同事，那真正称得上天才，人家写完了一个字不改，印出来很像个东西，烧掉后重写，又同原来一样。至于我，写东西是一个个字改出来的。所以，假定我的书烧掉了，我连书名字也记不得！（众笑）

我的书，在五三年时，曾因从书店看来是过时的，便代为烧掉了。台湾一直禁止出我的书，到现在还没有解禁。现在有机会重印些出来，是香港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帮寄了些来。香港这个地方杂一点，我过去写的东西也还找得出。他们给我寄了五十本来，我才能编个选集，对这个选集也不宜寄托大的希望，因为写的都是五十年前的事，过时了，譬如写到我家乡的地方，除景色以外，社会面貌基本上是变了，只能当成反面材料，用来对照，看到我们新社会的可喜，看到我们这小地区人过去的痛苦的情况。

也有人说，你把湘西，你的家乡刻划得太美了。可他们到了湘西，又都同意，说湘西是不错。特别是我们湘西人的爽快、热情、爱好朋友、做事情坚韧方面，得到大家认可和好评。

由于大家提到我过去写作的事，我的话也就多了点，很对不起大家。爱好我的朋友，特别是搞中国文学的，不要把我当成研究对象，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我是个过时

的人，完全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在社会上，虚名过实的混了六十年，混不出什么来。

刚才有位老师提到这地方历史文物问题，我看了几期《吉首大学学报》，对有几篇文章，很感兴趣。关于酉水流域悬棺葬问题，由于我在博物馆，这方面不是专门，只略有常识。这是个大问题，过去没有人接触过。它很能解决古代我们这个云梦泽的一些问题。我们这带，是太史公看不起的荆蛮之地。过去，许多人总是受《史记》的影响，讲这地方筚路蓝缕①，破破烂烂，什么都没有。其实，现在从出土文物来看，最多接受商文化的倒是楚国。……据说，湘西一带许多悬棺都被人盗过，成了空棺，空棺也不要紧，只要捡得些东西的碎片，也可以推断它的年代，这个工作，很值得自治州这方面给予人力，有组织地进行。它有助于解决巴文化与楚文化关系问题。这是我个人看法。

听说大庸还发现一批，很值得有人去研究，甚至我们这个吉首大学也可以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的人，给他们以助力，让他到研究单位学习，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楚文化研究是个大事情。

我到江陵去过。那里至少还有几千座如山的大坟，几千座小坟可挖。全部郢州②，原来以为是被人打进来焚毁了。“哀郢”嘛，说焚掉了。现在探查结果，是埋进了地下，埋在水田下面，是湮没而不是烧毁了。因为没有发现灰，没有烧掉的痕迹。这个有利于研究中古的（春秋到战国）文化。不过，现在简直没有法子挖。不敢挖。搞我们这一行的太少了。据我今年参观的部分已出土的东西，有些锦缎，在中国现在已发现的锦缎中，是最早的。与我们土家族织锦的提花方法

有某些近似，这个材料还没有公开，很快就要公开吧。挖这个坟的人，其中有我的一个助手，是曾经参加过挖马王堆的。

说到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原始文化，文献也有限，恐怕也还得注意原始纺织技术的研究，如果我们州博物馆还能像个样子，多收集一点这一方面的资料，有地方性，这样也就会具有国际性。（插话：“沈老，沅水一带也发现有楚墓。”）是，常德德山一带就有，在澧水一带还发现一个“龙山文化”，还不曾公开。实在值得多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我搞这个搞了几十年，晓得全国性的专门搞这一行的只两百多人，远远不够。现在文物所要改成一个文物局，放到文化部，人不足，我们都感到棘手。再过若干年，管文物肯定得设立一个部，了不起呀！我们地面上只有一部二十五史，地底下有一百部二十五史！

值得有人对我们国家无比丰富的文物产生兴趣。基础差点不要紧，慢慢学嘛。吉首大学学生中有对文物喜爱的，要鼓励他考研究生。考不起也不要紧，我来带！

（热烈鼓掌，“感谢沈老！”）

本篇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原题为《沈从文先生在吉首大学的讲话》。收入岳麓书社1992年12月初版的《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时，改为《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由刘一友记录整理。

据《沈从文别集·自传集》编入。

① 筚路蓝缕　成语。筚路，柴车；蓝缕，破衣。后用以形容创业的艰辛。

② 郢州　郢，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郢州，这里指江陵。

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

一　星星之火

年前九月里，我过南京有事，看了个文化跃进展览会，因为特殊情形，只能用一个多钟点，匆匆忙忙的从三大楼陈列室万千种图表物品面前走过。留在印象中极深刻的，是农村广大人民群众戏剧和诗歌创作的活动。记得搁在二楼陈列案上有三个大蒲包，每个蒲包都装得满满的，可能有二三十斤重。这种蒲包向例是装江南农村副产物菱芡、笋干、芋艿或盐板鸭等，这回也并不完全例外，原来装的是大跃进后江苏省×县×乡一种崭新农业副产物，有关人民公社化后生产大跃进的诗歌！每一包中都有几万——或过十万首来自农村，赞美生活、歌颂集体、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的素朴而热情的诗歌，正和屏风墙上五彩鲜明新壁画一样，①反映的全是中国农村新面貌。事情是崭新的，诗歌内容感情也是崭新的，让我们可体会到，此后全国广大土地上，凡有草木生长处，凡有

双手劳动处，到另外一时，都可望长出茂盛的庄稼，硕大的瓜果，和开放万紫千红的花朵。同时，还必然可看到无数赞美劳动伟大成就的崭新壁画和诗歌，这还只不过是一种新的起始，已显明指示出今后社会发展的必然。古话说："星星之火可燎原"，这些正是祖国新的文化建设全面发展的星火。它和大小炼铁炉一样，在全国范围内燃起的红光烛天的火焰，将促进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改变工业建设的布局，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面貌。到不久将来，地面将矗起长江三峡能发电二千五百万千瓦的大水坝，而且还一定会要把巨大的人造卫星送上天空！人人都会作诗，诗歌将成为人类向前一种新的动力，使得十三亿只勤劳敏捷的手，在一定计划中动得更有节奏。任何一伟大的理想，到时也都可望成为现实！这些诗歌给我的启发是这样的。

我对于这些新的诗歌发生特别感情，除上述种种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四十年前，最初用笔写作，表示个人情感和愿望，也是从作诗起始的。不过作诗心境可完全不同，因为距今已将近半个世纪，生活的时代和现在比，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完全是两个时代，两种世界。

二　我在怎样环境中受教育

我生于一九〇二年，去太平天国革命还不多远，同乡刘军门从南京抢回的一个某王妃作姨太太还健在。离庚子事变只两年，我的父亲是在当时守大沽口的罗提督身边作一名小将。因此小时候还有机会听到老祖母辈讲"长毛造反官兵屠城"的故事，听我父亲讲华北人民反帝斗争的壮烈活动和凄

惨遭遇。随后又亲眼见过“辛亥革命”在本县的种种。本地人民革命规模虽不怎么大，但给我印象却十分现实，眼见参加攻城的苗族农民，在革命失败后，从四乡捉来有上千人死亡，大量血尸躺在城外对河河滩上。到后光复胜利，旧日皇殿改成陆军讲武堂，最大一座偶像终于被人民推翻了。不多久，又眼见蔡锷为反对袁世凯作皇帝，由云南起义率军到湘西麻阳芷江一带作战，随后袁世凯也倒了……这些事件给我留下那么一个总印象，这个世界是在“动”中，地球在“动”人心也在“动”，并非固定不移，一切必然向合理前进发展。衙门里的官，庙宇中的菩萨，以至于私塾中竖起焦黄胡子，狠狠用楠竹板子打小学生屁股的老师，行为意图都是努力在维持那个“常”，照他们说是“纲常”，万古不废的社会制度和人的关系，可是照例维持不住。历史在发展，人的思想情感在发展，一切还是要“动”和“变”。试从我自己说起，我前后换了四个私塾，一个比一个严，但是即使当时老师板子打得再重些，也还要乘机逃学，因为塾中大小书本过于陈旧，外面世界却尽广阔而新鲜！于是我照例常常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堂的土地菩萨身后，托他照管，却洒脚洒手跑到十里八里远乡场上去看牛马牲口交易，看摆渡和打铁，看打鱼榨油和其他种种玩意儿，从生活中学到的永远比从旧书本子学的，既有趣味又切实有用得多。随后又转入地方高小，总觉得那些教科书和生活现实还是距离极大。学校中用豌豆作的手工，就远不如大伙到河边去帮人扳罾磨豆腐有意思。因此勉强维持到县里高小毕业，还是以野孩子身份，离开了家，闯入一个广大而陌生的社会里，让生活人事上的风吹雨打，去自谋生存了。

初初离开了家，我怎么能活下来？而且在许许多可怕意外变故中，万千同乡同事都死去后，居然还能活下来，终于由这个生活教育基础上，到后且成为一个小说作者？在我写的那个自传上，曾老老实实记下了一些节目。其实详细经过，情形却远比狄更司写的自传式小说还离奇复杂得多。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也离奇复杂得多。这里且说说我飘荡了几年后，寄住在一个土著小小军阀部队中，每天必待人开饭后，才越趄走拢去把桌上残余收拾扫荡，每晚在人睡定后，才悄悄睡下去，拉着同乡一截被角盖住腹部免得受凉。经过约半年光景，到后算是有了一个固定司书名分了。

一九一九左右，我正在这个官军为名、土匪为实的土军阀部队里，作一名月薪五元六毛的司书生。这个部队大约有一百连直辖部队，和另外几个临时依附收编的特种营旅，分布于川湘鄂边境现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多县境内，另外，自治州以外的麻阳、沅陵、辰溪、桃源，以及短时期内酉阳、秀山、龙潭也属防军范围。统归一个“清乡剿匪总司令”率领。其实说来，这一位司令就是个大土匪。部队开支省府照例管不着，得自己解决，除所属各县水陆百货厘金税款，主要是靠抽收湘西十三县烟土税、烟灯税、烟亩税、烟苗税和川黔烟帮过境税。鸦片烟土在这个地区既可代替货币流行，也可代替粮食。平时发饷常用烟土，官士赌博、上下纳贿送礼全用烟土。烟土过境经常达八百挑一千挑，得用一团武装部队护送，免出事故。许多二十多岁年青人，对烟土好坏，只需手捏捏鼻闻闻，即能决定产地和成分。我所在的办公处，是保靖旧参将衙门一个偏院，算是总部书记处，大小六十四个书记，住在一个大房间中，就地为营，便有四十

八盏烟灯，在各个床铺间燃起荧荧碧焰，日夜不熄。此外由传达处直到司令部办公厅，例如军需、庶务、军械、军医、参谋、参军、副官、译电等处，不拘任何一个地方，都可发现这种大小不一的烟灯群。军械和军需处，经常堆积满房的，不是什么弹药和武器装备，却是包扎停当等待外运的烟土。一切简直是个毒化国家毒化人民的小型地狱，但是他们存在的名分，却是为人民“清乡剿匪，除暴安良”。被杀的人绝大部分是十分善良或意图反抗这种统治的老百姓！

我就在这样一个部队中工作和生活。每天在那个有四十八盏鸦片烟灯的大厅中，一个白木办公桌前，用小“绿颖”毛笔写催烟款查烟苗的命令，给那些分布于各县的一百连杂牌队伍，和许许多多委员、局长、督查、县知事。因为是新来人，按规矩工作也得吃重点。那些绝顶聪敏同事，就用种种理由把工作推给我，他们自己却从从容容去吸烟、玩牌、摆龙门阵。我常常一面低头写字，一面听各个床铺间嘘嘘吸烟声音，和同事间谈狐说鬼故事，心中却漩起一种复杂离奇不可解感情。似乎陷人一个完全孤立情况中，可是生活起居又始终得和他们一道，而且称哥唤弟。只觉得好像做梦一样，可分明不是梦。

但一走出这个大衙门，到山上和河边去，自然环境却惊人美丽，使我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倒极自然把许多种梦想反而当成现实，来抵抗面前另外一种腐烂怕人的环境。

“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些人更奇怪的存在？书上也没有过，这怎么活得下去？”

事实上当时这些老爷或师爷，却都还以为日子过得怪好的。很多人对于吸大烟，即认为是一种人生最高的享受。譬

如我那位顶头上司书记长，还是个优级师范毕业生，本地人称为“洋秀才”，读过大陆杂志和老申报，懂得许多新名词的，就常常把对准火口的烟枪暂时挪开，向我进行宣传：

“老弟，你来吸一口试试吧。这个妙，妙，妙！你只想想看，天下无论吃什么东西都得坐下来吃，只有这个宝贝是睡下来享受，多方便！好聪敏的发明，我若作总统，一定要给他个头等文虎章！”

有时见我工作过久，还充满亲切好意，夹杂着一点轻微嘲笑和自嘲，举起烟枪对我殷勤劝驾：

“小老弟，你这样子简直、是想做圣贤，不成的！事情累了半天，还是来唆一口吧。这个家伙妙得很！只要一口半口，我保你精精神神，和吃人参果一样。你怕什么？看看这房里四十八盏灯，不是日夜燃着，哥子弟兄们百病不生！在我们这个地方，只能做神仙，不用学圣贤——圣贤没用处。人应当遇事随和，不能太拘迂古板。你担心上瘾，那里会？我吸了二十年，想戒就戒，决不上瘾。不过话说回来，司令官如果要下令缴我这枝老枪，我可坚决不缴，一定要拿它战斗到底。老弟，你可明白我意思？为的是光吸这个，百病痊愈，一天不吸，什么老病不用邀请通回来了。拿了枪就放不下。老弟你一定不唆，我就又有偏了！”

我因为平时口拙，不会应对，不知如何来回答这个上司好意，照例只是笑笑。他既然说明白我做圣贤本意是一个“迂”字，说到烟的好处又前后矛盾，我更不好如何分辩了。

其实当时我并不想做什么“圣贤”。这两个字和生活环境毫无关联。倒乐意做个“诗人”，用诗来表现个人思想情感。因为正在学写五七言旧诗，手边有部石印唐人诗选，上面有

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高适、岑参等人作品。杜甫诗的内容和白居易诗的表现方法，我比较容易理解，就学他们押韵填字。我手中能自由调遣的文字实在有限，大部分还是在私塾中读“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记来的，年龄又还不成熟到能够显明讽刺诅咒所处社会环境中，十分可恶可怕的残忍、腐败、堕落、愚蠢的人和事，生活情况更不能正面触及眼面前一堆实际问题。虽没有觉得这些人生活可羡，可还不曾想到另外什么一种人可学。写诗主要可说，只是处理个人一种青年朦胧期待发展的混乱感情。常觉得大家这么过日子下去，究竟为的是什么？实在难于理解。难道辛亥革命就是这么的革下去？

在书记处六十四个同事中，我年纪特别小，幻想却似乎特别多。《聊斋志异》、《镜花缘》、《奇门遁甲》这些书都扩大了我幻想的范围。最有影响的自然还是另外一些事物。我眼看到因清乡杀戮过大几千农民，部分是被压迫铤而走险上山落草的，部分却是始终手足贴近土地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死只是由于善良。有些人被杀死家被焚烧后，还牵了那人家耕牛，要那些小孩子把家长头颅挑进营中一齐献俘。我想不出这些做官的有道理或有权利这么作。一切在习惯下存在的我认为实不大合理。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去反抗或否认这一切。我明白同事中说的“做圣贤”不过是一种讽刺，换句明白易懂话说就是“书呆子气”，但还是越来越发展了这种书呆子气。最明显的即是越来越和同事缺少共同语言和感情。另一方面却是分上工作格外多，格外重，还是甘心情愿不声不响做下去。我得承认，有个职业才能不至于倒下去。当时那个职业，还是经过半年失业才得来的！

其时有许多同事同乡，年纪还不过二十来岁，因为吸烟，都被烟毒薰透，瘦得如一支“烟腊狗”一样，一个个终日摊在床铺上。日常要睡到上午十一点多，有的到下午二三点，才勉强从床上爬起来，还一面大打哈欠，一面用鼻音骂小护兵买点心不在行。起床后，大家就争着找据点，一排排蹲在廊檐下阶沿间刷牙，随后开饭，有的每顿还得喝二两烧酒，要用烧腊香肠下酒。饭后就起始过瘾。可是这些老乡半夜里过足瘾时，却精神虎虎，潇洒活泼简直如吕洞宾！有些年逾不惑，前清读过些《千家诗》②和《古文笔法百篇》、《随园诗话》③、《聊斋志异》的，半夜过足瘾时，就在烟灯旁朗朗的诵起诗文来。有的由《原道》④到前后《出师表》⑤、《圆圆曲》，都能背诵如流，一字不苟，而且音调激昂慷慨，不让古人。有的人又会唱高腔，能复述某年月日某戏班子在某地某庙开锣，演出某一折戏，其中某一句字黄腔走板的事情，且能用示范原腔补充纠正。记忆力之强和理解力之高，也真是世界上稀有少见。又有人年纪还不过三十来岁，由于短期委派出差当催烟款监收委员，贪污得几百两烟土，就只想娶一房小老婆摆摆阔，把当前计划和二十年后种种可能麻烦都提出来，和靠灯同事商讨办法的。有人又到处托人买《奇门遁甲》⑥，深信照古书中指示修炼，一旦成功，就可以和济公一样，飞行自在，到处度世救人，打富济贫。且有人只想做本地开糖房的赘婿，以为可以一生大吃酥糖糍粑。真所谓“人到一百，五艺俱全”，信仰愿望，无奇不有。而且居多还想得十分有趣。全是烟的催眠麻醉结果。

这些人照当时习惯，一例叫做“师爷”。从这些同事日常生活中，我真可说是学习了许多许多。

此外，又还有个受教育对我特别有益的地方，即一条河街和河码头。那里有几十家从事小手工业市民，专门制作黄杨木梳子、骨牌、棋子和其他手工艺品，生产量并不怎么大，却十分著名，下行船常把它带到河下游去，越湖渡江，直到南北二京。河码头还有的是小铁匠铺和竹木杂货铺，以及专为接待船上水手的特种门户人家，经常还可从那里听到弹月琴唱小曲琤琤琮琮声音。河滩上经常有些上下西水船只停泊，有水手和造船匠人来人去。虽没法和这些人十分相熟，可是却有机会就眼目见闻，明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和他们可说的话，也似乎比同事面前多一些，且借此知道许许多多河码头事情。两相比较下，当时就总觉得这些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生活，比起我们司令部里那些“师爷”或“老爷”，不仅健康得多，道德得多，而且也有趣得多。即或住在背街上，专为接待水手和兵士的“暗门头”半开门人物，也还比师爷、老爷更像个人。这些感想说出来当然没有谁同意，只会当我是个疯子。事实上我在部分年青同事印象中，即近于有点疯头疯脑。

我体力本来极差，由于长时期营养不良，血液缺少粘合力，一病鼻子就得流血，因此向上爬做军官的权势欲没有抬头机会。平时既不会说话，对人对事又不会出主意，因此做参谋顾问机会也不多。由于还读过几本书，知道点诗词歌赋，面前一切的刺激和生活教育，不甘随波逐流就得讲求自救，于是近于自卫，首先学坚持自己，来抵抗生活行为上的同化和腐蚀作用。反映到行为中，即尽机会可能顽强读书，扩大知识领域。凑巧当时恰有个亲戚卸任县长后，住在对河石屋洞古庙里作客，有半房子新旧书籍，由《昭明文选》⑦到新小

说，什么都有。特别是林译小说，就有一整书箱。狄根司的小说，真给了我那时好大一份力量！

从那种情形下，我体会到面前这个社会许多部分都正在发霉腐烂，许多事情都极不合理，远比狄根司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还野蛮恶劣。一切像是被什么人安排错了，得有人重新想个办法。至于要用一个什么办法才能回复应有的情况？我可不知道。两次社会革命虽在我待成熟生命中留下些痕迹，可并不懂得第三回社会大革命已在酝酿中，过不多几年就要在南中国爆发。因为记起“诗言志”的古义，用来表现我这些青春期在成熟中，在觉醒中，对旧社会，对身边一切不妥协的朦胧反抗意识，就是做诗。大约有一年半时间，我可能就写了两百首五七言旧体诗。呆头呆脑不问得失那么认真写下去，每一篇章完成却照例十分兴奋。有时也仿苏柳体填填小词，居然似通非通能缀合成篇。这些诗词并没有一首能够留下，当时却已为几个迎面上司发生兴趣，以为“人虽然有些迂腐，头脑究竟还灵活，有点文才”。还有个拔贡出身初级师范校长，在我作品上批说“有老杜味道”，真只有天知道！除那书记长是我的经常读者外，另还有个胖大头军法官，和一个在高级幕僚中极不受尊敬，然而在本地小商人中称“智多星”的顾问官，都算是当年读我作品击节赞许的大人物。其实这些人的生活就正是我讽刺的对象。这些人物，照例一天只是伴陪司令老师长⑧坐在官厅里玩牌，吃点心，吸烟，开饭喝茅台酒，打了几个饱嗝后，又开始玩牌……过日子永远是这么空虚、无聊。日常行为都和果哥里作品中人物一样，如漫画一般，甚至于身体形象也都如漫画一般局部夸张。这些人都读过不少书，有的在辛亥时还算是维

新派，文的多是拔贡举人，武的多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湖南弁备学校。腐化下来，却简直和清末旧官僚差不多，似乎从没思索过如何活下来才像个人，全部人生哲学竟像只是一个“混”字。跟着老师长混，“有饭大家吃”，此外一切废话。

一九三五年左右，我曾就这些本地“伟人”生活，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名叫《顾问官》，就是为他们画的一幅速写相，虽十分简单，却相当概括逼真。当时他们还在作官，因担心笔祸，不得不把故事发生地点改成四川。其实同样情形，当时实遍布西南，每省每一地区都有那种大小军阀和幕僚，照着我描写的差不多或更糟一些，从从容容过日子。他们看到时，不过打个哈哈完事，谁也不会在意。

我的诗当时虽像是有了出路，情感却并没有真正出路。因为我在那些上司和同事间，虽同在一处，已显明是两种人，对于生存意义的追求全不相同，决裂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外来的强大吸引力或压力，还是不可能和那个可怕环境决绝分开的。在一般同事印象中，我的“迂”正在发展，对社会毫无作用，对自身可有点危险，因为将逐渐变成一个真正疯子。部队中原有先例，人一迂，再被机伶同事寻开心，想方设法逗弄，或故意在他枕下鞋里放条四脚蛇，或半夜里故意把他闹醒，反复一吓一逗，这同事便终于疯了。我自然一时还不到这个程度。

真正明白我并不迂腐的，只有给我书看那个亲戚。他是本县最后一个举人，名叫聂仁德，字简堂，作的古文还曾收入清代文集中。是当时当地唯一主张年青人应当大量向外跑，受教育、受锻炼、找寻出路的一个开明知识分子。

我当时虽尽在一种孤立思维苦闷中挣扎，却似乎预感到，

明天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分事业待我去努力完成。生命不可能停顿到这一点上。眼前环境只能使我近于窒息，不是疯便是毁，不会有更合理的安排。我得想办法自救。一时自然还是无办法可得。

因为自己写诗，再去读古诗时，也就深入了一些。和青春生命结合，曹植、左思、魏征⑨、杜甫、白居易等人对世事有抱负有感慨的诗歌，比起描写景物叙述男女问题的作品，于是觉得有斤两有劲头得多。这些诗歌和林译小说一样，正在坚强我、武装我，充实增加我的力量，准备来和环境中一切作一回完全决裂。但这自然不是一件简单事情。到这个部队工作以前，我曾经有过一年多时间，在沅水流域好几个口岸各处飘流过，在小旅馆和机关作过打流食客，食住两无着落。好容易有了个比较固定的职业，要说不再干下去，另找出路，当然事不简单。我知道世界虽然尽够广大，到任何一处没有吃的就会饿死。我等待一个新的机会。生活教育虽相当沉重，但是却并不气馁，只有更加坚强。这里实在不是个能呆下去的地方，中国之大，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里生存得合理一些。孟子几句话给了我极大鼓舞，我并没有觉得有个什么天降大任待担当，只是天真烂漫的深深相信老话说的“天无绝人之路”，一个人存心要活得更正当结实有用一点，决不会轻易倒下去的。

三 一点新的外力，扩大了我的幻想和信心

过不多久，五四余波冲击到了我那个边疆僻地。先是学

习国语注音字母的活动，在部队中流行，引起了个学文化浪潮。随后不久地方十三县联立中学和师范办起来了，并办了个报馆，从长沙聘了许多思想前进年青教员，国内新出版的文学和其他书刊，如《改造》、《向导》⑩、《新青年》、《创造》⑪、《小说月报》⑫、《东方杂志》⑬，和南北大都市几种著名报纸，都一起到了当地中小学教师和印刷工人手中，因此也辗转到了我的手中。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国家的问题太大，一时说不上。至于个人的未来，要得到正当合理的发展，是听环境习惯支配，在这里向上爬作科长、局长、县长……还是自己来重新安排一下，到另外地方去，作一个正当公民？这类问题和个空钟一样，永远在我思想里盘旋不息。

于是作诗人的兴趣，不久即转移到一个更切实些新的方向上来。由于五四新书刊中提出些问题，涉及新的社会理想和新的作人态度，给了我极大刺激和鼓舞。我起始进一步明确认识到个人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学革命对于社会变革的显著影响。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因为后者所表现的，不仅情感或观念，将是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事件，是一些能够使多数人在另外一时一地，更容易领会共鸣的事件。我原本看过许多新旧小说，随同五四初期文学运动而产生的白话小说，文字多不文不白，艺术水平既不怎么高，故事又多矫揉造作，并不能如唐代传奇⑭明清章回吸引人。特别是写

到下层社会的人事，和我经验见闻对照，不免如隔靴搔痒。从我生活接触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情，保留在我印象中，以及身边种种可笑可怕腐败透顶的情形，切割任何一部分下来，都比当时报刊上所载的新文学作品生动深刻得多。至于当时正流行的《小说作法》，《新诗作法》等书提出的举例材料和写作规矩方法，就更多是莫明其妙。加之，以鲁迅先生为首和文学研究会同人为首，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如耿济之、沈泽民对十九世纪旧俄作家、李劼人、李青崖对法国作家，以及胡愈之、王鲁彦等从世界语对于欧洲小国作家作品的介绍，鲁迅和其他人对于日本文学的介绍，创造社对于德国作家的介绍，特别是如像契诃夫、莫泊桑等短篇小说的介绍，增加了我对于小说含义范围广阔的理解，和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向往。认为写小说实在有意思，而且凡事从实际出发，结合生活经验，用三五千字把一件事一个问题加以表现，比写诗似乎也容易着笔，能得到良好效果。我所知道的旧社会，许许多多事情，如果能够用契诃夫或莫泊桑使用的方法，来加以表现，都必然十分活泼生动。并且大有可能超越他们的成就，得出更新的记录。问题是如何用笔来表现它，如何得到一种适当的机会，用十年八年时间，来学习训练好好使用我手中这一枝笔。这件事对现在青年说来，自然简单容易，因为习文化学写作正受新社会全面鼓励，凡稍有创作才能的文化干部，都可望得到部分时间从事写作。但是四十年前我那种生活环境，希望学文学可就实在够荒唐。若想学会吸鸦片烟，将有成百义务教师，乐意为我服务。想向上爬作个知县，再讨两个姨太太，并不怎么困难就可达到目的。即希望继续在本地做个迂头迂脑的书呆子，也不太困难，只要凡事

和而不同的下去，就成功了。如说打量要做个什么“文学作家”，可就如同说要“升天”般麻烦，因为和现实环境太不相称，开口说出来便成大家的笑话。

至于当时的我呢，既然看了一大堆书，想象可真是够荒唐，不仅想要做作家，一起始还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世界上第一流短篇作者竞短长的选手。私意认为做作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写几本书也平常自然，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出面去比赛，才真有意义！这种想象来源，除了一面是看过许多小说，写得并不怎么好，其次即从小和野孩爬山游水，总是在一种相互竞争中进行，以为写作也应分是一种工作竞赛。既存心要尽一个二十世纪公民的责任，首先就得准备努力来和身边这四十八盏烟灯宣告完全决裂，重新安排生活和学习。我为人并不怎么聪敏，而且绝无什么天才，只是对学习有耐心和充满信心，深信只要不至于饿死，在任何肉体挫折和精神损害困难情形下，进行学习不会放松。而且无论学什么，一定要把它学懂，学通……于是在一场大病之后，居然有一天，就和这一切终于从此离开，进入北京城，在一个小客店旅客簿上写下姓名籍贯，并填上“求学”两个字，成为北京百万市民的一员，来接受更新的教育和考验了。

四　新的起点

和当时许多穷学生相同，双手一肩，到了百万市民的北京城，只觉得一切陌生而更加冷酷无情。生活上新的起点带来了新的问题，第一件事即怎么样活下去。第一次见到个刚

从大学毕业无事可作的亲戚，问我：

“来做什么？”

我勇敢而天真的回答“来读书”时，他苦笑了许久：

“你来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读什么书？你不如说是来北京城打老虎！你真是个天字第一号理想家！我在这里读了整十年书，从第一等中学到第一流大学，现在毕了业，还不知从那里去找个小差事做。想多留到学校一年半载，等等机会，可作不到！”

但是话虽这么说，他却是第一个支持我荒唐打算的人，不久即介绍我认识了他老同学董秋斯。董当时在盔甲厂燕京大学念书，此后一到公寓不肯开饭时，我即去他那里吃一顿。后来农大方面也认识了几个人，曾经轮流到他们那里作过食客。其中有个晃县唐伯赓，大革命时牺牲在芷江县城门边，就是我在《湘行散记》中提及被白军钉在城门边示众三天，后来抛在沅水中喂鱼吃的一位朋友。

我入学校当然不可能，找事做无事可做，就住在一个小公寓中，用孟子上所说的“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戕伐其身心，行拂乱其所为……”[15]来应付面临的种种。第一句虽不算数，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大志愿，后几句可落实，因为正是面临现实。在北京零下二十八度严寒下，一件破夹衫居然对付了两个冬天，手足都冻得发了肿，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好在年青气概旺，也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受不住的委屈。只觉得这社会真不合理。因为同乡中什么军师长子弟到来读书的，都吃得胖胖的，虽混入大学，什么也不曾学到。有的回乡时只学会了马连良[16]的台步，和什么雪艳琴的新腔。但又觉得人各有取舍不同，我来的目的本不

相同，必需苦于下去就苦于下去，到最后实在支持不下，再作别计。另一方面自然还是认识燕大农大几个朋友，如没有这些朋友在物质上的支持，我精神即再顽强，到时恐怕还只有垮台。

当时还少有人听说做“职业作家”，即鲁迅也得靠做事才能维持生活。记得郁达夫在北大和师大教书，有一月得三十六元薪水，还算是幸运。《晨报》上小副刊文章，一篇还不到一块钱稿费。我第一次投稿所得，却是三毛七分。我尽管有一脑子故事和一脑子幻想，事实上当时还连标点符号也不大会运用，又不懂什么白话文法。唯一长处只是因为在部队中作了几年司书，抄写能力倒不算太坏。新旧诗文虽读了不少，可是除旧诗外，待拿笔来写点什么时，还是词难达意。在报刊方面既无什么熟人，作品盼望什么编辑看中，当然不可能。唯一占便宜处，是新从乡下出来，什么天大困难也不怕，且从来不知什么叫失望，在最难堪恶劣环境中，还依旧满怀童心和信心，以为凡事通过时间都必然会改变，不合理的将日趋于合理。只要体力能支持得下去，写作当然会把它搞好。至于有关学习问题，更用不着任何外力鞭策，总会抓得紧紧的。并且认为战胜环境对我的苛刻挫折，也只有积极学习，别无办法。能到手的新文学书我都看，特别是从翻译小说学作品组织和表现方法，格外容易大量吸收消化，对于我初期写作帮助也起主导作用。

过了不易设想的一二年困难生活后，我有机会间或在大报杂栏类发表些小文章了。手中能使用的文字，其实还不文不白生涩涩的。好的是应用成语和西南土话，转若不落俗套有些新意思。我总是极单纯的想，既然目的是打量用它来作

动摇旧社会基础，当然首先得好好掌握工具，必需尽最大努力来学会操纵文字，使得它在我手中变成一种应用自如的工具，此后才能随心所欲委曲达意表现思想感情。应当要使文字既能素朴准确，也能华丽壮美。总之，我得学会把文字应用到各种不同问题上去，才有写成好作品条件。因此到较后能写短篇时，每一用笔，总只是当成一种学习过程，希望通过一定努力能“完成”，可并不认为“成功”。其次是读书日杂，和生活经验相互印证机会也益多，因此也深一层明白一个文学作品，三几千字能够给人一种深刻难忘印象，必然是既会写人又能叙事，并画出适当背景。文字不仅要有分量，重要或者还要有分寸，用得恰到好处。这就真不简单。特别对我那么一个凡事得自力更生的初学写作者。我明白人是活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复杂生物，生命中有高尚的一面，也不免有委琐庸俗的一面。又由于年龄不同，知识不同，生活经验不同，兴趣愿望不同，即遇同一问题，表现意见的语言态度也常会大不相同。我既要写人，先得学好好懂人。已经懂的当然还不算多，待明白的受生活限制，只有从古今中外各种文学作品中拜老师。因之书籍阅读范围也越广，年纪轻消化吸收力强，医卜星相能看懂的大都看看。借此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意识领域日有扩大，从中吸取许多不同的常识，这也是后来临到执笔时，得到不少方便原因。又因为从他人作品中看出，一个小说的完成，除文字安排适当或风格独具外，还有种种不同表现思想情感的方法，因而形成不同效果。我由于自己要写作，因此对于中外作品，也特别注意到文字风格和艺术风格，不仅仔细分析契诃夫或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唐宋小说表现方法、组织故事的特征。到

我自己能独立动手写一个短篇时，最大的注意力，即是求明白作品给读者的综合效果，文字风格、作品组织结构，和思想表现三者综合形成的效果。

我知道这是个艰巨工作，又深信这是一项通过反复试验，最终可望作好的工作。因此每有写作，必抱着个习题态度，来注意它的结果。搞对了，以为这应说是偶然碰巧，不妨再换个不熟习的方法写写；失败了，也决不丧气，认为这是安排得不大对头，必须从新开始。总之，充满了饱满乐观的学习态度，从不在一个作品的得失成败上斤斤计较，永远追求做更多方面的试验。只是极素朴的用个乡下人态度，准备三十年五十年把可用生命使用到这个工作上来，尽可能使作品在量的积累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和提高。

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忽然成熟的“五四”后期作家。事实上成熟是相当缓慢的。每一作品完成，必是一稿写过五六次以后。第一个作品发表，是在投稿上百回以后的事情。而比较成熟的作品，又是在出过十来本集子以后的事情。比起同时许多作家来，我实在算不得怎么聪敏灵活，学问底子更远不如人。只能说是一个具有中等才能的作者。每个人学习方法和写作习惯各有不同，很多朋友写作都是下笔千言，既速且好，我可缺少这种才分。比较上说来，我的写作方法不免显得笨拙一些，费力大而见功少。工作最得力处，或许是一种“锲而不舍久于其道”的素朴学习精神，以及从事这个工作，不计成败，甘心当“前哨卒”和“垫脚石”的素朴工作态度。由于这种态度，许多时候，生活上遭遇到种种不易设想的困难，统被我克服过来了。许多时候，工作上又遭遇到极大挫折，也终于支持下来了。这也应当说是得力于看

书杂的帮助。千百种不同门类新旧中外杂书，却综合给我建立了个比较单纯的人生观，对个人存在和工作意义，都有种较素朴理解。觉得个人实在渺小不足道，但是一个善于使用生命的人，境遇不论如何困难，生活不论如何不幸，却可望在全个人类向前发展进程中，发生一定良好作用。我从事写作，不是为准备做伟人英雄，甚至于也不准备做作家，只不过是尽一个“好公民”责任。既写了，就有责任克服一切困难，来把它作好。我不希望做空头作家，只盼望能有机会照着文学革命所提出的大目标，来终生从事这个工作。在万千人共同作成的总成绩上，增加一些作品，丰富一些作品的内容。要竞赛，对象应当是世界上已存在的最高纪录，不能超过也得比肩。不是和三五同行争上下，争出路，以及用作品以外方法走捷径争读者。这种四十年前的打算，目前说来当然是相当可笑的。但当时却帮助我过了许多难关。

概括说来，就是我一面向自己弱点作战，顽强的学习下去，一面却耐烦热心，把全生命投入工作中。如此下去，过了几年后，我便学会了写小说，在国内新文学界，算是短篇作家成员之一了。一九二八后由于新出版业的兴起，印行创作短篇集子容易有销路，我的作品因之有机会一本一本为书店刊印出来，分布到国内外万千陌生读者手中去。工作在这种鼓舞下，也因此能继续进行，没有中断。但是，当我这么学习用笔十年，在一九三五左右，有机会从一大堆习作中，编印一册习作选，在良友公司出版时，仔细检查一下工作，才发现并没有能够完全符合初初从事这个工作时，对于文学所抱明确健康目的，而稍稍走了弯路。摇动旧社会基础工作，本来是件大事，必需有万千人从各方面去下手。但相互配合

如已成社会规律时，我的工作，和一般人所采取的方法，不免见得不尽相同。我认为写作必需通过个人的高度劳动，来慢慢完成，不宜依赖其他方法。从表面看，工作方式和整个社会发展，似乎有了些脱节。我曾抱着十分歉意，向读者要求，不宜对我成就估计过高，期望过大，也不必对我工作完全失望。因为我明白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正如作战，如需用文学作短兵，有利于速战速决，不是我笔下所长。如需要人守住阵地，坚持下去，十年二十年如一日，我却能作得到，而且是个好手。十年工作只是学习写作走完第一段路，我可走的路应当还远。盼望对我怀着善意期待的读者，再耐心些看看我第二个十年的工作。不料新的试验用笔，还刚写成三个小集，《边城》、《湘行散记》、《八骏图》，全国即进入全面抗战伟大历史时期。我和家中人迁住在云南滇池边一个乡下，一住八年。由于脱离生活，把握不住时代大处，这段期间前后虽写了七八个小集子，除《长河》、《湘西》二书外，其余作品不免越来越显得平凡灰暗，反不如前头十年习作来得单纯扎实。抗日胜利复员，回到北京几年中，就几几乎再不曾写过一个有分量像样子篇章。解放十年来，则因工作岗位转到博物馆，作文物研究，发现新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正还有一大堆空白点，待人耐烦热心用个十年八年工夫来填补。史部学本非我所长，又不懂艺术，惟对于工艺图案花纹、文物制度，却有些常识。特别是数千年来，万千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发明的“食”与“衣”分不开的陶瓷、丝绸、漆玉花纹装饰图案，从来还没有人认真有系统研究过。十年来我因此在这些工作上用了点心。其次，博物馆是个新的文化工作机构，一面得为文化研究服务，另一面又还可为新的生产服务，

我即在为人民服务一类杂事上，尽了点个人能尽的力。至于用笔工作，一停顿即将近十年，俗话说“拳不离手”，三十年前学习写作一点点旧经验，笔一离手，和打拳一样，荒疏下来，自然几几乎把所有解数忘记了。更主要即是和变动的广大社会生活脱离，即用笔，也写不出什么有分量作品。十年来，社会起了基本变化，许许多多在历史变动中充满了丰富生活经验、战斗经验的年青少壮，在毛主席文艺思想指导下，已写出了千百种有血有肉纪念碑一般反映现实伟大作品，于国内外得到千百万读者的好评，更鼓舞着亿万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而忘我劳动。老作家中，也有许许多多位，能自强不息，不断有新作品产生。劳动态度和工作成就，都足为青年取法。相形之下，我的工作实在是已落后了一大截。过去一点习作上的成就，又显得太渺小不足道。只能用古人几句话自解：“日月既出，天下大明，爝火可熄”。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我本来是一个平凡乡下人，智力才分都在中等，只由于种种机缘，居然在过去一时，有机会参加这个伟大艰巨工作，尽了我能尽的力，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原来工作可说是独行踽踽，因此颠顿狼狈，而且不可免还时有错误，和时代向前的主流脱离。现在却已进入人民队伍里，成为我过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员，踏踏实实，大步向共同目标走去。……如今试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过去，觉得实在没有丝毫可以骄傲处。但是一点作公民的努力，终于实现，也让我还快乐。因为可以说曾经挣扎过来，辛苦过来，和一些“袭先人之余荫”，在温室中长大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发展，究竟是两种不同方式。也活得稍微扎实硬朗一些。但比起万千革命家的奋斗牺牲说来，我可真太渺小不

足道了。

五 “跛者不忘履”

这是一句中国老话，意思是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这个比拟试用到我的情形上，或不怎么相称。因为几年来，我只是用心到新的工作上，旧的业务不免生疏了。以年龄说，虽行将六十岁，已不能如一个年青人腰腿劲强，但是在用笔工作上，应当还能爬山越岭健步如飞！在写作上，我还有些未完成的工作待完成。即在能够有机会比较从容一些自己支配时间情形下，用三五年时间，来写几本小书，纪念我所处的变动时代——二十世纪前四十年，几个亲友、一些青年为追求真理，充满热情和幻想，参加社会变革的活动，由于种种内外因子限制下，终于各在不同情形下陆续牺牲，和社会在向前发展中，更年青一代，又如何同样充满热情和幻想，然而却更加谨慎小心，终于和人民一道取得革命胜利，继续向前，在共同创造新的未来。由于个人生活接触问题限制，作品接触面虽不会太广，可是将依旧是一种历史——不属于个人却属于时代的历史。四十年前学写小说的本意，原就以为到文字比较成熟时，可以来完成这种历史的。由于亿万人的共同努力，牺牲者前仆后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十年动摇旧社会的基础工作，终于完成了。后死者把目击身经所知道的事情一小部分，用一定分量文字，谨严忠实的写它出来，必然还有些意义。这些人事不仅仅十

分鲜明活在我的记忆里，还应当更鲜明有力的活在万千年青人的印象中，对于他们在发展中的青春生命，将是一种长远的鼓舞。前一代的努力和牺牲，已为这一代年青人的工作和学习铺平一条康庄大道，这一代的辛苦努力，将为更幼小一代创造永久幸福。年青一代能够越加深刻具体明白创造一个崭新国家的艰难，也必然将更能够理解保护人民革命胜利成果的重要！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北京历史博物馆

本文已发现的初稿片段，写在1959年10月底一封来信的背后。根据另一完成稿，文章于当年12月写完。成稿的首页和末页均注有“原稿用后望能赐还”字样。当时什么刊物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发表它，尚未见文字记载。作者随后再次改写重抄，修改稿估计写于1960年1或2月间，终未完成而放弃了。1992年，沈虎雏根据修改稿和较早写的完成稿整理，除作校勘外，仅对一些重复叙述语句，作了少量删削。全文保持了两稿的整体原貌。

原收于1992年12月岳麓书社版《沈从文别集·阿黑小史》。

据《沈从文别集·阿黑小史》编入。

①当时城乡曾普遍提倡“诗画满墙”，以配合“大跃进”等。

②《千家诗》 总集名，南宋刘克庄编，收唐、宋人诗一千二百余篇。文中所指，系作为蒙学读物的《千家诗》。

③《随园诗话》 书名，清袁枚撰。

④《原道》 文章篇名，唐韩愈哲学论文。

⑤前后《出师表》 散文篇名，《前出师表》与《后出师表》的合称，三国蜀诸葛亮作。

⑥《奇门遁甲》 书名，术数的一种，旧时人们据此以推算吉凶祸福。

⑦《昭明文选》 即《文选》，总集名。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

⑧老师长 即陈渠珍。

⑨左思 西晋文学家。 魏征 唐初政治家。

⑩《向导》 中共中央最早机关刊物，1922年在上海创刊。

⑪《新青年》 综合性刊物，1915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主编。

《创造》 创造社编文艺刊物，1922年在上海创刊。

⑫《小说月报》 大型文艺刊物，1910年在上海创刊。自1921年12卷1期起，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先后主编，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

⑬《东方杂志》 大型综合性杂志，1904年在上海创刊。

⑭传奇 小说体裁之一。一般指唐宋人用文言写成的小说。

⑮此处引文系作者凭记忆所引，与《孟子》原文有误。引文见《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原文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⑯马连良 京剧演员。初习武生，后改老生，并形成一种柔润、潇洒的艺术风格，世称“马派”。